
武俠世界
第33年
14
$15.00

編者話

雲飛雁先生所著「小邪俠傳奇故事」之「邪龍」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文中主角是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游龍，被一個隱俠蕭隱培養成武藝精通的人，可惜學文則一竅不通，最後又跟一個賊魔烏英學得一身怪功夫，浪跡長安，協助神州劍侶對付土霸車雄，將鬼猴王吳廣和四十八寨總寨主鐵林、長安一霸徐九等弄得啼笑皆非，後來不慎被鐵林所乘，反將游龍之血爲自己練毒功之用，游龍奄奄一息待斃，幸得紀雯救出……故事情節複雜曲折，引人入勝，不可不讀！

*　*　*

石中天先生所著短篇故事，「無情千幻掌」在今期刊出，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所著「毒飛船」。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4期
(總號16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六九九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邪龍

小邪俠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武可安邦　文不成材

浩浩江湖，亦正亦邪，邪中有正，正中有邪。

何者為正，何者為邪？誰能分清。

若能分清，古來傳言，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豈非妄議？

俠之小者，神威凜凜不可一世；俠之大者，以心服人不以力取勝。

＊　＊　＊

一座怪廟，屹立在川北廣元城西臨江之處，山峯掩映，廟宇昂然。

廟中供奉，非神非仙非佛非道，却是一位眉目嫵媚，儀態萬千的奇女子——武則天。

廟中無僧無尼無道士，却住進一老一少。

老者似一落魄文士，年約五十多了，每日準時到城中一家茶館去說故事。

他的江湖閱歷看來不淺，武林奇聞逸事，說得活龍活現，頗受歡迎。

那小的，却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鬼主意多得很，是有名的淘氣精，甚麼鬼點子，他都想得出來。

廣元是個山城。地方雖不大，却是川陝交通的要道，往來客商也多。

無人不認識這個孩子，一般的市井無賴，不論年紀多大，誰見了他，都得退讓他幾分呢！

他的鬼主意多，花樣也特別多，誰要是惹了他，會被他整得死活都難，是以暗中都叫他「邪龍」。

他的眞名更怪，叫作「游龍」。

不過，他並不壞，而且富有正義感，好打不平，好像練有武功，只是生性不羈，就是這個調調兒，亦正亦邪地叫人頭痛。

他和老人之間，不知有着甚麼關係，小的稱老的「老爹」，老的却叫小的「邪蛋」。

有時在一起，情逾父子，有時却又互不聞不問，形同陌路。

每月月半，山城集會之期，川人稱之為「趕場」。一向清靜的山城，驟然之間，熱鬧起來了，各種各樣的人，全都進了城。

小攤擺滿街道兩側，各種土產、小吃、雜貨，充滿了街面，貨主與買主的討價還價聲、吆喝聲、兒啼聲、罵聲、笑聲，吵嚷不休。

驀地，喧嘩聲突然靜止了下來。

只見一名錦衣少年，身後跟着七、八個彪形大漢，橫衝直撞而來，樣子顯得十分威風。

那少年生得並不雄壯，但那昂首闊步，旁若無人的模樣兒，令人嗤鼻。

原來，他乃此地車家莊的少莊主青草蛇車通。

他父親插翅虎車雄，仗着自己當年在江湖上有小小名氣，認識不少綠林人物，暗中又勾結了官府，就作威作福起來。

他不但不為桑梓謀福，反而向那些攤販收取保護費，誰要是敢不給，懲罰即加諸誰。所以，大家一看到他的兒子來了，誰還笑得出來？

他們一路收來，銀子由專人用一革囊盛着，提在手內，最後進入一家茶館中去了。

茶館裡，已坐下了很多人，那些茶客們一個個都在放言高論，有的在談生意，有的在談論着昨日說書中的關子。只見個個說得口沫橫飛，聲震屋瓦。當他們一看到青草蛇車通帶着人走了進來，全都啞口無言了，茶館中刹時變得一片寂靜。茶客們臉上的神態，變得陰晴不定，表情各有不同了。

這時說書先生尚未登場，車通等人也用不着堂倌招呼，各自就座。

車通偏頭向身邊一位長相猥瑣、拱肩縮背的人道：「石千，點點看，我們今天收了多少？」

那叫石千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一看就知道是車通的狗頭軍師，聞言後，他把手中錢袋往桌上一丟。只聽咚的一聲，聽聲音大概有不少的銀子。

所謂財帛動人心，那白花花的銀子，雖然自己得不到一分一毫，看上一眼，也覺得過癮。

錢袋丟在桌子上的一聲響，立刻吸引過來上百隻的眼睛。

可是等那石千打開錢袋，往外一倒的瞬間，他傻住了，車通也楞了，茶座裡的人却在暗笑了。

原來，他倒出來的，哪是甚麼白花花的銀子，而是一塊塊黑糊糊的石頭，還帶着一股臭味。

那石千楞了一陣之後，突然吼叫道：「邪啦！他娘的，銀子怎麼會變成了一堆石頭……」

車通倏地一瞪眼，怒聲道：「石千，你在搞甚麼鬼，銀子呢？」

石千一聽，哭喪着臉道：「少莊主，我不知道呀！」

車通一瞪眼喝道：「你是幹甚麼吃的？」

石千畏縮地道：「不是，少莊主，銀子……」

車通怒叱道：「甚麼不是？好好的一袋銀子，怎麼會變，一定是你在暗中搞鬼？」

石千聞言之下，順着桌子就跪了下去，磕頭如搗蒜，分辯道：「少莊主，石千一直跟着你，沒有離開你半步，還有他們跟着我，我敢搞鬼麼？」

事實上也是如此，就是他石千搗鬼，他也沒有這份能耐。可是，銀子變了石頭，千眞萬確。

車通也迷惘了！

就在這時，茶館的說書台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他手持醒木，往下一拍，啪的一聲，朗聲道：「話說張飛大戰岳飛，驚動得滿天神佛亂飛，哪吒三太子下凡捉妖，路過廣元城，缺少盤纏，觀世音菩薩差下善財童子，爲三太子籌措盤纏，請各位客官，隨意奉獻。」

他說着，就抓起一個小籮，沿桌走來。

茶座上的那些茶客，一看到了這小孩子，大家心中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樂得看熱鬧，也都掏出銅錢丟在籮內。

他緩緩走到車通桌前，笑道：「請奉獻，隨意，不拘多少，心到意誠，神佛會保佑你們的。」

一位黃臉漢子橫身過來，怒聲道：「我家少莊主心情不好，滾遠點！」

那小孩一翻眼，笑道：「不奉獻沒關係，留下名，神佛也會保佑你們的，告訴我，你們都叫甚麼東西？」

那黃臉漢子想也沒想，衝口道：「我們都不是東西！」

他這話一出口，立刻引起一陣哄堂大笑。

那小孩子却微微一笑道：「哦！原來你們都不是東西呀！」

他這一重覆，那方止住笑聲的茶客，忍不住又笑了起來。

黃臉漢子見狀，這才明白了是自己說走了嘴，連忙改正道：「我們是人，不是甚麼東西！」

小孩笑道：「哦？你們是人，甚麼人呀？」

黃臉漢子見茶館中人頭不少，正好揚名立威，洪聲道：「老子人稱黃面狠江順。」

回手一指另外七人道：「他們是巴山七鼠，都是在江湖上成名的人物，現在是插翅虎車大爺家的護院。」

那小孩又笑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們眞的都不是人呀！他們是老鼠，你是狠，還有一隻老虎在家裡，難怪三太子要下凡捉妖了！」

茶客們又是一陣大笑。

黃面狠江順一聽這小孩越說越不像話，他眼一瞪，喝道：「好小子，你敢消遣大爺？」喝聲中就伸手去抓。

小孩滑溜得緊，身形一閃，人就到了車通身後，伸手一托他的手臂，車通就把手伸了出去。黃面狠江順探手抓下，方一用力，車通已殺豬般叫了起來，他聞聲一看，才知抓錯了人。

黃面狠江順連忙鬆手，車通的腕骨已被他抓碎，他轉身直撲那小孩，但那小孩早已跑了出去。

黃面狠江順氣惱之下，一揮手，朝巴山七鼠道：「追！不能放那小子跑了！」

那小孩正是「邪龍」游龍。

他出了茶館往南門跑去。南門一帶，濱臨江岸，有一道沙丘，丘上有幾棵枯樹，他早已發現那枯樹幹上，有一窩土蜂。

游龍方到不久，黃面狠江順等人已經追到，游龍施展開身法，不到盞茶光景，八個人全被點倒在地。

他連拍了幾下巴掌，從沙丘後走出十幾名頑童，都是十三、四歲。在游龍的指揮下，將八個人拖到沙丘上，解開八人的腰帶，褪去了他們的褲子。

游龍從土蜂窩裡，掏出來一把蜂蜜，塗在他們的屁股上，笑道：「這是難得的土蜂蜜，味道沒有蜂蜜好，但也夠甜的，你們就將就着用點吧！不過，可得小心螞蟻來吃蜜。還有那些土蜂丟了蜜，也絕不會甘休的。」

游龍和那些伙伴，個個都玩得很開心，不一會，蜜已塗完，高高興興地走了。

游龍領着他那些伙伴，回到了城內，找了一家酒樓，叫了很多酒菜大吃大喝起來。

南門外那一狠七鼠，這個罪可受大了。

就在游龍等人走沒多久，先是從樹枝之間，昇起一片黑雲，乃是蜂羣襲來，那些黑蟻也已嗅着了蜜的氣味。先是一隻兩隻，到後來結羣而至。

剎時間，八個人的屁股上，集滿了黑蟻，頭頂上罩滿了土蜂，蜂蟻夾攻，全身內外痛癢難忍，苦不能言，動又不能動。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土蜂已飛去，他們的穴道也自解了。只見他們一個個張着嘴，一開一合，齜牙咧嘴，如驢叫，似蛙鳴，雙手不停地撲打，最後滾入江中，方始脫難。

此時一狠七鼠個個已折騰得委頓不堪了，而游龍等人，在酒館正吃得興高采烈，歡笑不已。游龍又將奪來的銀子，分給大家，並交代道：「這點銀子不多，你們拿回家去，可要交給父母，不准胡亂花用，誰不聽話，就小心報應。」這些人平常雖然個個是無賴，可是無人不怕游龍，心裡很敬重他。

不過，車家莊的人吃虧、上當、受傷，哪肯甘心？他們都把游龍恨之入骨，猜測在游龍的背後，必有高人指點。經過明察暗訪，終於發現那老者有點不平凡，但也鬧不

淸他是甚麼樣的人。所以，車家莊暗中向江湖上傳出消息，立時驚動了兩個黑道高手，趕來了廣元山城。

這天，又是集會之期，散集之後，天色已近黃昏了。

游龍今天又有收穫，他調理了車家莊的八大護院，自然也截下了百多兩的銀子，在街上和那些伙伴吃飽喝足了，回轉寶濟寺。

他邊走邊玩，將身上的銀塊拋上拋下，玩得十分高興，嘴裡還哼着山歌，但不知他在唱些甚麼。

從廣元城到寶濟寺，必須經過一道溪澗。

這條溪澗乃是西漢水的源頭，澗水湍急，兩岸澗壁陡立千仞，兩岸之上，有一座石橋。

石橋橫跨兩岸，由兩塊二尺來寬、六七尺長的青石板搭成，石欄桿高半尺，俯視橋下不見澗底，只聽見急流潺潺。

山風冷峭，吹人欲墜，膽小的人，都不敢低頭下視。

突然，游龍拋出去的銀塊飛了，不但沒有落下，反而不見了影兒，他奇怪地向橋下探看。只見昏沉沉的薄霧瀰漫，看不到絲毫踪跡，詫異道：「怪事？就憑我邪龍的手法，會失手？他娘的！」

他話音未了，突聽有人罵道：「哎呀！這是哪個小王八蛋，把銀子亂丟，碰着了我老人家，該打！」

以游龍的脾氣，從來不吃人罵的，聞聲看去，見是一個矮瘦的窮老頭兒，橫臥在那道窄石欄桿上睡覺。看樣子，稍不小心，就會被風吹落橋下，不跌得粉身碎骨，也得被急流衝去。游龍不禁發了善心，就走了過去笑道：「老人家，銀子送你了，可是，你却不能在這裡睡覺。」

老人一瞪眼怒叱道：「銀子是我撿到的，憑甚麼承你的情？我就要睡在這裡，你管得着麼？」

游龍一聽，這老頭兒說話不通情理，又感覺到一股酒氣撲鼻，心忖：這老頭兒大概是有甚麼爲難的事，特意喝醉，來此尋死的！他這麼一想，沒有動氣，見那老頭兒說完話，把身子一翻，又睡着了，還打起鼾來。他實在不忍心看着老頭兒跌下橋去，本想招呼他一聲，再好好地勸勸他，又怕驚得老頭兒一翻身，豈不眞的落下去了麼？於是，他身體切近，打算先伸手抓住他，再去叫醒，就不會滾落了。他方一伸手，還沒有挨着老頭兒，老頭兒突然一翻眼，伸手抓住了他，叱道：「好小子，就爲了那兩塊銀子，你想謀財害命呀！沒那麼容易的事，我看該下去的是你！」

游龍方想分辯，已經來不及了，被老頭兒振臂拋出，整個人已向崖下絕壑之中落去。

這一墜落下去，非得粉身碎骨不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會着了這個老頭兒的道。不過，游龍甚麼事都看得開，並不害怕。嘴巴嚷叫着罵道：「老頭兒，你爲甚麼害我，別得意，我做了鬼都會跟着你。總有一天，我也會把你抓下來做伴。」

那瘦老頭兒並不是眞心要他死，手上早已準備好了抓索，方將游龍拋下，緊跟着抓索也飛到。這抓索乃是苗疆毒蛇七星鈎子的鈎尾，用各種靈藥炮製而成，可剛可柔，運用由心，比尋常麻綫略粗。此索堅逾精鋼，快刀利斧都不能斷，柔韌異常，且具彈力。發時七根尺許長的利刺爪鬚，一經伸張，搭向人、獸身上，憑着自己功力心意，略分輕重一抖，便即抓緊不放，並且會令其受傷。

游龍下墜的勢力又沉又猛，被軟爪往回一帶，吊在半空中。

那老頭兒譏笑道：「你不是喜歡耍人嗎？讓你也嘗嘗被耍的滋味。」

游龍哼聲道：「老頭兒，我看你這一大把年紀，全都活在狗身上了，簡直是善惡不分，眞混帳！」

老頭兒笑道：「我老人家幾時不分善惡了？」

游龍道：「你本來就是車雄的走狗，還有甚麼好說的，老頭兒，我如死不了，我會找你算這筆帳的！」

老頭兒笑道：「好吧！我就等着你，看你有多大的能耐，不過，我有事，得先去一趟，你就等着有人救你吧！」說着，轉身而去。

此刻的游龍，可眞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懸在半空中，一陣風吹來，游龍直打晃兒。

過沒多久，從橋上走過來一位中年的壯漢，他方一踏上那石橋，就看到了橋下吊着一個人。他走了過去，招呼道：「小子，是誰把你吊在這裡的？」

游龍一聽有人招呼，笑道：「除了小老太爺我自己，誰能吊得了我？」

那中年漢子問道：「你吊在這裡幹甚麼？」

游龍冷笑道：「涼快，連這個都不懂，沒見識！」

那漢子討了個沒趣，但是並沒有生氣，笑道：「要不要我拉你上來？」

游龍道：「隨你的便呀！我可沒求你。」

那中年漢子微微一笑，伸手拉起了那抓索，用力一抓，游龍倏地身形一震，人就飛了起來。他人在空中一個翻身，落在橋上，把眼一

九怒聲道：「喂！你這是幹甚麼？想謀財害命呀！」

那中年漢子濃眉一挑，怒聲道：「你這小子太可惡了，老子好意救你上來，不但不道謝，還想訛騙人呀！」

游龍瞪眼道：「原來你是老四，老五來也得講理，我常常吊在這裡乘涼，你卻把我拋起來，我如果站不穩掉下去，不就完蛋了？誰叫你多事，豈有此理。」

那中年漢子被他罵得沒法，也不說話，冷笑了一聲，轉身就去。可是，他沒走幾步，又轉回頭來問道：「小兄弟，你可知寶濟寺在甚麼地方？」

游龍用手一指，沒好氣地道：「你沒長眼睛呀？都看到了，還要問，眞笨。」游龍眼看着那中年漢子走了，他卻一個人坐在橋上生氣，恨恨地道：「臭老頭兒，小老太爺上來了，找機會咱們鬥鬥。」他坐在橋上生了一陣悶氣，忽然想起自己買的酒菜，往身上一摸，幸好還沒有丟掉，這才起身往寺中走去。他人沒到，就先聽見廟中有人大聲招呼道：「姓蕭的，別裝孫子，出來吧！老子既找上了你，還能逃得了麼？」

游龍一聽，是來找老者麻煩來了。只見他閃身一塊大石後面，接口道：「你是甚麼人？跑到人家府上來大呼小叫的，逞甚麼能呀！快滾出來吧！」

來人乃是魔扇鐵林，爲報兄仇而來。因爲其兄魔刀鐵子秋，在一次較技中，傷在乾坤手蕭隱手中，不治而死。

蕭隱也因此而退出江湖，隱身山野。

鐵林爲報兄仇，已找了好多年，最近從車雄口中，方知道廣元城有這樣一個說書的老者。他疑心此人就是蕭隱，查訪後，果然不錯，這才找上門來。鐵林招呼未了，忽聽廟外有人喝罵，以爲是那蕭隱知道自己要來，預先埋伏起來，且不答話。便冷笑一聲道：「姓蕭的，既是老朋友來了，爲甚麼還不露面？」他話沒說完，廟外又接罵道：「瞎眼的東西，小老太爺打從在橋上一看到你，就知你不是東西，隨着你來了，你果然不是東西，敢來我府上鬧事，還不快滾！」

鐵林已聽出是那個小孩的聲音。心想看不出那小東西還眞有點功夫，大概是那蕭隱的徒弟吧！

心中正在懷疑，突見一物打來，其疾如箭。他手疾眼快，手中黑漆鐵扇一擋，噗的一聲，碎屑飛濺，覺得軟綿綿的，臭味衝鼻。

又聽那小孩笑道：「夜半客來，沒有甚麼好招待，拉泡香屎招待貴賓，新拉的，還熱着呢！其味如何？」

鐵林一聽，對方竟來了一手臭屎攻勢，不用看，鐵扇之上已經沾上了，還有幾點碎屑飛濺在臉上。

這時，忽見大石後人影一閃。

鐵林此刻恨透了游龍，怒喝一聲道：「小畜牲，你既找死，不必賊頭賊腦，掩掩藏藏，快滾出來，隨我到外面見個高下！」正叫得起勁，忽聽頭上喝道：「憑你也配？」話聲方出，突覺頭上着了一下重的，汁水淋灕，滿頭都是，其騷難聞，只聽游龍笑道：「有菜無酒，哪成敬意，所以又送你一罐酒來。」

鐵林一聽，氣得無奈，使袖往臉上一擦，更是騷臭，他只好屏着氣息，縱身便走。游龍這才現身出來，哈哈大笑道：「老小子這回該領教了吧！能到我府上一嘗異味，福份不淺哪，哈哈。」

他笑聲未了，突聽一人笑道：「小子，你敢惹魔扇鐵林，膽子不小。」

游龍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吊起自己的老頭兒，忙道：「老頭兒，別長他人志氣，滅我邪龍的威風，我才不怕他老小子呢！就是你老頭兒，咱們也得鬥鬥。」

老頭兒笑道：「好哇！你就約個時間地點吧！」

游龍笑道：「剛才打過了，我得歇歇，晚上二更時分，咱們城東天齊廟見，死亡約會，不見不散。」

老頭兒應了一聲，飛身走了。此時那老者也回來了，游龍向他說明了剛才的經過。那老者就是乾坤手蕭隱，他卻滿不在乎地道：「他不來找我，我還想找他去呢，不過，那位瘦小老頭兒卻是高人，能有機會拜在他的門下，那就是你福氣了。」

游龍笑道：「我先鬥鬥他，能讓我服了才行，邪龍可不是隨便認師父的。」

蕭隱嘆了一聲道：「我要去一個地方，不能在此陪你了，五年之後，咱們苗疆雲龍山再見。」

游龍愕然道：「怎麼？你怕了那姓鐵的了？別擔心，有我邪龍在，爲甚麼要怕他？」

蕭隱笑道：「憑他鐵林那點功夫，他還差得遠呢，我有一個朋友，在苗疆出了點事，所以我必須趕去。你的功夫雖然不算很好，在江湖上還能勉强過得去，所以我希望你能拜在瘦小老頭兒的門下，那我就放心了！」

游龍仍然是滿不在乎笑道：「等我鬥過他之後再說吧！」

兩個人吃完了酒飯，蕭隱也沒在意，游龍卻離開了寶濟寺。

其實游龍並沒有走遠，暗中他已跟上了那老頭兒，用盡心機，把老頭兒戲耍了個夠。

二更將近，他就到了天齊廟，藏身枯樹之上，等候老頭兒來。這天齊廟在一片樹林之後，不留心的人很難找到。廟在山坡之上，倚崖而建。廟基不廣，墻頂有倒塌之處，廟前卻有三畝方圓一片平地，稀落地長着十幾株松杉之類的大樹，蓬茸野草，隨地雜生。

游龍藏身樹上，居高臨下。過沒多久，果見那瘦老頭兒晃悠着來了。他在一棵老松樹下停住了，把手裡拿着的荷葉包和一大罐酒、一個粗碗、兩雙筷子、一大盤生煎饅頭，一齊放在一塊大青石上。

他將荷葉包打開，裡面全是由鎮上買來的蒸蝦油雞，醬鴨醬肉之類的酒菜，又從身上掏出兩大紙包豆腐和落花生，通通攤放在青石上面。他先將酒斟上滿碗，端起喝了一大口，這一口就喝去了半碗。又抓那隻醬鴨，撕下了一條腿，放在口邊，一陣亂咬，晃眼就剩下了一根空骨頭，又抓起一把落花生，塞滿口裡，嘴皮亂動，喀察直響，跟着又抓起了兩個饅頭，連塞口內，方始坐下。只見他一樣接着一樣，接連不斷，大嚼起來，游龍看那些東西，七八個人也吃不完，這老頭兒狠吞虎咽，吃相那麼難看，餓瘋了一般。

忖念之間，忽見一條人影飛縱而來，竟然是那魔扇鐵林。老頭兒一手端着酒，偏頭看了鐵林一眼道：「你又去寶濟寺了，對不起？」

鐵林點了點頭道：「他又走了，那小東西來了沒有？」

老頭兒道：「先不要忙，入廟後，再慢慢地找，跑不了的，來，這樣的好酒好菜，吃了再說！」

鐵林笑道：「你這老饞鬼，在春風樓才吃了一桌正席，這會兒又餓成這樣了，你有吃夠的時候沒有？」

老頭兒一面大嚼着雞肉，一邊斷斷續續地道：「小鐵，你曉得甚麼？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吃比起穿來，更要實惠得多了，我老烏生平別無所好，唯獨喜好吃喝。難得有這麼好的月色，有酒又有菜，爲這點酒菜讓我足足跑了幾十里才買到的，能空放過去麼？」

鐵林把筷子拿起夾菜，跟着老頭兒吃喝起來。他忽然問道：「我剛才上坡時，看到一條死狗，瞧那傷勢，分明是你下的手，怎麼把氣出到畜牲身上了？」

老頭兒嘆了一口氣道：「我雖然幾乎被那小鬼氣昏，但也不會把氣出在畜牲身上。我怎麼也沒想到，會栽在一個小鬼身上，你說氣不氣人？」

鐵林笑道：「說說看，你是怎麼栽的？」

老頭兒道：「自從春風樓分手後，我弄到一罐好酒，就準備買些酒菜，回來放下後，忽然想起，還訂做了一些生煎饅頭，得去取回，哪知道，還沒進城，銀包就被那小鬼扒走了。」

鐵林道：「憑你賊魔烏英的身手，也會失手？你怎麼不追去呀？」

烏英道：「追了，路沒有他熟，追了一陣，沒有追上，也只好算了！」

鐵林道：「那你這生煎饅頭又是怎麼來的，該不會是搶的吧？」

烏英道：「幸好錢已預先付了，所以才拿來的，我老烏跑了一輩子江湖，這還是頭一回吃虧，對方竟是一個毛頭小鬼，你說氣人不氣人？」

鐵林道：「這又和狗有甚麼關係了？」

烏英道：「我可沒那麼笨，我取了饅頭，心想那小鬼必然跟在我後面，我假作不經意，又去夜市攤上，買了豆腐乾花生仁，往回走時，暗中留神察看。」

鐵林道：「那小鬼可曾跟來？」

烏英笑道：「那時城外的人家多已睡着，快到這山坡時，果見小鬼在樹後探頭。」

鐵林道：「你這饞鬼等着吃東西，就放過他了？」

烏英道：「放過他了？我都已氣昏了，還能放過他？縱身就追去了。」

鐵林道：「追上了沒有？」

烏英道：「這小鬼腳底下倒是很快，這功夫不知是誰傳給他的，他繞着樹木走，連逃帶躲的跑了。」

鐵林笑道：「可是又追丟了？」

烏英道：「那小鬼這次藏在人家墻下一叢小樹後面。他人小鬼大，太滑頭了，我不得不用點心思了。就裝作沒有看到，往前追，等追過去，暗使神龍掉首和驚燕斜飛的身法，倏地倒縱回去。」

鐵林笑道：「這一回，那小鬼跑不掉了吧？」

烏英嘆了一口氣道：「哪知，這一下我又上當了。」

鐵林吃驚地道：「怎麼？」

烏英道：「那小鬼存心整我，他算出我要由此追他，早安排了一個假人在那裡，底下是個上蓋雜草的大糞坑，我去勢本猛，非掉在坑裡不可。不過算我老人家機智，往下落時，突然發現那小鬼低頭蹲伏在那裡，一動不動的，心便動疑。」

鐵林道：「你已發覺了？」

烏英道：「我只是起疑而已，還沒有想到雜草下就是糞坑，等到

腳踏下水，往下虛沉，同時我也發現了那假人，方知不妙，趕緊提氣，向上一個側翻，方沒有沉下去！」

鐵林笑道：「要是沉了下去，這頓酒菜可就沒法吃了，酒菜可能通通都變成異味了！」

烏英也笑了起來道：「可是我兩隻腳已經沾上了好些積年糞水，還好沒有甚麼臭氣，如換了你小鐵，準得全身墜落，糞水灌滿一嘴了。」

鐵林不服氣地道：「那可不見得，後來找到那小鬼沒有？」

烏英道：「這麼一來，又將屋裡人驚動起來，說我是賊，害我跟人家分辯了好一會兒，再找小鬼，哪裡還有影子？」

鐵林道：「怎麼又惹來一條狗呢？」

烏英道：「我沾了兩腳糞水，那該有多臭，就在坡下小溪中，將鞋襪脫去，連腳洗了個乾淨，穿上鞋子，正向這裡走，突然冒出了一條狗，竄出來就咬，我正在氣頭上，就用重手將牠打死了。」

說到此處，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鐵林愕然地道：「烏老頭兒，你是怎麼了？栽了這麼大的觔斗，反而高興起來了？」

烏英笑道：「小鐵，你該知道我的脾氣，我卻喜歡上這個孩子了，我生性好戲弄人，能有這樣一個徒弟，那該有多好。」

鐵林一聽，吃驚地道：「甚麼？烏老頭兒，你還想收他做徒弟？」

烏英笑道：「怎麼？不可以麼？我告訴你，像那小鬼這樣的資質，可是打着燈籠都難找啊！」

鐵林道：「烏老頭兒，我看你是一廂情願吧？」

烏英笑道：「如果我沒有料錯的話，那小鬼早已來了，而且就藏在這附近。」

鐵林笑道：「那就快些擒着他呀！別再鬧得又上當了。」

烏英笑道：「你不要忙，等我吃完了這點雞骨頭，自會要他當場出醜。」

鐵林笑道：「別吹牛了，小鬼如在，我早替你拿下了。」

烏英未及說話，猛聽一株枯樹上，有人發話道：「憑你，憑你也配？憑你那雙狗眼，休說是小老爺，就是再多兩個，你也看不見。」

鐵林看那棵枯松，粗可一摟，枝葉早已凋零，稀疏落落的只剩下幾枝老枝，橫斜盤曲。

旁邊並立着兩株大松樹，濃翳繁密，恰將枯樹遮了一半，枝空無蔭，不能藏人，可是話聲又明明自樹梢上發出來，心疑聽錯，人藏在附近樹上。便喝道：「何方鼠輩，如此大膽？」

他喝聲未了，倏地陰影裡枯松樹上，一枝短桿忽然無故墜落，竟是那個小孩子，落地笑道：「是你家小老太爺邪龍！」

原來游龍借着那樹蔭隱蔽，假作半段枯桿，早已藏身於此多時了，這麼一來休說鐵林吃驚，就是賊魔烏英也吃了一驚。沒想到，憑着這兩位成了名的江湖人物，竟然看走了眼，尤其魔扇鐵林，竟然失着。烏英覺得這小孩眞個是膽大聰明，出人意料，心中就打算給游龍一點苦頭吃，自己也好找回一點面子，便隨手在石上抓起一把花生仁，笑罵道：「小鬼，可惡！」手隨聲出，往外一揚。可是游龍卻機靈得很，他早已防到魔賊有這一手，落下的身子才一着地，倏地往樹後一閃，恰好躲開。那十幾粒花生仁，全都打在樹幹上了。

游龍哈哈笑道：「老頭兒，聽你說話蠻像個人，不像姓鐵的，那麼沒骨頭，又見你東張西望的，我明明在你對面，卻看不見，才出來和你見面。誰知你還倚老賣老吹大氣，怎麼也和這人一樣厚臉皮，沒說一句話，就想暗算人麼？眞不夠意思。」

賊魔烏英被罵了，並不發怒，卻哈哈大笑道：「好小子，可眞對正我的胃口，你說要怎麼辦吧！」

游龍笑道：「識相的，請我吃點酒菜，談上幾句，咱們再鬥如何？」

鐵林越聽越氣，連連吃虧之後，已將游龍恨之入骨，幾次都想縱身動手，俱被老頭兒搖手止住。

如今實在忍不住氣，怒喝道：「該死的小狗，也敢放肆，我非管教你一頓不可！」說着，便要動手。

* * *

游龍連看都不看他一眼，閃身到了老頭兒面前，手指鐵林笑道：「你罵我小狗該死，但是坡下死的確是大狗，我想你快完了。甚麼叫放肆？小老太爺今天要放五放六，總比你多兩點。想動手，我邪龍勝了你也不光彩，要不然，你們兩個一起上打我一個試試，如果還要臉的話。」

他說話間，氣定神閒，站在當地，眞沒把强敵放在眼裡。魔扇鐵林哪受得了，突又大喝一聲：「畜牲！」又要動手。

游龍把胸脯一挺，也怒聲道：「我看你才是畜牲，幫助那些惡人欺負善人，不是畜牲是甚麼？」

賊魔烏英趕快站起身來，把手一擋道：「喝酒、吃菜，誰也不准動手！」

鐵林只得忿忿坐下，還指着游

龍怒罵道：「小畜牲，少得意，稍等再好好和你算帳！」

游龍笑道：「那大畜牲不就是你麼？怎麼這樣不要臉，你忘記吃過我的熱餐、喝過我的香酒了麼，俗話說，吃人家的嘴軟，你吃了我的，還沒有謝我呢？」

鐵林一聽，想起黃昏時分在寶濟寺被這小鬼戲弄得狼狽不堪的情景，覺得這個臉已丟到家了，他氣得幾乎要昏了，無話可說，心忖道：「這小鬼，無論如何，也容他不得，今天已經丟人，如果動起手來，再鬥不過這小鬼的話，江湖就無顏再混下去了。看老賊魔的神情，他常說跑了大半世，老想尋找一個刁鑽古怪和他一般的徒弟，多少年來，從未遇上。眼前這小鬼正合了老賊的脾胃，說不定，已被他看中了。不過，這小畜牲實在欺人太甚了。」他心裡只管胡思亂想，憤怒塡胸。賊魔烏英仍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道：「你小小年紀，倒是狠毒，人也被你挖苦夠了，你不是嘴饞想吃麼？可惜，你來得晚了，好的東西都讓我吃完了，這還剩下不少醬肉，花生豆腐乾，饅頭也還有些，你且吃點如何？」

游龍笑道：「老饞骨頭，誰要吃你那剩下的，我向來不吃肥肉，菜我倒帶得有，酒我也有，比你這酒可好得多，不信你嘗嘗看。」

賊魔烏英一聽，覺得奇怪，忙問道：「你在哪裡弄得好酒？」

游龍笑笑道：「就當你在溪邊洗脚的時候，我就來了，將你那罐灌入一半水，我這半罐才是純的。」

賊魔烏英一聽，連酒也被他搞了鬼去，心忖：自己洗脚並沒有費去多少時間，酒在廟內，以後未離此地，這小鬼又藏在對面樹上，稍有動作，萬無不見之理……他正想不起那酒是如何被人盜走之際，游龍往枯樹上飛去，晃眼縱落，手裡提着兩個荷葉包，一個酒葫蘆。賊魔烏英一見不是自己原來的酒罐，以爲酒必不純，欲言又止，揭開了蓋，用鼻一聞。游龍一把奪了過來道：「我嫌你賊，你不要聞，老實告訴你，我這酒純得很，我還帶了一隻熏鷄，一隻醬鴨，夠吃了吧！」

賊魔一看到吃的東西，更是高興，哈哈笑道：「你這小鬼也眞行，我還眞喜歡上你了！」

游龍笑道：「你若眞喜歡我，我就跟你當兩天徒弟去。」

賊魔烏英一尋思，聞言忽然站了起來道：「是眞的麼？你這小玩藝兒，太討人歡喜了。」

鐵林素來量小，不能容物，睚眥必報，一見游龍和賊魔兩人，越說越親近，早已氣上加氣了。又聽賊魔竟要收游龍做徒弟，不由怒從心起，幸好眼前只是說說，等到他眞的拜了師父，就不好下手傷他了。他連忙搶着道：「老賊骨頭，你和小鬼今晚的過節，就這樣算了？」

賊魔烏英笑道：「那是自然，怪我大意失着，還有甚麼好說的。」

鐵林愕然道：「車家莊的事情你不管了？」

游龍突然插口道：「老饞骨頭，車家莊的事你可不能管，那姓車的不是好人，你要是幫他，你也不是好人，我剛想跟你當兩天徒弟玩，你要當壞人，惡師賴徒，那我可不幹！」

賊魔烏英笑道：「好小子，衝着你這句惡師賴徒，咱們明天就離開這裡。」

鐵林他聽不懂甚麼是惡師賴徒，他見自己請來的幫手中途撤離，心中老大不是味道，怒聲道：「老賊骨頭，你只管走好了，我一個人也辦得了，那沒有甚麼，只是這小狗太可惡了……」

游龍一聽，連忙插口道：「我可五，我說你可六！」

他不懂甚麼是可惡，但他有一個意念，那就是遇了數字，他必定得比人要多一些，人家罵他可惡，他就罵人家可六。

魔扇鐵林卻聽不懂游龍的話意，聞言瞪了他一眼，道：「這小狗又是蕭隱一黨的，怎能容他在我面前猖狂，你話說完了，可不能阻撓我和小狗算帳。」

游龍瞪眼道：「誰欠你的了？憑甚麼找我算帳，要比武，我邪龍可不怕你！」

賊魔烏英笑道：「小鐵，你以爲我會護着他麼？聽到沒有，別看他人小，他還未必將你看在眼裡。不過，事情總有個分寸。」

鐵林聞言，怒聲道：「甚麼分寸？以穢物打人，簡直就是無賴。」

賊魔烏英沒有話說，掃了游龍一眼。

游龍笑道：「你罵我無賴，那麼你有賴了，你祖傳有賴，所以你才要賴，隨便打人，姓車的在廣元城，替他兒子搶老婆。他們橫行霸道，作盡了壞事，你們還來幫他。現在，你們又氣走了老人家，還想和我鬥，誰怕誰呀！」

賊魔瞪了游龍一眼，止住他再說下去。

只聽他道：「你們兩個要動手，我不幫誰，又不護着誰，不過小鐵，你在江湖上跑了多少年，大小有個名氣。再說，你比他要年長得多，如若以大欺小，以强鬥弱，勝之不武，惹人恥笑。」

游龍突然又道：「老饞骨頭，我用不着誰護，像小鐵這種人，只會幫助野狗咬人，想和我鬥，我還怕弄髒了手呢！」

鐵林一聽，氣得方要縱起，又被賊魔攔住道：「放着酒菜不吃，多可惜，等你們吃飽喝足了，再打不遲，你忙甚麼？他又不跑。」

游龍也不說話，他站在石旁一邊喝酒，一邊撕着鷄脖子下酒，把鷄腿剩下，遞給老頭兒吃，又往口裡亂塞饅頭。游龍吃的也和賊魔烏英一樣，饞相難看。賊魔見了，樂得直笑，邊吃邊道：「你這小鬼，不要過於自恃逞能，我還眞的喜歡上你了。」

游龍笑道：「我不是已說過了麼？你如高興，我就跟你當幾天徒弟去，除了每天陪你玩，還供你好酒好菜吃，你看如何？」

賊魔笑道：「好小子，眞鬼透了，不過，我收徒弟不重儀禮。以後行事，必樣樣合我的心才行。還有，我一生沒收過徒弟，既收了，當然不能讓你受人欺負。今晚，你偏偏要和人動手，休看我和小鐵，都中過你的道兒，那是因沒留心你是一個小鬼，會有這麼機靈，如眞動手，你再加幾個也是白搭。別小看人家魔扇鐵林，可是成了名的武林高手，尤其他那把扇子，能點人穴道，又會內功，練成勁氣，還會用勁氣傷人。你和他鬥，可得格外小心，動起手來，須往右縱，因他那左手功夫還不到家，是他的短處，至少也傷不了你。這件事很使我作難，我又說過不能幫你，若動手時你輸給了他，那你這個徒弟，我是收不收呢？」

游龍笑道：「憑他那草包樣，也想打贏我？門都沒有，他的毛病，我全都知道，你不用借話指點，免得他說你偏袒。」

魔扇鐵林聽這老少二人，一個是明幫暗助，指點預防。一個是學了乖去，還不領情。小的固然可惡，老的也太不講交情了。

鐵林有心翻臉，又覺得有許多不便，越聽越氣，實在坐不下去了，忿然作色道：「小鬼，現在該吃好了吧？」

游龍一抹嘴，笑道：「在這地方動手，揚起灰塵弄髒了菜，那多可惜。咱們找個寬敞的地方去。」話落，縱身一躍，人已到了那棵枯樹跟前，招手道：「快來吧！打完了我還得吃東西呢！」

鐵林此刻已經氣昏了頭，心中只想抓住游龍，給他一點苦頭吃吃，好出出胸中一股惡氣。聞聲猛地一頓脚，縱身而起，撲向游龍，正待向對方抓去，賊魔烏英卻高喊道：「小鐵，當心！」

賊魔一見游龍又縱向那棵枯樹，就知必然有鬼。他不願游龍和魔扇鐵林之間，結下個解不開的結。

鐵林聞聲知警，無奈勢已縱起，打算斜縱，爲時已晚，身形方一落地，手將前探，倏然足踝一緊，重心頓失，一個觔斗栽下，竟然被吊在了樹上。

游龍拍手笑道：「老人家，看到沒有！一招未出，就飛了人了，不含糊吧！」

賊魔也不禁吃了一驚，他想不到這小子眞邪門得可以，怪只怪魔扇鐵林氣急智昏，才會上了大當。看來仇已結，很難化解了，不禁輕嘆了一口氣。

游龍又笑道：「老人家，你是公証人，這該算我贏了吧！」

賊魔道：「你休得意，他今日連次吃虧，已把你恨入骨髓，以後可得格外小心，你一個小孩子和他這樣一位成名的人物對敵，敗了都有面子，何況你又完全是在弄巧耍訛呢。話不可說得太滿，適可而止。」

說話間，倏然抖手打出一根鷄骨。

枯樹上的鐵林是繩斷人落，大喝一聲道：「畜牲小賊，快納命來！」

只見鐵林此刻就像發了瘋一樣，箭一般向游龍立處撲來，隔老遠便將雙手伸出，帶起虎虎風聲，眼看抓到。

游龍見鐵林相隔十來丈遠，一縱即至，當時鐵林施展飛鷹攫兔的身法，身子往下一矮，足尖登地，頭前脚後，雙手握拳，很快到達，倏地掌心向外，左右平分，由外轉內，劃一個圈，收向前胸，將力運足，再化成神龍探爪向前發出。

游龍心忖：這種極惡毒的掌法，非內外功力到了上乘地步，不能施展，眞力已用了足夠九成，常人挨着一點，筋斷骨折，萬無生理。即使被那掌風掃中，輕則身受重傷，成了殘疾，重則震傷內腑，難於倖免，不是深仇大恨，急怒攻心，怎會下此毒手。

鐵林是情急拚命，游龍又暗中打好主意。打算施展五行迷踪步閃了開去，再讓他丟一次大臉。就在他心念微動，身形將動未動之際，猛聽賊魔烏英厲喝一聲道：「鐵林，你眞不要臉了麼？」他話音未落，游龍人已閃開。鐵林一個收勢不住，仍往前撲擊，倏然腰中一緊，一聲「不好」尚沒有叫出口來，又被吊了起來。不過，他這次是平着被吊起，比方才頭朝下吊着，要好受得多了。手脚也能動，一側身，右手已抓住了繩兒，暗用內勁，扯斷了繩子，落下地來，雙手環舉，五指箕張，又待向游龍抓來。

賊魔已攔住他道：「小鐵，你

當眞不要臉了？」

鐵林怒氣衝衝，指着老少二人，喝聲罵道：「這事我不能認輸，叫這小畜牲和我再比一次，輸了，我從此不在江湖露臉，如若不然，任你老賊怎樣護犢，我也要取他狗命。」

游龍笑道：「姓鐵的，天底下那有像你這樣厚臉皮的人？連被吊起了兩次，還不認輸，難得你這個年紀，多少也有一點名氣，輸了還要賴帳，還用辣手傷人，眞是混帳透頂！」

賊魔笑道：「小鐵，你是眞的要賴帳了？」

鐵林在怒火頭上，一開口便把話說錯，答不出個理來，自己縱橫江湖數十年，何曾受過這等奚落？聞言不禁惱羞成怒，暴喝一聲道：「賴帳就賴帳，怎麼樣？」這話一出口，自認賴帳，又說錯了話，無異是承認自己輸了再賴帳。

賊魔一聽，乘機變臉，怪眼一翻，厲聲喝道：「鐵林，你既自認輸了賴帳，老夫就不能坐視不管了。現在他已是我的徒弟，誰打算欺負他，從此休息。你如不服，來來來，有甚麼本領，只管和我施展好了。」

魔扇鐵林知道自己不是賊魔烏英的敵手，氣得把牙一咬道：「小鬼畜牲，欺人太甚，我不殺他，誓不甘心，你這老賊本是我請的幫手，若和你動手，顯我量小。只怪我錯把瘋狗當人用，你也不必逞能，暫時先讓你一步，如再相遇，便是仇敵。我自會尋這小賊算帳，我失陪了！」說罷，怒氣衝衝，轉身就走。

游龍已看出鐵林是色厲內荏，自找台階，高喊道：「鐵老英雄，慢走，我不送你了！」

鐵林裝作聽不見，頭也不回，逕自走了。

賊魔烏英微微一笑道：「他已氣得夠受了，你這小娃兒，怎麼如此刻薄尖酸，一絲不讓。」

* * *

新月如弓，遙掛林梢。月色昏茫，松蔭掩映。

魔扇鐵林怒氣沖沖而走。樹下只剩老少二人，踞石大嚼。兩個人都是一樣的饞，吃相難看。賊魔烏英突然一翻臉，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我總不能老叫你小鬼吧！」

游龍嘴裡還嚼着東西，隨口道：「游龍！」

「游龍？」賊魔瞪眼了，怒聲道：「你不願把姓名告訴我？」

游龍道：「人家就是姓游名龍嘛！不過，廣元城的人都叫我邪龍！」

賊魔若有所悟地笑道：「有意思，游龍，有意思。」

游龍忙道：「這麼不公平，你知道我叫游龍，我還不知道師父的大名呢！」

賊魔笑道：「我叫烏英，江湖上都叫我賊魔，因爲是賊遇上我都得頭痛，所以都叫我賊魔。」

游龍聞言，大眼翻了幾下，輕輕一搖頭道：「那就不對了，賊魔是抓賊的可對？」

賊魔道：「是呀！大賊小賊全抓，不過有時候我也會作賊。」

游龍搖頭道：「那就不對了，你抓賊是行俠，你作賊是偷富濟貧，也是行俠，怎麼可以幫助賊去做壞事呢？」

賊魔烏英愕然道：「我老人家幾時助賊爲惡了？」

游龍道：「你這次來到廣元城，不就是爲了要幫助姓車的麼？那姓車的就是一個賊。」

烏英愕然道：「你怎麼知道姓車的是個賊？」

游龍道：「那老先生告訴我的。」

烏英心中一動，忙道：「那你這一身功夫，也是那先生教給你的了？」

游龍道：「是呀！本來我不想學，可是我怕打，我就只好學了。」

烏英道：「那老先生都教你甚麼功夫？」

游龍笑道：「文武功，教我打坐及七字心法，以本身元氣着力運行。還有就是武的了，他用木板搭成個斜坡，叫我天天跑上去跳下來，或者就是跳坑，越跳越高，蠻好玩的，就是有一點不好……」

烏英詫異道：「那是教你內功心法及提縱術，有甚麼不好？」

游龍一皺眉頭道：「他老想吃我，每天都要把我放在大缸裡用大火熬煮，可惜我的皮太厚了，七八年都沒有把我煮熟，所以他始終沒有吃得成我。」

烏英聞言暗吃一驚，抓住游龍的手一看，突然想起一人，思忖：「難道是他？看來這孩子的福緣不小。」忙道：「這麼說，叫你設法做我的徒弟，也是那個老先生的主意，是麼？」

游龍道：「是呀！他叫我求你，把你那正反七十二解，形分太乙掌法傳授給我。若肯傳授就跟你當幾年徒弟去。」

烏英笑道：「我已知道那老先生是誰了，不過，他怎麼知道姓車的是賊呢？」

游龍笑道：「他當然是賊了，那老先生說的就不會錯。」

烏英笑道：「憑他一句話就認定人家是賊，未免太過分了吧！」

游龍昂然道：「一點不過份，

上個月他們打劫振遠鏢局的鏢車，恰好被那老先生碰上，被那老先生打了個落花流水，最後抓住了姓車的兒子，那老先生不願過份，教訓了他幾句，就放了他，從此就結下了仇。」

烏英笑道：「難道他們還敢找那老先生報仇麼？」

游龍道：「他們不敢找那老先生，卻找上了我。」

烏英一聽笑了道：「他們找上了你，大概要倒霉了。」

游龍訕訕地一笑道：「反正他們也沒有找到好處！」

那是在幾天前。

游龍在城裡和那些伙伴們玩夠了，順便打了一壺酒，又買了一包醬牛肉，這是回去孝敬那老先生的。其實說是孝敬不如說是賄賂的好，因爲他在中午離開寶濟寺，那老先生教了他一段「孟子」，甚麼……

「孟子見梁惠王曰叟……」

「季康子見梁惠王……」

講好晚上回寺要背的，游龍這小子，幹甚麼都聰明絕頂，就是看到書本，就昏了頭。在他離開寶濟寺時，那老先生教得清清楚楚，「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他一過了那石橋，就忘了個乾淨。

等他到了城裡，和他那些伙伴一玩上，他連那老先生都給忘了。

眼看着天要黑了，不得不回來了，才想起了那老先生，也才記起了要背書的那件事情。這才想起要帶些酒菜回來，以免受責。不過，他心中明白，背書那件事，是免不了受責的。一路上邊走邊想，總算想起了個影兒，但又記錯了，他把「王曰叟」三個字，唸成了「王四嫂」。「季康子」唸成了「季痲子」。

於是，小腦袋裡就起了疑惑，心說：那老先生眞怪了，教我練功夫，那是學本領，不受人家欺負，可是這件事和孟子有甚麼關係，他爲甚麼去見梁惠王，怎麼又扯來一個王四嫂，還有一個季痲子來？

他想着想着忽然明白了，喃喃自語道：「我猜他王四嫂一定是個寡婦，王四哥死得早，她守不住了想嫁人，托孟子去說媒，要嫁給季痲子，可是這關我甚麼事呢？害我玩得不開心。」

他一路上胡思亂想，不知不覺地路走錯了，竟走向另一個破廟後的野地。

等到他發現時，也只好從另一條山路繞回。

山路曲折，走着走着，進了一家墳地，遠遠總算看到了寶濟寺。

這裡墳頭很多，四外圍着一圈石墻，正門已開着，裡面翠柏森森，樹幹高大，當中一座大墳的前面立着兩個石人像。

長安浪跡　結識紅妝

墳地裡有一伙人，他們均着短裝，一眼看去，就知不是善類。

游龍心中暗忖：莫非這些東西，是來偷盜墳墓的？此處離着寶濟寺很近，莫非他們盜了墳墓，嫁禍給我們。

於是，他借着石像掩身，往前一看，更是奇怪。只見當中墳前空地上，聚着的那一伙短衣壯漢，一個個橫眉豎目，神態強橫，各就墳前石條上坐定，正在紛紛議論。

衆人都在叫喊，唯獨一個額頭有刀疤的瘦漢，面帶愁容，忽然道：「我看今晚又和上次一樣，不是甚麼好徵兆。我們也許是眞的看走了眼，那老先生，可能甚麼也不是。」

內有一人插口道：「也許人家是眞人不露相呢！」

瘦漢苦笑道：「那就更糟了，就說去年那件事吧，我們十幾個大男人，對付不了人家一個小姑娘，還被人家暗中放倒了四名兄弟，連人家的影兒都沒見到。這又懷疑上那老先生，說是他住得最近，嫌疑最大，也不過是胡亂猜想罷了。」

一名紫面壯漢道：「我們約的並不是他，只要那振遠鏢局姓余的出面，咱們把他擺平了，就算有了交代，你這樣多慮做甚麼？」

瘦漢道：「老弟，你也太把事情看易了，如說各憑本領來分高下，勝敗都說得過，自來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今年敗了，還有明年，只要三寸氣在，終有報仇之日的。」

紫面壯漢道：「其實我也不願和誰結怨，還不是爲了振遠鏢局那碼事？不但丟了四位兄弟，連少莊主也被人家辱了個夠，既在江湖上混，就不能砸了招牌，寧叫人亡名在，也不要人在名喪。少莊主被人家如此糟蹋，車家莊在江湖上就算完了，人家車莊主拿我們當朋友看待，我們也不能不上路，敵人如此厲害，萬一仇報不成，再要丟上幾位兄弟，我又如何對得起朋友。」

兩人爭論間，游龍已聽出這一伙竟是車家莊請來的江湖人物，和振遠鏢局的人在此約鬥，方想這些人，如若恃勢行兇，不知如何應付？

遙望墳墻外，順着山勢，跑來三人，身法相當地快。

恰巧石像後面，有一數抱粗的大樹，樹下還有一堆鎭壓風水的山石，似石筍般林立地上，足可藏身。

難得他們背向自己，又正望見新來的三人，紛紛立起，向前指說。游龍立時乘機掩了過去。

身剛藏好，新來三人已由外面越墻而過，衆人同聲歡呼。只見當頭那人，身材高大，生得濃眉大眼，闊口獅鼻，站在地上比常人高出一個頭多，右手拿着三個鐵核桃不住轉動，相貌甚是威武。

第二人生得矮小枯乾，一雙三角眼，滴溜溜亂轉，隱蘊兇光。第三人是缺了左耳的矮胖和尚。

這三人全是身着長衫，神情氣派也與先來人物不同，才一到達，便被衆人迎向石凳上坐定，紛紛上前參見。

那瘦漢首先道：「我以爲吳、石二位寨主，今夜未必能來，不料羅漢爺也一齊同來，這還有甚麼說的。」

爲首那大漢問道：「車莊主今在何處？」

身旁一人答道：「車莊主現在城裡春風樓恭候，不料二位寨主與羅漢爺先來此地，可要喚他去？」

那大漢道：「不用了，他不到也好，你們與他們約在何時相見，可有甚麼動靜？」

瘦漢答道：「原定今夜子時後在此相見，已等了這老大一會兒了，並無人來，不知何故？」

與那大漢同來的矮子接口道：

「哪有此事，客人早已光臨了。」

衆人齊道：「我們來時，四面都看過，一直不會離開，如有人來，怎會不見？也許二位寨主，威名遠播，他們不敢來了。」

說時，那矮子一雙怪眼，正在四下張望，聞言冷聲道：「你們也太小看人了，快些住口，別教余總鏢頭笑話。」

說着，隨即立起，朝着游龍藏身之處，冷笑道：「在下鬼猴王吳廣，爲了去年在劍閣山下，承余總鏢頭之賜，使舍弟早逝，特地同龍駒寨太歲石鎭方，鐵羅漢法空，不遠千里來此領敎。余總鏢頭既然早已光臨，爲何隱藏一旁不現身，莫非不屑於賜敎麼？」

游龍見他面向自己發話，知被看破，方自吃驚。忽聽正面墳堆後，大樹上面，有人冷笑道：「吳矮子，你在那裡裝模作樣的，活見鬼了？」

衆人聞聲，一陣大亂。

那自稱鬼猴王吳廣的矮子，乃是關西道上有名的飛賊巨盜，久經大敵，見多識廣，人更精細狡詐。一進來，便看出敵人在地上留有記號，本就疑心樹石後面，匿藏有人，加以游龍是初次見識，無甚經驗，三人到時，因先立處地上亂石礙足，不便外望，想換一處地方。往側移動，雖然聲音極微，仍被吳廣聽到了，是以，他認定人藏石後。及聽到正面有人笑罵，一面喝止衆人，一面脫去長衣，同時，準備將藏於手中的暗器發將出去。

就當他剛轉過身去，口還未開，不料側面樹石後，突然飛起一條白影，落到地上，現出一位背插長劍的中年壯士。

這一來，他才知道兩面俱有敵人潛伏，休說一般人物，連那久經大敵的吳廣，也被鬧得驚惶失措。

游龍聽樹上有人發話，把衆人目光引開，方暗自慶幸，猛覺一股急風忽然由頭頂飛過，一條白影已落當場。

仔細一看，見是一位白衣壯士，相貌甚是英俊，一落地，便朝吳、石二人笑道：「余某剛才途遇老友，寒暄了一陣，爲此晚來了一步，剛剛走到墻外，便聽有人指名相喚，唯恐張冠李戴，無故侵犯他人，只得越墻而入。」

那說話之人，便是振遠鏢局的總鏢頭、飛霞劍客余漢英，他人既生得英武，說話更是聲如洪鐘，獨立當場，威風凜凜。

衆人先就被他這氣勢震住了。

他掃目環視一周，突又冷冷一笑道：「你們來的人還眞不少呀！怎麼，還不動手等甚麼？」

吳廣一聽飛霞劍客詞語強傲，眞未把他們這些人放在眼裡。不禁大怒，心想：任你再大的本事，也只一人。

他爲人本就陰險，沉下氣來，暗忖：對方雖人不多，武功難測高深，看他神態從容，很似仗有後援，自己千里遠來，再要敗在人家手裡，以後有何顏面再在江湖上走動？自己這方面，雖然人多勢衆，更有兩個好幫手，終以謹愼爲是。

心念轉動間，一面示意衆人不要妄動，一面暗中盤算制勝之策，表面上裝着大方，又想到樹上還有強敵，想必也非弱者，自從姓余的出現後，並無動靜。

自己因和對方有殺弟之仇，故以全神貫注，其他那些人怎麼也不作理會。

他這麼一想，立即陰沉沉地冷笑一聲道：「姓余的，去年劍閣山下之事，尊駕大概不會忘記了吧？」

余漢英微微一笑道：「在下既然幹上了保鏢這一行，爲了身家性命，難免動手，刀劍無眼，也就難免傷人，諸位既然都是當年劍閣山下之人，要想報仇，何不動手？」

鬼猴王吳廣冷笑道：「余朋友何必着急，鬼門關不會提前關門的，方才樹上還有一人發話，想必是閣下的朋友，我們雖是主人，總是外客，人地生疏。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你到底約有多少人，何不全請出來，分個高下，這等掩掩藏藏做甚麼？」

衆人先因鬼猴王足智多謀，本

事又高，無形之中，做了他們的首腦，在吳廣、石鎮方與法空來時，就會議論，說是對頭雖然成名年淺，聽說武功很高，到後來由吳廣領頭行事。

加以余漢英先聲奪人，吳廣又仇深恨重，專注一人，鬧得衆人也隨同注意後來敵人，對於先在樹上發話那人，竟然忽略過去了。

其中大部份人自知本領不濟，不敢輕舉妄動，更因吳廣等三人均未動手，雙方又正在互相問答之際，以爲出手尚早。

現在聽吳廣這麼一提，方始發覺。

石鎮方素來心急性暴，早就按不下怒氣，未等吳廣話畢，當先便往正面大樹下縱去，同時，人羣中也有幾個人，跟隨趕到。

哪知樹上樹下，前後左右，並無一個人影。

吳廣知道，自己地形不熟，敵人必已走開，或是隱在一旁，有心戲弄，再鬧下去，丟人更大。

他忙喝道：「諸位仁兄，各回原地。自來打架不惱助拳的，既然受人之托，來此賞光，想還不致藏頭露尾，我們找的是姓余的一人，理他們做甚麼？」

余漢英微微一笑道：「雙方比鬥，勝者爲强，花言巧語，全無用處。余某不才，也曾學過幾年粗淺功夫，遇見高手，自然甘拜下風。但還沒把你們這些人放在眼內，更用不着小題大做，約甚麼朋友趕來相助。不過，我卻有一個朋友，看不慣姓車的仗勢橫行，花些髒錢，買幾個狐羣狗黨，倚衆行兇，爲他賣命，自己卻躲在一旁，不敢見人，覺得有氣，大概前去尋他，也未可知。」

衆人聞言，都怒髮衝天，那紫面大漢，首先忍耐不住，厲聲喝道：「小狗納命來！」拔刀就砍。

余漢英一見刀到，也未拔劍，身子微微往旁閃，一揚手，先把大漢手腕脈門扣住，冷笑道：「蠢牛一頭，你也配同我交手？」

衆人見狀，忙要上前救護，那紫面大漢早被余漢英一腳，踢出去兩丈來遠。

叭的一聲，倒在地上，身子痲了大半邊，幾乎昏死過去。

石鎮方怒火上衝，一抖手中虎尾三截棍，厲喝道：「衆兄弟退下，由我一人取這狗賊的命！」

鬼猴王吳廣最工心計，巴不得有人先戰頭陣也在旁喝道：「狗賊黨羽，尚未出面，有石寨主一人，足可置他於死地，你們快退，免得狗賊說嘴。」

余漢英哈哈笑道：「無知鼠輩，余大爺若非怕殺人太多，連累地方，你們一個人也休想活着回去，眞有本領，無須忙在一時，且到前面空地上打去。」

石鎮方自負盛名，性情較剛直，見對方兵刃不曾在手，只管口中喝駡，並未動手，余漢英也未理會，從容把話說完。

余漢英忽然兩脚點地，便往前面空地上縱去，同時雙劍也拔在手中，隨身舞起兩道寒光。

石鎮方人雖粗魯，到底久經大敵，武功頗好，比另兩個同伴要强得多，一見人家這等靈妙身法，知是勁敵當前。他自知本事不及人，取勝絕無把握，哪敢絲毫大意。

余漢英笑喝道：「你忙着找死麼？」口裡說着話，手中劍已當先點到，身手快急。石鎮方倒吸一口涼氣，好險！差一點沒被刺中肩頭，越發愧忿交加，怒跳如雷。

石鎮方一面忙擧手中棍，接架還攻，一面喝駡道：「姓余的，今日有你沒我，初次會面，想必不知老子厲害，我石鎮方明人不做暗事，話須講在前面，我除這純鋼虎尾三截棍外，還有手中連珠鐵彈，你該留意了！」

余漢英笑道：「你這蠢牛，倒還直爽，不似吳廣鼠賊奸猾，口口聲聲要報仇，自己不上前，卻叫旁人做替死鬼，聽我相勸，趁早退下去，叫姓吳的上前納命。否則，我雖不想殺你，寶劍無眼，萬一把你傷了，就悔之不及了！」

石鎮方不知余漢英已恨極了吳廣兄弟，欲爲關西一帶百姓除害，所以在劍閣山下殺了吳泰。

是以目前余漢英竟不使全力，口中不住譏嘲，想激吳廣出戰。

但是石鎮方是個頭腦簡單的人物，聞言以爲敵人對他輕視，如何肯聽？急欲取勝，一面應付，一面把腕力運在左手之上，準備隨機打出暗器，一擊成功。

鬼猴王吳廣，終是綠林中有名人物，此行雖是應車雄之請而來，其實，他將爲弟報仇之事成了主體。

石鎮方和法空二人均是他邀約，又曾當先與敵對面發話，臨場取巧，任憑別人上前，已經說不過去了。

再聽敵人如此譏嘲，越發難堪，又看出敵人除縱跳如飛，輕功甚好之外，手中雙劍並無甚麼奇妙之處。

當時惱羞成怒，取出身後月牙護手鈎，摸了摸囊中暗器，故意人前炫耀，也是單手擧鈎，一縱老高，落入當場。

他口中大喝道：「我不願兩打一，既想死在我手中也容易，石老弟且退，待我來取他狗命！」

吳廣爲人陰險，口中說着話，故意將鈎連晃，乘機暗算。石鎮方

並不知道，還在亂喊：「大哥且慢，還是讓我殺這狗賊。」

余漢英一見吳廣受激出場，正合心意，哪裡還肯放過他們，明知對方兩人都頗自負，上來還不肯以多取勝，手中鈎乃是虛勢，全是用詭計，想分自己的心神，實非眞招。心中暗忖：吳氏兄弟，縱橫關西道上，無惡不作，去年已除其弟，剩下這個萬萬留他不得。

余漢英心中這麼一想，劍路以虛爲實，喝聲道：「不要臉的東西，想要兩打一麼？」

邊說邊用左手劍一擋三截棍，身子往斜一偏，右手撥開月牙護手鈎，分心就刺。

吳廣沒有想到敵人來勢這麼快，幾乎弄巧成拙，又驚又怒，也不敢不動眞的了，只得招架，上前迎敵。

石鎮方終覺心虛，見雙方已經動手，敵人已有兩打一之言，使得他手中快要發出的三個鐵核桃，也無法出手，急得口中亂叫喊道：「吳大哥，讓我……讓我收拾這小子。」

他話音未落，忽聽側面有一女子的聲音喝道：「狗强盜，當眞想打麼？把命交給我，也是一樣！」

話聲中，急風撲面，一條綠影已由側面樹後飛縱而至，落地乃是一個手持長劍的綠衣女郎。

石鎮方看出來勢不弱，怒喝一聲道：「賤婢，報名受死！」

綠衣女郎道：「憑你還不配知道！」說着，手中劍已當先刺到。

石鎮方聞言心中一動，想起了神州劍侶，男的是飛霞劍客余漢英，女的是落英劍俠呂翠雲。

聽說女的比男的還難惹，心頭一凜，仗恃自己力猛棍重，打算一棍將對方長劍震飛，竟用出了九成力道。哪知，呂翠雲之能夠名震武林，別看她體軀纖弱，但卻是天生異力，太陽神功已練到了十成火候。

* * *

石鎮方這一棍不但沒有將呂翠雲長劍震飛，反被她就勢往上一挑，震得他虎口都發痛了。

像這樣的硬攻硬打，這最犯武家之忌，雙方都用眞力，只要力道稍爲差一點，即非敗不可。

一上來，雙方都想以力取勝，於是撞在一起了。石鎮方因弄巧成拙，嚇了一跳，唯恐對方再就勢進招，趕緊縱出圈外。

呂翠雲卻也吃了兵器分量太輕的虧，一劍未將敵人的三截棍挑脫了手，自己的手指反倒有些痲酸，也不禁吃驚，縱向一旁。

這一招，雙方雖然拉平，呂翠雲劍芒未折，仍是一泓秋水。石鎮方的棍，卻被斬了半寸來深的一個缺口，幸是九煉純鋼。

至此方知呂翠雲落英劍俠之名，並非虛得，她那口劍又是一口吹毛可斷的利器！那裡還敢再和她硬碰了。

總算石鎮方在江湖黑道上人尚忠厚，命不該絕，呂翠雲不曾看出他棍已受損，因覺對方的棍力猛，不願再和對方硬碰，在此一個轉念之下，才使得石鎮方保住性命。

由此男女四人，分兩對打將起來，殺得一個難分難解。

打鬥有頓飯光景，先是吳廣看出余漢英和自己一動手，便改了劍法，劍劍都是狠辣精奇的招數。

看來神州劍侶能威鎮江湖，並非僥倖，自己枉在江湖上混跡多年，竟看不出對方居心，不但不那麼平凡，而且眞力充沛，越戰越勇，才知自己上當了，但是已經無法下台了。

他想：在場諸人，只有法空功夫最高，但他自三年前，被乾坤手蕭隱打敗，割去了左耳以後，兇焰盡斂，但曾揚言不報前仇，不在江湖走動。

這次他一半是靜極思動，一半卻是友情難卻，雖然同來，實爲勉强，來時並曾說好，不是萬不得已，便不出手。

路上還在說笑，敵人一出面彷佛聽他哼了一聲，由此一直旁觀，不再言語，必是有甚麼警兆，故而如此。

其他人雖多，都是無用之輩，此刻法空如不相助，更是非敗不可。

吳廣越想心中越寒，一面奮力抵禦，一面暗中準備賣一破綻，以便施展獨門暗器，敗中取勝。

無奈敵人迫得太緊，無法緩手，不禁暗中愁急。

余漢英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意，哈哈笑道：「吳廣，我猜你早就想賣弄那破銅爛鐵了，這容易，由你施展，免得你做鬼也不甘心，我且縱向一旁，等你下手，不到你計窮力竭，不取你的狗命，你看如何？」

說罷，雙劍一分，果然往後倒縱出去。

吳廣被他說得愧怒交加，急惱不得，暗中咬牙切齒，口中怒喝道：「姓余的，你是找死！」

喝聲中，揚手便是三枚連珠鐵彈，照準余漢英打去，跟着鈎交左手，右手往腰一按特製的機簧，身上暗器機扣全開。

順手又取出七粒飛星鐵彈，最後一種暗器，也準備妥當。

先發三枚鐵彈，已全被余漢英一個劍花，上擋下格，一起打飛，當中一枚鐵彈，震出最遠，打在石像上。

啪的一聲，石火星飛，打掉了一大塊，耳聽有人喊好，也未在意，二次又將七粒飛星鐵彈發將出去。

余漢英得過高人指點，知道敵人身藏四種暗器，當頭兩陣，只是一個信號，雖然連珠同發，並不足奇。

但底下卻是一件狠過一件，最厲害是末了的二十七片月牙金錢飛刀，能在逃時反手傷人，聞聲打敵，百發百中。

飛霞劍客余漢英早就想好了破他暗器手法，故意引追，向後倒退，一見七鐵彈上三下四相繼打到，知道下面是四支飛弩了，就故意賣個破綻，雙劍上下一舞，擋開當頭三鐵彈，雙足一點地，又倒縱起丈許遠。

只聽噹，噹，噹幾聲，劍彈相擊之聲，人已離地而起。

吳廣用自己一手四件暗器，縱橫關中關西，成名多年，任他一等的好漢，也從未全數發過。

他至多發到第三件上，對方不死必傷，那月牙金錢飛刀，輕易難得出手。

此刻，他因見敵人劍法精奇，身手極快，恐有閃失，想把全套施展出來，報仇雪恨。

那當頭三彈，本就無必中之心，及見雙方連身子都未動，雙劍一擺，越知不易取勝。

二次發出鐵彈，早將弩箭備好，一見敵人忽然縱起，暗罵一聲：「狗賊找死！」

右手最後兩粒彈丸剛剛發出，左肩往上一偏，微微將背一拱，那左肩頭上暗藏的四支靠背飛簧弩，同時向前飛射。

滿以爲敵人還未落地，這四支特製毒藥飛弩，自己從小苦練而成，專打敵人五官咽喉、胸腹等致命之處。見血封喉，準死無疑。

心想：敵人身已凌空，當無不中之理，如果躲閃，趁勢發出那二十七片月牙金錢飛刀，盤空蓋頂發將出去，也必成功。

他心念方動，還未想完，眼看那四支飛弩，分上中下三路，朝前急射，敵人飛騰空中，揮劍撩撥，人也疾快縱落地上。

就這眨眼之間，微聞呼的一聲，好似由側面吹來一股怪風。

箭頭忽然一偏，往斜刺裡射去，落在那草地上，跟着又是叮叮兩聲和人倒地聲。

隨聽余漢英朗聲道：「是那位朋友多事，講好一對一，我倒要看看鬼猴王吳廣有多少破銅爛鐵！」

跟着一個小孩的聲音道：「總鏢頭，你和那大個子動手，這老猴子表面將他替下，卻存心乘機鬧鬼，已是該死。方才他還有同伴暗放冷箭，讓我看到了，我心有江湖義氣，那能不管麼？所以才一起擊落，誰和你兩打一了，你如不信，我捉他來叫他自己說。」

話聲中，早從樹後閃出一個小孩，身形一晃，自向人叢中縱落，人羣中本有一人無故仆倒，一見那小孩縱來，慌不迭爬起就跑。

那小子名叫車海，他認出那小孩就是邪龍游龍，他曾吃過他的大虧，一看到他，連魂兒都飛了，還能不跑。

原來在去年的隆冬，車海帶着另外三個人，在廣元街上向商販收取保護費，恰恰遇上了游龍。

他在前面收錢，游龍卻在後面取錢，他收了半天，一看袋中分文皆無，全被游龍扒了回去，還給那些商販。

他心中恨這小孩子搗鬼，就向其他三人一招呼，橫到街心，攔住了游龍。

游龍毫不在意地笑道：「你們想幹甚麼？」

車海握拳頻揮，喝道：「車大爺今天手癢，想找個人痛揍幾下解癢。」

游龍一聽，大笑道：「巧啦！我也有這個毛病，我看你這顆腦袋，圓而多肉，打着一定很好玩。」

車海一聽大怒，向其他三人一揮手，呼哨一聲，四人就將游龍圍上，前後左右，齊出手撲擊。

也不知怎麼的，只覺眼前一花，游龍自己從縫中鑽了出來，成了三打一，全部照顧上了車海。

車海此刻成了有理說不清，揮拳格擋下，一人肘脫臼，他自己也痛呼仆地。

游龍此刻，突然撲入，一招分枝拂葉，雙拳輕砸二人後頭，跟着又一個掃堂腿，三個人一齊倒地。

游龍亦趁勢制住了他們的穴道。

就在這時，有擔水漢子經過，游龍喚住了他，就將車海等四人，依次提起衣領，沿着後頸，以水灌入。

那時，正是臘月，朔風刺骨，天氣酷寒，滴水於地，瞬間結冰。

四人此刻既無力抗拒，穴道被制，又無法求饒，任由游龍灌水入身，冷水着肌膚，尤如刀刺，且循脊背直達胯中，連褲管也被水注滿。

兩桶水盡，再傾兩桶於地，先抓車海雙踝，就泥水中翻轉，街上看熱鬧的人笑道：「今天可大開眼界了，邪龍以人烙餅於此。」

觀衆聞之大笑，游龍替他們解了穴道。

四個人掙扎良久，總算身子還硬朗，但也弄得汚垢似鬼，狠狽逃命而去，至今想起，額頭上還會冒

出冷汗，哪還敢不逃。

不過，既然碰上了他，也難逃得了。

游龍空着兩隻手，對那些人理也不理，一縱身便到了車海身前。

只見他笑嘻嘻地道：「車海，今天咱們不吃烙餅，換個花樣好不好？我有酒，你出菜，來個涼拌耳絲，我是看中你那一隻耳朵了，好不好？」

車海一聽，嚇得魂飛天外，不由自主的雙腿一軟，跪了下去，哀求道：「小祖宗，小爺爺，你就饒了我吧？」

游龍笑道：「烙飯吃膩了，好，咱們改吃油炸燴好了。」

說時，雙手分持車海雙足，秋千似地，掄起一個大圓圈，倏地將手一鬆，車海便被拋出去三丈來遠。

只見車海跌趴地上，昏死過去。

法空見狀，怒火上昇，大喝一聲：「小狗，佛爺與你拚了！」

喝聲中，迎面一拳，剛擊出去，游龍倏然不知去向，法空只覺身旁微風颯然，屁股上被人重重拍了一下，手法甚重，痛得心都發顫。

法空怒目四顧，游龍笑嘻嘻地道：「你還欠我師父一隻耳朵，我可喜歡你這肥臀，紅燒起來，才够味道！」

他嘻笑之聲未了，突然一個瘦長漢子撲了上來，掄刀就砍，剛喊得一個「小」字，便吃游龍翻手一個大嘴巴。

打得他仰跌在地上，臉也腫了，牙也掉了，鼻樑也歪了，鼻血也噴出來，頓時滿臉開花似的。

這一來，那些人已看出厲害，全被震住了。

法空和尚見狀，忽然想起一人，當年在黃山天都峯，蒙他饒過一命，僅只削去一耳，並禁止自己再現江湖，否則定然追回性命。

此次原應朋友之約而來，剛才那小童所說尚欠一耳，心中一動，心忖：莫非這孩童就是那人之後……

他這麼一想，遲疑了一下，剛才被那小孩在屁股上打了一下重手，就知遇上了尅星，也不說話，轉身就走。

游龍縱身過去，攔住了他，喝想：「想走？沒那麼便宜的事！」揚手就是一掌。

法空沒料到這小童竟然要留下自己，沒奈何，只把心一橫，一面還手，一面口中怒喝道：「小兄弟，我不過見你和我那故人有點淵源，不願與其後生小輩動手，我已服輸，你仍不放過，既然不知厲害，那我也顧不得了！」

游龍笑道：「大秃子，有本事只管使出來，有甚麼好說的。」

由此兩人便打在一起，雙方都沒有用兵刃，各憑手脚上的眞功夫，戰了一個難分難解。

同時，另外兩對，也有了勝負。

先是鬼猴王吳廣，見游龍用劈空掌，將暗器擊落，跟着便和飛霞劍客余漢英纘鬥，本就忿極，想把二十七片月牙金錢飛刀發將出去，游龍忽然縱開。

他心想：我這飛刀練得出神入化，發時，宛如刀雨，專門聲東擊西，刀上又有奇毒，任是本領多高强，也難躲閃，反正敵人是個行家，若誘敵無用，就大大方方照直打去。

他心念一動，手往腰間一摸，往外一擲，先是五把飛刀，作梅花形飛舞出去，跟着又是九發，蜂湧而出。

吳廣這套飛刀，共分三次連珠發出，手法絕快，刀片甚薄，作月牙形，當中一個金錢，鋒利非常。

先是五刀同發，只等對方閃過縱身，緊跟着第二次的九把刀片，又加緊飛來，那第三次的是一發十三把，也跟踪射到。

最厲害的是一次比一次快，看似分作三次，實則無異是二十七刀，同時發出。

來勢宛如狂風捲落葉，歪歪斜斜，上下攔截，或左或右，有時後發先至，使人見了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簡直無法閃避。

吳廣除了他這飛刀絕技，從無虛發之外，他的武功並不是很高明。

現在，他遇上了高明的余漢英，他第二次飛刀剛剛脫手，卻見對方並未閃躲，竟將雙劍舞起一團寒光，滚將過來。

同時，吳廣的第三次飛刀，也發了出去，心還妄想：此刀一碰就拐彎，不論那裡，只要劃上一點，稍微見血，立即中毒倒地，任他余漢英劍術再高，也得中上幾刀。

可是，他萬萬沒想到，余漢英的師父並非簡單的人物，乃是風塵七隱中的第三位，已經授他練成一身內功，刀槍不入，碰上兩刀也是無礙。

何況，在事前余漢英早已想好破解之法，立意要他殘廢。

唯恐其逃脫，乘其發刀之際，卻將一套飛霞劍法施展出來，舞一個風雨不透，由飛刀雨衝將過去。

只聽一片叮叮之聲，密如星珠，撞擊得那刀片，紛飛回射，灑落滿地。

晃眼之間，余漢英已連人帶刀縱撲過去。

先前以爲自己的飛刀，百發百中，自恃太甚的吳廣，不料對方來

勢如此神速，微一疏忽，寒芒乍閃間，敵人已到了面前。

吳廣心中暗自一驚，連忙舉鈎上擋，被余漢英左手劍猛力一格，一股大力震得他虎口迸裂，右膀發酸，手中鈎立被震飛，拋出去老遠。

他不由地驚叫了一聲：「不好！」欲待往後疾退。

可是余漢英右手劍已向他下三路掃到，嗤的一聲輕响，血花飛濺，跟着就是吳廣的一聲慘叫，翻身栽倒地上。

另一方面的石鎮方，自從手中的虎尾三截棍，被呂翠雲砍傷了一個缺口之後，他已覺出敵人內力強勁，再不敢恃蠻力與之硬碰。

呂翠雲也覺出對方棍重力猛，加以小心。

雙方都是一樣心思，自然不免互相躲避。

但是落英劍俠呂翠雲心細機智，不久便看破對方有所顧忌，只是仍然無法拿得準，開始揮舞猛砍。

她這一劍本是虛招，石鎮方卻認了眞，不但未用棍擋，反倒向後縱退。

經此一來，呂翠雲已看出對方的弱點，又見余漢英和另一小童，連佔上風，自己對付一個蠢漢，竟然無法取勝。

心中一急，便使出了全力，顧忌一去，力道突增。

石鎮方既要防劍，又要防人，自然吃虧了，是以兩個人不到幾個照面，便自手忙脚亂了。

呂翠雲趁着石鎮方一棍探出來，使劍一格，脚跟着地一點勁，倒縱出去，故意賣個破綻，作出氣力不繼，喘息之狀。

石鎮方見狀，誤以爲對方總是女人，勁力不長，心中不禁暗喜，縱身趕了過去，掄棍朝呂翠雲脚上一棍擊去。

呂翠雲一聲冷笑，倏地縱身而起，人在空中，一個側轉，揮劍一招獨劈華岳，當頭掄劍下斬。

石鎮方一棍掃空，又見敵人一劍凌空下斬，勢急力猛，不知招中是否藏有變化，爲了自救，就忘了敵人寶劍犀利了。

他以爲敵人身子懸空，已先居敗着，猛力揮棍，向上便擊，滿以爲一棍將劍擋開，就勢將棍一斜，棍頭向上反擊，敵人不死也得重傷。

兩下一撞，呂翠雲這一劍，恰巧砍在先前那缺口之上，又聽叮噹一聲，三截棍竟被劍砍斷了一小截，斜飛出去。

這麼一來，石鎮方的魂兒，也嚇得隨着那半截棍飛了出去，驚駭之下，趕忙往側閃避。

只聽呂翠雲嬌叱一聲道：「姓石的，念你尚無大惡，姑且饒你狗命，還不與我快點滾！」

聲才入耳，呂翠雲人已飛落，凌空一脚踹出，正中石鎮方肩頭，奇痛如折，人也斜栽出去丈許。

石鎮方身形晃了幾晃，站穩身形，環顧場上，見法空已走，一名小童跟踪追下，吳廣已被人斬斷了一腿，痛倒地上。

先來的那些人，已經四下逃竄，所餘下的三四個人，乃是受傷無法走動的。

眼看大勢已去，鬥是鬥不過，正自猶豫。

余漢英冷喝一聲道：「石寨主，快走吧！」

他只好嘆了一口氣，轉身飛步向外跑去。

余漢英掃了呂翠雲一眼道：「翠妹，咱們快追上去，我擔心小師弟會吃虧。」

呂翠雲笑道：「甚麼？游龍那小子會吃虧？法空遇上了他，能痛快地死去已是大幸了。」

余漢英微微一笑道：「好吧！那咱們該去寶濟寺，見見二師伯呀！」

於是，夫婦二人相偕出了墳地，向寶濟寺奔去。

* * *

呂翠雲對於小游龍，還眞是清楚，料得一點不錯。

這時，正是夜深人靜，他們跑的又全是山路。

但是天黑如墨，山風淒淒，林木嘯嘯，夜鳥悲啼，四下茫茫，杳無踪影，游龍把人給追丟了。

游龍這孩子，可沒那樣死心眼，他把人追丟了，丟了就丟了，他可是不會放在心上。

心裡卻想道：「自己好笨呀！放着酒菜不吃，好覺不睡，自己這是幹甚麼？逞英雄呀？呸！狗熊，糊塗熊。」

這麼一想，他不追了，打算再回到墳地，找着酒菜，回寶濟寺吧！

於是，他大聲叫嚷道：「大禿子，咱們沒個完，除非交出你剩下的那隻耳朵，不然，上天我追到你靈霄殿，入地我再跺你三脚。」

他喊叫着，人卻向後走去。方轉過山坳，倏地身後一陣風聲。

他趕緊一閃身，又聽咚的一聲巨響，震得山崖上的石屑紛紛落下，巖石上迸起一團火星。

原來從山坳危石後，竄出來一個高大的和尚，但並不是被自己追丟的法空。

這和尚黑臉巨眼，腮下生滿了短鬚，手中握着一根鐵棍，有丈餘長，發着黑亮的光，如同一條怪蟒。

他從游龍身後跳了出來，一棍打在地上。游龍招呼着道：「大和尚，你這是幹甚麼呀？打悶棍劫我，我身上可沒有銀子，其實我比你還窮。」

那和尚大吼一聲道：「我知道你叫邪龍游龍，你在廣元城爲惡，逼得車家寢食不安，太可惡了。」

吼聲中，掄棍又打了過來。

游龍伸手抓住了棍頭，瞪着眼道：「大禿子，你胡說八道，你要搞清楚，是誰在作惡，怎麼可以糊裡糊塗冤枉好人呢？」

那和尚哼哼冷笑，兩隻手緊握鐵棍，用力去奪，游龍也使出眞力，將鐵棍這一端抓得很緊，不容對方奪去。

同時，向和尚問道：「你叫甚麼和尚？爲甚麼要幫車家，方才那法空和尚是你甚麼人？」

那和尚生就一股蠻力，但卻較不過游龍的眞力，累得汗珠子直往下淌，氣得大喊大吼，聲如雷鳴。

他用脚踹地，把地下的石頭都踹碎了。

就這樣，雙方握着鐵棍在較力，和尚使出了很大的力氣，身子向後傾着，游龍突然將兩手鬆了。

和尚重力頓失，身子向後一仰，鐵棍飛上了半天空，咕咚一聲，碩大的身軀，像山倒了似的，一個大觔斗，摔向了懸崖下面，並有許多石塊隨之滾下。

游龍並不是存心要他死，一見他滾下山坡，就待飛身下去相救，哪知，他身形方動，就聽下面響起一聲慘叫。

叫聲淒厲刺耳，震得山谷回應，老半天方消。

他不禁驚得刹住了身體，怔了一怔，再往下走。

下得山坡，到了谷底，卻又甚麼聲音都沒有了，只聽風聲嘯嘯。

地下甚麼也看不見，和尚鐵棍都不知滾到哪裡去了。

仰面只見天上的星光在閃，這谷中的天，也彷彿很狹窄。

是以，星光也有限。

他站立了良久，再也沒有別的動靜，心想：和尚一定是摔死了，這可是自己第一次殺人。

心中不禁昇起無限感觸，若有所失地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去。

走了幾步，忽然覺得方向不太對，剛才自己全都記識着路徑，後來被和尚一擾，再又跳下谷來，這麼一轉，便把方向搞錯了。

游龍心想：可不能被迷在這山中。於是就試着找了一塊石頭坐下，用心分辨路徑和方向。

過了沒有多久，猛見東方亂雲綺麗，知道朝陽將昇，於是打算看完日出再走。

要看日出或找出路，困守在谷中，是辨不到的，於是站了起來，頓足縱身，兩三個起落，人已攀上崖頂。

遙望金輪在地，慢慢地一輪紅日，已昇在地平綫上，光芒萬丈，平射過來，四山峯巒，齊煥彩輝。

所有草木，全都映成了金色。

天已大亮了，他已看清了路徑，爲了怕那老先生在寺中爲自己擔心，飛奔而回。

約有大半個時辰，他已回到了寶濟寺。

見着了那老先生，方要訴說昨夜經過。

那老先生笑了。「我已經知道了，你三師叔的余師兄他們已來過了，我的形跡已露，過兩天我得去一趟苗疆。」

游龍茫然道：「那麼我呢？」

那老先生道：「你暫時可去長安你余師兄的鏢局，暫住一段時間，一切聽你余師兄的，可不准撒野，或者另有機緣也很難講。」

那老先生是這樣交代的，但是並沒有馬上走，兩天之後，賊魔烏英和魔扇鐵林就在廣元城出現了，竟然找上了寶濟寺。

游龍在那老先生乾坤手蕭隱的安排下，再加上游龍的機智，氣走了鐵林，卻交上了賊魔烏英。

賊魔烏英聽游龍訴說了半天，酒菜也吃得差不多了。

他雙手撫摩了幾下肚皮，笑道：「小鬼頭，今後你可要小心了，鐵林素來好强任性，今晚他不但吃虧受氣，因他急怒太過，連言談舉止都失了身份，對你已恨之入骨了。」

游龍把嘴一撇，笑道：「我才不怕他呢！不過，師父，你可願意和我同住寶濟寺？」

烏英道：「你那老先生，能容得下我麼？」

游龍道：「他走了。」

烏英道：「去甚麼地方？」

游龍漠然道：「聽說他要去苗疆，卻讓我去長安。」

烏英笑道：「好吧！我陪你去住兩天也好，我也想到苗疆走走。」

游龍微微一怔道：「你要去找那老先生打一架呀？」

烏英笑道：「不會了。我們本來還是朋友呢！怎麼還打？不打了。」

游龍笑道：「那就好，我替你取那破包袱去。還有那半罐假酒和破鞋，都不要了吧？」

烏英笑罵道：「混帳東西，頭天認師父，就揭我的底呀？太可惡了！」

游龍笑道：「是可六不是可五。」

說着，笑嘻嘻地越墻入廟去

了。

過有好大一陣工夫，游龍把包袱取回，笑道：「剛才吃多了，所以拉了泡屎，出來遲了。」

於是師徒二人一同回到了寶濟寺。

過沒幾天，車家莊忽然起了火，好大的一個車家莊，竟然在一夜之間，燒了個片瓦無存。

從此廣元城沒有了惡霸劣紳，就連游龍也不見了。

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飄零如許……

長安，歷代古都，西北重鎮，商賈雲集，繁華如錦，街上行人如潮，熙來攘往，熱鬧非凡。

東門，舊稱春明門，進了春明門就是東關大街。

由於是大街，故車如流水，顯得更為熱鬧。

繁華熱鬧，就少不了妓院酒館、賭場客棧。

長安最大的一家客棧——悅來客棧，就在這東關大街上。

這是一個嚴冬的季節，雪花紛飛，寒風凜冽，店小二仍然冒着酷寒，在門口招攬着生意。

一個小孩子，滿臉透着機靈，掀開厚重的棉布簾子，進入店中。

店小二一看是個小孩子，迅快地伸手一攔，喝叱道：「幹甚麼？我們這裡不收留小孩。」

那孩子一翻眼，笑道：「你們這裡不是客棧麼？」

店小二哼了一聲道：「是客棧，但是不收留小孩。」

那孩子笑道：「你們家都沒有孩子麼？」

店小二不耐煩地道：「死了。」

那孩子笑了笑，道：「原因是這樣的？那可好。」

就在這時，一隊驛車停在店前，一人進來住店，向店主吆喝道：「掌櫃的，可有上房？」

沒等店小二說話，那孩子已搶着道：「對不起客官，本店家有喪事，所以今天不做生意。」

掌櫃的和店小二一聽，可就瞪了眼，方待喝止，那住店的人已掀簾走了，那孩子並不走。

他就站在門口，凡是進來住店的人，一個個都被他打發走了。

店小二對他發狠，他是理也不理，可是，他也沒有閒着，坐在一盆炭火旁邊，替人家添炭撥火，儼然是個小伙計。

就在這時，布簾起處，大家倏然覺得眼前一亮，進來一位綠衣姑娘。

這姑娘一進來，店堂中的客人，全都把眼光轉到那姑娘身上。

她大方地解下頭巾，抖落頭上的雪花。

店小二怕孩子再來干擾，連忙迎上去道：「客官，是要住店還是要吃飯？」

那姑娘道：「我有事，吃過東西就走。」

店小二道：「客官要些甚麼？」

那姑娘道：「一盤牛肉，一碗全羊湯，兩個饅頭。」

店小二唯唯而退。

不一刻，熱騰騰的菜飯端了上來。

那孩子突然跳了起來，攔住了店小二道：「小二哥，這份是我的，另外再來一份吧！」

說着，伸手已抓起了那兩個饅頭。

另一個店小二趕過來，喝道：「快放下，這是人家客人早叫的。」

那孩子笑道：「好，放下就放下，我先喝口湯。」

他在放下饅頭時，就勢一偏頭，喝了口全羊湯，跟着往後一跳，叫嚷着道：「好哇！你們要謀財害命呀？這麼熱的湯，要燙死人呀！」

那店小二一聽，方想發怒，一看盤中的饅頭，傻了眼了，白白的饅頭上，已留下了幾個污黑的手印。

這樣的菜飯怎能端給客人，只好放在另一張桌子上，朝着那孩子道：「好，給你吃了吧！」

那孩子毫不客氣地走了過去坐下，抓起饅頭，就吃牛肉，嚼吃起來，吃相十分的難看。

在這時，那姑娘的一份菜飯也送了上來。

突然一陣破鑼似的嗓子，夾着輕薄的嘻笑聲，從對面一張桌子上傳過來道：「大姑娘，喝不喝酒？」

那孩子聞聲，向發話的那方向看去，只見對面一張桌子上，坐着五個打扮不同的漢子。

發話的是四十歲開外，穿了一身青布棉袍的中年人，餅子臉上鑲着兩顆小眼睛，看起來極不舒服。

那姑娘懶得理睬這些地痞無賴，她只抬頭望了望，又低頭吃飯。

那小孩子卻插口道：「好哇！拿酒來吧！」

那餅子臉、小眼睛的漢子，一見有人打岔，不禁生氣，推開椅子走了過來，喝道：「小子，我看你欠……」

他話沒說完，倏然眼前人影一晃，叭的一聲脆響，被人摑了一個大耳刮子。

只聽那小孩笑道：「欠揍，對不對？我替你說了，也替你打了。」

這一來，其餘那四個漢子傻了。

那姑娘怔了怔，微微一笑，仍然低頭吃飯。

餅子臉漢子捱了一個大耳刮子

商山四怪圍着邪龍作勢欲打。

，打得半邊臉火辣辣生疼，兩隻小眼一瞪，喝道：「好小子，敢打你黃大爺，你想死了？」

那小孩坐着不動，把頭一偏，笑道：「有一個人今天得死，但絕不是我。」

「我看就是你！」

他說着時，猛地揮拳一擊。

店堂中的客人見狀，全都閉上了眼，都以為這一拳打下去，那小孩不死也得腦袋開花，誰也不忍去看。

那漢子方一揮拳，突然一股大力撞來，那漢子龐大的身軀，砰然一聲，摔出去一丈多遠，正好倒在他們自己那張桌上。

這一來，椅子翻了，桌子碎了，菜餚湯汁，全都灑在那漢子的頭臉上。

那小孩卻拍手笑道：「這是一招甚麼功夫呀？啊！母豬拱食，哈哈……」

那姑娘見狀，又有些吃驚，暗道：「看不出這小孩，小小年紀，竟有這麼高的功夫。」

心念一轉之下，起身走近那小孩，招呼道：「小弟弟，咱們一起吃，好嗎？」

那孩子笑道：「好，我一個人悶得無聊，正想找伴兒，不過，我得喝酒。」

那位姑娘立刻吩咐店小二送酒菜來。

店小二哪敢怠慢，很快便送了上來。

這時，那四個大漢，已將那姓黃的漢子扶起。

其中一人摸了摸他的脈息，吃驚地道：「黃大哥被這小子打傷了，不知道他施的甚麼邪法。」

另外三人也同樣查看了一下。

「給大哥報仇！」四個大漢吼着，抽出腰刀來。

那姑娘柳眉一揚，冷聲道：「你們大哥已被震傷內腑，快把他抬回去，大概休養三個月可以復原。」

她說着從行囊中取出十兩重的一錠銀子，丟給了他們，又道：「這些銀子，給你們大哥治傷。」

那小孩笑道：「他中了我一記太乙掌，如不快些治，可是死定了！」

其中一人道：「我大哥一條命，豈只值十兩銀子？殺了這個小妖童！」

其他三人也跟着喝叫道：「殺了這小東西！」

盡管大家吼叫得響，可就是沒有人敢動手，因為，憑着那姓黃的漢子的一身功夫，人稱震關西黃功，竟在一招之內被人擊倒，他們如何敢輕舉妄動。

那小孩笑道：「我不願傷害你

們，快滾！」

四個漢子知道今天走了眼，但為了替自己下台，色厲內荏地道：「山不轉路轉，小子你傷了震關西黃功，黑鷹堡自會有人向你討回公道，可敢留下名號？」

那小孩冷冷地一翻眼，道：「你們不配打聽我，滾吧！」

那小孩傷了震關西後，已看出這幾個人只不過是地面的混混，不屑和他們動手，但轉念一想，自己這次奉師命歷練江湖，正是揚名立萬，為甚麼不告訴他呢？

於是他把頭一昂，道：「你們看清楚了，小老爺我就是武林霸主，邪龍游龍！」

其中一人道：「邪龍游龍，那一派的？」

游龍笑道：「吃喝幫的！」

那人又問道：「何人門下？」

游龍笑道：「邪門，邪龍！」

那四人一聽，互相地看了一眼，茫然道：「江湖上幾時出了這個門派？」

游龍笑道：「古樓瓜香！」

這是游龍的新語辭，把孤陋寡聞，唸成了古樓瓜香，沒有人聽得懂，他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到底是古樓瓜香還是古樓瓜臭，就連他身旁那位綠衣女郎也為之瞠目。

那四個大漢也因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抬了震關西，慌慌張張地出了客棧。

游龍見那四個人走了，這才向那綠衣女郎道：「姐姐，你能告訴我姓名麼？」

那女郎笑道：「當然可以，我是天理幫的少幫主，我叫紀雯，你方才說甚麼吃喝幫，我怎麼沒有聽說過呢？」

游龍笑道：「你眞笨，我們現在又吃又喝是不是吃喝幫？」

紀雯想了想，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又問道：「那麼邪門和邪龍又是怎麼說的呢？」

游龍把頭一昂，笑道：「我就是邪龍，當然是出自邪門了。」

紀雯又道：「那麼古樓瓜香又是怎麼說的呢？」

游龍笑道：「這是那老先生敎的，說人家甚麼都不懂，就叫古樓瓜聞，我想聞着一定有味道，姐姐在我身邊，當然是香的了，我不懂為甚麼不能吃？」

紀雯一聽，才領會到那是孤陋寡聞，到這小子口中，就變成古樓瓜香了，虧他怎麼想的，忍不住笑個花枝亂顫。

就在這時，一個衣着破舊的老者，緩緩地走了過來。

到了兩人跟前道：「姑娘發發善心，小老兒想叨擾一杯水酒。」

紀雯一看，就知道是丐幫中人，當下微微一笑道：「老丈請坐。」

老者取了一把椅子，紀雯替他叫了一壺酒，他在一旁自斟自飲，眼看着紀雯和游龍已快吃完了。

老者忽然開口道：「小兄弟，老朽想問你個問題，可以嗎？」

游龍一副小大人姿態，哈哈笑道：「請問吧！」

老者笑了笑，問道：「方才聽小兄弟說甚麼赤河幫，怎麼在江湖上沒有聽說過？」

游龍笑道：「五湖比天高，四海比天大，武林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八』是每個人所能知道的。」

游龍的習慣，碰到數目字發音的語句，他必然加一，「豈」是的「豈」字，是「七」字的諧音，所以他改成了「八」。

老者卻聽成了不是，忙道：「並非老朽誇口，江湖上的大事，很少能瞞過老朽的。」

游龍笑道：「你說很少瞞過你，現在你不是不知道了麼？」

老者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小兄弟好會說話！」

游龍就是有這麼一個毛病，人家恭維他，他就飄飄然地胡說八道了。

他一聽老者誇讚他會說話，笑道：「那是當然的了，本吃喝幫幫主當然會說話了，這叫口若天河！」

紀雯笑叱道：「你又胡說了，怎麼又成了口若天河了？」

游龍笑道：「天河比一般的河又高又大呀！」

那老者碰上這種人物，他也無可奈何。

這時紀雯已吃喝完畢，取起行李與長劍道：「老丈慢吃。」

說着，轉入後院，進入客房。

土炕已燒得熱熱的，紀雯進入客房內，將長劍以及行李掛在牆上，和衣睡下了。

有老者在，店小二也不再拒絕游龍住店。兩人同住一室，談來談去，老者才知道所謂的赤河幫就是吃喝幫。

老者也不禁暗自發笑，自我解嘲道：「住上了這家客店，多出幾個錢都是值得的，晚上保險丟不了褲子。」

說着，他也就解衣上床睡了。

游龍看老者睡下，他自和衣躺下。

不久，只聽鼾聲由游龍身上發出。

＊　＊　＊

約有二更時分，游龍一覺醒來，忽聽窗外有脚尖點地的聲音，雖然極為輕微，顯見這位夜行人的功夫不錯。但以游龍目前的武功造詣，自然聽得十分清晰。他感覺得出

那人似乎慢慢走近他這房間的窗下，點破窗紙，偷偷窺看。

游龍在兩位異人的教導下，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雖然童心未泯，那是因為他仍是個孩子，但是江湖閱歷卻是老練得多了。他一發覺有異，身形閃處，便迅速地開了房門，縱身上房，翻到後面來。在他的判斷，這夜行人必是找他來的，好歹也要看看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夜色茫茫中，凝目看去，只見一個身軀偉岸，留着長鬚的人，站在另外一個窗門外，正四下瞻顧。

游龍看此人的樣兒，不像是個壞人，心忖：常聽賊魔師父說，武林中人最愛面子，這位大個子，可能就是本地有名的人物，也許和自己同房那老頭一樣，一聽說自己是吃喝幫的，就認為是江湖人物，故而深夜偵察，以免做下案子來，自己的面子不好看……

就在這時，房中的那老者走出了房外，乾咳了兩聲，自言自語道：「這麼冷的天，除非是笨賊，我不信他們不怕冷，省省事吧！」

那大個子聞言，哈哈朗笑道：「長安有我徐九在，過路的朋友，總得給我留個面子，要不然在江湖上交的甚麼朋友，如眞有些不開眼的小賊，打算揩點油水，也得想一想我長安一霸，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他自我炫耀了一陣，也沒聽到有人答腔，撩衣又縱上房來，四下裡走了一趟，才回到房中去。

游龍見狀，心中暗笑道：我就要看看你長安一霸是甚麼樣的人物。他不屑地哼了一聲，悄悄回到房中睡了。

＊　＊　＊

繁星在天，夜風拂面。

此時已是三更將過。

突然間，從右首一間客房中，飛出來一條黑影，好快的身法，就只閃了兩閃，已然失去了踪跡。

但當那條人影方一消逝，倏地又冒出一條人影，敢情他是藏在暗處，故意等人家走了，他才現身。

嗤地輕笑了一聲，也追了下去。

約有半個時辰，兩條人影又一先一後地回來了，全又縮進房去。

整個客棧，仍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

那些客商們，因為旅途疲勞，此際在熱炕暖房中，睡得香甜。

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五更鑼鼓響過去了，天雖然沒有大亮，但是已該是起身上路的時候了。

就在這時，這家客棧出了怪事。

不知先從哪個客房中，喊叫起來。「咦！我的褲子呢？」

他這一聲驚叫，刹時引起了共鳴，整個悅來客棧內鬧成了一片，就連店家也不例外，大家都忙着找褲子。

喊喊嚷嚷，一片找褲子聲。

也不知是誰，高叫了一聲：「咱們住了黑店了！」

黑店？是要殺人劫財的，誰也害怕。有那膽子大一點的，拉開了房門朝外就跑，可是跑沒幾步，又跑回來了，原來，感到下身涼颼颼的，沒有穿褲子。

店掌櫃的圍着一條棉被，在房中直轉圈，趕忙派人到新衣舖去買褲子，好送給每一位客人。

過沒好久，長安一霸徐九來了，他也是光着屁股，原形畢露，原來他的褲子也被偷了，他一進門，就大聲吼叫着道：「長安有我徐九在，誰敢來偷？」

店主人打躬作揖地道：「九爺，這不是已經被偷了麼？」

徐九怒聲道：「他這不是偷你的東西，簡直就是衝着我來的，還丟了甚麼？快去報官呀！」

店主人作難地道：「九爺，不能報官呀！」

徐九怒聲道：「為甚麼？」

店主人道：「大家甚麼都沒有丟，就只丟了褲子，報了官不就成了笑話了麼？而且九爺你……」

徐九一聽，突覺下身有點冷，順手向下一摸，嘿！他也沒有穿褲子。

這一來，他轉身就向房中跑去，圍上了一條被子，又出來了，走到院子當中，又揚聲道：「是哪一位不開眼的朋友，看上我徐九了，不妨劃出道兒，姓徐的接着就是！」

一個冷冷的聲音，跟着道：「你接得下來嗎？」

徐九聞聲四下瞻顧，並不見一點影兒，就是那聲音的來處，也沒有個準確的方向。

就在這時，左首房中出來一位老者。方一開門，徐九就堵了上去，雙手一抱拳，道：「徐九有眼不識眞人，倒是失敬得很吶！」

那人倏地一個轉身，疾如電旋，身形騰起，朝着徐九一頭撞去，口中喝道：「徐九，你要幹甚麼？」

徐九聞聲這才明白，那出房的人乃是他的師叔，商山四怪中的老大，名叫商公仁。

他可受不起人家這一頭，身形一閃，迅速地避了開去。

但聽轟然一聲大震，商公仁這間客房的門立即倒塌下來，頓時碎瓦亂飛，塵土飛揚。

原來徐九在氣惱之下，神智已昏，一見門開處，出來一人，以為必是敵人，他那一拱手，就施展出自家的百步神功，打了過去。

那大怪商公仁的一頭撞出，用

的卻是大力鷹爪功中的一式鵬搏靑雲，功力也相當的霸道。狂飆起處，竟將徐九身後的一棵木樹，擊成了兩截，枝梢夾着碎雪滿天的紛飛。

這兩人一出手，眞個是石破天驚。

那些吵嚷着丟褲子的客商們，見狀都被嚇得呆了，刹時間，整個客店中都變得寂靜無聲。

拚招中的兩人，也都認識了對方，各自穩住勢子，互相瞪視着。

突然，傳來一個朗笑的聲音道：「大哥，你們該不是發了瘋吧？怎麼竟光着屁股就幹上了？」這是商老二的聲音。

徐九一聽，才感覺到下身有點冷，原來他圍的被子，早就掉在地上了，商老大卻是和他們一樣，丟了褲子，一聽徐九在院子裡大叫，心中一急，就衝了出來，竟也忘了褲子。

現在被商老二一提醒，一個忙着往屋裡鑽，一個卻忙着找被子。

在這時，從游龍房中，出來了那小老頭，人一出房，徐九就盯上了他，因爲他的褲子沒有丟。

徐九一看到他，先就吃驚道：「老偷兒，是你？」

那老者一翻眼，冷笑道：「是我怎麼啦？長安城不能來嗎？」

徐九淡淡地一笑道：「南北諸省，你老偷兒何處不能去，長安又算得了甚麼？」

那老者笑道：「長安藏龍卧虎，我老偷兒可是冒着萬險來的。」

徐九笑道：「我看你是賊性難改，冒着萬險來長安城，難道爲的就是偷人家的褲子呀？」

那老者把眼一翻，倏地一聲道：「徐九，你放屁！」

突有一個小孩的聲音，插口道：「好臭呀！是誰在放屁呀？」

徐九驀地吃一驚，喝道：「怎麼還有高人？我徐老九可眞的是走眼了。」

那童音笑道：「我不高，和你比個兒我矮多了，你徐老九加一點是徐鱉十，我看你眞是鱉十了。」

只聽話聲，並未見人，徐九一聽，這個氣可就大了，揚聲喝道：「朋友，你既招呼了我姓徐的，怎不亮相出來？當面說個淸楚。」

仍然沒有個聲音，商山四怪的老大商公仁，圍了一張被單，再出來，接着怒吼道：「是何朋友，連我們商山四老都看上了。」

說着時，就走向院中，其他三怪，商公義、商公禮、商公智也走過來。

這是他們的習慣，老弟兄四人，已三十年沒放過單了。

突然一聲輕笑道：「看上你們也沒用，你們那麼老，我又這麼小，看上了也不能娶你們，說眞的，聽說那個會玩扇子的鐵林，也到了長安，是眞的嗎？」

話音方落，另一扇房間門開了，出來一位壯碩漢子，正是那魔扇鐵林。

他一跨出門來，先就冷喝一聲道：「何方朋友找我鐵某？」

「誰跟你是朋友？咱們是對頭。」聲音發自廊檐上。

這件事可太玄了，就憑院中的幾個人，哪一個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竟然都沒有發現那廊檐上有人。

尤其魔扇鐵林，更是江湖高手之一，連他也沒有發現，不禁暗中驚叫一聲：「慚愧。」

聞聲一仰臉，向上看去。

倏然間，淅瀝瀝一股熱泉瀉下，立即洒了一頭一臉，還有幾滴入口，一股腥臭之氣，衝鼻欲嘔。

原來在廊檐之上，站着一個小孩，正在往下撒尿。

鐵林一看，認出來是邪龍游龍，暴吼一聲，猛地一掌劈出，厲吼一聲道：「小畜牲，你在這裡，老夫正在找你。」

聲隨掌出，轟然一聲大震，破磚碎瓦亂飛，木屑積塵四揚，出手之快，掌力之强，確實無與倫比。

他以爲這一掌，那小孩絕對難逃，響聲過後，就聽那小孩大聲叫嚷着道：「鐵老狗要拆店了，要命的還不快跑！」

他這一聲，可不要緊，店中客商，先就認爲這是黑店，劫財殺人，今又見擊垮了廊檐，那個不慌？

刹那間一陣大亂，都向店外衝去，再找那小孩，早已不見了影兒，卻在他的房中，找到了一堆褲子。

掌櫃的哭喪着臉，有苦不敢說，商山四怪呆了眼，也不知所措。

魔扇鐵林狠狠一跺腳，長嘆了一口氣，道：「唉！老夫又栽了。」

* * *

冬去春來，大地又出現了生機。

一個細雨霏霏的正午，離長安不遠的杜曲鎭，來了一個身披油布雨衣，頭戴大斗笠的小童，十五六歲，全身都罩在斗笠之下，不仔細看，很難看出那是一個人。

他蠕蠕而動，在石板路上晃悠着。

杜曲鎭乃是商賈雲集之處，酒肆林立。

那小孩走入一家規模較大的酒肆，找了個座位坐下，當他脫下斗笠時，店小二倏地吃了一驚。

又見那小孩身着黑衣，生得圓圓一張臉，隆鼻豐額大眼睛，小臉蛋生得又白、又紅、又鼓、又嫩，好一副相貌，就是有那麼一點淘氣相。

店小二一眼就看出這小孩不好惹，心忖：這是誰家的孩子，怎麼如此的邪氣？連裝束打扮都邪。

他心裡這麼想着，連忙上前招呼道：「小兄弟，你要吃點甚麼？」

那小孩偏頭一翻眼道：「你認識我？」

店小二一怔，忙陪笑道：「常來的客人，當然都認識了。」

那小孩道：「那就好辦了，油餅一斤，熟牛肉一盤，上好的酒二斤，要快呀！」

店小二一聽，又怔了，這麼大的孩子，能喝下二斤酒，他搖搖頭，退了下去。

一會兒工夫，油餅、牛肉和酒都端了上來。

小孩生得俊，吃相可不雅，他一手撕着餅，一手就抓牛肉，大嚼了一陣之後，就喝上一大口酒。

他這份吃相，立刻引起店堂中那些客人的好奇，全部把目光盯住了他。

在這個時候，酒肆外面進來了一位綠衣姑娘，也就是在悅來客棧出現過的那位綠衣姑娘。

她逕自走到那小孩跟前，笑道：「小弟弟，你跑得並不快嘛！」

那小孩當然是邪龍游龍了，他聞言一翻眼道：「你想和我比？」

那綠衣姑娘也就是天理幫的少幫主紀雯，她輕輕一笑道：「我沒那個興致，也沒閒工夫。」

游龍躍躍欲試地道：「既然不比，憑甚麼說我跑得慢？」

紀雯笑道：「你離開長安城三個月，才跑到杜曲鎭，能算快嗎？鐵林找遍了長安城，你却跑來這裡，現在人家追來了，我看你怎麼辦？」

游龍淡淡地一笑，不屑地道：「那個臭鐵林嚇不倒人的。」

紀雯笑道：「我知道你不怕，但是我擔心，你如果被他打死了，姐姐會很傷心的。」

游龍道：「敢情，姐姐可是喜歡上我了？」

紀雯一聽，粉面一紅，叱道：「胡說八道，我是喜歡你，喜歡你作我弟弟。」

游龍嘻嘻地道：「胡說九道，我只願作個小丈夫。」

紀雯瞪了他一眼，叱道：「放屁，你再胡說，我可不理你了。」

游龍忙道：「好姐姐我不胡說了，可以嗎？」

紀雯冷然道：「只要不胡說，我就認你這個弟弟，否則，我就殺了你。」

游龍一聽，縮脖伸舌，作了個鬼臉，笑道：「要殺人呀！那我怕，怕……」

紀雯被他逗得也忍不住笑，忙道：「我該走了，有事可到天理堡找我。」說着，轉身就走。

就在紀雯方一離開店門，他那桌前忽然又出現了一個小姑娘，十四、五歲，明眸大眼，單刀直入地問道：「喂！你就是游龍？」

游龍聞言一怔！他想不到有這樣的問話，把頭一昂道：「我就是游龍，怎麼樣？」

那小姑娘道：「我叫蕭蘭，蕭何的蕭，蘭花的蘭。」

游龍突然大聲笑道：「你叫少來，哈哈……」

小姑娘被他笑得臉蛋兒一紅，叱道：「誰叫少來了？人家叫蕭何的蕭……」

游龍道：「少來，咱們別拉近乎了，你姓你的蕭，別拉我的游，我可是有老婆的人了，少和我扯。」

蕭蘭一聽游龍已有老婆了，忍不住噗嗤笑了起來道：「你眞會胡扯，你的老婆在哪裡？」

她說着，毫不客氣地坐下就吃，端杯就喝。

這是一件鮮事，兩個小孩在酒肆中，竟然暢飲起來。

此刻，在酒肆外面，出現了幾個黑衣漢子，他們並不進來，就在門口溜躂，似在監視甚麼人的行踪。

游龍叫的油餅牛肉都吃光了，酒也喝完了，兩個人離開酒肆，一同上路。

蕭蘭輕聲道：「游龍，有人盯上你了。」

游龍微微一笑道：「少來，讓他們盯着吧，我才不怕他們呢！」

蕭蘭一瞪眼，叱道：「你不相信我？」

游龍道：「誰說的，我幾時不相信你了？」

蕭蘭道：「那你叫我少來。」

游龍道：「你根本就是少來嘛！」

蕭蘭一聽，方才明白過來，白了他一眼道：「不准你叫我少來！」

游龍笑道：「那我要叫你甚麼？」

蕭蘭道：「當然叫我蕭蘭了。」

游龍故意翹起舌頭道：「蕭蘭……少來……少來，眞難唸，還是少來，眞笨，名字都不會叫。」

蕭蘭被他扯得沒辦法，只好嘛起嘴來，由他喊吧！

慢慢地走着，在快要到長安城時，突然出現了人影，阻住了去路。

那一共是四個人，他們一看到游龍，就先喝道：「好小子，你眞的沒有離開長安？」

游龍已認出那四個人，乃是商山四怪。

他一看到那四個人，本能的就

認爲不是好人，聞言冷冷一笑道：「我爲甚麼要離開長安？」

商老大哈哈笑道：「那你就不要走了。」

游龍笑道：「那得看我高興，憑你們留不住本幫主。」

蕭蘭奇道：「你是甚麼幫了？」

游龍笑道：「吃喝幫，有吃有喝我就是幫主。」

蕭蘭笑道：「沒吃沒喝你就穿幫。」

兩小鬧着玩，根本沒有將對方放在眼中，四怪並不生氣，反而却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倒滿不在乎呀！」

游龍笑道：「我看你們既然找上了我，我若在乎，你們就放我過去了，可對？」

商老二哼了一聲道：「作夢！你年前毀了悅來客棧，揭了我兄弟的面子，就此放過，未免太便宜你這小子了。」

游龍笑道：「誰佔你們的便宜？小老太爺，名門正派，一代幫主，傾國傾城，會是佔便宜的人？」

商老大笑道：「小兄弟，你當眞想和我們動手？」

游龍道：「怎麼，你們怕了麼？那就讓開路，小老太爺過去了。」

說着邁步就走。

商山四怪立即分別從背後取出兵器。

只見商老大使的是一把鐵算盤，商老二是一本鐵葉帳簿，商老三是一把鐵骨秤桿，商老四是一把精製鐵尺。

商老大將手中鐵算盤一抖，嘩啦啦一陣響，冷聲道：「小畜牲，我們商山四怪對敵，一向是同進同退，你小心了！」

游龍笑道：「我心不在言，看你們四鳥同追吧！」

他把成語胡亂用，順口說出，四怪聽不懂，却是一怔。

商老大一笑道：「你小子說些甚麼？我不懂，快報出你的師門來。」

游龍道：「我是邪門。」

「你師父又是甚麼人？」

「我師父就是教我功夫的人。」

商老大嘿嘿一陣冷笑，喝道：「好吧！我弟兄們就領教你師父教的功夫。」話聲中，四個人齊攻上。

也沒有看見游龍有劍，突然之間冒起了一道劍虹，閃了幾閃，游龍已從外圈中飛躍而出，一拉蕭蘭，道：「少來，打完了，咱們走！」

兩人邁步走去。

商山四怪也罷手停戰，面面相覷，就見每人的手臂上，各被劃下一道四寸多長的劍痕，血跡斑斑。

游龍人已走遠了，四怪仍然呆立當地。

游龍和蕭蘭兩人邊走邊談，蕭蘭笑道：「游龍，你好高明的劍法！」

游龍笑道：「那是當然，吃喝幫主，一代大俠，威震武林，傾國傾城，劍法錯不了的。」

他說話趾高氣揚，搖頭晃腦，笑得蕭蘭彎腰揉肚，直喊哎喲。

游龍笑道：「少來，你怎麼了？」

蕭蘭喘着氣道：「我腸子笑斷了！」

游龍哼了一聲道：「甚麼事？那麼好笑，沒學問！」

兩人說笑着進了長安城，找了一家客棧住下。

蕭蘭雖然對這家客棧不滿意，也只好將就着開了一個房間。

蕭蘭安頓了一下之後，就獨自外出了。

遊戲江湖　險喪小命

蕭蘭別看她年紀小，她却是天理幫少幫主、紀雯跟前的劍婢，也是個出了名的鬼精靈。

她是奉命來監視游龍的行踪。

游龍是個樂天的人，從不把煩心的事放在心上，他偶然有些不如意，却從未放在心上。

此刻，他又出現在店堂裡，自斟自飲起來。

在這時，蕭蘭也回來了，坐在桌上和他同飲。

游龍側着腦袋，凝神看着小姑娘，笑道：「少來，見過你們少幫主了？」

蕭蘭似乎吃了一驚，但她知道瞞不下去，倏然又笑道：「喲！游龍，你眞不含糊，連我去了哪裡都知道？行！」

游龍笑道：「就憑我吃喝幫主，名揚武林，威震江湖，傾國傾城，當然不含糊了。」

蕭蘭一聽游龍又胡扯起來，笑得往下一彎腰，喘着氣笑道：「傾國傾城，還千嬌百媚呢！」

游龍點頭道：「對，再添上一句千嬌百媚。」

他這一說，蕭蘭更是笑得哎喲喲地直叫，連吃喝下去的酒菜都噴了出來，道：「游龍，你眞能胡扯，我……我服了你了！」

游龍笑道：「那你就告訴我，你們少幫主叫你回去幹甚麼？」

蕭蘭道：「要我帶信給你，我們幫主要請你吃飯。」

「啊呀！」游龍跳了起來，嚷叫着道：「我明白了，酒無好酒，宴無好宴，這叫鴻門宴。」

蕭蘭不懂甚麼叫鴻門宴，她一連聽游龍說酒無好酒，菜無好菜，

忙分辯道：「誰說的，我保證是好酒好菜。」

游龍笑道：「那就好，管他鴻門宴黑門宴，就是白門宴我也去。」

在這時，從外面進入一個長髮少女，十五、六歲，身着黑衣，肩上披着雪白的披風，手裡拿着一柄劍柄特長的長劍，近乎有點像刀。

她長得很漂亮，但是神色十分冷漠。

那黑衣女郎在他們不遠處坐下，將手中寶劍平放在桌子上。

蕭蘭突然間不笑了，凝目注視着那黑衣女子。

店小二爲那個黑衣女子端上菜來，她叫的是一盤羊肉，一碗羊雜湯，一小碗泡飯。

店小二在桌上擺好，轉身剛要走，那位黑衣女子以低沉地聲音道：「給我拿一個空盤子過來。」

游龍望着這位冷漠的姑娘，他是好奇，蕭蘭卻有些吃驚，連忙一拉游龍，輕聲道：「游龍，你要糟了！」

游龍大眼連眨了幾下，笑道：「糟甚麼？還沒有吃鴻門宴呢。」

蕭蘭道：「這姑娘是找你來的，信不信？」

游龍突然揚聲笑道：「她找我來？我也不娶她，哈哈……」

笑聲方起，倏地又嘎然而止，原來他又看到奇怪的事了。

只見那黑衣女子將披在肩上的白綢披風揭到一邊去，取起筷子，將飯菜夾了一些，放在空盤子裡。

然後，又取起桌上長劍，一手抓劍身，一手扭轉劍柄，劍柄原來是中空的，一扭開來，從裡面游出來兩條雪白的小蛇。

難怪游龍笑聲倏止，這種情形，使得在座的客人全都爲之驚愕不已。

那兩條小白蛇游到盤子裡，大嚼起來。

那黑衣女郎並不舉筷，只是看着小白蛇在吃。

游龍看得有些發楞，蕭蘭已在他耳邊輕聲道：「她來找你的。」

游龍一翻眼，笑道：「敢情好，我瞧她沒有你漂亮！」

蕭蘭笑道：「但是她有蛇，我可沒有蛇。」

游龍笑道：「那還不容易，我去捉兩條給你好了。」

在這時，店門外進來了長安一霸徐九。

他進門來一看到游龍，連眼都紅了，他暗哼了一聲，雙拳緊握，突然撲了上去，自以爲游龍這次可跑不掉了。

游龍無話找話說，正和蕭蘭輕語不休，其實他已發現來了徐九，故意裝作沒看見，仍然和蕭蘭胡扯。

就在徐九撲到的瞬間，游龍身子倏然一縮，藏在了桌下。

徐九剛一撲到，突然之間，人不見了，方一怔神，猛覺臀部上被人踹了一脚，一個高大的身子，就往前栽去。

只見他張着兩臂，撲在那黑衣女郎的桌子上。

這時，盤中那兩條小白蛇，正在吃得高興，徐九冷不防撲了下去，那蛇以爲有人搶它的食物，各把身子一盤，蛇頭一昂，飛竄起來，一口咬上了他的手腕。

長安一霸徐九，別看他個頭那麼大，竟然最爲怕蛇，一見兩條小蛇咬來，驚叫一聲，仰身便倒，人就昏了過去。

那黑衣女郎很快地捉回了那兩條小蛇，重又裝在劍柄中，就像沒事兒似的，重又坐下，動手吃喝起來。

游龍從桌下鑽了出來，往黑衣女郎側邊一坐，笑道：「黑姑娘，看不出你還會玩蛇呢？」

黑衣女郎白了他一眼，冷然笑道：「兩條小蛇有甚麼稀奇的。」

游龍笑道：「是呀！我看着也沒有甚麼稀奇的。」

黑衣女郎口說兩條小蛇不稀奇，那是一句謙遜的話，游龍跟着毫不客氣的也說兩條小蛇不稀奇，不由激起了姑娘的脾氣。

她哼一聲道：「是沒有甚麼稀奇的，別看蛇小，鐵打金鑄也受不了它一口，吔！看到沒有，那大個兒還不是躺下了。」

游龍笑道：「也許它專咬大個兒，碰上我這小個兒，怕它就不靈了。」

黑衣女郎伸手抓起劍柄，冷笑了一聲道：「可敢一試？」

游龍天生的倔脾氣，在他腦海中，從不知甚麼叫怕，笑嘻嘻地道：「試試就試試，你那小蛇傷不了我的。」

黑衣女郎也不相信，旋開劍柄，小蛇又出來了，眞的有些奇怪，小白蛇嗅到游龍身上的某種氣味，竟然連頭都昂不起來了。

游龍一伸手，蛇兒驚慌地迅速鑽入劍鞘中，如何地驅召，蛇兒連頭都不敢露了。

游龍微微一笑道：「試過了吧！一條小蛇，怎敢惹我邪龍。」

黑衣女郎氣得把嘴一噘，氣哼哼地道：「你說得嘴響！」

說着，氣呼呼地站起身來，出店而去。

這時，那被嚇昏了的長安一霸徐九，人已醒來，卻仍然躺在地上，全身酸軟，竟然爬不起來了。

黑衣女郎賭氣而走，游龍就是那副倔強的性子，毫不在意，但他

看到徐九躺在地上不起來，卻有些奇怪了。

走過去踢了他一脚，笑道：「喂！鼈十，要賴呀！可沒有人買糖給你吃，起來吧，眞沒用，兩條小蛇就嚇成了這個樣子……」

他話音未落，蕭蘭笑道：「他起不來了。」

游龍一聽，哈哈笑道：「新鮮！這麼大的個頭兒，會被兩條拇指大的小蛇給嚇死了，當眞新鮮得可以。」

蕭蘭笑道：「他若眞死了，就該臭了，還新鮮甚麼。」

游龍一愣道：「你說他沒有死？」

蕭蘭道：「沒有斷氣，就是沒有死，但也和死了沒有甚麼兩樣。」

游龍一搖頭道：「我不懂……」

蕭蘭格格笑道：「天下也有游龍不懂的事呀？這才叫稀奇呢！」

游龍道：「誰說我不懂？」

蕭蘭噗嗤一聲，又笑了起來道：「他沒有死，而是被兩條蛇咬傷的，中了蛇毒，所以不能動彈，如不快些救治，他才死定了呢！」

她話音方落，店門口進來了魔扇鐵林，他先看到游龍，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我看你今天還往哪裡跑？」

游龍仍然滿不在乎地笑道：「笨老鐵，誰告訴你我要跑了？我還沒吃飽呢！來！陪我喝兩杯怎麼樣？」

他說着，就大馬金刀地一坐，自斟自飲起來，確實沒有跑的意思。

這一切反乎常人的舉動，倒把這個老江湖弄得楞了。

一轉頭，看到長安一霸，吃驚地往前一跨步，察看了一下，突然一挺身，喝道：「小狗，這是你幹的？」

游龍仍是那副懶散的形態，一手舉杯，搖頭晃腦地道：「非也，非也，不是我幹的，卻是我看的，如何？」

一代江湖高手，名震武林的魔扇鐵林，統領河西江湖黑道，管轄四十八寨，說實在的，他跺跺脚，祁連山都得震顫，今天他碰上了游龍，莫是走上了霉運。

一再地被調侃之下，幾乎氣炸了肺，倏然一翻手，鐵扇出袖，順勢往前一點，一縷勁風，疾射游龍。

鐵扇方起，人影乍閃，轟然一聲大震，游龍人已不見，存酒的貨架，卻被他那勁風打翻，數十埕好酒墜在地上，埕碎酒流。

剎時間，這家店堂成了酒池，酒香漾溢了半條街。

鐵林不禁一怔，就聽店外有人大聲叫喊着道：「河西四十八寨鐵總寨主率人打劫長安，砸店殺人了！」

鐵林一聽，大吃一驚，這可不能喊出去，如果驚動了官府，可是犯了剮罪，那還得了？

於是縱身出去，哪還見游龍的影兒，卻見有十幾個頑童，圍在一起，仍在大聲地喊叫着。

鐵林在江湖都出了名，遇上眼前這件事，他也沒了主意。

就在這時，耳邊又響起了游龍的聲音，笑道：「笨老鐵，沒轍了吧？等會兒官兵一到，就看你往哪裡跑了。」

鐵林轉身環顧，他只聞聲不見人，怒哼了一聲道：「官兵也奈何不了老夫！」

游龍的聲音道：「他們是奈何不了你，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四十八寨敢犯長安，分明沒把官府放在眼裡了，惹官府一生氣，兵發祁連山，踏平四十八寨，老當家的，你還怎麼個混呀？」

鐵林一聽，心中一想，忖道：對呀！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些……

那聲音又接着道：「爲今之計，快花些錢消災，小孩好打發，每人給他一小塊銀子，就打發他們走了。至於這家店中的酒，照價賠償，也不過五十兩，你就看着辦吧！還有你那徒弟，是被大雪山銀綫雪龍所傷，銀綫雪龍咬人必死，我已給他餵了一粒保命金丹，可以延命十四天，別忘了，只有十四天哪！」

鐵林聞言心中一動，忙道：「閣下是甚麼人，多謝指點，但不知如何救人？」

那聲音笑道：「要想救人容易，可在三天之內，去到斜谷天理堡，找天理幫的少幫主，就有救了。」

那聲音漸漸地變了，已不像是游龍的聲音了。

鐵林情急之下，口不擇言，忙喊了一聲道：「聽尊駕口音，不像是小畜牲了！」

那聲音已有些帶怒，冷哼了一聲道：「我當然不是小畜牲了，那麼你是老畜牲了，一把年紀都活在狗身上了，連句人話都不會說。」

聲音漸漸遠去，鐵林氣得張口結舌，卻也無法可施。

還好，長安一霸徐九那幾個兄弟來得快，驅散了那些頑童，賠償了店家，這才把徐九抬了回去。

在這當兒，長安一帶的江湖人物，全都接到一份燙金的帖子，邀請他們到斜谷天理堡赴宴。

具名的主人，封刀已久的耆宿——關中一龍凌奇。已有二十年不履江湖，這次竟邀請長安一帶的知名人物赴宴，人人覺得驚奇。

游龍也接到一份帖子，他對武林中的事，並不熟悉，對於關中一龍凌奇的名頭，也從未聽過。他這份帖子，是蕭蘭轉給他的，却使他想起了他那位紀姐姐，反覆思索不已。

當然，那魔扇鐵林也接到了帖子。

斜谷，終南山之谷也，在長安西南。三國時，諸葛亮揚言由斜谷取道，就是這裡，谷長三百四十里，西口曰褒，東口曰斜。

＊　＊　＊

天理堡，建於斜谷東口的一座土崖上。

此時燈火輝煌，堡門上高掛兩盞巨大的燈籠，門口站着兩排青衣小斷，招待客人進入堡內。

游龍由蕭蘭陪着，在門口交上了帖子，突地笑道：「本幫主駕臨敝堡，怎麼沒有人來接駕呀？」

蕭蘭笑道：「你不要瞎扯行不行，甚麼敝堡，你是客人，客氣應稱人家一聲貴堡，就憑你這麼個邪龍，連山神土地都比你大，誰來接你呀！」

游龍笑道：「不接就不接，有甚麼了不起，看本幫主進去！」

他小子說風就是雨，臉皮又厚，從不知甚麼叫難看，身子一搖一擺地走着，嘴裡吆喝着道：「大家讓開，本幫主來也！」

他這麼一來，本就逗得守門小斷，笑不攏口了。

蕭蘭也是個孩子，忍不住也跟着吆喝道：「滾燙開水，小心燙着你們！」逗得那些守門的人，更是笑得厲害了。

游龍他是存心玩耍，目的就是逗大家高興，他人到哪裡，就把歡笑帶到哪裡。

大廳中，已坐滿了來賓。

顯然的，這些客人彼此之間都十分熟悉，大家興高采烈地談着江湖中最近發生的事情。

當然會談到「神武門」，也提到了「小邪」。

游龍進了大廳，他一個人也不認識，但是却有一個人認得他，那就是魔扇鐵林。

他一看到游龍，先就按捺不住怒火，怒吼一聲道：「小畜牲，你也來了！」

游龍笑嘻嘻地道：「好說，小畜牲罵誰呀？」

鐵林在氣惱之下，也沒多想，順口道：「小畜牲罵你！」

游龍哈哈笑道：「不錯，正是小畜牲罵我！」

他這一說，羣雄一回味，忍不住都笑了起來。

羣雄一陣大笑，魔扇鐵林臉上就掛不住了，他明白自己又上當了，更是怒不可遏。

只見他鐵扇出袖，直往游龍頭上擊去。

羣雄都知道他魔扇鐵林統領河西四十八寨，武功甚是了得，這扇若打在游龍頭上，不死也必重傷，不禁齊聲呼叫道：「住手！不得以大欺小。」

這時，只見一位白髮老者，躍落廳中，正要伸手奪扇，游龍已然把頭一低，從鐵林肋下鑽過，就勢回手一記斜切，指風震向他陽陵泉穴。

鐵林可沒有防着這招，倏地覺得腿肚一酸，雙腿一軟，一個立足不穩，跟蹌前撲，險些跌倒，總算他武功高強，將跌勢扳了回來，却落了個單膝跪地。

游龍回頭笑道：「笨老鐵何必多禮！」他這一叫，鐵林簡直就站不起來了，倏然把手一揚，就要自擊頂門而亡。羣雄中立即有人走了過去，拉住了他道：「老鐵，怎麼跟小孩一般見識！」

鐵林在羣雄相勸之下，狠毒地看了游龍一眼，長嘆了一口氣。

那位老者，原來是關中一龍凌奇，他勸住了鐵林之後，立即傳令備酒。

頃刻之間，擺上了酒席，酒過三巡之後，凌奇離席而起，朗聲道：「當今武林形勢，瞬息萬變，要想擺脫紛爭，已屬萬不可能。」

他說到此處，望了望羣雄，那些人無不點首表示贊成，唯有魔扇鐵林似乎沒有甚麼表示。

他接着又道：「凌奇蒙天理幫幫主滄海神劍紀元法之邀，委爲長安分舵舵主，即日起重出江湖。」

到這時，大家才明白關中一龍凌奇相邀之意。

憑關中一龍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算得上一方霸主，竟然投入天理幫，而且又屈居分舵舵主，由此看來，這天理幫的聲勢果然不凡。

羣雄除了魔扇鐵林之外，部份是凌奇的故舊，關中一龍凌奇的話一落，立刻爆發起了一片掌聲，當然也有不鼓掌的，但那是少數。

魔扇鐵林就無動於衷，還有那游龍，他晃着腦袋，不知在看些甚麼，也不知在想些甚麼。

了一杯酒，接着又道：「本幫幫主命凌某傳言，本幫對長安一帶的武林人物一向欽佩，有意邀請諸位共商大計。」

他的話還未完，立即引起了一陣如雷的掌聲。

游龍突然哈哈笑道：「這把戲我玩過，沒有甚麼好玩的。」

坐在他身邊的一位老者，似乎對游龍不滿，冷聲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是玩把戲？」

游龍笑道：「你沒有看到麼？

那凌老頭每說一段話，就有人鼓掌。」

那老者冷然道：「這有甚麼不對？」

游龍笑道：「根本就是事先約好的嘛！」

那老者怒叱一聲道：「胡說八道！」

游龍在這方面是不吃虧的，忙笑道：「加一道，胡說九道。」

那老者被他這麼一說，鬧了個啼笑皆非。但是魔扇鐵林聽了游龍這幾句話，心中一動，忖道：「這小子眞是鬼精靈，難怪賊老頭一眼就看中了他。是的，凌老兒這件事是預先安排好的。自己如果稍一大意，豈不就把河西四十八寨拱手送人了，那才眞栽到家了呢！他這麼一想，對游龍的敵意，無形之中就減去了一半。

就在這時，游龍突然叫嚷道：「眞是八有此理，這算甚麼鴻門宴嘛！沒有戲班、樂師，來聽你們講話，不好玩，我看這叫黑門宴好了。」

他這一提鴻門宴，鐵林心中一動，暗道：「好小子，眞機靈，他又看出是鴻門宴來了！」

他心念方動，忽見一個青衣小婢，走進大廳，對凌奇低聲說了幾句話，取出來一粒丹藥。凌奇立即將那粒丹藥含在口中。

游龍眼尖，立即嚷叫了起來道：「不好，這酒菜裡可能有毒，鴻門宴要變成白門宴了，天呀！赴宴回去，家家辦喪事，穿白帶孝。」

羣雄聞言之下，忙即運氣查看，果然發覺眞氣受阻於脈絡，無法暢通。

凌奇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但是毒不在酒菜中，而在這大廳巨燭之內，燭火燃燒後，毒煙彌漫全廳。」

方才那老者苦笑了一聲，轉向鐵林道：「鐵林，你可願意皈依？」

鐵林也報以苦笑道：「情況不致那麼糟，看着情形，再見機行事吧！」

凌奇方才承認大廳巨燭內有毒，已經發生了效力，大部份人連酒菜都不敢吃了，並陸續離座而起。

大廳中除凌奇外只剩下了三個人，除了游龍和鐵林外，還有一個腰懸大酒葫蘆的黑衣老者，他非但不動，却靠在牆角呼呼大睡。

不久之前來過的那青衣小婢，又進入大廳，她這次却是大聲地說道：「啟稟舵主，使者駕到！」

凌奇趕緊離座而起，肅立在一旁。

那位青衣小婢向凌奇一施禮，告退而去。

珠簾起處，進來了一個黑紗蒙面的黑衣人，他一進來，先向凌奇做了個手勢，凌奇也退出大廳。

現在大廳內只剩下游龍、鐵林和那黑衣老者。

天理幫使者掃視了三個人一下子，冷冷地道：「本幫對你們相當欽佩，我想請三位加入本幫。」

游龍突然道：「如果我不願加入天理幫呢？」

天理幫使者冷冷一笑道：「恐怕由不得你。」

游龍笑道：「憑咱游龍，吃喝幫主，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怎麼可能加入天理幫。」他話音方落，那坐在牆角的黑衣老者，打了個呵欠，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道：「好睡！好睡！」

他嚷叫了兩聲，睜大了眼睛，望望四周，面現驚異之色道：「咦，人呢？怎麼都走光了？也不叫我老人家一聲。」他說着，站起身來就走。

「慢着！」隨着一聲輕喝，一縷指風從斜裡襲至。

黑衣老者身形一頓，復又坐回到椅子上。

那天理幫使者冷笑道：「三位考慮考慮，本幫不願强人所難。」

游龍一聽，哈哈大笑道：「騙人！胡說十八道，既然已下了毒，又說不强人所難，這不是自相矛盾麼？」

天理幫使者微微一笑道：「說得好，游少俠是我家中少幫主的朋友，自然和他們不同了。」說着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了一粒丹藥，拋給了游龍，道：「這是本門解藥，游少俠服下後，去留任隨尊便。」

游龍伸手接過那粒丹藥，笑道：「咱吃喝幫主，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百毒都怕我，笨老鐵，我送給你了！」他說着，翻手一丟，拋向鐵林。

那天理幫使者想要阻止，已然不及，鐵林已接在手內，心中一轉念，暗忖：禍福由天定。迅速地塞在嘴內。

天理幫使者不由發怒，怒哼了一聲道：「游龍，你太過份了！」

游龍哈哈笑道：「誰說過份，你送給我的東西，已經就是我的了，可對？」

天理幫使者道：「那是當然。」

游龍笑道：「我把我的東西送人，你發甚麼狗熊脾氣，誰過分了！」

天理幫使者無話可說，方自一怔。

游龍已笑着向鐵林道：「笨老鐵，你眞笨呀！吃下解藥，就得把毒拉出來，哎呀！不好，我肚子痛，要拉屎。」

他說着，就往外跑，大廳門口的武士，未奉命令，當然是不放任

何人離去，一見游龍向外衝，橫戟就攔。

游龍見狀，立即把褲子往下一褪，嚷道：「我忍不住了！」人就蹲了下去。只聽噗嗤一聲，臭氣四溢，他眞的拉了。接着他又叫道：「屎遁呀！」

天理幫使者和那些武士，還眞沒有料到這小子說拉就拉，誰不怕髒，方抬手一掩口鼻，鐵林一拉那黑衣老者，縱身而起，衝出了大廳。

天理幫使者方待前撲，發覺連游龍也不見了，氣得他直跺脚。

魔扇鐵林挾着那黑衣老者，一陣狂奔，拂曉時分，他們方趕回客棧。但是那黑衣老者已經支持不住了。

鐵林面對着兩個中毒的病人，他禁不住抓耳撓腮，想不出一點辦法來。

游龍離開了天理堡，也以爲自己這手屎遁救人很高明，無意間化解了他和魔扇鐵林間的仇怨，心中十分高興，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

他笑着，大步走進店去。就當他一踏進店門，魔扇鐵林已迎了上來笑道：「小兄弟，你才回來呀！」

游龍笑道：「我不引開追兵，你們走得了嗎？」

鐵林連聲稱是，跟着又問道：「小兄弟，那解毒的藥丸，還有沒有？」

游龍笑道：「笨老鐵，你是眞笨，藥丸當然還有，可惜不在我身上。」

鐵林嘆了一口氣道：「唉！我看徐九是沒有救了。」

游龍愕然道：「蟞十怎麼了？」

鐵林道：「被小蛇咬傷，毒已發作，我看他是死定了。」

游龍淡然道：「那就讓他死吧！」

鐵林一皺眉頭道：「可憐他上有八十歲老母要奉養，下有弱妻幼子，可憐啊！」

鐵林這老小子眞奸，他算摸透了游龍的脾氣，最是心軟，見不得人家可憐，所以有此做作。

游龍雖然精靈，總還是年輕識淺，哪知人心險惡，聞言哈哈笑道：「那好辦，只要咱們從現在講和，你不再找我的麻煩，我就能救那蟞十。」他是想到自己，從兩歲半時就被說書先生餵食天下靈藥，已是百毒不侵，自己天生就是良藥，何不一試？他可不知這麼一試，幾乎使他血液枯竭而死。他是想到就做，從來不考慮後果。立命店家取過一個酒杯來，從懷中掏出一柄匕首，刺破手指，淌出一杯鮮血，給徐九喝下。

這一杯鮮血，還眞是仙丹妙藥，徐九喝下後，過了一盞熱茶工夫，蛇毒盡除，四肢已可自由轉動。

可是，這事看在鐵林眼中，心忖：看來廣元寶濟寺中那位老先生，必是乾坤手蕭隱無疑了。自己爲了要練千門毒功，已找了他十五年，這小子是乾坤手一手調教出來的，不正是送上門來的良藥，自己只要吸乾他身上的血液，何愁毒功不成？心念動處，忙笑道：「小兄弟，看不出你還是天生良藥哩！」

游龍的毛病，就是受不得恭維，聞言哈哈笑道：「那是當然，誰不知咱是華山再世，喜鵲重生，專治一切疑難雜症。」

他把華佗說成華山，扁鵲說成喜鵲，還在沾沾自喜。

就在他樂而忘形之際，鐵林突然發難，揮起雙掌十指，瞬然之間，點了游龍九處大穴。

游龍一驚之下，怔然道：「你要幹甚麼？」

鐵林奸詐地一笑道：「小東西，老夫要你陪我練功。」

游龍詫異地道：「你練你的功，爲甚麼要我陪？」

鐵林道：「我看你那血很有奇效，每天借我一杯，就可助我練成神功。」

游龍冷然道：「你練甚麼屁功，用得着我的血？」

鐵林笑道：「告訴你也不妨，我練的是千門毒功，練成之後，我可以以毒傷人，任何人都無法以毒傷我。」

游龍一聽，可就急了，不禁破口大罵道：「你這個臭老鐵死老鐵，破銅爛老鐵，說話不算話，等於放屁拉大便，卑鄙無耻的小人，要飲我的血，就是我的孫子！」

他罵他的，鐵林理也不理，取出匕首，在游龍手腕上劃了一刀，用一個小茶杯，接了一茶杯，喝了之後，立即打坐調息。

游龍罵了一陣，人也罵累了，只好原地坐下休息，設法運氣衝穴。

他就這樣，一連過了四天，穴道雖被他衝開，人卻受傷甚重。因爲失血過多，人卻變得渾渾噩噩的，已不見往日那笑容，也聽不到他那開朗的笑聲了。他此刻只知道要逃出去，其他的全不知道，趁着鐵林正在行功運氣，他糊糊塗塗出了客棧，不知去甚麼地方，也不知去找甚麼人，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着。

等到鐵林運功完畢，才發覺游龍人已走失，連忙出店去尋找，找了半個長安城，就是沒見人影。

直到上燈時候，他又回到客棧裡來，準備吃過飯後，再出去找。

就在這時候，游龍出現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他這時神智已經不清了，意志也不能自主，茫茫然，

就像一具行屍似的。

突然，對面來了一個黑衣女子，在游龍意識中，曾似見過，但又記不起來。兩人擦肩而過，那女子突然停住身子，喊了一聲道：「游龍。」

游龍聞聲，又是茫然地望了她一眼，又繼續往前走，口中喃喃地道：「血，血！不能放了，再放我就得死。」

那女子一聽，倏然轉身，從後面追了上來，手指疾點，游龍木然地被點中昏穴，人也頹然倒地。

那女子一招手，巷尾中奔出一輛馬車，黑衣女子將游龍抱上馬車，輕喝一聲道：「回莊。」疾馳而去。

就在馬車剛馳過那條街，魔扇鐵林就到了，他甚麼也沒找到，也沒有看到。

游龍失踪了，鐵林的千門毒功是功敗垂成，怎肯甘心。思忖之後，認為完全因為缺乏人手所致，如果自己在運功時，有人看着游龍，他就不可能走脫。於是，立命長安一霸徐九派人去蘭州威武堡調集人手。

三天之後，蘭州威武堡已來了三四十個人，都是河西四十八寨的高手，在鐵林分配下，調查游龍的踪跡。

* * *

游龍在神智半清半醒中，被馬車載到一座莊院前停下。他被扶在一個房間裡躺着，過了有頓飯時間，那黑衣女子獨自進入那房中。她把門窗關好，仔細地檢查游龍的傷勢。

只見他兩隻手臂，被利刃劃開了四五處刀痕，脈息浮亂，分明是失血過多，可見他是被人放了血。似這種情形，過不了幾天，他就得血枯而死。她不禁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自語道：「甚麼人如此的歹毒？」

這時的游龍，人已醒來，他痴痴地望着她，只覺得似曾相識，但又覺得不認識。

那黑衣女子即出手疾點，解開了游龍的穴道，幽然道：「游龍，你不認識我了？」

游龍仍然楞楞地望着人家，神色恍惚，一副茫然無知的樣子。

黑衣女郎即取出一顆丸藥給游龍吞下，她仔細地在旁查看反應。但是，過了一刻工夫，游龍仍是木然地躺着。黑衣女郎又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就在這時，忽然傳來一陣敲門聲。黑衣女郎招呼了一聲，門開處，進來了一位盤髻小婢，她走到黑衣女郎跟前，輕聲道：「小姐，那姓鐵的老小子和咱們幹上了！」

黑衣女郎冷然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小婢道：「四十八家寨主。」

她話音未落，門外又有一人朗聲道：「啓稟少幫主，飛鴿傳書到。」

黑衣女郎應了一聲道：「好，前廳等我！」

原來這一黑衣女郎，乃是天理幫的少幫主紀雯。她說着已站起身來出房，由後院幾經轉折行經前院。到了前廳，她神色肅然，先就下令道：「傳下令諭，全莊戒備，一里之內，如見敵踪，格殺勿論！」話音方落，一個青衣莊客，手提一隻鳥籠疾奔過來，近前一禮，道：「天理堡飛鴿傳書，請少幫主過目。」紀雯伸手從鳥籠中抓起鴿子來，取出信箋一看，立時面色大變。略微思忖後，對那青衣莊客道：「即刻以飛鴿傳書，通知天理堡，命凌舵主立刻撤退至天命莊待命。」那青衣莊客應命而退，他方走出幾步，紀雯又叫住了他道：「陸總管，咱們這天命莊中，可戰之士有多少人？」

那陸總管道：「約有六七十人。」

紀雯點了點頭道：「傳我令，嚴加戒備！」原來天理幫幫主紀元法乃紀無希的同父異母兄弟，朱蝶兒後來得知，便把紀雯送上天理幫，由紀元法認作女兒，否則，紀雯也無法出面見人，而紀雯自然就成了天理幫的少幫主了。

她交代一畢，飛身縱起，幾個起落，重又回到後院，進屋第一句話，就問道：「蘭兒，游龍可曾醒過來了？」蕭蘭搖了搖頭，沒有說話，卻流下了淚。看那游龍，依然痴睡不醒，紀雯微一沉思，從懷中取出一個牛角小盒，打開小盒，取出幾十根閃亮的銀針。她取出一根最長的揑在手中，看準部位，手勁一沉，銀針刺入游龍的天突穴。接着運針如飛，二十幾根銀針，頃刻間扎遍了游龍周身大穴。二十幾支銀針扎完，她的額角也流下了幾滴汗珠。

游龍呻吟了幾聲，凝滯的目光逐漸趨於清澈。漸漸的，他終於認出了面前的黑衣女子是誰了，無力地叫了一聲道：「大姐姐，是你！」

紀雯一見游龍醒了，高興得連淚都流下了，忙道：「好兄弟，不要動，快運氣逆轉，將毒藥逼到頭部天突穴。」

游龍倒很聽話，他不再言語，閉上雙目運氣。但是，他因失血過多，脈息虛弱，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眞氣已無法凝聚。

紀雯見狀，迅速地伸手按住了他的頂門，一股眞氣，直衝入四肢百骸。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她

移開了按在游龍頂門上的右手，取出插在他天突穴上的銀針，一股黑血，從針孔中箭射而出。

游龍似乎很疲勞了，他合上眼，安詳地睡去。

紀雯擦掉臉上的汗漬，收回游龍身上的銀針，轉身出房而去。

這是一個恐怖、緊張而漫長的夜晚。

* * *

紀雯坐在天命莊的大廳裡，等着天理堡的消息。

據飛鴿傳書說，天理堡正遭河西四十八寨的高手圍攻，危在旦夕。

天命莊距天理堡八十多里路，馳援已經來不及了，即使前去馳救，又怕中敵人調虎離山之計，所以她決定坐鎮天命莊，讓天理堡的人馬盡速撤回來。

天命莊是天理幫在長安一帶的秘密基地，可是，由於河西四十八寨的進攻天理堡，說不定他們很快也會發現天命莊，所以不得不小心。就在她思忖之際，由廳外跑進來一個黑衣大漢，向紀雯報道：「啓稟少幫主，半里之外，發現夜行人朝本莊奔來，不知是不是天理堡撤回來的人馬。」

紀雯點頭道：「知道了，小心戒備！」

話聲中，她吹滅了廳中的燈火，步出大廳後，飛身躍上屋頂，向四周看去。

天色陰沉沉的，無星無月，天命莊外靜靜悄悄的，幾百丈外，果然見有幾道黑影晃動，眨眼工夫，來人已奔到莊外。

由於夜色昏暗，仍然無法分得清敵友。

守在莊外的暗樁，突喝一聲道：「甚麼人？」

來人尚未回答，紀雯已插口道：「快請他們進來，他們是天理堡的凌舵主。」

柵門開了，夜色中，飛縱過來三人，除了關中一龍凌奇之外，還有天理堡總管雷大春和在客棧中玩蛇的那位姑娘，她叫胡芃。

胡姑娘也失去了在客棧中玩蛇那份嫻靜神態，她已是滿身血污，頭髮散亂，凌奇的肩頭上有一道三寸多長的口子，血雖然止住，但身上的汗水已濕透了衣服。

雷大春則由凌奇和胡芃架住，看來已經支持不住了。

「少幫主，」凌奇激動地道：「屬下無能，敵人一場夜襲，天理堡就只撤出了我們三個人，我……」

雖然在夜色中，也看得出他那兩道雪白的霜眉下，滾下了顆顆淚珠。

紀雯眞沒想到，天理堡竟會一敗至此，當下命莊客帶凌奇他們到房中休息，復傳下號令，讓散佈在莊外的莊客一律撤回莊內，佈下明樁暗卡，強弓硬弩拒敵。

房中凌奇三人跌坐在榻上，疲憊加上震驚，像三頭鬥敗的野牛，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尤其是雷大春，一躺下就昏睡了過去。

胡芃別看她年紀不大，武功卻有相當的造詣，她是紀雯的得力助手，聰明機靈，她和蕭蘭兩人，乃是紀雯身前的護身劍婢。

她現在眼望着昏睡中的雷大春，和靜坐調息的凌奇，尤其凌奇肩頭上的那道傷口，使她想起剛才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大戰。

敵人配備着犀利的火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四面八方掩殺過來。

天理堡倉皇應戰，無奈寡不敵衆，一個時辰之後，敵人即攻入堡中。

在火光與殺聲的震撼下，她的熱血沸騰了，她瘋狂地搏殺，不顧死活的拚鬥，她第一次殺人，卻殺了好多人。

就在她和那些黑衣人拚殺的時候，她看到一個熟悉的影子，長安一霸徐九，他正在手持火把四處縱火。

胡芃正在追憶的時候，紀雯輕靈的身影，走入房中，她取出丹藥給凌奇和雷大春服下，然後點了他們的睡穴。

她望着滿身血污的胡芃道：「你無大妨礙吧？」

胡芃道：「婢子尚好。」

紀雯肅然道：「我叫你跟踪游龍，你怎麼跑到天理堡去了？」

胡芃對於紀雯，可說是敬畏有加，於是，她把蛇咬徐九，鐵林受辱天理堡及誘騙游龍放血救人，吸血練功等事，一一稟告了紀雯。

紀雯聽後，眼中倏然射出逼人兇光，突然哼了一聲道：「夜襲天理堡為首的是哪一條道上的人馬？」

「像是河西四十八寨來的。」胡芃理了一下雲鬢，道：「我只認得一個魔扇鐵林和長安一霸徐九。」

天色漸漸亮了，莊裡莊外只留少數人在守望，其餘的全部撤回莊中休息。

關中一龍凌奇經過一陣調息和靈丹的助力，已恢復了體力。

雷大春雖然體力尚未恢復，但已無大妨礙，需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就可以復原了。

這一夜，是天命莊最長的一夜。

莊內除了紀雯之外，別無高手，如果魔扇鐵林帶領四十八寨的人來攻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幸而他們沒有找到這個地方。

但是，危險畢竟是渡過了。

紀雯略用了些早點後，又回到游龍房中。游龍仍在酣睡，紀雯點開了他的穴道，道：「不要說話，以免消耗元氣。」

游龍緩緩睜開眼道：「沒有妨礙，我想知道，是誰找上了你們？」

紀雯道：「河西四十八寨的人。」

游龍道：「他們很厲害？」

紀雯道：「天理堡已被他們蕩平了，你現在在天命莊，這兒離長安九十里。」

游龍並不激動，別看他年紀不大，心裡穩健得很，他知道自己重傷未癒，激動也於事無補。他沒有甚麼表示，心中卻在盤算着。

紀雯瞟了他一眼道：「你至少得休養十天才能復原，這一陣子我們可能會和他們決一死戰，因此我得把你安置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游龍並無異議，感激地點點頭。

紀雯出房去了，過了一會兒，她帶着兩個扛着擔架的大漢，又回到了房中。

游龍被抬上了擔架，隨由天命莊的總管陸天虹帶路，來到一座假山前停下。

陸總管按動機鈕，兩丈多高的假山，立刻緩緩移動，慢慢露出一個洞口來。

兩名大漢又抬起了游龍，走入洞中，順着漆黑的地道，約莫走了一個多時辰，才走到盡頭。

那地道出口，在一座陡峭的懸崖上，洞口有一根深入巖石中的鐵樁，上頭掛着一根繩索，從懸崖上垂落百丈下的潭水上。

兩個黑衣漢子將癱軟無力的游龍套在兩個環狀的鐵鎖上，游龍的身子就順着繩索，疾速地從百丈絕崖上滑落。

原來繩索的末端，掛在一艘單桅帆船上，游龍剛好落在船上特設的一張繩床上。

船上的水手，一色的青衣青褲，他們接下游龍後，由其中一個年長的水手，取出一隻牛角，仰天吹了三聲。

懸崖上那兩名大漢，聽到了懸崖下的號角聲，立刻轉動了絞盤，將繩索絞了上去。

水手們將游龍抬入艙中，隨即聽到水聲汩汩，顯然那帆船已經啓碇而行了。

船行一日後，進了大峪水，從此，游龍就在船上療傷。

＊　＊　＊

魔扇鐵林，自從游龍失踪之後，他那毒功就無法再練了，因爲這種毒功，必須找齊天下七十二種奇毒之物同練。而那些毒物，都是毒性最烈的罕見之物，沾上就得送命，他又往哪裡去找？何況，他自己又無克制之法，就是見到了，他也捉不到，有人終其一生，也遇不上一種。

而游龍自幼在乾坤手蕭隱的調護下，經過了十二年熬練，何止服用過七十二種奇毒，少說也有百種以上。若以他的血液，配合自己去練那千門毒功，可說是極其方便的事。

現在，游龍失踪了，他當然着急，毒功練不成，很可能會引起毒性反襲，那樣一來，他要受盡毒物侵身之苦，最後是全身潰爛而死。

爲這，他哪能不着急！於是，調來了河西四十八寨的精銳高手，詳細調查之後，認爲游龍的失踪，和天理幫有關，所以才夜襲天理堡。

這一戰全勝而歸，天理堡毀了，可是游龍仍然沒有踪影。

此時的紀雯，在送走游龍之後，立即召請幫中主要人物，商量退敵之策。

根據他們天理幫散佈長安各地的暗樁，傳來消息，夜襲天理堡的河西四十八寨的高手，並沒有離開長安。不過，他們住得很分散，三三兩兩，分居各處，要想將他們一網擒獲，卻是很不容易的。

魔扇鐵林，就住在長安五鳳樓，因爲這裡是他們的基業，也可以說，這五鳳樓實際上就是四十八寨的總舵。這時，五鳳樓盛宴大開，乃是鐵林在設大筵爲四十八寨高手慶功。其實，是要策劃下一個攻擊目標，那就是天命莊。

因爲，魔扇鐵林始終認爲游龍仍在天理幫的手中，他必須得到游龍方始甘心，雖然破了天理堡，並沒有找到游龍。

他們又查到了天命莊，所以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天命莊了。

自然，天命莊的紀雯也有了萬全的準備。

鐵林召集了四十八寨的高手，還有長安一帶的人手，約二百多人，分爲四路，化裝成各種人。

黃昏時分，全部出了城，先把天命莊遠遠地包圍起來。

可是，他們自以爲極端秘密的行動，在初更時分，就已被天理幫的警戒人員發現了。

天理幫的人，大部分都是女人，她們不止武功已有相當的造詣，在機智方面，也都有過人之處。

她們一發現莊外一里之地，出現了不少面生可疑之人，就知敵人已採取行動了。

於是，天命莊內的紀雯，立即開始了緊急部署。

初更已經過去了。

在紀雯的緊急部署下，這座天命莊變成了一座空宅。

原來，她們以很快的動作，把所有的用具，送進了假山石下那條地道，使整個天命莊，玉鳳看不出有人住過的痕跡，現竟是個結滿蜘蛛網和塵灰的地方。

二更梆鑼響過。

繁華的長安城中，已是一片靜謐。

除了花街柳巷，尚有急管繁弦，由紗窗門隙透出外，一般人都已進入了夢鄉。

南王台山下的子午鎮，早在初更以前，就已家家關門閉戶了。

可是鎮東的天命莊外，有好多幽靈般的人影，紛紛由人家的屋角，牆隅暗影裡現身，同時走向天命莊。

天命莊是天理幫最近賦予它的新名字，它原來只是一片全無人住的空屋殘垣，後經天理幫人一番整理，方始有了生氣。

可是現在，又變成鬼墟了，在莊園百丈之內，幾乎已無人家住宅，一片死寂荒涼的景象。

越是靠近那莊園，越覺得鬼氣森森，一片荒草迷離。

莊園的周圍，盡是沒脛荒草、亂蒿，間有蛛網。

那些人影，紛紛竄入草叢裡。

他們正是河西四十八寨中的高手，正遵照鐵林的安排，鼠伏蛇行，以最快的速度向天命莊集中掩入。

由四面八方逼近的高手，第一批六七十人，已經毫不猶豫地翻入傾倒的圍墻，進入了莊園。

由大門進入的二十幾個人，個個亮出了兵刃。

大門是虛掩着的，他們戒備着，屏息進入大門之後，除了撲鼻的濕霉氣外，既無阻擋，更沒有甚麼異狀。

他們在莊園中摸索前進，鐵林早有吩咐，不准亮火，這不但是鐵林的吩咐，也是他們江湖上的禁忌。

因爲，假如天理幫的人埋伏在這裡的話，一亮火炬，豈不正好做了敵人突襲的目標。

再說，他們所幹的，都是見不得人的事，一旦亮出火炬，驚動了官府中人，派出捕快趕來查看，那就甚麼都別幹了。

天命莊內，仍是死寂一般。

「哎呀！」，突然響起了一聲尖叫，打破了寂靜。跟着，刀光、亮光、在黑暗中翻閃。

原來，他們在摸索行動中，有人撞入一片遮頭蓋臉的蜘蛛網，脚下被破爛的家具絆倒，栽到前面一人身上。前面那人震驚之下，以爲是敵人撲襲，本能地揮刀就砍。後面那個雖被一刀砍中，他的兩隻手還深深扣陷在對方身上，兩人同時發出慘叫。其他的人一見有人傷亡，一時間分不清敵我，互掄刀劍，動上了手，院中立刻大亂。

恰在這時，一陣陣風聲疾厲，從他們頭頂、身邊，呼嘯而過，仿佛是暗器破空，或利刃劈風，又好似敵人突然撲襲而來。

他們本能的反應，當然是揮起兵刃格擋，或翻掌揮拳。可是，他們一刀一劍，一拳一掌，全部打在自己人身上。

慘叫聲中，突然有人高聲大喊道：「弟兄們別怕，這裡並沒有敵人，那都是些野鳥蝙蝠，快點起火把來！」

喊聲方落，火把倏然亮起。

有了亮光，大家這才算看清楚了，方才那些現象，果然是些野鳥蝙蝠受驚飛走，哪裡有甚麼敵人。

就在衆人驚怔的當兒，突然一陣弓弦響過，萬箭齊發，還夾雜着有幾十種不相同的暗器，狂風驟雨般而至。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打算閃躲，可是件難事，因爲地方既小，又不知敵人藏在甚麼地方。

慌亂中，已失去鬥志，大家逃命要緊。

大門口不知甚麼時候，出現了一伙青衣女郎，各持利劍撲了進來。

向門外逃命的人，正碰上那幾個追命女煞神，一陣砍殺之中，向外逃的人翻身又向院內衝。

而院內的人又向外逃，雙方互衝之下，又誤以爲是敵人，各掄刀劍又砍殺了起來。

一場混戰之下，火把抛了，殺手倒了，火燃着了荒草，又燒着了房子，轉眼之間，火焰衝天，滿空中金蛇亂竄。大火驚動了附近人家，大家又都忙着救火，莊外的鐵林一看情形不對，趕快下令撤退。可是，沒有一個人退出莊園來，最後只有他一個人回到了長安五鳳樓。

這時，已然四更多了，再過不了多久，天就亮了。

這一仗，打了個落花流水。

回到五鳳樓的鐵林，立刻先派人在五鳳樓準備，他是怕敵人乘勝追擊，另外又把四十八寨的當家的，召集到頂樓花廳裡，計算得失。

二十幾個當家主事的寨主，平常日子裡，一個個都是英雄豪傑，此刻，卻馬後炮放個不停，七嘴八舌地批批評評着。

批評着甚麼大意輕敵才有此失，對方的情況不明才有此敗……

沒有詳細的計劃，佈置不嚴……

這時，長安一霸徐九走了過來，阿諛地道：「師父，一夜未睡，現在天都亮了，你老該歇歇了。」話是兩句好話，可惜鐵林此刻

是心如火燒，甚麼好話也聽不進去，聞言翻眼一瞪，怒叱道：「我能睡得着嗎？一百多人喪命，如此慘敗，唉！」

長安一霸徐九是個粗人，自然就不懂得說話技巧，何況平常在長安市上，囂張慣了的，說話幾時想過，全都是衝口而出。在被叱之後，忙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師父何必生氣呢？天理堡我們也殺了他一個落花流水，今天他們還我們一個流水落花，也算扯平了，氣壞了師父，咱們就算輸了。」

這兩句話，鐵林還聽得進去，長嘆了一口氣道：「唉！都是老夫一時的疏忽大意，才出此大錯。」

徐九忙陪笑說道：「不，不對，你老沒錯，說來說去，還是游龍那小畜牲害人，不是他，怎會有這麼大的損失。」

「罷了！」鐵林上身一仰，往椅背上一靠，疲乏而又沮喪地道：「天快亮了，折騰了一夜，等明天再說吧！你們都去歇着吧！」

大家哈腰唱喏，全都退了下去。

此時，在天命莊後院那假山下的地道中，天理幫的一伙女將，正在興高采烈的歡笑，她們總算報了天理堡之仇了。

胡芃更是高興，笑吟吟地道：「咱們少幫主，眞的智謀賽過劉伯溫，計算勝過諸葛亮，河西那批魔鬼，吃此大虧之後，管保不敢再來了。」

她話音未落，突然有人接口道：「少得意，我看他是伯溫發瘟，諸葛不亮，戰火剛起，熱鬧在後面呢！」

胡芃吃驚地嬌喝一聲道：「甚麼人？」

紀雯已先笑着招呼道：「游龍，你怎麼上來了？」

果然是游龍，他人隨聲現，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樣兒道：「關在船上悶死了，上來透透氣，發生甚麼事了？」

蕭蘭不等人家說話，她就搶着把經過說了一遍。

游龍倏地一頓脚，道：「好可惜，我怎麼沒有趕上。」

蕭蘭笑道：「你傷得這麼重，趕上還不是白送一條命？」

游龍聞言後一昂頭，哈哈笑道：「就憑咱一個吃喝幫主……」

蕭蘭接着道：「這位邪神，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

她方唸完，已笑倒了衆女將。

游龍愕然道：「少來，你怎麼都會了？」

蕭蘭笑道：「你已在我耳邊叫嚷過八百遍了，我還能記不住嗎？」

胡芃仍是那麼冷冰冰的道：「那你這一次怎麼幾乎死掉？不是我們少幫主，我看你已命歸黃泉，臭滿長安了，還吹呢！」

游龍本來就是個沒脾氣的小無賴，他才不在乎這些呢！笑嘻嘻地道：「這算甚麼？人有失算，馬有漏蹄，吃燒餅沒有不掉芝蔴的。」

衆女將又是一陣大笑。

胡芃仍是板着臉，她沒有笑，冷然道：「現在爲了你，已結下了這麼大的仇恨，天理幫存亡難卜，你看該怎麼辦吧？」

游龍笑道：「怎麼辦？涼拌！不就是毀了個天理堡麼？等着瞧吧，我會叫臭老鐵還你們一個新的天理堡。」

胡芃一撇嘴，不屑地冷叱道：「憑你？」

游龍笑道：「就憑我吃喝幫主……」還待再說下去。

蕭蘭搖手道：「別來了，都聽煩了！」

游龍道：「好，你煩了我就走。」他說走就走。

紀雯見狀，忙道：「游龍，你去那裡？」

游龍道：「去找臭老鐵算帳去呀！沒有錢怎麼過日子？」

紀雯關心地道：「你身上的傷……」

游龍笑道：「不要緊的，放心吧！」說着，脚下一頓，人已飛縱而去。

* * *

斷魂槍桑金魁，是河西四十八寨老虎山寨主。他的武功和魔扇鐵林不相上下，江湖中有不少好漢毀在他的槍下，所以大家都叫他斷魂槍。無論誰也無法接得下他那八九七十二手斷魂槍，在河西四十八寨來說，他是僅次於魔扇鐵林的第二號人物。他也怕死，所以在他身邊，有着十四隻「狼」跟着保護他，這十四隻狼就是他十四個義子，每個人都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就是因爲手段太殘忍，所以江湖上的人都稱他們爲十四隻狼。

斷魂槍桑金魁怕被人暗算，身上經常穿着一件刀槍不入的金絲軟甲。想向他行刺的人，根本就無法近他的身，更無法要他的命。

就算有人武功比他高，要殺他也得先對付了那十四隻狼，還得一劍刺中他的咽喉要害，絕不能刺在別的地方，也絕不能有絲毫的錯誤。

更不能慢，因爲一劍如果失誤，就再沒有第二個機會了。

他是魔扇鐵林爲了對付天理幫，緊急調來的高手，憑他一支斷魂槍和十四隻狼的十四把潑風刀，千軍萬馬也阻擋不了。

江湖中人都知道，要殺當今皇上尚不難，想殺桑金魁，可說是難

於上青天，就連洗澡拉屎，他身邊都有人護守着。

天下事，任是守護得再嚴密，都會有百密一疏的時候。

就在他到達長安的第一天，住進了高昇客棧，方出了店堂，進入跨院，經過一棵樹下……

突然一陣風過處，樹枝兒晃動，一條樹枝兒勾住了他的帽子，隨風拋出去老遠，緊貼在他身邊的四隻狼，同時搶着去追。

桑金魁覺得這風來得太突然，那根樹枝也來得太巧，心中一動念，仰頭去看，就在這一刹那，樹蔭叢中正刺來一劍。

桑金魁正仰着頭，還沒有看清楚，劍鋒正中咽喉，劍又立刻拔出，鮮血噴泉一般地飛濺。

血霧迷漫了每個人的眼睛，劍光驚飛了十四隻狼的魂魄。血霧已散，人也驚覺，一條小人影已離開了高昇客棧。

那人正是游龍，他此刻正一搖三擺的，在街上游蕩。

慢慢的，他走到了長安東大街的開元寺，這裡是長安最繁華的地方，也是著名的花街柳巷所在地。

在這裡有他的朋友，那些龜奴、王八、混混、保鏢，都和他游龍有過交情。他剛踏上了這條街，就有幾個人圍了上來，低語了幾句。

游龍大方地從懷中掏出個大元寶，笑道：「你們拿去分了吧！」

這個大元寶，一看就知是百兩頭的，四五個人分，每個人就是二十多兩，哪個不高興？歡呼一聲：「謝謝少爺的賞賜。」一哄而散。

游龍慢慢走向一家綺春院，他好像是熟客，逕直走向一間房，這時房裡並傳出陣陣的笑聲。

游龍推開房門，站在門口定神看去，在一張軟床上，躺着一個人，赤裸的上身如紫銅，衣服早不知拋到哪裡去了，但身旁還放着一把刀。那是一把紫銅刀，刀身上泛着魚鱗般的光，這刀叫紫金刀。

此人就是河西烏鎖嶺的寨主褚金彪，他在江湖上也是很有名氣的高手，一手八八六十四招五虎追魂刀法，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下他的二十招的。

看見進來一人，他突然跳了起來，大喝一聲道：「滾出去！」

游龍微微一笑道：「你叫誰滾？」

褚金彪怒聲道：「你……你滾！」

游龍哈哈笑道：「你一定是醉了，這裡的女人和酒，都是我花銀子買的，你怎麼反叫我滾呢？」

褚金彪道：「這麼說我是該謝你了？」

游龍笑道：「免了。」

接着突然大喝一聲道：「滾！」

褚金彪手中一握紫金刀，怒聲道：「你說甚麼？」

游龍笑道：「你快滾！」

褚金彪厲聲說道：「你小子大概是醉糊塗了，就算你不知老子是誰，也該聽說過老子這把紫金刀了。」

這紫金刀，不但價值貴重，份量也極重，不是有身份的人不用這種刀，不是武功較高的人，也用不了這種刀。

游龍好像並不想知道他是誰，笑了笑道：「你這刀不錯，你用它殺過人沒有？」

褚金彪冷然道：「當然殺過人了。」

游龍像一個好奇的小孩，向他問了一個好奇的問題。

他仰着臉，面含天眞的笑靨，又追問了一句：「你殺過人麼？」

褚金彪傲然而笑，誇耀自己的英雄，笑道：「當然殺過人，全都是江湖上知名的人物，最少也有一百多人。」

游龍凝視着他，突然冷聲道：「你很英雄，夠狠，夠毒！」聲落人起，游龍已向褚金彪衝了過來。

褚金彪哪會將一個小孩放在心上，他一直以爲游龍是這花街上的一個小混混，憑他紫金刀褚金彪的武功能耐，聲名地位，殺一個小混混，還不等於捏死一隻臭蟲，只是不屑出手而已。

但是，等到游龍一近了身，他才發覺自己估計錯了，這小混混手下不簡單，方想出手時，已失去了先機，就遲了那麼一刹那。

倏然一張涼冷的手掌，抹在了他臉上。

那只抹在他臉上的手，似乎已變成一柄鋒利的快刀，順着他的面頰，由下頷向上削去。

一陣天旋地轉，他連疼痛和恐懼都沒有想到，人就昏倒在地了。

那幾個女人也早已嚇跑了，游龍笑了笑便走了。房中，只留下這個沒臉沒皮的漢子，昏倒在那裡，他手中，仍然緊握着他那柄紫金刀。過了好大一陣工夫，昏在地上的褚金彪，覺得有一股冷風吹着他的臉，更似一根根尖刺，扎進了臉上的骨骼、腦髓。他本能地抬手去摸，觸手處已是軟綿綿的一團肉，他已沒有了嘴唇，也沒有了鼻子，丟了一張臉。這時，他才覺得恐懼，他失聲驚呼。

* * *

這時，在長安市上的五鳳樓上，盛宴正開，高朋滿座，都是長安一帶有頭有臉的人物。

可是，他們都是呆坐着，等着貴賓的來臨。

都已初更了，仍然不見貴賓的人影。

主人魔扇鐵林，也有些坐不住了，方要令人去催，突然有人來道：「啟稟老當家的，老虎山桑寨主被刺！」

鐵老魔並不吃驚，因爲他知道，沒人刺得了那斷魂槍桑金魁，捋鬚微笑道：「難怪會誤了時間，刺客捉到沒有？」

那報訊的漢子道：「刺客跑了，桑寨主死了！」

鐵老魔悚然一驚，忙道：「你再說一遍，桑寨主怎麼了？」他因爲過度緊張，問話時，已站起身來。

那報訊地道：「桑寨主歸天了。」

他話音未落，鐵林只覺腦袋轟的一聲，後退一步，跌坐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

就在這時，又有人來報道：「在開元寺綺春院，已找到了烏鎖嶺的褚寨主。」

鐵林聞報，他這才回過頭來，忙道：「他還好吧？」

話一出口，立覺不對，憑紫金刀褚金彪的身手，一柄刀在手，千軍萬馬也奈何不了他，何況從來也是刀不離手的。

報訊的已道：「不好，他被人剝去了臉皮，受傷甚重！已抬了回來！」

說話間，已將褚金彪抬上廳來。

他近前一看，見那褚金彪腦袋上一片血汚，一張臉成了平平的一片血餅，他已沒有臉，燈光下，越顯得不忍卒睹。

他靜靜地站在褚金彪身側，身子搖晃了兩下，幾乎栽倒，立有人上前扶住了他。

突然間，他老淚縱橫。

數十年了，魔扇鐵林從來沒有流過淚。

這景象不但悲慘，而且可怕。

那些被邀請來陪客的人，慢慢地散了，褚金彪已被人抬進了後院的客房中，找來了長安著名的醫生爲他治療。

據說，就是治好了，今後也無面目見人了。

夜深了，大廳中燈火已熄。

魔扇鐵林一個人，孤坐在黑暗的陰影裡，他在沉思，是甚麼人有這麼大能耐，既刺殺了桑金魁，又毀了褚金彪的容貌。

突然，他大聲招呼了一聲道：「找徐九來！」

他一聲令下，立刻十個人分頭找徐九，就在那些人去後不久，一條小黑影也飛出了五鳳樓。

這時的徐九，正和他的一般道上的混混朋友，在悅來客棧喝酒呢！

長安一霸徐九正捧着一碗溫得恰好的汾酒，一口氣把它喝完了。

「好酒量，俺回敬徐大哥一碗！」說話的是與徐九同桌的一位青衣大漢。

有人說徐九生得膀寬腰圓，個頭高大，只是生了個小腦袋，有點像烏龜。

而這個青衣大漢長得却比烏龜更糟，因爲他却長了一張大嘴，一張臉，除了大嘴之外，塌鼻子配上兩隻綠豆眼，活像一隻癩蝦蟆。

更巧的，他就姓賴，他叫賴八，是長安東門一帶的流氓頭子，手下的嘍囉小卒，據說不在百人之下，儼然是個大人物。

不過，他很尊敬徐九，因爲徐九身後有着一個魔扇鐵林，人家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何況還有一間五鳳樓。

有錢有勢，誰不巴結，所以圍在他身邊的人，都在捧着他吹，一會兒說他是大英雄，一會兒又說他是威名震長安，當世的大豪傑。

徐九被他們捧得飄飄欲仙，幾乎已忘了他姓甚麼了。他確實很喜歡這一套，哈哈大笑道：「咱們是識英雄重英雄，來！咱們對乾一大碗！」

賴八也舉起了碗道：「咱們是不醉不歸。」

兩人都舉起碗來，準備相碰。

突然，當的一聲輕響，兩個碗還沒有碰在一起，倏然碎裂了，頓時潑酒了一桌子的酒。

賴八那張臉，本來就不好看，這時更難看了，就像是隻憤怒的癩蝦蟆。

徐九仍還是呆楞楞的，他根本還沒有弄清楚，他那酒碗是怎麼破的呢？以爲是兩個人碰碗的時候，用力過猛，把碗給碰破了。

其實他們的碗，是被人用小石頭擲破的。

賴八發了怒，轉頭看去，在他們那張桌子正前方的一張桌子旁，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正笑嘻嘻地望着他們。

流氓有流氓的本色，無風還要掀起三尺浪，招惹上了他們就沒個完，他一看是個大孩子，正合了他平日欺軟怕硬的本性。

他把臉一沉，走上前去，喝道：「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

那小孩笑嘻嘻地道：「誰也不想死，幹甚麼？」

賴八怒聲道：「你敢砸了老子酒碗！」

那小孩笑道：「小老太爺我看不順眼，用碗喝酒不好看。」

賴八冷冷一笑道：「不用碗裝酒，難道用你的頭？」

小孩搖了搖頭，笑道：「我這顆腦袋，要留着自己用，你喝酒最好用你自己的才合適。」

賴八一陣狂笑，道：「哈哈……我就看中你這個狗頭了。」狂笑聲中，亮出了一把刀來。

小孩一看他亮出了刀，也是一陣大笑道：「你也會玩刀？」

賴八怒哼了一聲道：「那你就試試看！」話聲中，揮刀就砍。

他自以爲這一刀下去，小孩難得有命。

他一刀砍下，小孩卻不見了，手中刀也不見了，再看他的刀，已經落在了那小孩的手裡。情急之下，賴八伸手就去奪刀。他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向來自覺不錯。他出手很快，一下子就抓住了那小孩的右腕，可是，刀又不見了，原來刀又閃電般落在了小孩的左手裡。那小孩左手揮刀，輕輕揮過，似是一點力道也沒有，可是，賴八的笑聲忽斷，腦袋也搬了家。

店堂中那些人連長安一霸徐九在內，誰也笑不出來了，眼看着自己的朋友身首異處。

長安一霸徐九的膽量本較常人大，他也曾殺過人，現在他又喝了不少的酒，酒能壯膽，按說，他應該不會在乎的。可是，當他認出那小孩是誰時，他清醒了，一股寒意從脚底昇起，直衝頭頂。他不寒而慄地哆嗦着，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瞪眼望着人家。

那小孩笑嘻嘻地道：「鼈十，你不認得我了？」

徐九此刻，從心裡頭沁出冷汗來，含糊地道：「認……認……認得，認得。」

那小孩笑道：「你說，我是誰？」

徐九早已經魂不附體了，結結巴巴地道：「我……我是……我是誰……游龍，是你？」

那小孩正是游龍，他哈哈笑道：「好，虧你還認得我，不錯，好眼力！」

徐九也跟着連聲道：「是！是！是。」

游龍忽然指着賴八的腦袋道：「這傢伙怎麼被人殺了，誰殺的，是不是你？」

徐九吃驚地道：「我？」

他這一聲「我？」只是吃驚而失聲，他想說不是，可是他一看到游龍的眼神，他怕死，只好說：「是的！」

游龍微微一笑道：「好，我問你，你爲甚麼要殺他？」

徐九怎麼會要殺他呢！

游龍忽然大聲道：「這該死的傢伙，不是你父親麼？」

徐九怔了，本能地搖搖頭道：「不是！」

游龍倏地大喝一聲道：「甚麼！你敢說不是？好個忤逆的東西，竟敢不認你的親生父親！」說着掃了那些小流氓一眼，大聲道：「你們說，這傢伙是不是他父親？」

店堂中那些小流氓和店小二等人，此刻全被游龍的威勢所懾，誰不怕死？也只好同聲道：「是的，是他親爹。」

游龍轉臉望着徐九道：「你還有甚麼話好說的！」徐九已是被他擾得昏了頭，茫然地改口道：「是的，他是父親。」

游龍笑道：「這麼說，是你殺了你的父親了，可對？」

徐九此刻神智已昏，腦袋已經麻木了，順口道：「對的。」

隨便的一句話，他已招認了自己「弒父」。在那個時代，這可是一個剮罪，他正想說話，游龍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既然已殺了，就算啦！以後別再殺其他的父親就好了。」

就在這時，從五鳳樓來了兩個青衣漢子，要來找徐九傳達鐵林之命，要徐九快去五鳳樓。徐九不敢走，瞪眼看着游龍。

游龍笑道：「去吧！把你殺了親爹的事，告訴臭老鐵，記住，是臭老鐵。」

徐九一聽准他離去了，如逢皇恩大赦，轉身向外就跑。徐九走了，那些小流氓也跟着全都要跑，游龍突喝一聲道：「回來！」先跑出去的，早沒了影，跑得慢了，哪敢再跑，只好轉回頭來。

游龍一指賴八的屍體道：「把他帶走，別連累店家。」

小流氓們平常就是欺軟怕硬，凌弱怯强，眼看着游龍殺了他們的頭兒，早已嚇得魂飛了，哪敢不聽，慌慌張張抬起賴八的屍體。狂奔而去。

少主相救　惹起禍端

長安五鳳樓後宅大廳裡，魔扇鐵林獨處廳中，焦急地坐臥不安。他眞想不透，憑斷魂槍桑金魁的能耐，還有十四隻狠的護衛，多少成名的武林高手，連近身都難，竟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奪去了一條命！還有紫金刀褚金彪，一把紫金刀，打敗過不少武林高手，怎麼也會栽在那小孩子的手裡？

就在他百思難解的當兒，忽聽客房中褚金彪發瘋地狂叫道：「這，這是誰的臉，我的臉呢？」

原來是褚金彪經過醫生治療，止住了血，也止住了疼。他一眼看到菱花鏡，順手拿起來一照，忽見鏡中出現了一張可怖的面孔故而驚叫不已。

一個照顧他的弟子，走進來，一見也給嚇了一跳。

褚金彪一指鏡子，嘶聲喊道：「這是誰的臉？」

那名弟子忙道：「寨主是在開元寺綺春院被人刀傷的。」

「刀傷……我是天下第一刀，誰能傷得了我，你胡說！」他狂奔出房，嘶聲慘叫道：「我的臉呢？我不要這張臉！」

褚金彪瘋了，這也難怪，一個成了名的江湖人物，受到如此挫敗，他如何承受得了，要他這樣活下去，眞不如死了的好。

魔扇鐵林還眞怕他衝到街上去，那樣一來，豈不把長安城鬧翻了。

別的不說，如果驚動了長安官府，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好不容易，點了他的睡穴，總算止住了褚金彪的慘叫。

就在這時，又來了長安一霸徐九，他見了鐵林後仍呆楞楞的，既不施禮，也不說話。

鐵林瞪了他一眼，怒聲道：「徐九，你去哪兒了？」

「我……」他呆呆地道：「我殺了我親爹，來告訴臭老鐵，記住，臭老鐵。」

鐵林一聽，就知又是游龍施出來的邪招，不知又怎樣整治了徐九，才把一個人弄成了失魂落魄的。

爲了安靜，他只好又點了徐九的黑甜穴，先讓他靜下來，自己苦思良策，作死中求活之計。

他在大廳中呆坐了一個晚上，一直坐到天亮，沒有說話，也沒有吭一聲。桌上有酒有菜，看樣子他是連動也沒動。這一晚上，他除了處理褚金彪的發瘋和徐九失神的事情外，他就坐在大廳裡，面對孤燈，顯得蒼老、憔悴、而又孤獨。

他這時，可說是又可憐又凄涼了。

斷魂槍桑金魁的被殺，紫金刀褚金彪的被剝去面孔，這樣的大事，既使再瞞得緊，也會不脛而走，很快的就傳開。於是，就在鐵林報仇乏力之際，烏鎖嶺來了十八位夫人。

她們都是褚金彪的老婆，她們聽到了褚金彪受傷的消息，連夜趕來的。

正在苦思無計中的魔扇鐵林，一聽說從烏鎖嶺來了十八位夫人，精神立振，目射精光，一面吩咐準備伺候，一面整衣而出。

就當他方走出大廳，走廊上一陣環珮聲響，一片艷麗燦爛的衣波彩浪，已出現在他的眼前。

十八名艷妝美女已經拜在他的面前，大夫人俏羅刹易蓉蓉先說道：「妾等見過老當家的。」

魔扇鐵林哈哈笑道：「請起，請起，鐵某無能，讓褚老弟在我的地盤上受了重傷，慚愧得很。」

他說着，連忙肅客入內。

俏羅刹易蓉蓉站起身來，邊走邊說道：「是甚麼人如此大膽，敢在老當家的地面上撒野？妾身等只是爲了拙夫的安全，不得不來，還得請老當家的見諒。」

嬌滴滴的聲音，聽起來如黃鸝初鳴，十分悅耳，但是聽在鐵林的耳中，卻很不是滋味。

因爲魔扇鐵林在江湖中乃是名人，一個朋友到了這裡，竟然安全可慮，還得他的妻妾前來保護，那他又算甚麼？他這個江湖不就是白混了麼？所以他的臉上立刻變了色。

易蓉蓉斜瞟了他一眼，接着又道：「能傷得了我們阿彪的人，一定不是等閒之輩，他到底是誰？」

鐵林沉聲道：「是一個大孩子，他叫游龍，是賊魔烏英的徒弟。」

易蓉蓉停了脚步，驚愕地道：「甚麼？只是個大孩子？這不邪了嗎？就是賊魔烏英來，也未必傷得了我們家阿彪，一個小雜種，他……」

鐵林嘆了一口氣道：「唉！褚老弟也是太大意了，不過這小畜牲當眞邪門得很，而且在他身後，還有個天理幫替他撐腰呢！」

易蓉蓉道：「你是說紀雯那丫頭呀！那就難怪了。」

鐵林愕然道：「弟妹你認得她？」

易蓉蓉笑道：「她是我師妹，你連人家的底細都沒有摸清楚，就和人家對上了，難怪會吃虧的。」

鐵林不禁臉上一熱，訕訕地笑道：「實在是他們太詭秘了，也是我那幾個手下無能，才有此失，慚愧。」

易蓉蓉吃吃笑道：「這也怪不了你，這丫頭也是精靈透了，連我師傅也對她十分頭疼呢！」

鐵林道：「那就管不了她麼？」

「管她？哼！」易蓉蓉有點氣憤道：「我師傅寵她都怕來不及呢！」

鐵林訝然道：「那是爲了甚麼？」

易蓉蓉道：「還不是因爲她有個大靠山爺爺！」

鐵林更是詫異了，忙道：「她爺爺是甚麼人？連碧落宮主都會看他的顏色？」

易蓉蓉吃吃笑道：「人家可是個大人物，你沒聽說過無敵神劍這個名字嗎？」

鐵林吃驚地道：「甚麼……紀天昊……他還在人世？」

易蓉蓉笑道：「紀天昊是生是死，沒人知道，不過紀雯這丫頭，敢成立天理幫，必有仗恃，不可輕視！」

鐵林可抓到一個反駁的機會，哈哈一笑道：「難道弟妹就不顧忌

紀天昊了麼？」

易蓉蓉面色一怔，昂然道：「我姐妹來長安，是爲了找姓游的小子，他不該傷了我丈夫，紀丫頭既然勾搭上了姓游的，我姐妹找姓游的報仇，就是他紀天昊出面，也不能偏袒姓游的。而老當家的既和姓游的結下了深仇，爲了你們而傷及無辜，害我丈夫成了殘廢，老當家的當然是要作個了斷的。」

鐵林雙拳緊握，指節都在泛白，這已表示他的內心是如何的憤怒了。

易蓉蓉接着又道：「老當家的既爲河西四十八寨的總寨主，桑大哥和拙夫因爲老當家的而傷亡，我姐妹來此，就應當齊心携手，竭誠合作，聯合對付天理幫和那姓游的，老當家的還不願意麼？」

鐵林一聽，由衷的高興，心忖：人人都說俏羅刹唇槍舌劍，最爲難纏，今日一見，果不虛傳，難怪褚金彪畏之如虎了。

轉念間，鐵林忙道：「老夫是求之不得，誰說不願意了？」

二夫人毒玫瑰夏萍插口道：「我姐妹行時匆匆，帶來的人不多，不過雖不及老當家的聲勢浩大，但自信可爲老當家的搖旗吶喊。」

鐵林笑道：「弟妹說笑了，老夫一定樂效前驅。」

說笑間，一行人就進入大廳，鐵林讓座。易蓉蓉並不落座，她們要先去看一看紫金刀褚金彪。

鐵林只好領她們到了後院客房，點開了褚金彪的穴道，褚金彪神智仍未清醒。

他一見來了這麼多女人，還以爲身在綺春院呢，忽地站了起來，笑道：「哈哈……喝了我的酒，怎麼不認識老子了？滾！統統給我滾！」

易蓉蓉突喝一聲道：「阿彪！」

她這一聲還眞靈驗，褚金彪身子一抖，翻眼向上一揚，突然又叫喊道：「我的臉，我的臉，蓉蓉，我的臉不見了，找我的臉去！」

說着，轉身往外就跑。

易蓉蓉身形一閃，揮手點了他三處大穴，又把他扶在榻上，長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出了客房。

魔扇鐵林忙命人爲她們安排住處，但是被易蓉蓉謝絕了。

她說：「住在這裡，目標太大，無疑告訴敵人自己來意，姓游的要是遠走高飛，又到哪裡去找他呢？」

鐵老魔留不住她們，也只好作罷，其實他也不願意和這些女人住在一起。

因爲，十八夫人並非等閒之輩，個個都有一身高强的武功，而且心機縝密，她們之所以嫁給褚金彪是有着目的的，那就是她們想控制河西四十八寨，所顧忌的只是他魔扇鐵林一人而已。

鐵林心中明白，也早防着她們，如果讓她們住進五鳳樓，她們會窺去自己的秘密，那豈不糟了。

易蓉蓉對他也是同樣的看法，她們也不願住進五鳳樓，同樣怕被人窺去自己的秘密。

她們走了，連丈夫都不要了，褚金彪仍然留在五鳳樓。十八夫人住在東門外的八仙庵。

另一方面，天命莊被火燒了之後，已是一片廢墟，紀雯和她那些屬下，全都住在地道中。

地下相當寬敞，可以容納二三百人，有室有房，還有議事的廳堂。

這時，紀雯和她的那些屬下，在討論着迎敵之策。

紀雯肅然道：「姓鐵的老魔頭吃過一次虧後，絕不會就此甘心，我猜他一定還會再來，請大家還是小心一點好，免得天理堡的慘事再發生。」

她話音方落，突然有人大聲叫喊道：「本王回府，你們還不接駕？」

紀雯一聽，就知是游龍回來了，這小子一出去就是三天，連個音訊都沒有，大概是玩累了，才又跑了回來。

思忖之間，游龍已從外面進來。他笑嘻嘻地先朝紀雯喊了一聲：「姐姐！」又轉向胡芃、蕭蘭道：「少碰，少來，你們爲甚麼不接駕？」

蕭蘭一翻眼，嬌叱道：「游龍，你胡鬧甚麼？接你個屁的駕！」

游龍面色一怔，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沉聲道：「沒敎養，一個女孩兒家，口出髒話，臭不臭呀！」

裝老不像，卻逗得那些人哈哈大笑，游龍心中就高興了。

他湊在胡芃跟前，笑道：「少碰，你猜我這幾天去了哪裡？」

胡芃白了他一眼，嬌嗔道：「你少胡亂給人家起名字，好不好，我姓胡叫芃，草木繁盛的芃，甚麼少碰多碰的，胡說八道！」

游龍笑道：「胡說九道，胡芃念着多別扭，而且那個字像芃，所以我才改成碰，你不高興咱就不碰了。」

他一陣胡攪蠻纏，胡芃還是拿他沒辦法，只好委屈地道：「隨你胡扯好了，我自叫胡芃！」

游龍笑道：「我就叫你少碰，聽不聽由你。」

紀雯聽他們吵個沒完，笑道：「好極！一見面就吵，有完沒有？游龍，告訴我，這幾天你去了哪裡？」

游龍對着紀雯有着幾分尊敬，

尚少胡扯，聞言忙道：「我呀！我這幾天可幹了件露臉的事。」

紀雯愕然道：「甚麼露臉的事呀？」

游龍笑道：「我刺殺了斷魂槍桑金魁，毀了紫金刀褚金彪的容，算不算露臉？」

紀雯聽了之後，不由大吃一驚，她眞沒有想到，游龍這小子會這麼胡來，他竟然刺殺了桑金魁，傷了褚金彪。

紀雯把臉色一沉道：「游龍，你可知道，河西四十八寨的厲害，他們可都是亡命之徒，和他們結仇可不是件好事。」

游龍滿不在乎地把胸脯一挺，笑道：「姐姐，怕甚麼？憑咱一代邪神，吃喝幫主，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

紀雯眞拿他沒辦法，叱道：「又胡扯了！」

游龍笑道：「一點都不胡扯，臭老鐵調來桑金魁和褚金彪，目的就是對付咱們的，不除去他們，眞要動起手來，咱們誰都打不過人家！」

紀雯道：「打不過，咱們可以跑呀！」

游龍道：「你的脚程快，跑得了，你的這些弟兄們，能跑得了嗎？到頭來，你跑了，他們挨刀。姐姐，你還是甚麼天理幫，乾脆改投我吃喝幫好了。」

游龍雖然胡扯，這幾句話說得很對。

紀雯聽了辯駁道：「可是，現在他們又來了更多的殺手，我們就無法抵擋住了。」

游龍笑道：「誰說抵擋不了，就憑我這一個邪龍……」

紀雯連忙搖手道：「好了，好了，又扯起來了。」

游龍笑道：「不扯，不扯，絕對不扯。我說的是咱一個邪龍，詭計多端，勾心鬥角，隨雞撿蛋，怕個甚麼，看我的好了！」

蕭蘭一聽他說隨雞撿蛋，噗嗤一聲笑道：「你撿的是甚麼蛋？」

游龍笑道：「這難不住我。不過你們都得聽我的，非我命令，任何人不得擅動一步。看他們來的甚麼雞，你們就撿甚麼蛋。」

他說完話，轉身走到紀雯跟前，行了一個禮，笑道：「諸葛娘請讓位，看我諸葛發亮、伯溫不瘟的本事！」

紀雯確知這小子鬼心眼多，微微一笑，退後半步。

游龍立刻成了登壇未拜之將，沉聲道：「臭老鐵今夜必定會來，快，快四面派人警戒。」

紀雯笑道：「我早已安排好了。」

游龍一笑道：「有一個諸葛娘，加上我諸葛發亮，一定殺他們一個放屁，尿濕褲子！」

胡芃翻了他一眼道：「盡說些髒話。」

游龍本就是個見人瘋，只要不理他，他就沒轍了，不過，經他這麼一攪和，倒是消除了點緊張氣氛。

* * *

更鼓響。

正三更。

步履聲淸晰入耳。

游龍笑了笑道：「來了！我已聽出，正面來的人很少，而其他三面人卻很多，臭老鐵還眞的敢來，紀姐姐，你帶人招呼他們去，少碰、少來跟着我，咱們去撿鐵蛋。」

紀雯帶着人走了，蕭蘭、胡芃跟着游龍，從另一出口，走出地面。

十幾丈外，脚步已經靜止下來，一個洪亮的聲音道：「魔扇鐵林，特來拜會天理幫，怎麼沒人接待呀？」

是魔扇鐵林到了，他只帶了十六個人，不用問，這十六個人個個都是高手。

游龍帶着蕭蘭、胡芃迎了上去，搶先招呼道：「臭老鐵，好久不見了，你好嗎？」

鐵林也裝出一副老友乍逢的樣子，笑哈哈地道：「小兄弟，這麼久沒有看到你，可想死老哥哥了。」

笑語聲中，就走近過來，伸手欲握。

游龍笑道：「臭老鐵，你想錯了，甚麼都可以想，怎麼可以想死？那不好，哈哈……」

說着也伸出手來，一隻大手握着一隻小手。

鐵林心中大喜，沒想到如此輕易地就抓到了這小子，暗中一提氣，勁貫右掌，用力一握，心忖：小子，既入老夫掌中，看你還能逃到哪裡去？口中卻笑着道：「哈哈……老夫可眞想死，小兄弟……」

他話沒說完，倏地手心一陣奇痛鑽心，眞氣不凝而散，整條手臂都失去了勁力，趕忙抽回手來。

耳聽游龍哈哈笑道：「你想要死的是小兄弟，小老太爺先請你嘗嘗子午斷魂針。」

鐵林聞言之後，退後兩步，抬手細看，只見掌心處，出現銅錢大的一塊黑斑，中間一點殷紅的針孔。

鐵林不禁大爲驚駭，怒喝一聲道：「小子，你給老夫玩詐？」

游龍笑道：「臭老鐵，你緊張甚麼？沒有油炸甚麼，那叫乾炸，懂嗎？一個對時之後，如不服下解藥，你就得七竅流血，流到血枯而

完蛋。」

鐵林駭然道：「小畜牲，你這是甚麼毒？」

游龍笑道：「沒有甚麼，小名堂，子午斷魂針，讓你眼前還死不了，明天這時候，閻王請你喝燒酒，快滾吧！」

鐵林駭然之下，哈哈大笑道：「游龍，你太小看老夫了。」

游龍笑道：「你本就沒有多大呀！一個痲袋準裝得下。」

魔扇鐵林作夢也想不到，自己是老江湖，不知見過多少世面，今天竟會栽在一個初生牛犢手裡。

但是，他也知道子午斷魂針的厲害，可不敢大意，眼前必得找到解藥，否則，就這樣死去，太寃了。

他心中忖念中，兇睛亂轉，挫牙作響，冷喝一聲道：「小畜牲，快拿解藥來！」

游龍搖搖頭道：「沒有解藥。」

鐵林嘿嘿一陣冷笑道：「這麼說，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游龍嘻嘻一笑道：「你說錯了，我是敬酒罰酒都喜歡吃，我是不吃毒酒，你這時候倒是最好喝些酒。」

鐵林此刻心中想的，就是快些解毒，聞言想也沒想，忙道：「酒能解毒麼？」

游龍笑道：「酒，能不能解毒……不知道，不過中了子午斷魂針，要喝酒的話，那就死得快了。」

鐵林一聽，氣得雙目冒火，突喝一聲道：「小畜牲，你敢跟老夫耍貧嘴。」

游龍笑道：「爲甚麼不敢，誰怕誰？」

鐵林聞言幾乎氣絕，咬牙揮手，就要前撲，突聽他身後有人大叫道：「老當家的，這小子交給我了！」

隨着話音，從鐵林身後閃出來一人，他是涼州陰山寨的寨主，也是西北黑道中屈指可數的高手之一，陰掌姬明。

游龍笑道：「臭老鐵，你眞混蛋不要臉，自己怕妄動眞氣毒傷發作，卻讓個不入流的狗腿子白賠！」

陰掌姬明聞言大怒，獰笑道：「老子姬明，你小子就試試老子這不入流的功夫。」話落，人已大步逼近，右掌揚起。

游龍鄙夷地一笑，道：「鷄鳴狗盜下九流，見不得人的幾手鬼爪子，也敢在本幫主面前獻醜！」

姬明氣得雙眉立竪，喝道：「小狗找死！」雙掌齊發。

他的掌式很怪，緩而不慢，飄而不　，和一般霸道迅疾的掌法不同，可說毫無氣力，又像是開玩笑，形同病鶴展翅，懶虎伸腰。

可是，在行家眼中，可就不同了。

姬明雙掌先左後右，掌心微凹，好似作勢打人而又未發出，不見一點掌風逼人，更沒有撼動山岳的力道。

但是，那無形的陰風，已經直奔游龍的上、中、下三盤，把他整個身子罩住。

假使對手不能搶先在一刹那間閃避冷風，不能憑功力反擊冷風罩體，冷風一旦沾人身，立時寒毒入骨，這就是所謂陰掌的厲害。

中了寒毒之後，全身痲痺，眞氣不通，閉氣倒地，用不了半個時辰，就會全身泛青，連經絡中的血也會凝凍，那就死定了。所以，姬明的陰掌，被武林稱爲五大毒掌之一。

他也就是憑着這手絕技，稱霸黑道，陰掌的最大剋星，是乾天烈火掌，可是據說乾天烈火掌早已失傳，這就難怪姬明敢傲視江湖了。

游龍還眞有點邪門，他似乎不知厲害，也根本沒有作勢反擊或閃挪躲避，他身邊二女，蕭蘭、胡芃早已後退兩丈，而他仍紋絲不動。

鐵林見狀，心中暗喜，忖道：「小子，你死定了，可惜死血不能助我練功。」

姬明此刻雙眼怒瞪，已施出十二成的功力，雙方相隔不過丈許，陰掌無形力道，早就擊在游龍的身上了。

姬明一再加勁，陰風更是强烈。

怪，眞的邪門！

游龍雙手虛抱，除作太極圖狀外，連眉毛也沒動一下。

本是心頭狂喜的鐵林，此刻已發覺情形不對，連同其他那些高手也感到有異。

只有陰掌姬明他原勢不變，兩臂如蛇般蠕動更緊，怒目如炬，脚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慢慢逼去。

每當他跨出一步，地面上就出現一個深約寸許的脚印，猶如姬明正在荷着千斤巨石行走。

鐵林不禁爲姬明擔上了心，大喝一聲道：「游龍小狗，你在玩甚麼邪法？」

喝聲中，他已凝足功力，準備出手應變。

這時的游龍，臉上仍然帶着微笑，既平靜而又安詳，尤其臉上那副笑靨，活像觀音座前的善財童子，人見人愛，誰也不忍心拍他一巴掌。

奇怪的是，他由頭到脚，好像被罩在薄霧中，朦朦朧朧，越像金童下凡。

白茫茫的霧氣，越來越濃。

姬明此刻已喘息有聲了，他已

逼到游龍身前三尺，舉手可擊。

但是，游龍仍是一動不動，這時姬明如果驟起暴襲，是個大好機會，但是，他仍是雙掌前推。

不過，在行家眼裡，一看便知道他正遭遇到無形的力道對抗，交手雙方，已經在全力攻守着，誰也不敢妄動，以免爲敵所乘。

霧，快已凝成白霜了。

姬明的喘息，越來越重。

而游龍還是冷靜如故。

這些事，瞞不過魔扇鐵林，他不禁暗自叫苦，因爲他已經看出姬明落敗在即。

別說游龍防守得天衣無縫，已經佔盡了上風，他此時只要一出手反擊，姬明就難招架了。

即使游龍不出手，姬明就這樣支持下去，最後也得力竭而潰。

鐵林走近兩人之間的一側，他想援救姬明，但是，他幾次想動，卻不敢輕動。

因爲，在游龍身後，站着蕭蘭、胡芃，還有八名青衣大漢，全都持械而立，對着他虎視眈眈。

其實，這幾個人，鐵林並沒有放在心上，眞令鐵林卻步的，卻是胡芃手臂上所纏着的兩條小蛇——銀綫雪龍。他硬着頭皮，向姬明招手道：「姬兄弟，請退下，讓老夫來領教領教人家的絕藝。」

姬明狀如未聞，對於鐵林的話，他是聽到了，無奈他不能開腔，也無法撤手，更談不到後退了。因爲，他全身功力已經全都施出去了，面前，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道裹住，他不但無法再逼進一寸，就是後退也有點力不從心了。

他爲了突破這一道阻力，用盡了全力，但始終無法再進一步。

他的功力在逐漸消耗，已快由衰而竭了，如果他在這個時候，抽身撤手的話，不須對方出擊，他自己被阻的那股奇寒力道，立刻會被反震回來。

那樣一來，他就難逃非死即傷的命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絕不敢抽身，連開口也怕洩了氣。

鐵林已等不及了，正待不顧一切，對游龍來個突襲，就在這時，突聽胡芃冷冷地道：「鐵老當家的，你該知道雪龍的厲害，它不但毒，而且動作快，若被它咬上一口，神仙也難救。」

胡芃的聲音剛落，突聽游龍一聲朗笑道：「鷄鳴，滾吧！」

笑語聲中，游龍朗目一瞪，雙臂猛分，再向前一翻。

只見陰掌姬明全身一震，一個踉蹌，慘叫出口，整個身體被震飛起丈餘高。

鐵林見狀，連忙飄身疾閃，凌空接住姬明。

人，他倒是接住了，不過，沾手如冰，好像接住了一大塊寒冰，不由一鬆手，姬明仍然跌在地上。

只見姬明口角溢血、七竅冒紅、目張、唇青，已是氣絕身亡了。

游龍笑道：「臭老鐵，你的這隻朋友鷄，鳴不成了，看出來沒有？我這是乾坤一轉，玄天無極，我練得不錯吧！」

鐵林一聽乾坤一轉，心頭一凜，但也氣得眼睛發黑。

就在這時，另有兩名壯漢，乃是姬明的盟弟，一個是鷹王張全，另一個是玄天指李雄，他們眼見盟兄姬明的暴死，胸中燃起怒火仇焰，一聲不響，飛身搶出，猛撲游龍。

鐵林一見，急聲喝止道：「張老弟，李老弟，請暫退下，小心他那乾坤一轉……」話雖如風，仍然慢了。

張、李二人飛撲之勢疾速，張全的身形更快，人已當先撲到。

只見他雙手箕張，十指彎曲如鷹爪，直向游龍當頭罩落。

同時，玄天指李雄的中指，流星般疾點，直取游龍膻中死穴。

這只是眨眼間的事……

事情發生的剎那，也就跟着結束了。

只見張、李二人從天而落，一個頭先落地，跌了個腦袋開花；另一人，旋撲倒地，又在地上橫打了兩轉，口中噴血如箭。

這麼凌厲的招式，硬沒看清游龍是如何動手的。

只見他身形打了回旋，人已滑出六尺多遠，在轉身的瞬間，同時又拍擊了兩掌。

原來，張、李二人，一個凌空下擊，一個掠地急震，挾奔雷閃電之勢撲到。

可是，他們二人都未估計到對手的能耐，只見游龍一個陀螺步，疾旋閃開了他兩人的雙掌，一指的攻勢，又迅快地揮出兩掌。

張、李二人尚未及轉念，同時感到胸前一麻，重要穴道被一種寒冰似的牛芒細針透入，凉颼颼的，連吼叫都未出口，就已完蛋。

張全是鷹爪門的叛徒，有强姦師妹的醜事，一叛師門就上了河西，成了凉州陰山寨的二寨主。

李雄的玄天指，曾以一指洞穿二虎一熊而出了名，他是凉州陰山寨的三寨主。

他二人和凉州陰山寨大寨主陰掌姬明結拜兄弟，三個人也都是魔扇鐵林的死黨。

但是，卻先後伸了腿。

姬明總還算硬挺了一陣子，而張、李二人一照面就完蛋了。

這麼一來，在鐵林身邊另外十三個人，雖全都是黑道上的兇神，

卻也被游龍嚇破了膽，就連鐵林也禁不住脊背發麻，傻了眼。

他想不到游龍不但已得到了乾坤手蕭隱的眞傳，連賊魔烏英的一身功夫也傳給了他。

乾坤一轉，玄天無極，加上賊魔的正反七十二解，形分太乙掌法，想不到老賊魔連壓箱的子午斷魂針和玄牝針都傳給了他，難怪游龍這小子如此的囂張。

正當鐵林忖念之間，那十三名惡漢已然回過神來，怒吼衝天。

鐵林還未來得及有所行動，十三名惡漢已經挾着狂風之勢爭先强撲而出。

半空中，寒光閃閃，他們都已兵刃出手了。

鐵林無法阻攔，剛招呼了一聲：「各位兄弟小心了！」

他的喊聲未了，突從胡芃手臂上，飛起兩條蛇。

那小蛇竟然會飛，迎着十三名惡漢飛躍，只一眨眼間，十三名惡漢都被小蛇咬了一口，每一惡漢不是滾倒在地，便是縮成一團。

這兩條小白蛇確實够厲害的，那十三惡漢雖各持刀、劍、鞭、鈎等兵刃，卻擋不住那兩條小白蛇。

這蛇比任何暗器都快，蛇尾只在刀背上一點，一彈之下，便已咬中了敵人。

鐵林見狀撩起衣衫，從懷中急速取出一瓶藥水，倒在掌心，匆匆在手臂及下肢塗抹，跟着縱撲了上去。

兩條白蛇從兩側竄向了鐵林，一條盤在他頭頂，一條探向他的鼻樑。

鐵林竪眉一立，心中暗自發毛，原來他發現自己秘製的蛇藥，對付小白蛇竟然無效。

頭頂上那條蛇在他髮髻中穿來穿去，蛇尾纏頭、掃眉，另一白蛇卻從領口鑽進衣內，游行在他前胸、後背、腰肋間，只是沒有咬他。

就算是這樣，已弄得鐵林驚慌失措，雙手急抓。

無奈，他出手雖快，蛇兒卻比他快上十倍。

但見他雙手急抓猛撣，在自己的背後、胸前、臉頰、頸際、頭頂亂抓亂打，發了瘋似地抓個不停。

游龍見狀，拍手大笑道：「好玩，好玩，少碰，眞有你的。」

蕭蘭忙向胡芃道：「這老東西最愛欺侮人了，叫他脫光衣服，看他羞也不羞。」

胡芃口中噓噓叫了幾聲，頭頂上那條蛇兒忽地不見了。

鐵林雙手方一稍停，跟着又在大腿上亂抓亂摸起來，原來，那條蛇兒已從褲管鑽進他的褲中。

論身份，他也是河西四十八寨的總寨主，講名頭，在大江南北黑白道上，也是叫得響的人物，讓他脫褲子，那是比死還難的一件事。

急得他雙足亂跳，雙手在自己小腹、屁股上拍打一陣，手忙脚亂地除下了長褲，露出了生滿黑毛的大腿。

游龍見狀，拍着雙手大叫道：「少碰，叫他全脫光，叫他全脫光！」魔扇鐵林知道再待下去，出的醜更大，而且兩條小蛇又鑽進了他的內褲。

這一來，他是更難堪了，這次突襲天命莊，隨來的人，還有烏鎖嶺的十八夫人和她們的弟子，全是女人。

當着這麼多的男男女女，脫下長褲，已經是够丢人的了，這條內褲是死也不能脫的。

情急之下，大叫一聲，跌跌撞撞，翻身就跑。

他沒跑幾步，斜刺裡忽然衝過一個人來，砰的一聲，兩人撞了個滿懷。

這一撞之下，兩人勢道都是奇急，鐵林被撞得踉蹌後退，對面那人尖叫一聲，仰面一跤，摔倒在地。

鐵林一看，認出是褚金彪的大老婆俏羅剎易蓉蓉，論起來是自己的弟媳婦，不禁失聲叫道：「弟妹！」

他既認出來是易蓉蓉，也顧不得褲中的蛇兒從左腿爬到右腿，又從右腿爬到左腿，忙搶上去將易蓉蓉扶起。

易蓉蓉嬌呼一聲道：「老當家的，怎麼是你？」

鐵林這時眞可說是羞愧難當，不知說甚麼是好，恨不得地下有條裂縫，好鑽下去。

可是就在這時，那蛇兒突然爬到他大腿上。

他一聲大叫，雙手忙去抓蛇，手一鬆，易蓉蓉却又摔倒，不由雙頰飛紅。

易蓉蓉怒啐了一聲道：「你這是幹甚麼？」

鐵林此刻可眞是狼狽到了極點，有口難言。

游龍此時又拍手笑道：「大嫂子，鐵當家的想幹甚麼，你還看不出來麼，這叫喜相逢，回五鳳樓辦喜事去吧，到時，我還要你們一杯喜酒喝哩，哈哈……」

兩句笑話，激怒了易蓉蓉。這時，鐵林卻無可奈何地道：「老夫認了，老夫認了……認栽了……」

他認栽了，正合易蓉蓉的心意，因爲這女人早有取而代之的心。

她突然嬌喝了一聲：「老當家的，你認栽，我們河西四十八寨不認栽。妹妹們，該你們了！」

「來了！」一陣嬌脆應聲。

聲起，人現，四條人影，由一

處殘壁上一掠而下。

游龍心中一動，笑道：「他娘的，趕去了公的來了母的，更難纏。少來，少碰，幹了。」

那四條落地的人影，一式的黑衣黑褲，連頭臉也是黑布遮罩，只露出雙眼，只能從腰身上看出是女人。

她們一聲不響，閃電般撲來。

蕭蘭喝道：「你們也是河西四十八寨的麼?」

對方不理，好似狂風暴雨攻到。

胡芃喝道：「你們爲甚麼掩起面目，見不得人麼?」

那些黑衣人仍然不理，已將三人圍在中心。

* * *

游龍就是這種脾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忘不了損人、捉弄人，就是脖子上架着刀劍，他也改不了這臭毛病。

這時，他和對方一交手，就知人家的功力不弱，身已陷入險境之中，他仍用嘻嘻哈哈的口氣說道：「少碰，你說對了，她們是做了很多很多見不得人的事，沒臉見人，不包起來怎麼辦?再不，就是她們都沒有鼻子。」

胡芃冷叱道：「你怎麼知道?」

游龍笑道：「你想嘛！一個嬌娘如果沒有鼻子，那像甚麼樣子，當然得包起來了。」

游龍談笑自若，胡說八道，甚麼話他都說得出口，竟然是百無禁忌，信口開河，卻忘了身在險境。

那四名黑衣人，眞的全是女人，而且是十八夫人中的四位，雖然算不上千嬌百媚，可也都有幾分姿色。

游龍竟說人家沒有鼻子，哪能不氣，尤其說到她們做了很多見不得人的事，一想就知，可也正說到她們的疼處，抓到她們的痛脚。

因爲褚金彪雖然有十八房妻小，但他仍然常在外面拈花惹草。

所以十八位夫人誰都有三四名面首。

褚金彪雖然知道，也不敢過問，因此江湖上褚金彪又有個九尾龜的「雅號」。

游龍並不知道這些，卻不幸而言中。

十八夫人這一點見不得人的事，自然也最怕人講出來了，一聽游龍如此一呼喝，她們自然很生氣了。

易蓉蓉嬌喝一聲道：「這小子要找死，並肩子上啊！」

另外的十三人也隨後旋風般撲到，風捲石礫，一場混戰……

叱喝如潮中，四面人影不斷出現，盡是河西四十八寨的伏兵，也有長安一帶的高手，也都是一式的黑衣黑褲。

游龍左肩已被對方打了一掌，有骨斷之慮，蕭蘭、胡芃也陷入危境。他們只有三個人，眼看着就要被洶湧的人潮吞沒……

猛聽連聲慘叫，就在天命莊廢宅外面，火光突現。

廢宅中，突然大放光明。

二三十個火把，由二三十名天理幫的弟子高擧着。

同時，從廢宅中洶湧而出的人，一下子就有百十多人。

天理幫弟子迅速地分開，殺入重圍。

一陣陣撕心裂肺的慘吼聲、哀叫聲，淒厲刺耳。

「住手！」鐵林嘶聲大喊了一聲。

本是混亂一片的局面，河西四十八寨的人聞聲紛紛回身，而涼州陰山寨的人更加瘋狂地攻擊，和天理幫的人殺得難分難解。

鐵林全身抖動着，他此刻不止是氣極了，過度的驚恐與聲名的被損，都刺激着他，他已領悟到十八夫人的陰謀，正在一步步的緊逼着他。

他不甘心。一步步地向火光前走來，張開着雙臂，口中嘶叫着道：「住手！住手！」本已氣得鐵青的臉，泛起了灰白。

在火把照映下，呈現出一個可怖的畫面。

血！橫流滿地！

死屍沒有一具是完整的。

約有三四十具，有的被亂刀分了屍，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被腰斬兩截，有的手脚被斬，成了光禿禿的血球，還在滾動、慘叫、嘶嚎……

另有十來個被五花大綁，讓人架着，滿面血汚，原來全是被人割去了鼻子。

二十名大漢，每兩人夾着一個人，每人手持一柄大砍刀，雪亮的刀光，映得人目眩。

游龍笑嘻嘻地站在十人面前，朗聲道：「這十個人，我想你臭老鐵一定認識，他們就是河西四十八寨的十家寨主，你們如不快些退出本莊，我只須哼一聲，一顆顆腦袋就落地。」

原來鐵林早就看見了，所以才高喊住手。

烏鎖嶺和涼州陰山寨的弟子們見狀，也只好停手了。

他們想反撲救人，再一看，一百多名天理幫的弟兄，雁翅一般，排列十人兩側，警戒森嚴，陣勢嚇人。

頓時，把方才那兇焰萬丈、喊殺震天的黑道羣雄，嚇得目瞪口呆，全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鐵林顯然也被這種場面嚇破了

膽，再加上過度的刺激，已使他無法控制自己了。

他一步步吃力地走了過來。

離着那十家寨主還有五步，突然四支長劍出現面前，交織着冷光寒芒，攔住了他。

鐵林如大夢初醒，他搖搖頭，慘笑了一聲道：「你們……你們好狠……好毒啊！」

游龍笑道：「這是你昏庸老悖，自作自受，怪得誰來！若再不叫你的人退出去，我可要動手了。」

鐵林慘笑抬頭，道：「老夫認栽了……請高抬貴手！」

他的聲音哽塞，還有點顫抖，似一下子老了十年，憔悴得面無人色，宛如鬥敗的公雞。

游龍道：「臭老鐵，你爲何不叫你的人住手，再遲一刻，你會後悔不及的。」

鐵林一震，吃力地回身，大叫道：「請各位住手。」

但是，那班人似乎對他已失去了信心，理都不理，仍和天理幫的人惡鬥不休。

雙方都有傷亡。

鐵林此刻，他可以獨善其身，一走了之。可是他想到一生辛苦掙得的這點基業來之不易，而且河西四十八寨的四十八家寨主，都和他是換命的弟兄。

他若不管，今後西北江湖道上，就沒有他立足之地了，說來說去，還是爲了自己。

眼前的情形，他不能眼看着十家兄弟被人斬首。

游龍笑道：「臭老鐵，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這河西四十八寨的總寨主是怎麼幹的，連你的手下也全不聽你的了……」

鐵林淒厲的嘶聲大呼：「請你們住手了！」

還是白喊白叫，毫無反應。

游龍笑道：「我看你這總寨主是完了！」

暗影中突然出現了紀雯，她大喝道：「聽令，你們上去，把那些不聽他們總寨主號令的人，全部格殺勿論。」

一聲令下，百多名天理幫的弟子，如同怒箭齊射，投入戰圈。

這時，那烏鎖嶺的人，也約有百人之多，正好和天理幫的人殺了個棋逢對手。

現在，天理幫的人一馳援，以驟加一倍的生力軍猛攻之下，烏鎖嶺的那伙立刻敗了下來。

鐵林突然慘笑起來，「啊哈……老夫上當了，老夫上當了……」他已是語無倫次了。

別看他平日氣焰萬丈，驕橫不可一世，但在發現衆叛親離的情形下，尤其他想不到十八夫人會背叛他，不免心神大亂，精神崩潰了。

游龍聞言之下，笑道：「臭老鐵，你上了誰的當了?」

鐵林又急又怒，悲憤之下，衝口而出道：「老夫該死！上了易蓉蓉的當。」

游龍道：「易蓉蓉她是何方神聖?」

鐵林道：「十八夫人之首。」

紀雯冷聲道：「這麼說，她們是烏鎖嶺的人了，叛師之徒，該殺！」

鐵林心頭一凜，忙道：「老夫……不知道，老夫，唉！」他已話不成聲，雙手掩面，搖搖欲倒。

紀雯目射冷光，一揮手，嬌喝道：「大家聽着，這般人馬是烏鎖嶺的，一律殺無赦，不准漏網一個。」

鐵林訥訥地道：「老夫……老夫……」他似有甚麼難言之隱。

紀雯冷冷一笑道：「可是易蓉蓉她人呢?」

鐵林向後指了指。

紀雯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鐵林，不是我說你，你一把年紀了，也太糊塗了，你以爲易蓉蓉是個好人，她會幫你?作夢！現在你把這十個人帶走吧！叫你的手下立即撤去，回去好好想想。」

鐵林聞言如獲皇恩大赦，忙道：「老夫謝過少幫主，請小心易蓉蓉那婆娘的詭計。」

紀雯已喝令手下，放了那十家寨主，然後對鐵林道：「鐵林，現在甚麼也不用多說了，彼此到此爲此，好自爲之，請吧！」

鐵林忙道：「謝……謝謝。」

他帶着那十家寨主，在手下簇擁下，離開了天命莊。

現在的惡戰，成了天理幫對烏鎖嶺。

天理幫顯然已佔了上風，但對方仍拚命不退。

紀雯一揮手，帶着八名猛漢，掠向後宅。

廢莊的後宅，傳來聲聲慘叫。

後宅就是當初游龍被救來治傷之處，這時已被一場大火燒成了廢墟，此刻又被罩在一片繽紛彩霧中，幻化五色，那是易蓉蓉的蝕骨迷霧。

倏地，陣陣火光，橫空而來，落入廢宅。

可惜的是，天命莊已成廢宅，無物可燒了，但是，那五色彩霧，却遇火即燃，並發出一陣陣觸鼻欲嘔的臭氣。

紀雯忙命所有屬下服下解毒靈丹，她自己掠過殘垣，投入彩霧。

猛聽一聲怪叫道：「臭婆娘，敢對本幫主弄鬼，這是我的招兒，你還差得遠呢！」聲起自數十丈外。

紀雯一聽，就聽出是游龍的聲

香，暗道：「這小子眞是鬼精靈，他又怎知道易蓉蓉的詭計呢？」

她哪知游龍命犯邪星，好多不可能的事，偏偏讓他碰上了。

他在紀雯現身時，發覺易蓉蓉離開了現場，就知道這個臭婆娘要搞鬼，於是，就跟踪追下去。

天命莊本是一座約十畝的莊園，自從河西四十八寨夜襲天命莊，放起了一把火，後花園也就荒廢了。

現在，後花園已是荒草萋萋，假山圮敗，水裡也長出葦草了。

此刻，樹蔭暗處，卻有不少人在潛伏着。

游龍知道那是天理幫的弟子，不過，他們沒有看到游龍，游龍卻看得出他們的大略藏身之處。

因爲，他們與游龍之間功力懸殊，而游龍又是存心潛隱形跡，所以無人發現他。

他很快地掠出了這座殘破的後花園，因爲他在追踪易蓉蓉。

花園後面，是大片的疏林與荒丘。

二三百丈外，才是房屋櫛比的後巷，是以，這兒的地勢雖然不平坦，卻是很空曠的地方。

高低起伏的荒丘、疏林，顯得一片迷茫。

游龍迅速地隱入疏林暗處，因爲他已發現了警兆。

果然，就見一批幽靈似的黑影飛出荒丘後，陸續飛掠而來。

接着，又見那荒丘後面，火光閃處，一排排的火彈，飛蝗似地射向花園。

火彈炸開後，冒起一團團彩色煙霧，轉眼間，籠罩了整個後花園。

他嗅到了一股臭味，心中一驚，暗罵道：「他娘的，這些臭婆娘，還敢放毒，讓本幫主遇上了，由不得你們。」

心念動處，他縱身飛掠過去。

也就在此時，紀雯也趕到了，她縱撲到游龍發聲之處時，正是那片荒丘疏林，但是卻已毫無所見。

她環首四顧。

前面，是起伏凸凹的墳地。

左面，是一條大水溝。

右面，是一片疏林，間雜荒墳。

後面，就是自己的來路，荒廢了的後花園。

倏地，五十丈外的大水溝那邊，又傳來游龍的笑聲：「好哇！你們這些臭婆娘，敢在本幫主面前作怪，還要冒充一盞燈，兩盞燈，還他媽的三把火呢！快說你們那一盞燈在那裡？」

他在那裡給人家亂起名子，順口胡謅，滿得意的。

紀雯心忖：這地方有游龍在，

易師姐詭計很難得逞，由他去吧！

突又聽游龍哼了一聲道：「你們眞的大膽，還敢暗算老夫，看我不割了你們的鼻子才怪呢！」

紀雯聽游龍自稱老夫，幾乎要失聲笑出來，又聽他要割人家的鼻子，對方是女人，如果一個女人被割了鼻子，還不如殺了她們好，她不得不出面阻止。

她轉念之間，身方移動，突聞慘叫聲起，尖銳刺耳，心頭倏然一驚，深悔自己來晚了，連忙揚聲道：「弟弟，住手！」

「誰？」游龍喝問。

紀雯忙應聲道：「弟弟，是我！」

游龍笑道：「啊！是小姐姐呀！你來得正好，你看，這兩個臭丫頭竟冒充一盞燈，眞是氣煞老夫了。」

他說着，一指在污泥中打滾慘叫的錦衣女人。

這兒正是大水溝的一處爛泥地。

紀雯笑道：「游龍，你怎麼叫起我小姐姐來了，我甚麼地方小了？」

游龍笑道：「我怕把你叫老了，那多難看，你沒聽人家說過嗎？人老珠黃不值錢。」

紀雯笑叱道：「胡說，人有叫老的麼？倒是你自稱老夫，就不相稱了。」

游龍笑道：「那以後我叫你小姐，我自稱小夫好了。」

紀雯俏臉一紅，瞪眼叱道：「放屁！越發胡說了，你怎麼可以割掉人家的鼻子？」

游龍笑道：「嚇她們呢，她們竟和臭鐵勾結在一起，眞是太氣人了，不過，我卻點了她們的穴道，她們再要不說話，我眞的就割她們的鼻子，叫她們一輩子嫁不到丈夫。」

紀雯心頭又是一冷，因爲眞是這樣的話，比錯骨分筋的手法還要霸道，想不到游龍的絕招，還眞是不少。

看那二女，已經成了兩個泥人，痛苦得亂滾亂叫。

紀雯道：「兄弟，我未料到易蓉蓉竟有如此大膽，竟敢和本幫爲敵，唉……」

游龍笑道：「她爲甚麼不敢？莫非她過去本是你們天理幫中的弟子？」

紀雯道：「那倒不是，不過她卻是家母的徒弟。」

游龍笑道：「她是假母的徒弟了？」

紀雯一瞪眼，叱道：「你又胡扯了，我說的家母，是我對我娘親的尊稱，懂了吧？」

游龍歉意地一笑道：「懂了，可惜我沒有一個家母來疼我。」

紀雯知道和他胡扯下去，又沒個完，輕嘆了一聲道：「唉！弟弟，咱們找她去！」

游龍一怔道：「你知道她在哪裡？」

紀雯道：「找找看嘛！」

游龍笑道：「你瞧！那一盞燈還有替身，叫手下假冒她，可見她早就有預謀了。」

紀雯輕嘆了一口氣道：「她可以不仁，我不能不義，這兩人是無辜的。」

「甚麼？」游龍怪叫了一聲道：「她們躲在暗處，對小夫下毒手，還說是無古、無今……」

紀雯笑了道：「我是說，她們只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而你是一代吃喝幫主，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她又哈哈笑了兩聲，才又接着說道：「又是傾國傾城，犯不着折磨她們，放她們一條生路好了。」

游龍就是受不了被別人恭維，聞言笑道：「你是好心，好心有好報，將來嫁個好老公，游龍跟着喝喜酒……」

他嘴裡胡謅着，手指連點，解了二女的禁穴，二女仍委頓在泥裡。

游龍嘻嘻笑着，方一轉頭，卻見紀雯面罩寒霜，凝目瞪着他，冷叱道：「你再胡說八道，可別怪我不理你。」

話聲一落，掉頭掠開，游龍也跟着縱起。

他們繞着這座廢莊院，走了一周，見敵人全已退走，方進入地道。

外面，正是晨雞初唱，天色將亮時。

紀雯清點傷亡，還好死的不多，但傷的卻也不少。

這一場伏算得上是大獲全勝，更妙的是這一仗制服了魔扇鐵林，天命莊少了一位勁敵。

紀雯忙完後，突然想起游龍，暗道這小子邪得怪極了，他雖然助本幫擊退了強敵，但他的心思卻沒人知道，他是否願意加入天理幫？

她想與游龍單獨一叙，但已不見了游龍的踪影。

這邪極怪極的小邪俠早就靜悄悄的溜走了，沒有人知道他甚麼時候走，去甚麼地方，去幹甚麼事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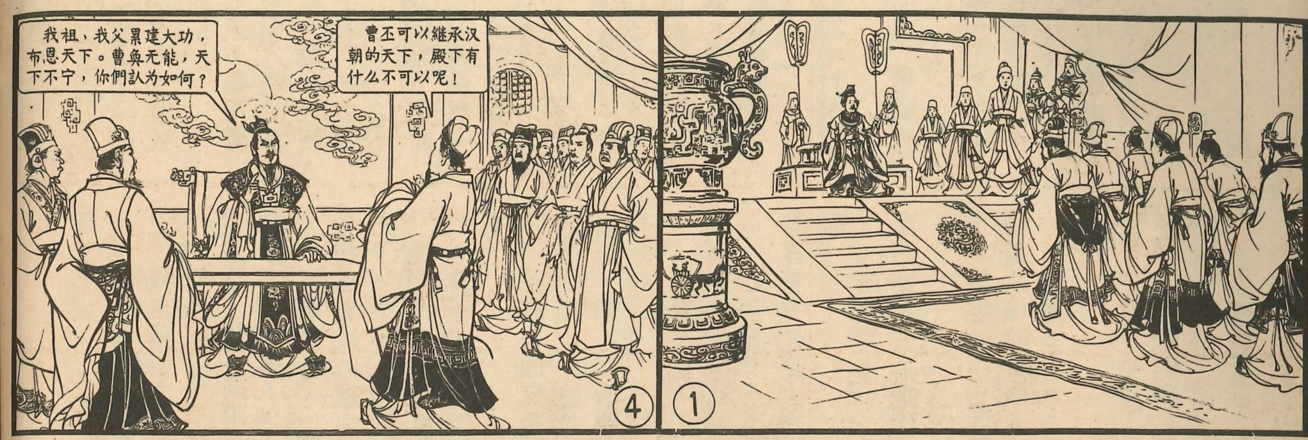
小邪俠——游龍的心思，當今世上誰能猜測了？

（此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八

三國歸晉（一）

徐正・編繪



1　司馬昭滅了蜀國以後，朝中大臣說他立了大功，奏請魏主曹奐封他爲王。曹奐不敢不從，就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

4　司馬炎即了王位，就召集大臣們商議，準備學曹丕篡漢的故事，廢了曹奐自立。



2　司馬昭封王不久，一天正在飲酒，突然中風，不能言語。這是公元二六五年八月間的事。

5　次日，司馬炎同了心腹賈充，帶劍入朝，直入後宮。嚇得曹奐擧止失措，慌忙下榻迎接。



3　第二天，諸大臣入宮問安，司馬昭手指着世子司馬炎就斷氣了。

6　司馬炎冷笑一聲道：「我看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位給有才德的人？」曹奐大驚，面色蒼白，半天說不出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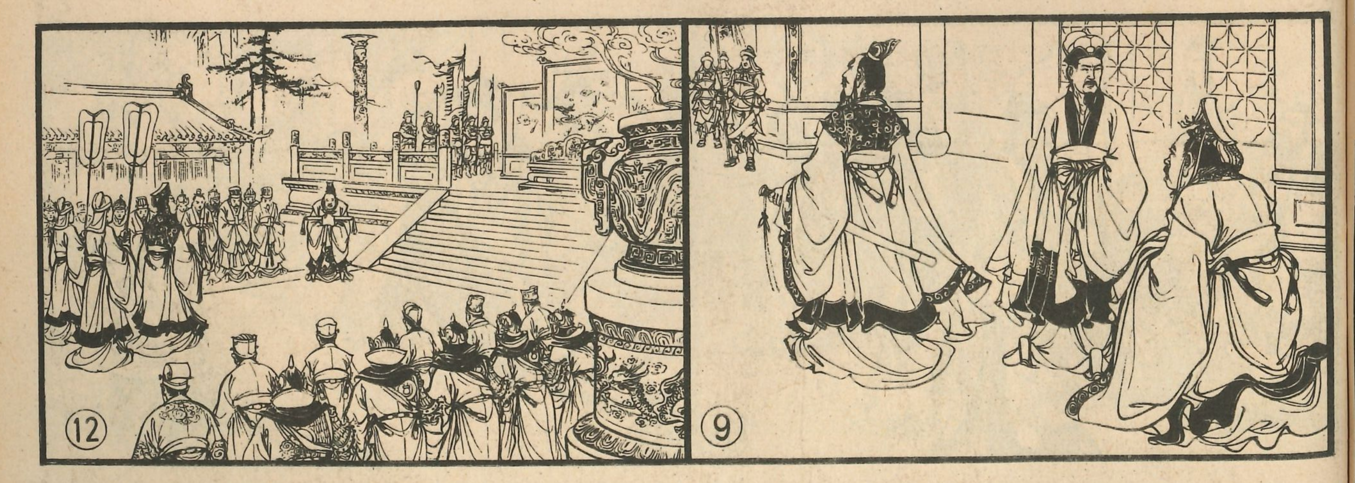
7　侍郎張節在旁喝道：「晉王的話好沒道理！今天子有德無罪，爲何要把天下讓與別人？」司馬炎怒道：「這天下原是大漢的。曹氏奪來，我家出了好大力氣，難道我就不能繼承魏的天下嗎？」

10　曹奐惶急，對賈充道：「事情急了，如何是好？」賈充說：「陛下快讓位給晉王，還可保全性命。」



8　張節回道：「你要這樣做，分明是個篡國之賊！」司馬炎大怒，立刻叫武士把他活活打死了。

11　曹奐無奈，叫賈充去建築受禪台。賈充得了旨意，便徵工辦料，趕緊建造起來。



9　曹奐跪倒在地，流淚哀求。司馬炎理也不理，起身下殿去了。

12　台築成後，曹奐率領文武大臣，親捧傳國玉璽，立於台下，請晉王司馬炎登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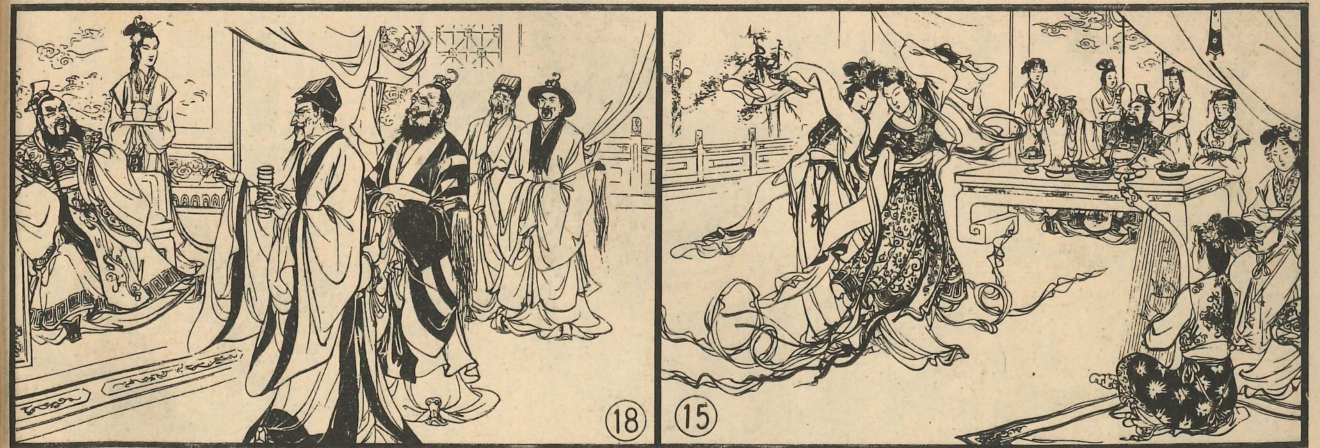
13　曹奐行了禪讓之禮，下台稱臣。司馬炎端坐台上，改國號爲大晋，改年號爲太始元年。魏國就這樣滅亡了。

16　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勸孫皓勤政愛民，反惹得孫皓火起，竟把兩人殺了。從此，嚇得文武大臣再也不敢講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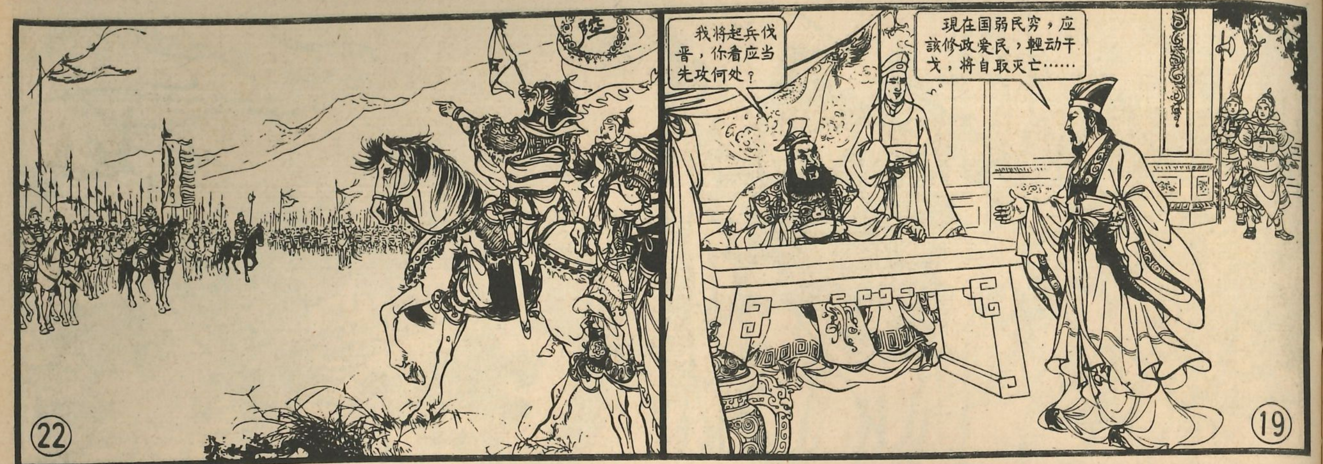
14　這消息傳到東吳，吳主孫休，料定司馬炎要來攻打，急得害起病來，不久就死了。

17　孫皓大興土木，強徵各地民伕建造昭明宮，還派了文武百官入山採木。鬧得怨聲載道，人人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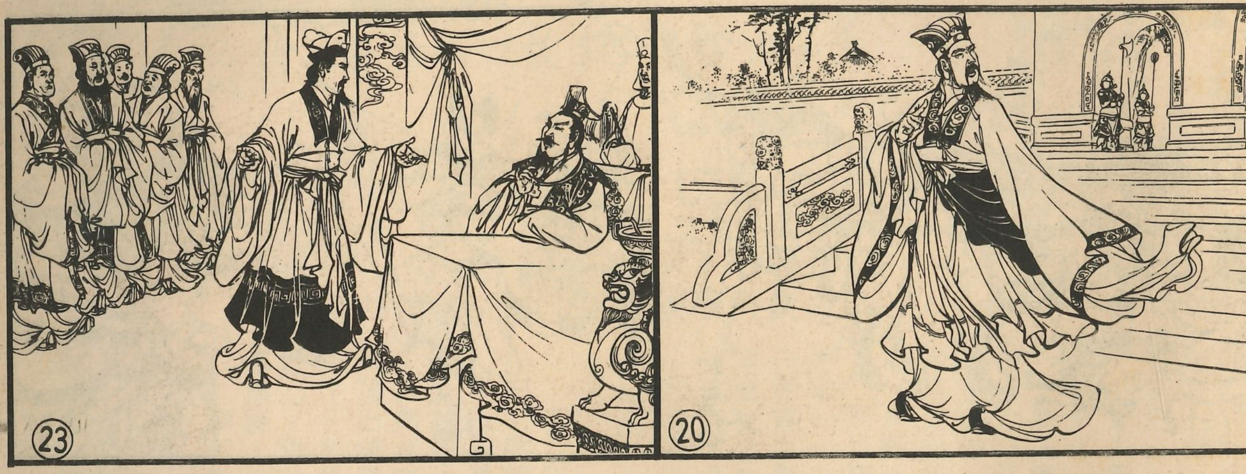
15　大臣們立孫權的長孫——孫皓爲君。孫皓性情凶暴，愛酒好色，即位後，廣選民女，天天在宮中飲酒作樂，不管國家大事。

18　孫皓又崇信術士，常把他們召進宮來，卜問天下大事。術士們爲了奉承他，都說得了吉兆，陛下不久可到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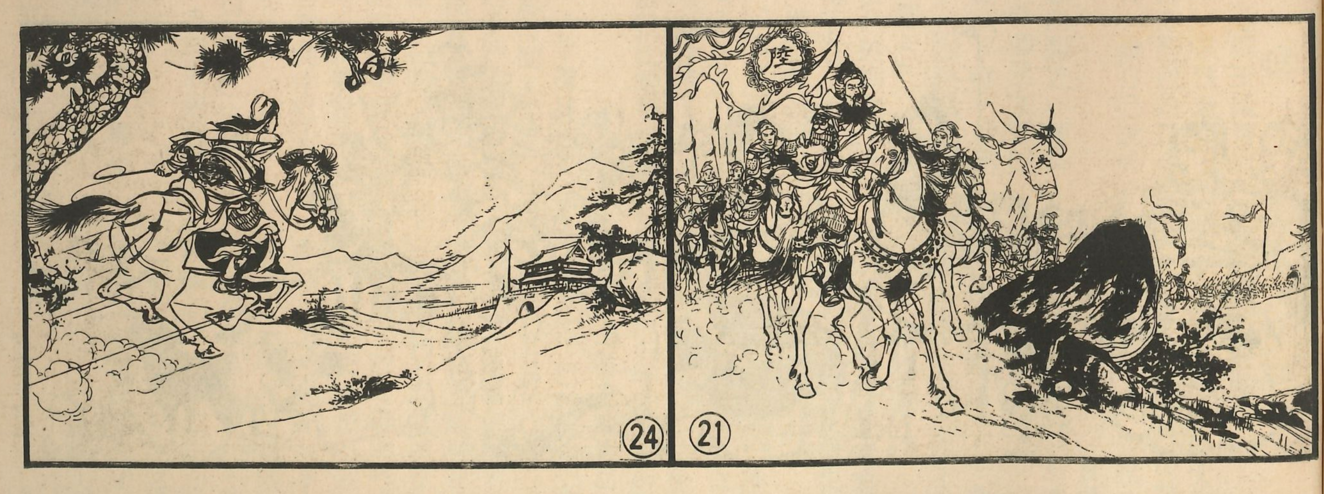
19　孫皓聽了術士的話，信以爲眞，就與中書丞華覈商議，準備起兵攻打洛陽。華覈竭力勸阻他。

22　陸抗是個很有才幹的將領，估計到國窮兵弱，不能輕動干戈。他到了江口後，只在境內練兵，不許士卒越境生事。



20　孫皓惱怒起來，喝令武士把華覈趕出殿門。華覈出朝嘆道：「可惜錦綉江山，不久屬於他人了。」

23　司馬炎得到陸抗屯兵江口的消息，即與衆官商議。太尉賈充說：「孫皓凶暴失政，不得民心，陛下可令都督羊祜堅守襄陽，等他國中有變，乘機攻取，東吳反掌可得。」



21　於是，孫皓派鎭東將軍陸抗，率領大軍進駐江口，企圖攻打襄陽。

24　司馬炎大喜，立即派人到襄陽，宣諭羊祜。

飛鳳·天靈·黑煞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連雲嘯・文
可飛・圖

天靈符修練成功　熊幫主尋仇喪命

上文提要：柳大爺和孫女兒玉鳳相依爲命，據說兒子和媳婦被匪徒擄去，勒贖無着，下落不明，玉鳳跟爺爺學武功，暗中又跟尼庵老尼學內功，柳大爺全不知情，其實爺孫對家事很少溝通，雙方都沒有說出心裡話，一天，柳大爺突然要離開隱居的村莊，說要到江湖找過去的老朋友，協助解決一件事情，和玉鳳一齊去，途中，見孫女將熊元浩的屬下全部收拾乾淨，還得到他們的秘笈天靈符，才知孫女武功高絕……

竹竿精這個名字是柳玉鳳替他起的，她叫那個方申一羊鬚老頭，完全是由人家的容貌身型起的花名，不管人家承認與否，她自己就叫了起來了。

柳玉鳳她此時望向對方，便叫道：「竹竿精，你的兩個朋友都回老家去啦，現在該輪到了你，他們在路上已經等得急了，你快點上路吧，來啦，快拿命來罷。」

那竹竿精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及方申一，方申一也擋不住一招，自己更難有獲勝希望，便想到用詭計暗算柳玉鳳，他說：「臭丫頭，妳別賣狂，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勝得了他們，未必勝得了我，我問妳，妳敢不敢跟我比暗器定勝負？」

「比暗器定勝負，怎麼比法？說出來聽聽！」柳玉鳳反問。

竹竿精已知引起了柳玉鳳的興趣，暗暗高興，便說道：「很簡單，我們選定一個目標，在同一時間內發出暗器，誰的暗器射中便是誰勝了，若果大家都中，就看誰中正紅心，誰中得多，自然是中紅心多者爲勝，妳看怎麼樣？」

柳玉鳳想了想道：「好，這辦法很新鮮，就依你，你去選目標吧！」

「就以方申一的臉做目標怎樣？鼻尖作中心，我們劃定界線，一起發暗器。」

竹竿精的選擇大出柳玉鳳意外，她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會這樣！不禁一怔，脫口又問：「什麼？你選個死人作目標？」

竹竿精滿不在乎地說：「怎麼？妳害怕了？」

柳玉鳳道：「不是害怕，他是你們的朋友啊，你怎可以這樣對待已死去的朋友？」

竹竿精平靜地說：「人死如燈滅，人死了，友情也斷了，有什麼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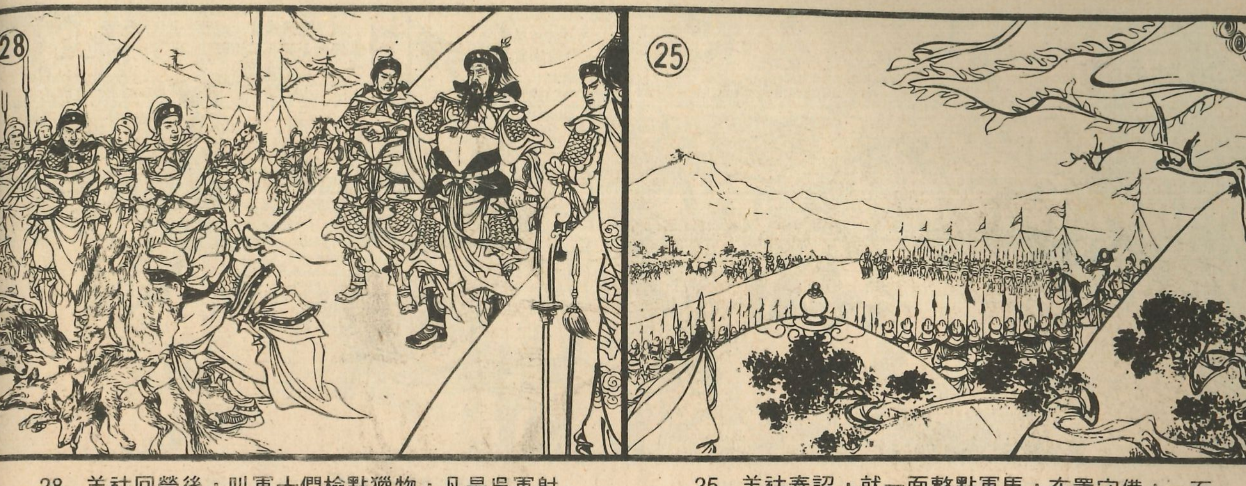
柳玉鳳聽得一陣噁心，覺得這竹竿精這個人太不近人情了，正想着如何收拾他？竹竿精向死者一指道：「咦！他怎麼會眨眼？」

柳玉鳳本能地注目，還沒有看出什麼，已聽她爺爺急叫她小心了！

柳大爺看到竹竿精以聲東擊西方法引開柳玉鳳注意，却暗地打出一把暗器，攻擊孫女兒，如何不又驚又急？於是急速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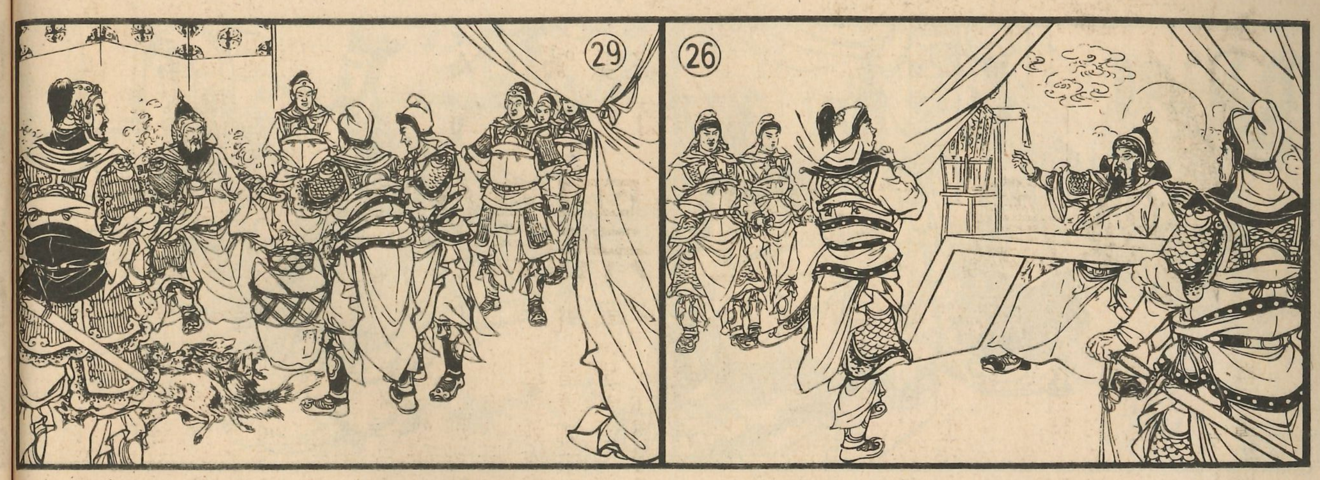
柳大爺也想不到這竹竿精如此無賴，居然竟出此手法，援手已來不及，只好用口提醒了。

柳玉鳳也眞了不起，她聞聲立即拔劍一繞，已把全身隱藏在劍光之中，竹竿精發出之暗器射到她身邊，都給反彈回去了，勁力更勝來時。



25　羊祜奉詔，就一面整點軍馬，布置守備；一面開墾荒地，充實軍需。

28　羊祜回營後，叫軍士們檢點獵物，凡是吳軍射傷的，一律送還。



26　一日，部將來報，說吳兵防守懶散，可以趁其不備，進行突襲。羊祜道：「陸抗足智多謀，此人爲將，我們只可堅守，輕舉妄動，必然自取失敗！」

29　獵物送到吳營，吳軍個個歡喜。陸抗備了一罈好酒，叫來人帶去，送給羊祜。



27　有一天，羊祜同諸將在邊境打獵，正逢陸抗也在打獵。羊祜立刻下令，不許軍士過界。衆將得令，果然沒一個越境的。陸抗遠遠望見，贊嘆不已。

30　來人走後，衆將不知其中道理。陸抗道：「既然羊祜這樣有禮貌地對待我們，我們怎能沒有回報呢？」衆將聽了，點頭稱是。

（待續）

竹竿精不虞此着，猝不及防，反而着了道兒，一連中了五枚暗器，受到重創，厲聲狂叫，撼人心魄。

柳大爺見孫女兒已收劍回鞘，走向竹竿精，心中才安定了下來。

但是一眨眼工夫，竹竿精突然由地上飛躍而起，雙手箕張，形如巨蟹探臂，十指如鈎，疾向柳玉鳳撲抓過來，兇惡無比。

柳大爺豐於經驗，料定這是竹竿精數十年功力所聚，併作最後垂死的一擊，圖個兩敗俱亡，因此又驚叫孫女兒快閃，不料玉鳳却不躲不閃，反而迎了上去，雙手疾向左右一分，「啪」的一聲之後，已經合掌向前使出一招「推山塡海」，只見竹竿精一個又高又瘦的身軀向後倒飛出三四丈遠，「叭」的一聲跌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竹竿精死了，兩個大漢早在竹竿精動手之前已經悄悄的溜走了。

柳大爺笑對孫女兒道：「丫頭，妳居然瞞過了爺爺，妳這身武功是跟誰學來的？怎麼爺爺一直都不知道？」

柳玉鳳道：「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吧，其實你是應該知道的。」

柳大爺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柳玉鳳道：「爺爺，你不是要我跟明心師太學經的嗎？我是跟明心師太學的呀！」

柳大爺想起來了，但迷惑地道：「你說是跟明心師太練的，她會武功？」

柳玉鳳道：「會的，她每天除教我誦經之外，便教我武功，你自己沒有留心，我平時練的，是兩方面都有的呀！」

柳大爺恍然了。然後說：「難怪啦，我有時覺得妳練得不大對勁，原來妳是暗地裡學了別家功夫，這次我帶妳出來，一方面是不放心留下妳一個人在家，第二方面，我也想趁我還在生時，有幾個老朋友在江湖上仍未洗手，準備帶妳去見見他們，以便將來有個照應，還有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妳爹和娘告訴我，說有一個極厲害的魔頭和他們結了怨，已查知那魔頭積極準備，大概很快就要上門尋仇了，希望我能請幾個朋友助陣，因此帶妳去見父母一面，可能也是最後的一面了，想不到妳的武功如此精妙，比爺爺還厲害得多，這一次，妳不但可以見見爹娘，還可以助妳爹娘一臂之力呢。」

「我才不怕什麼魔頭魔脚，哼，他敢動我爹娘的念頭，我就送他回老家去！」

柳大爺對這個孫女兒眞是沒辦法，說道：「好了，不要再囉嗦，我想去拜訪一下多年未見的昔日老朋友。」

走不多遠，便見前面有座莊院，於是走上前去，對守莊的莊丁道：「朋友，請問林莊主在嗎？」

那莊丁守門人聞言，看看柳大爺祖孫二人衣著普通，以爲他們又是打秋風的過路江湖朋友，於是，便有點瞧不起人的語氣道：「你們是什麼人？找我們莊主幹什麼？」

柳大爺溫聲的道：「我是林莊主的朋友。」

豈料那莊丁答道：「莊主現在接待朋友，沒有空見你們二人。」

柳玉鳳看見這守門莊丁如此可惡，如此無禮的對待爺爺，不由氣得杏眼圓睜，大聲喝道：「你不去通報便算了，爺爺，我們走吧！」

那守門莊丁見她們祖孫二人，以爲可欺，不讓他們走，便喝道：「妳以爲我們這東莊是什麼地方？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沒這麼容易，站着，給我站着。」

柳玉鳳怒得杏眼圓睜，玉手一揮，便給他左右兩個耳光，打得他退後了數步。

這時，有個人上來喝道：「什麼事？什麼人膽敢到這裡來搗亂，我倒要問問……」

柳玉鳳捉弄的反問道：「是嗎？那麼，你想問什麼？」

對方道：「我問妳，妳爲什麼打傷我同伴？」

柳玉鳳道：「你去問你的守門人好了，他是你們的人，他的話比較可信，他不是過來了嗎？你去問他吧！我等你，讓你問清楚之後再走，可以啦！」

對方沒有料到她如此的答覆，感到大出意外，想了想，再問：「他的話，我們當然信，但也不能只聽一面之辭，妳還是回答我的問題吧！」

柳玉鳳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你還很講道理呢！好吧！我告訴你，我與爺爺到你們東莊拜訪莊主，請你們守門人通報，他不肯，我們當然不會勉强他，因爲我們沒有理由一定要他通報，但我們却有理由可以告辭，可是，他不許我們走，他說：『你以爲我們東莊是什麼地方？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沒有這麼容易，站着，給我站着。』這是他說的話，我記得十分清楚，一字未加，一字未減，只是缺乏了他那種盛氣凌人的氣勢！」柳玉鳳頓了一頓又道：「我們自然不會聽他的話，問他爲什麼？他便罵人了，我氣怒了，便打他兩個耳光，正好現在，假如他也一定不許我們走，結果也會如前一樣，不是你們傷亡，就是我們走不了，你現在明白啦！」

對方也知守門人的爲人，心中有數，但在外人面前當然不好意思

說自己人不是，所以不再追問這件事，轉問及其他：「你們找我們莊主有什麼事嗎？你們認識我們莊主？」

柳玉鳳一肚子氣，不願多作解釋，道：「我們找你莊主，原本沒有什麼事，不過路過貴境，聽得貴莊主是位英雄好漢，心中仰慕，便想拜會拜會罷了，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已沒有興趣了。」

對方問：「既然是這樣，你們走吧！不過，總得留下大名，將來莊主查問起來，也好有個交代。」

柳玉鳳覺得這話也有點道理，正想把爺爺的姓名告訴他，不料柳大爺先她開口道：「你家莊主若問了起來，你就說寒江釣叟找過他好了，玉鳳，我們走吧！」

馬鞭一揚，小腿一夾，背後祇是留下一縷黃塵，祖孫兩人一前一後疾馳而去。

東莊的幾位大漢，原是與莊主有點親戚關係的，經常狐假虎威，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沒想到這兩個衣服普通的客人，竟是身懷絕技，不受他們白眼，他們以爲一兩個來去，絕無所謂的，直至聽到「寒江釣叟」之名，才知道對方大有來頭，吃了一驚，但已遲了，無法把對方挽留了，他們怕給莊主知道，就決定不向莊主提起這件事了。

東莊莊主林奇珍和朋友萬大年兩人正在談論江湖近事，天下英雄，對外間事一概不知情。大約在柳氏祖孫兩人走了盞茶時光，瘋道人來到了東莊，他是常客，不用通報的，他見到林奇珍和萬大年兩人喝得滿臉酒氣，不禁喟然道：「莊主，我不是故意惹你們不高興，實在是不忍不說了，我說你近年來終日以飲酒爲樂，不但已失了昔日豪氣，亦將失盡昔日的朋友，你不信，亦不聽，我曾列舉事實，你亦不信，又不聽，現在又有一個例子，這是我對你說的最後一次，你聽也好，不聽也好，生氣也好，我都不在乎，因爲，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裡，最少也要三年五載才能回來和你見面！」

「瘋道人，你到底又見到了什麼？想說什麼說好了，我幾時攔阻過你了。」林奇珍不在乎地說道。

瘋道人道：「我問你，你昔日不是有許多朋友？這幾年來他們有來過沒有？爲什麼來的朋友一年少過一年？這一兩年間，簡直沒有人來？我記得你說過，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可是你却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不來，不追查原因，莊主，我問你，早先有個朋友來找你，你爲什麼不見他？」

「早先有朋友來找我？我不見他？大年，你做個証人，說句公道話，可有人來過？」

萬大年道：「瘋道人，你這話從何說起？我今天與莊主一直在一起，從未聽說有人來訪莊主。」

林奇珍得意地笑笑道：「瘋道人，你聽到啦，還有什麼話說。」

瘋道人搖搖頭，嘆息道：「我知道，你沒有說錯，但我說的也是事實，來找你的人，我在路上碰到了，但你却不知道他已來過了，因爲你祇知道喝酒，不理外事，外邊的事你一概不知情，我敢肯定，這樣的事情一定發生過不知多少次，不過你是沒有發覺罷了，今天，如不是給我遇上了，也不會有人知道，莊主，你想知道我說曾經來過找你的，却見不到你的人是誰嗎？他是你早年的江湖好友寒江釣叟柳天風，跟他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孫女兒柳玉鳳姑娘！」

「柳天風？他來了！怎不找我？」林奇珍突然的站了起來。

瘋道人說：「誰說他不來找你？他已經來到了門口，你的門人不肯代他通報，你知道柳天風的爲人，不到不得已是不會動手的，結果，他祇好惆悵而退。你的人却又不許他走，非要侮辱玉鳳姑娘，如非柳天風勸住，玉鳳姑娘早已把你的人殺掉了。」

林奇珍激動地道：「眞有這種事？我叫他們進來問個明白。」

瘋道人說道：「好！你問吧！」

林奇珍把守門人叫了進來，看到他臉上手上都受了傷，知道瘋道人所說不假，但他不承認自己過錯，說人家不肯報名通傳，橫蠻無理，趁他不備，暗器傷他，還說人家老少兩人聯手對付他，後來得莊裡有人聞訊來勸，才把對方趕走，至於對方是什麼人，此刻還不知道。

林奇珍把另外幾個人都叫了進來，他們知道東窗事發，不敢胡扯，一五一十把對方不肯留下的經過說出來，立時拆穿了守門人的胡說八道。

林奇珍大爲震怒，打了守門人一頓，把他趕了出去，問瘋道人要去那裡，瘋道人說去助寒江釣叟一臂之力，並說出寒江釣叟此次來訪，可能有求助之意，林奇珍想了一想，決定跟瘋道人一起去。並邀萬大年同行，萬大年婉拒，說他又不認識寒江釣叟，不敢高攀，林奇珍再邀，他索性說：「喝喝酒，談談天，倒無所謂，上陣交鋒，我無此興趣，莊主，要去你自己去吧，恕不奉陪，我等你勝利回來，再一大白！」

林奇珍心中不大高興，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便把莊中人叫來，把莊中事務交給老管家暫時掌理一切，交代清楚，便和瘋道人一齊上路。

他一走，萬大年自然不好意思

自己留下來，借送行爲名，自己也離開東莊，另投地方去喝酒了。

林奇珍與瘋道人趕去追尋柳氏祖孫二人，這時，柳氏祖孫二人則縱馬疾馳，直趨向十五里外的馬灣。

柳玉鳳問道：「爺爺，你不是說爹娘在古鎮的嗎？怎麼去馬灣？」

柳大爺道：「我們大約明天黃昏時候就可以到達古鎮了，不用急，距敵人約會之期還有五六天，明天到達也不遲。」

「爺爺，你怎能如此相信敵人的話？你以爲他們眞會遵守諾言？我就不敢相信，爺爺，我擔心敵人突然提前到達偷偷襲擊，那就痲煩了！」柳玉鳳表示意見，並且要求爺爺立即趕去古鎮，柳大爺認爲孫女兒太多疑了，他說，不管好人壞人，江湖人物對諾言都是十分重視的，有頭有面的人，都不會無故毀約，予人以口實，叫孫女兒放心，但作爲人家女兒的玉鳳總是無法放心得下。

「爺爺，你現在去馬灣有什麼事？不是又去找朋友助拳吧！如果是，我以爲不去的好，免得氣憤，還失了朋友感情。」柳玉鳳不客氣的說，使到做爺爺的有着無限的感慨，但他仍相信自己的朋友，不會每一個都如林奇珍一樣。

柳玉鳳見爺爺這麼說，只好不再爭論，快馬加鞭，希望早點趕到馬灣，然後再去古鎮，柳天風似乎了解孫女兒的心意，也不再說什麼，結果，經過快跑疾馳之後，終於來到了馬灣。

馬灣距離東莊接近一百里，但道路難走，走起來足有一百四十至五十里路程，但地方偏僻，絕難與東莊相比。

柳天風來到馬灣之後，向一間小酒店打聽馬艮的住處。

那酒店掌櫃很驚異的望了柳天風一眼，然後問道：「老太爺與馬老爹是朋友？還是路過慕名拜訪？」

柳玉鳳插口道：「這有什麼不同嗎？」

那掌櫃的笑笑道：「有的，有的，馬老爹近來甚少見客，若是老朋友，他當會接見，如果祇是慕名拜訪，他會婉拒推辭的。」

柳玉鳳插嘴道：「難道馬老爹已經交夠了朋友，不須要再交新朋友了？這麼說，我是失去拜見馬老爹的機會了！」

掌櫃的說：「姑娘是慕名拜訪的？」

柳玉鳳道：「不錯，我是慕名而來的！」

掌櫃的轉問柳天風：「老太爺也是慕名來訪的？」

柳天風笑笑道：「兩者都是，年輕時候，我們是朋友，可是他藝高才高，名滿天下，我呢，一事無成，老之將至，不免羨慕他，故亦可以說是慕名而來！」

掌櫃的哈哈一笑道：「老太爺太客氣了，原來是馬老爹早年朋友，我當代爲通報，老太爺請稍等片刻，我馬上陪你老人家去見馬老爹！」

掌櫃的立即親自出來招呼，十分客氣，但却不見他叫人去通報，柳玉鳳不禁發問，他說已經有人去通報了。

柳玉鳳心中狐疑，似是不大相信，但是過了一會兒，果然有個家丁模樣的人到酒館，說馬老爹在貴賓軒恭候，請柳大爺相見。

柳玉鳳祖孫二人跟着家丁前去，一路上都是林蔭夾道，風景絕佳，轉過小橋處，看到兩個二十左右的少年，傲岸地站在橋旁的另一邊，似乎是想過橋，可又沒有舉步，兩雙眼睛都射向那柳玉鳳身上。

柳玉鳳冷冷的瞥了他們一眼，心中便感不快，不再看他們，他們都仍未覺，四隻眼睛依然跟着她的背影追隨了過去，直至看不見了，才各自透了一口氣，不約而同的讚了一句：「眞美！」語出，也不禁相視而笑。

有一個說道：「表哥，你知道她是什麼人嗎？是來拜見爺爺的。」

「當然是來拜見外公的，外公名滿天下，誰人不知，那個不敬，我看他們一定是有什麼困難，前來拜見外公，請外公排難解紛，表弟，我們進去看看他們說些什麼。」

那表弟的笑了笑道：「表哥，你是想去看看那位姑娘吧？是不是？」

那表哥臉色緋紅，對表弟說：「表弟，難道你不想見她？你不去，我自己去！」

表哥的話說到了表弟心裏，這時，表弟臉也紅了，雙雙尷尬地又急急地走回大屋去。

馬老爹單名一個艮字，六十有三了，他久未聞柳天風消息了，突聞來訪，自然高興極了。

他親自迎出門外，哈哈大笑道：「柳兄，我們有二十多年不見了吧，眞想不到你會來見我，太難得了！」

柳天風道：「我一直窮忙，又要照顧孫女，無法拜訪老友，請千萬原諒！」隨即對玉鳳道：「玉鳳，快上前拜見伯伯，這就是我常對你說起的追風劍馬艮老前輩了，如能獲得他老人家傳妳一招半式，妳就終身受用不盡了！」

「馬伯伯在上，請受世侄孫女一拜！」柳玉鳳果然向馬艮盈盈下

拜。

馬艮急急伸手想扶，却因爲男女有別，不便接觸，只用內力想把她架住，但她仍然跪了一膝，而且身形不斜，拜畢才緩緩起立。馬艮暗暗驚異她內力深厚，不免多看了兩眼，然後衷心的大讚：「名師出高徒，柳兄，令孫女年紀輕輕，她的成就較你我年輕時，遠勝得多！」

柳玉鳳謝道：「伯伯過獎了！」

柳天風笑斥道：「她練了幾招就以爲了不起了，你再讚她，她便信以爲眞，更不知天高地厚了。」

馬艮道：「柳兄，我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我從不亂讚人的，不是我當面誇讚世姪孫女，在這二、三十年來，我閱人可算不少了，功力比侄孫女高當然有不少，但她們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似世姪孫女此年紀而有此功力的，眞是還未見過，柳兄，你我都老了，姪孫女未來的成就，必在你我之上，我眞替你高興，更爲姪孫女高興！」說話間，已進了大屋，來到了迎賓軒了。

馬艮這話是有感而發，亦有所見而發的，但聽在他的孫兒馬駿與外孫司徒安耳中，却產生了反感，十分不舒服。

他們二人都迷戀於柳玉鳳美色，但好勝之心更勝，所以他們感到不服，要想辦法折辱她一番，顯顯顏色，他們的想法，馬艮是絕不知情的。

柳天風坐了不過頓飯時光，便要向馬艮告辭，馬艮如何肯放。

柳天風道：「馬兄，實不相瞞，我這次是路過拜訪，並非專誠，我實在有事，躭待這一頓時光，等會兒就要快馬加鞭了，請你別再挽留了！」

馬艮道：「到底是什麼事？如此急忙？二十年來天各一方，才相會又要分手，不太匆匆嗎？」

柳玉鳳道：「馬伯伯，離此三百里之西，有個叫古鎮的地方，你當然聽說過？我爹與娘在那裏，他們受仇家所迫，才托人通知我們來援的，後日中午便是約期，我們實在無法可以再逗留了，假如事情擺平了，我們當再來拜候你老人家！」

柳玉鳳說出原因，馬艮一算時間，實在是不能再留了，但他說：「不知仇家是誰？我還認識一些朋友，假如能力可及，未必不可以化解這場紛爭，柳兄，你知道仇家底細？」

柳天風搖頭道：「不！小兒祇是說極厲害的大魔頭，却沒有說清楚是什麼人，所以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

馬艮沉聲道：「可惜馬驥外出未返，要是他在這裡倒可以叫他陪你們走一趟！」他言下之意已十分明白，自己不願幫忙了。

柳玉鳳看爺爺一眼道：「爺爺，我們該走了，敵人是不會遵守諾言的，我們還是快一點到達古鎮的好！」

柳天風和孫女出了馬灣不遠，突然聽到背後馬蹄聲響甚急，以爲馬艮改了主意，不禁勒馬回望，却意外地看到馬駿與司徒安這兩個少年人縱馬追來。

柳玉鳳對他們本無好感，便沒好氣的喝道：「你們是什麼人？追來想幹什麼？」

馬駿一向嬌縱慣養，缺乏經驗，當下大聲說：「剛才我爺爺說妳武功了得，我與表哥却不服氣，特地追來和妳較量一下，妳如勝了我，我陪妳去幫妳爹一個忙，妳如敗了……就……就……」

「就怎麼樣？說下去嘛……」柳玉鳳見他說得坦白，倒沒先前那麼討厭他，便反問他，叫他說下去。

他原想說什麼沒有人知道，結果却說出了：「妳若敗了，我就不幫妳了。」

柳玉鳳聽得哈哈一笑，叫他們表兄弟二人一齊上，他們果然兩個一齊上，雙方交手，柳天風急叫孫女手下留情，她應允了爺爺，在十招之內，已經奪下了他們表兄弟的劍，又插回他們的劍鞘，然後上馬絕塵而去，把馬駿兩表兄弟怔怔留在當地，目送她祖孫二人遠去。

翌日黃昏，柳天風祖孫兩人到了古鎮，他們却沒有馬上去見柳遇春，這是柳天風的主意，他連住店的姓名也改了姓風，不讓兒子知道是自己已到了，當晚初更過後，他與孫女兒出了客店，擬到兒子的住處偵查一下，看看兒子有沒有背了他幹些不可告人的勾當。

怎知剛離開客店，玉鳳就把他扯住了，伏在瓦面一會。

他一停下來就知道怎麼一回事，不禁暗暗讚孫女兒好眼力和機警！

原來有三個人由另外一個方向正朝他這一面走來，邊走邊說，談的盡是他們祖孫二人的事情。

他們談論着柳氏祖孫倆是什麼人？是他們的朋友還是敵人？該不該出手對付，怕不怕打草驚蛇，若不除去，會有什麼後果等等。

柳玉鳳道：「爺爺，他們正在說我們啊！」

柳天風輕輕捏了一下孫女兒的玉臂，輕輕道：「噤聲！」

柳玉鳳道：「我才不怕，他敢動手，我就先行宰了他。」

柳天風還是低聲說：「胡說，女兒家開口閉口都是打打殺殺，像什麼？」

柳玉鳳道：「女兒家又怎麼

樣？女兒家也是人呀，你聽，你不殺他，他可要殺你呢！」

柳天風不再出聲，傾耳靜聽，果然聽得一個人說：「我以為這兩個人，多半是朋友，縱然不是，也不會是柳遇春的人！」

「龍偉，你憑什麼這樣說？你認識他們？」另一個人問龍偉道。

「不，我不認識他們，我祇是憑推測說的，難道你彭興另有所見？」龍偉答道。

「你且說出個道理來，怎麼證明他們不是姓柳的人？」彭興又問道。

龍偉道：「這個十分簡單，這兒離古鎮不遠，他們如果是姓柳的人或朋友，據店家說，他們是黃昏到的，他們是決不會住店，早就朝古鎮去了，但他們却留了下來，這還不是個證明？」

「你這話也有道理，不過，世事常有出人意外的，我們還是小心的好。」彭興說。

龍偉又道：「你還要搜查他們？萬一給他們發覺，一怒之下，投向古鎮去，我們不是弄巧反拙，替敵人增添了實力！」

彭興答道：「怕什麼，一個老頭，一個丫頭，能有多大作用？就算他們眞的投奔古鎮也起不了作用。」

龍偉道：「這麼說，我們是決定搜啦，不知他們睡着了沒有？」

彭興道：「管他啦，睡了算他命大，吵起來就宰了他！」

龍偉道：「我反對你這一點，有仇有恨，殺他十個八個，我不會手軟，無寃無仇，何必濫殺無辜呢！」

彭興道：「這都是前生註定，說不得了，跟我來，別婆婆媽媽，又不是未殺過人，你就當他是殺父仇人，便沒事啦。」

「不，他沒事，你姓彭的可活不了！」

一個少女的聲音，突然傳進彭興、龍偉的耳中，彭興想反抗，才想到便已受制，無法活動了。

那少女得意道：「你倒眞夠狠心，我們由這裡經過，犯了你什麼？須知，這兒可還不是古鎮，不是你們姓柳的地頭！」

龍偉急道：「女俠誤會了，我們不是古鎮的人，我們跟古鎮的人還有仇恨呢！」

「什麼？你們跟古鎮的人有仇，有什麼憑證？」少女說：「看你們鬼鬼祟祟的，還不是古鎮的人？」

龍偉道：「女俠請聽我說，我們實在不是古鎮方面的人。」

少女道：「那麼，你們是什麼人？」

龍偉不敢直說，少女問：「你還有什麼話說？」

龍偉想了一會，似乎下了最大決心，終於道：「好吧，我說，我們就是青州熊幫主的人。」

那少女欣然而喜道：「你們是青州熊幫主熊元浩的人？怎麼不早說。」

龍偉也大為高興，道：「女俠認識我們熊幫主？」

少女搖搖頭，道：「不，祇聞其名，還未有機會拜見，我爺爺倒是與熊幫主有數面之緣，我爺爺常到龍虎山張眞人處，我是在張眞人處聽到熊幫主大名的，兩位都是熊幫主的人，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啦，剛才多有得罪，請多多原諒！」

少女說話時，又解開了彭興穴道。

龍偉告知一切，彭興雖然覺得有點巧合，但想到自己剛才並未提及龍虎山張眞人的事，那少女既然是說得出來，自然不是假了，疑心一去，便把眞相告知少女。

這少女當然是柳玉鳳了，她從龍、彭二人口中得知一切之後，疾一伸手，一指點住了彭興的死穴，再廢了龍偉的武功，道：「念在你早先說不妄殺無辜，我不取你性命，不過，我提醒你，你洩漏了熊幫主的秘密，他決不會放過你的，我留下你三分武功，你是比常人略勝一點，但是，若要强練武功，勢必內傷迸發，吐血身亡，同時，過於粗重的工作也不能再做，你要好好的記住，從新做人吧！」

柳玉鳳又道：「你也許不服，我聽了你的話却把你們整治，我告訴你，也好叫你心息，柳遇春是我的爹，你現在明白啦，我不殺你，實在是手下留情了，你馬上走吧，若給熊幫主知道或者是他的人碰到了，你便不能活了！」

龍偉至此才恍然大悟，帶着一身冷汗急急的離去。

柳玉鳳對爺爺柳天風道：「那篇天靈符我已經參透了，不如現在就去古鎮，找個地方練一下，還有兩天時光，夠練的了。」

「不，妳回房去練，明天我們再去找妳爹娘。」柳天風斷然的回答。於是兩人都不再搜索，回到房中去。

柳天風叫玉鳳把參詳出來的天靈符說給他聽，看看有沒有錯漏。

柳玉鳳細說了，柳天風憑自己的經驗與學識，提出了一些問題。

柳玉鳳一一予以解答，柳天風也感到滿意，但奇怪地問道：「妳怎麼全都可以看得懂？怎麼懂得這麼多？」

柳玉鳳笑道：「這只是巧合，並非是我懂得多。」

柳天風又問道：「怎麼巧合？」

「是這樣的。」玉鳳道：「我跟師太學過梵文的，是天竺一種武學，叫做瑜珈，我跟師太也練過幾年，可惜其中有些竅門我無法了解，總是練得不好，想不到那些過去想不通的，都錄在天靈符上，我一看就明白了，因為這是和我過去所學有很多相同的，所以我練起來，特別快見功效。爺爺，現在你明白我何以說兩三天時間就可以練好啦！」

柳天風聽了孫女兒這般說，便連稱機緣不已。

第二天，柳天風和孫女兒向古鎮走去，沿途受到許多人注目，尤其是對柳玉鳳的俏麗健美，更多看幾眼，甚至他們走了過去，仍然盯着她的背影，目送他們遠去。

柳天風來到了小河邊，要搭渡才能過河，第一次受到查問了。

查問他們的是兩個人，一男一女，都是廿五、六歲之間，很有禮貌。他問柳大爺是什麼人？到古鎮有什麼事？是探親還是其他事，柳天風說他是來探朋友的，他自報叫柳天風，想找柳遇春談談。

那對青年男女互相望了一眼，女的開口了，問他跟柳遇春是什麼關係，柳天風對她說：「我是他的長輩，這樣告訴他就行了。」

柳玉鳳接口道：「姐姐，我也姓柳，叫玉鳳，是他的後輩，請代我通告一聲，如果見不到柳大爺，告訴柳大娘一聲也是可以的，她會記得我的，我們在這裡等着。」

「那可不必，好妹妹，妳請上船吧，你們與柳大俠同姓，諒不會是壞人，你們過河之後，自會有人代你們通報的！」

柳玉鳳嬌笑道：「這麼說，我是沾了柳大俠的光啦，這回我姓柳可姓對了！」

那對男女青年給她逗得笑了。

船很慢，緩緩移動，還沒靠岸，已經有幾騎快馬疾馳而來，走近了，共是四騎，一對中年男女在前，一老一少在後，中年大漢長得甚是粗豪，一臉戟鬚，不怒而威，他首先下馬，歡然叫道：「爹，你眞來了，我以為你早兩天到的，結果今天才到來！」

那女人說：「爹，你把玉鳳也帶來了？這地方十分危險！」

那壯漢道：「來了也好，讓我們歡聚天倫之後，再送她到安全的朋友處暫避，等事情過後，再接她回來，現在已經來了，不必多說了！」那女人便不再說什麼了，走近玉鳳身前，道：「長得這麼大啦，眞美！要不是跟爺爺一起來，娘也認不出來了。」

柳玉鳳本來有一肚子委屈與不平的氣要發洩的，但聽了爹娘的簡單幾句，心中了然，她明白父母的苦衷，明白了爹娘對自己的疼愛，原諒了父母，一下子感情奔放的叫了一聲：「娘！」已忍不住的淚水直流。

柳大娘用袖子替她揩抹眼淚，道：「不要這樣，堅强一點，聽爺爺說妳練功很專心，練得怎麼樣？可不可以露一兩手給娘看看！」

「不必了，獻醜不如藏拙，還是不出手的好。」柳玉鳳說。

柳天風笑笑道：「怎麼，世道變啦，我們的鳳姑娘也變得謙虛啦，哈哈，遇春，我這次不但帶了你的女兒來，也帶了保衞古鎮的女英雄來啦，將來能不能保住古鎮，全在她身上了。」

「爺爺！」柳玉鳳聽爺爺稱讚，不禁頓了一頓脚。

柳大娘笑說道：「我看，爺爺一定把玉鳳這個丫頭寵壞了，那有做爺爺的這樣稱讚自己的孫女兒。」

柳天風聽了柳大娘的話，不由得呵呵的大笑起來，看似是十分開心。

柳遇春更是了解自己爹爹的個性，他是不慣稱讚人家的，自己小時候，爹爹就一直不曾稱讚過他一句，現在竟然大讚玉鳳這個丫頭，其中必有原因。

當他們兩夫妻在一起的時候，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妻子柳大娘，柳大娘還是不肯相信，堅信是爺爺信口開河，有心逗這鳳丫頭開心。

＊　＊　＊

柳玉鳳把自己「囚」在一間大屋子裡，屋後是一片平地，白天，她把自己「囚」在屋子中，除了自己走出來，誰也不許進去。

她母親柳大娘甚覺奇怪，却又不便擅自闖入，以免引起母女不快。

兩天過去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柳大娘一早就看到女兒在屋後的平地散步，於是便走了過去，道：「玉鳳，這兩天，妳怎麼啦？總把自己困在屋中。」

玉鳳笑道：「沒有什麼，我跟爺爺在一起的時候，也是這樣！」

「玉鳳，敵人這兩天就要到了，只怕到時，我與妳爹都無法照顧妳，妳還是聽娘的話，到……」

柳大娘話未說完，玉鳳就立即插口搶着道：「娘，妳也太小看女兒了，妳們保護不了我，我總可以自己保護自己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柳大娘目注女兒，忽然大笑，說：「妳記得自己今年是多少歲？」

玉鳳有點愕然的回答道：「十八歲了！」

柳大娘說道：「十八歲不小啦，怎麼還說孩子話，妳以為是娘跟妳說笑嗎？」

玉鳳道：「不！娘，我是十分認眞的。」

柳大娘心頭一凜，想起丈夫的

話，便說道：「妳知道約我們，找妳爹的人是什麼人？」

玉鳳道：「聽爺爺說是青州熊元浩。」

柳大娘道：「不錯，是青州熊元浩，妳知道熊元浩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嗎？」

玉鳳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不過，何必理他是什麼人？想來總是個壞人！」

柳大娘嘆了口氣道：「妳說得太輕鬆了，熊元浩武功甚高，他有三拳打死一隻猛老虎的事蹟，不少成名人物也擋不了他十招，就死在他的刀下，妳爹爹雖然武功不弱，只怕也沒有把握可以勝他！」

玉鳳道：「那就讓我把他收拾好了，我才不會把他放在眼內。」

柳大娘突然閃過一個念頭，道：「玉鳳，妳眞是這樣想的？」

玉鳳點點頭，柳大娘又說：「那就先讓我試試妳的武功吧！看看妳能接下爲娘多少招！」

玉鳳笑說道：「我不用還擊，娘妳動手好了，娘在百招之內，也傷不了我，甚至根本摸不到我半片衣角，娘！妳信是不信？要不要試一下？」

柳大娘笑笑點點頭，表示同意一試。

於是柳玉鳳走離母親一丈左右道：「好啦，娘，請妳動手吧，刀、劍、暗器都可以用上，我也不怕！」

柳大娘見女兒如此狂妄，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有心教訓女兒一頓，挫挫她的傲氣，也好叫她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主意一定，便飛身發掌。

但到底是母女，未致於出重手，怕是眞的傷了女兒，怎知道玉鳳却不領情，笑說道：「娘，妳怎麼不用全力，一點勁兒也沒有！」

柳大娘心中暗罵一聲：「這丫頭眞不知好歹！」於是再發掌時用上了七成功力，但女兒仍說沒勁。

於是柳大娘一氣之下，全力施爲了，雙掌翻飛，斜劈直打，眞的用上了眞勁，可是，說也奇怪，柳大娘用足了全力，女兒還說沒勁，而且輕飄飄的閃來溜去，都祇在方橫三五丈內，並未走遠，她自己却無法沾到女兒的衣衫，不由感到驚異，又是慚愧了，她已用過了五十招了，一無所獲，看情形，再打下去也不會有結果的，正感進退爲難，玉鳳突然止步，道：「不來了，娘，妳總是當我是小孩子，不用半點勁。」

柳大娘想不到女兒會突然止步，而且說停就停，全無徵兆，以致她無法及時撤招，一掌打在女兒的背心上，嚇了自己一跳，生怕女兒禁受不起。

怎知玉鳳却說道：「這一招不算數，我停下來，娘妳自然可以打着我，妳奸詐。」

柳大娘急問道：「妳怎麼啦，受傷了沒有？」

「娘，妳眞會說笑話啦，妳根本沒用上勁，我怎會受傷呢？我又不是豆腐做的！」玉鳳含笑回答娘親，但她的確一點痛苦的表情也沒有，這一來，柳大娘駭然了。

她自己想：丈夫已是高手，功力如何，她還可以探測得到，但是眼前的女兒的功力到底如何？她自己却無法估計，於是，柳大娘去問柳天風。

柳天風笑笑道：「這可考起我了，我也不知道她的功力到底有多深厚，只怕她自己也不知道，熊元浩來時，由鳳丫頭去對付，總不會錯的了。」

柳大娘詫然道：「爹，難道她的武功不是你老人家敎的？你怎麼會不知道鳳丫頭的深淺呢？」

柳天風向柳大娘解釋說道，「有部份武功不錯是我敎她的，但看來她似有奇遇，功力高出我估計甚遠，在沿途路上，碰上了好些敵人，她都輕易地把他們收拾得乾乾淨淨，如是由我出手，絕不會那麼輕鬆，所以連我自己也弄不清玉鳳這丫頭的功力，到底有多深多厚。」

柳大娘聽來更是驚異，正在沉思，玉鳳來了。便道：「爺爺，娘，我想到外邊去走走，你們去不去？」

「我還有事走不開，妳和爺爺走吧！這兩天隨時都會有事情發生，不可去得太遠，快去快回，以免爲娘掛念，知道嗎？」柳大娘連忙囑咐女兒道。

但玉鳳却不在乎，輕鬆地道：「有事發生才好，我正希望碰上姓熊的，把他宰了，剝下他的皮，也好替爹爹出一口氣，爺爺，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好了。」

柳天風此時，只好答應陪她一起了。

這時不過是巳牌時分，太陽升得還不高，人影斜長，樹影也斜長。

柳玉鳳來到了小河邊，乘船過了小河，見到那在河邊檢查的青年男女。

柳玉鳳此刻已經知道他們是夫婦了，男的呂金生、女的是芳姐。柳玉鳳和他們打過招呼之後，便道：「芳姐，我陪妳一起好不好？等一會兒就有人來了，但不知是什麼人？」

芳姐瞟她一眼道：「等一會有人來？是什麼人？妳這千里眼看到沒有？」

柳玉鳳道：「是什麼人我可不

知道，但有四、五騎人馬一起來，我可聽到了，只是十分奇怪，這四、五騎人馬，怎麼會有的蹄聲甚輕，有的却是這麼重，爺爺，你猜是什麼原因？」

柳天風傾聽了一會，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柳天風此話一出，呂氏夫婦神色肅然了。他們可以不信柳玉鳳的話，却不能不信柳天風的話，因此，他們提起了精神。

不一會，果然有五騎馬來了，兩匹是空了沒有人騎的，兩匹是分乘了兩個人各挾持一人，另一匹是個神態倨傲的中年大漢，大漢來到距離呂金生五丈左右勒住了馬頭，用馬鞭向呂金生一指道：「快去通知柳遇春，說我下山虎丁虎奉熊幫主之命來見，有事奉商，快去，老子沒耐性等。」

「呂大哥，你別聽這斯胡說八道，他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是熊元浩的人？再說，就是熊元浩本人到來，也該以禮待人，他這麼呼呼喝喝算是什麼？爲什麼要聽他的話？」柳玉鳳這時挺身而出，直斥對方無禮。

那個大漢氣得眉毛直豎，一抖手中皮鞭，喝道：「臭丫頭，妳想看看什麼證據，老子這虎尾鞭還不夠証明嗎？」

柳玉鳳道：「你這條不過是貓尾鞭，怎能說是虎尾？人家說，風從虎，你來時怎麼沒有風？人家說，虎落平陽被犬欺，你下了山還有什麼威風可言。」

「臭丫頭，不給妳個敎訓，妳是不知道老子的厲害！」於是縱馬揮鞭，疾向柳玉鳳迎頭掃下。

呂金生大吃一驚，提刀欲撲，却給柳天風抓住手臂，不讓他出去。

呂金生側首望着柳天風，柳天風低聲：「別理他們，我們瞧熱鬧就是！」

呂金生雖然不放心，但想到柳天風一點也不驚悸，必有原因，於是，心中便安定了許多了。

柳玉鳳嬌軀略一移挪，對方的鞭便落了空，聽得柳玉鳳道：「哼，還說是老虎的，瞎眼貓才是眞，我在這裡啦，你怎麼打向那邊？」她這一逗，把對方逗得五內生烟，渾身都戰抖了。

而呂氏夫婦手心冒汗，暗替柳玉鳳擔心！

柳天風却滿臉笑意道：「鳳丫頭，妳小心點，別給貓爪子抓傷，貓爪有毒，給抓傷了，這不是好玩的呢！」

柳玉鳳笑道：「我才不怕，他敢伸出爪來，我不斬斷他才怪啦，哼，病貓居然自吹爲老虎，眞不知害羞。」

柳天風與孫女兒，一吹一唱，十分合拍，把個下山虎激得怒氣攻心，虎尾鞭一輪狂掃，鞭子盡在柳玉鳳身邊轉來轉去，就是打不到她身上。

丁虎開始着急了，正要撤鞭轉招，突然，鞭梢纏着了柳玉鳳手腕，心中一喜，喝了一聲：「起！」運勁向上一抖，想要把柳玉鳳扯了起來。

怎知道向上一扯，却被一股意想不到的勁力沿着掌心向上一冲，竟然坐鞍不穩，向後便倒，栽到馬下，手中的虎尾鞭也撒了手，長鞭到了柳玉鳳手中。

這是一個意外，這個意外使他羞得無地自容，一個翻身，就想上馬逃走。

但是，他快，柳玉鳳比他更快，她把手中長鞭一甩，口中喝道：「想走，沒有這麼容易，給本姑娘乖乖的躺下吧！」

下山虎丁虎被摔得屁股撞地，「蓬」然有聲，尻骨似乎是碎裂了，渾身痛楚難忍，他試圖運勁，怎知不運還好，一運就痛楚更甚，這才知道人家的厲害，但知道得太遲了，無可挽救了。

柳玉鳳摔倒了丁虎之後，便轉向另兩個漢子道：「姓丁的病貓自顧不暇了，你兩個想生還是想死？快快決定。」

他們當然是想走，他們把來意說了，還說了一些有關熊元浩方面的事情。

柳玉鳳道：「我不給熊元浩寫信了，你們把見到的照實對他說吧！等我一下，我給你們一份禮物帶回去。」

轉頭對呂金生道：「呂大哥，把這斯的首級斬了下來，讓他們帶回去。」

「柳姑娘，斬來使，恐怕不太好吧！」呂金生猶疑的道。

柳玉鳳答道：「不妨事，他們三個來，兩個是人，一個是頭病貓，人才可以做使者，畜牲怎能作得使者，呂大哥，快動手好了，天大的事情有我！」

呂金生還在遲疑，柳玉鳳已經不耐煩了，他只好照辦了，那兩個人在此情形之下，自然不敢再說什麼，匆匆的走了。

柳天風解開被挾持的兩個人，對他們二人道：「眞對不起，累你們辛苦了，你們要去那裡？不如喝點酒壓壓驚好嗎？」

那兩人一是瘋道人，一是林奇珍，東莊的莊主、瘋道人拍拍身上的衣服，滿不在乎地道：「有酒喝，是最好不過的了，我們原本是來助你的，沒想到你先救了我們，柳姑娘，妳剛才的表演眞是精彩極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精彩表

演。」

瘋道人說得十分輕鬆，他把柳玉鳳收拾丁虎打鬥說成是看表演，逗得柳玉鳳也笑了。

柳玉鳳道：「瘋道人，你與我爺爺喝酒去吧，但別醉到晚上，如果我估計不錯，熊元浩今晚就來了。這兒有熊元浩給我爹一封戰書，請你一併帶去吧，我和芳姐姐在這裡檢查，等一會兒我才回去！」

瘋道人接過信，就和柳天風一起過河去。

「天風兄，早兩天你來探我，我實在不知道，眞對不起！要不是瘋道兄來告訴我，只怕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幾年來，一直沒有朋友來，大概都是給那幾個奴才得罪了，將來有空我倒要親自去探望早年的老朋友，解釋解釋一下。」林奇珍向柳天風道歉的道。

柳天風却不以爲意的道：「過去的事，還提它作什麼！你要是去探訪老朋友，這是應該的，說眞話，我們都是幾十歲人了，在世時日無多，能見面的日子更是不多了，不過，爲了解釋才去找他們那就不必了。」

「柳兄，我看令孫女兒的武功甚奇，似非你柳家一派，該不是另有名師吧？」瘋道人問。

柳天風道：「瘋道兄，你好眼光，這丫頭的確另有師承，但，是什麼門派，我是無法奉告，因爲那丫頭沒有告訴過我，連我也不知道，你看笑話不笑話。」

林奇珍詫異道：「這怎麼可能？你沒有問過她？」

柳天風道：「沒有，她沒說，我也沒有問，只要不是壞事，我從來不理會她幹什麼！」

他們談論柳玉鳳，柳玉鳳却扯着芳姐帶她走遍了全古鎮。芳姐走得一身是汗，柳玉鳳却連額角也沒滲出汗珠，因此，芳姐問：「妳不熱？不乏？」

柳玉鳳搖搖頭，說：「沒什麼，姐姐妳覺得很熱嗎？何不下河洗澡？」

芳姐以爲她開玩笑，看她一眼道：「什麼？下河洗澡？」

柳玉鳳不以爲意的說：「怎麼？不可以？我在家時，每天都到河裡洗澡。」

芳姐詫異地問道：「眞的？妳爺爺不罵？」

柳玉鳳感興趣地說：「當然不罵，是爺爺教會我游泳的，我每天都跟村裡的人在一起，爺爺也在，妳想不到吧？我可以把十多個年輕小伙子灌他們喝個飽的，他們都怕我，不敢招惹我了。」她說得眉飛色舞，無限神往。

傍晚了，古鎮的四周圍都有了必要的佈置，各人都在準備中，祇等敵人一到，便按照計劃動手。

可是初更過去了，二更也打响了，狗也沒有多吠一聲，仍然是十分平靜，守候的人開始鬆懈了，疲倦欲睡了，正在這時候，突然，一陣狗吠聲提醒了大家，各人都精神大振，心情也有點緊張。

這一夜天色不大好，流雲極急，而且又厚，地面相當黑暗，守在外圍的已清楚看到了人影閃動，很快的進入了許多人眼中。

如果在平時，守門人必然早已發出通報訊號。

但這一晚，却是例外，假作不知情，任憑來人輕易闖入。

來人到了河邊，却找不到船，便泅水過河，直登彼岸，十分順利，正因爲太過順利了，來人便起了戒心，便討論起來。

結果，派了兩個人一組，共分三組先行探索，然後回報。

不一會，第一組回報說，屋內四壁空空，枱椅紊亂不堪，似是已經搬走了。

跟着，第二組，第三組的報告也類似第一組相似，於是一衆人發怒了，不再掩蔽了，有人大聲咒罵，有人叫嚣放火，把自己全部暴露出來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由四方八面發出異聲，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已經有人中了暗箭，慘叫連聲，也有人倒地身亡。

不過，這種暗算只可用於突襲，當對方一有防備，就不易得手了。

因此，一輪勁矢勁箭之後，再無第二輪，倒是四周迅速燃起了火堆，把附近百數十丈之地，照耀得如同白日般。

柳遇春手握鋼刀，左有妻子柳大娘，右有女兒柳玉鳳，昂然出現，向對方一指道：「你們是什麼人？黑夜來偷襲，算是什麼？」

對方人叢中走出兩個人來，面目長得一模一樣，左邊一個說：「姓柳的，你應該知道我們是什麼人，用不着假惺惺，你過來，我吳氏雙雄取你性命。」

「什麼雙雄狗雄，你們是熊元浩的爪牙吧？你們都不配汚我的寶劍，還是及早自裁吧！省得受苦！」柳玉鳳口氣狂極。

吳氏雙雄在黑道上是極負惡名的，一使刀，一使劍，他們是孖生兄弟，心意相通，刀劍分握二人手中，却如由一個人使用，配合得非常巧妙，不少成名英雄人物都敗在他們二兄弟聯手之下，因此，他們兄弟甚爲自負，沒想到柳玉鳳比他們二人更自負，竟不屑和他們動手，這教他們如何忍受得住？不約而同的雙雙躍出，指着柳玉鳳挑戰。

柳玉鳳却連正眼也不瞧他們一

眼，目光向對方人叢中一掃道：「你們還有誰嫌命長的，都出來吧，省得我多動手脚，多麻煩！」

吳氏兄弟被她氣得「哇哇」大叫，不等了，一齊撲向柳玉鳳，刀劍並擧，各出奇招，分別從對方難以想像中的地方進攻。

一出手就引起各人的緊張，尤其是柳大娘夫婦更甚。

但是，柳玉鳳却漫不經心的輕輕跨前一步，又退後一步，身向右傾，足向左轉，輕鬆極了。

吳氏兄弟第一招就在她這輕鬆中走失了，傷不了柳玉鳳。

吳氏兄弟夾擊，刀劍配合，一連用出了十多招，還是毫無寸功，這在近年來對他兄弟是少有的事。

因此，十招一過，他們就知道的確遇上了高手了，他們兄弟於是打得更小心了，也更加拚命了，打滿了二十招，柳玉鳳發話了，她道：「我以爲你們眞有什麼過人功夫，才敢如此猖狂，原來這不過是嚇人罷了，你們已經連攻廿招，也該接我幾招了，接着！」聲出步變，身形快如閃電，吳氏兄弟聯手也無法擋得住，不過刹那間，吳氏兄弟均已中劍慘叫，倒地身亡了。

他們的人搶回屍體觀察，發現死者都是後腦受到重擊，裂碎而亡。

柳玉鳳露了一手，立即把對方羣梟鎮住了。但有一個大漢傲然地走了出來，道：「你是柳遇春的女兒？」

柳玉鳳點頭，轉問對方，對方答道：「我便是約會你爹爹的青州熊元浩了，妳跟飛鳳劍卓三娘是怎麼的稱呼？妳是她的傳人？」

柳玉鳳給對方一口氣道破，心頭一震，同時也想起了一個人，於是便道：「哦，原來你便是熱河的馬賊黑煞手楊威，是不是？」

熊元浩聽得哈哈大笑道：「這麼說，妳眞是飛鳳劍的傳人了，我找了足足十年也找不到『飛鳳劍』，現在總算找到了她的傳人，我與妳爹有仇，與妳師父也有恨，這一仗，妳是要代表爹爹及師父的了，來，我們就來個了斷吧，了斷了十多年來的恩怨吧，妳年紀輕輕，我先讓妳三招，三招一過，我就不客氣了。」

熊元浩揭穿了柳玉鳳的秘密，柳玉鳳也揭穿了對方的身份。

「飛鳳劍」與「黑煞手」都是廿多年前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一段時期內，突然都失了踪跡，不知去向。許多人都以爲他們去世了，沒想到他們仍在人間，而且一下子直接間接出現在各人面前，教各人如何不震驚！

熊元浩發掌似緩，出手極重，防守嚴緊，柳玉鳳竟如初生之犢，不避來招，硬接硬碰，不斷的被震退，還打迴旋，可是拚到了第十招，熊元浩吐血了。

他搖手道：「妳別過來，我輸了，我會自斷經脈而死的，但我有一點不明白，希望妳能告知，讓我死得瞑目。」

柳玉鳳道：「你是不是覺得我的武功不該如此之高？我奪下你的天靈符，你明白了嗎？」

熊元浩長嘆一聲，道：「這是天意，我無怨言！」說吧，果然自斷經脈而死！

熊元浩一死，他的手下自然全無鬥志了，柳玉鳳告誡了他們一番之後，放他們走了。

柳大娘道：「原來妳拜在飛鳳劍門下，怪不得妳有此身手！但天靈符又是怎麼一回事？」

柳玉鳳說了，各人都說好險，如果讓熊元浩練成了天靈符，後果如何，眞是不堪設想了。（全文完）

俠情倫理短篇故事／石中天・文　可飛・圖

無情千幻掌

練得無情千幻掌　報仇雪恨威名揚

無情叟、逍遙子，二人執天下武林之牛耳。

上面這句話，乃是當今武林中人的口諺，怎料一山難藏二虎，終爲盛名所累，竟弄出一場武林浩劫，又豈是始料所及？哀哉！

＊　＊　＊

九江，乃是江南名城，雄據鄱陽湖西岸，武林中無人不曉得的廬山牯嶺，就在城南二十餘里。

牯嶺，是廬山層巒疊峯中最雄峻的一個山峯，不獨高插雲霄，更處處峭壁懸崖，莫道閒雜人等，就是當今武林，能登臨者，亦僅武林絕頂高手三數人而已。

相傳，失落近百年的武林奇書——通玄劍譜，也是埋藏於此。

＊　＊　＊

時當盛暑，節逢端午。

晚上，烏雲密佈，狂風怒吼，一片山雨欲來景象。

在牯嶺山巔的「摩天坪」上，一個玄衣怪客，伏伺岩後，正在緊張地凝聽。

風嘯、雁鳴，一片地籟天聲。

忽然，「噹」的一聲鐘聲，自山脚寺院隱隱傳來，已是子牌時份。

祇見兩條黑影宛似流星殞石，隨鐘聲從天飛降落在「摩天坪」上。

甫告着地，一位年約六旬，作儒生打扮的五綹長鬚文士，向對方抱拳作揖道：「無情叟，你約老朽到此，究爲何因？」

被稱無情叟的，五短身材，滿面虬髯，祇見他，敞開衣襟，吊兒郎當的，一副不羈的樣子。

幾聲冷笑，無情叟道：「逍遙子，武林中，你我同享盛譽，聞道你的『金剛指』未逢敵手，嘻嘻……」

笑未完，無情叟一招「前撲後繼」，其快無比地朝逍遙子擊出連環兩拳，隨即縱身躍退，道：「大爺我想向你請教請教！」

無情叟爲人雖算正派，但一向做事大悖常理，故武林黑白兩道中人，聞其名，皆退避三舍。

逍遙子雖深知無情叟爲人，但料不到他竟施暗襲，一時無備，被那兩掌弄得他倒也狼狽非常。

逍遙子暗忖：無情叟如斯狂言，料定今夜不一決雌雄，是勢難引退的。

主意打定，逍遙子抱拳道：「承蒙看重，就請賜教。」

出聲，手到，一招「怒湧波濤」，向無情叟襲進而到。

這一拳，乃是逍遙子含怒而發，力可撼山，淩厲無比。

無情叟雖見來勢兇狂，又豈甘示弱於人，於是立即氣納丹田，與逍遙子硬碰一掌。

「轟！」一聲巨响，兩人不由自主地倒退三步。

無情叟見內功討不到便宜，即欺身進馬，使出生平絕學「千幻掌」，一招「茫茫幻海」，把逍遙子罩在重重掌影之中，逍遙子睹勢之下，不慌不忙，使出「金剛指法」的一招「怒目金剛」，化出千百指影，混成一片，分不出誰是無情叟，誰是逍遙子。忽然，兩人又倏地分了開來。

祇見兩人站在坪中，怒目相視。

片刻之後，無情叟笑道：「老夫生平罕逢敵手，今晚有你作陪最好，殺個痛快淋漓。」

語聲再頓，無情叟又像一隻瘋虎似的撲了上來，雙掌齊施，展開一場猛烈的亡命搶攻，兩人隨即又纏在一起。

兩人在一來一往，慘烈拚鬥，但見攻拒間，絕招迭出，險象環生，生死決於間不容髮之間。

這一搭上手，兩人已拚到百招過外，仍是勝負難分。

無情叟見久攻不下，一聲咆哮，飛身攻出一招「千氣歸元」，此乃「千幻掌」精髓所在，祇見立時風聲大作，狂飆四起，向逍遙子如刀刮至。

此際千鈞一髮，逍遙子氣納丹田，凝勁於指，使出「金剛指」中殺着——「金剛伏魔」，祇見一條氣柱，直向無情叟撞去。

蓬然一响，兩聲悶哼！

祇見逍遙子衣衫盡裂，身上掌印纍纍。

無情叟則倒卧地上，狂噴鮮血。

這驟變迅如電火！

兩人喘息未定，一條人影，從岩後飄落「摩天坪」上。

來人乃一玄衣老叟，手持鐵拐，祇見他眼似銅鈴，鼻如鷹爪，好一副駭人的模樣。

無情叟與逍遙子兩人入目之下，心頭一凜，不禁同聲驚道：「鐵拐魔君！」

鐵拐魔君爲當今武林第一號大魔頭，武功深不可測，爲人更是陰險毒辣，不知何故，竟出現於黑夜的今晚。

鐵拐魔君睁開一隻大眼，瞪了瞪無情叟與逍遙子，鬼嚎似地笑道：「兩位當今武林雙絕，果眞名不虛傳，老夫今夜，可算是大開眼界！」

無情叟一抹嘴角鮮血，喝道：「鐵拐老妖魔，你此際現身，意欲何爲？」

鐵拐魔君陰森道：「豈不聞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逍遙子接口駡道：「乘人之危，豈是丈夫行徑？」

鐵拐魔君桀桀的笑道：「老夫久欲剷除汝等二人，遂吾獨霸武林之願，今汝二人自相殘殺，倒省却老夫一番氣力。」

言罷，嘿嘿冷笑道：「汝二人是自己了斷還是要老夫動手？」

逍遙子與無情叟齊聲斥道：「老妖魔落井下石，吾等二人與你拚了！」

言畢，雙雙跟蹌攻上。

鐵拐魔君狂笑道：「來得好！」

言罷，一舉鐵拐，一招「橫掃千軍」向二人攔腰掃到，但聞風聲大作，果眞功力不凡。

逍遙子見來勢汹湧，不敢硬接，强提眞氣，使出「凌空虛步」，從鐵拐魔君頭上一躍而過去。

無情叟在旁雙掌向鐵拐老魔一迎，突聞一慘叫，祇見無情叟身軀如斷線風箏，墮下萬丈深淵。

逍遙子入目之下，駡道：「老妖果然心狠手辣，老夫今天與你拚了！」

言罷，拚命搶攻而上，正欲使出「金剛伏魔」，祇覺得眞氣四溢，力不從心，眼前一黑，竟聞一聲悶哼，腦漿四濺，一代大俠，就此含恨魂歸縹緲！

鐵拐魔君見大敵已除，仰天狂笑道：「今後武林，乃吾之天下！」言畢，縱身一躍，消失於黑夜之中。

「摩天坪」上，轉瞬死寂無聲，祇剩下滿天風雨。

＊　＊　＊

三年來，鐵拐魔君創立的「陰風敎」，在江湖上掀起了一片腥風血雨，武林正義之士，非抗暴而死，便是歸隱泉林，叱咤風雲者，盡是牛鬼蛇神！

江湖上，唯一還在與「陰風敎」抗衡者，就祇有九江城內的「武家莊」。

＊　＊　＊

「武家莊」內，燈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日。

莊主「中州一劍」武玄龍，與義弟「神拳太保」洗天虎端坐大廳之內，神情肅穆。

三日前，武玄龍斷然拒絕了「陰風敎」的最後招降，照「陰風敎」慣例，今夜便要兵戎相見，樵樓鼓响，擊梆聲傳，夜已深，已是三更時份。

「颯！」一支火箭，深深沒入「武家莊」大廳內、懸在正樑上的「劍氣如虹」牌匾上。

十多條黑影，陸續飄落在武家莊廳前庭院之內。

爲首兩人，身穿黃衣，兇神惡煞，手上各執着一支判官筆，正是惡名遠播的「陰風敎」左右使者，勾魂雙判。

勾魂雙判兩人向大廳打量一番，一聲趕盡殺絕，便揭開了慘絕人寰的殘酷屠殺。

一時間，「武家莊」內鬼哭神號，婦孺家丁，紛紛慘死在黑衣大漢刀下。

祇有莊主「中州一劍」武玄龍和義弟「神拳太保」洗天虎，還在與勾魂雙判在作最後一搏。

三十招過外，「神拳太保」洗天虎畢竟功力較弱，被左判毛艮道覷個破綻，一招「直搗黃龍」，判官筆在洗天虎身上貫個通透，祇聞洗天虎大叫一聲，慘死當場。

武玄龍驚聞慘叫聲，一時分神，被右判毛仁道乘虛一招「夜鳥投林」，刺中左腿，武玄龍脚下一軟，跪倒在地。

右判毛仁道見一擊得手，再一招「力劈華山」，判官筆向武玄龍迎頭擊落。

武玄龍蹲在地上，連忙拔劍，一招「擎天一柱」，但聞金鐵交擊之聲大作，二人手上武器，雙雙脫手飛去。

武玄龍隨即飛身一躍，欲想奪回寶劍，豈料左判毛艮道已趕到，判官筆迎面一刺，祇見武玄龍手按太陽穴，血從指間汩汩流出，慢慢倒地而死。

武夫人藏身柱後，目睹丈夫慘死，亦不顧悲痛，忙携獨子維揚，奪路而逃。

才走了幾步，一把匕首從背後飛來，武夫人悶哼一聲，便魂歸地府。

武維揚驟見雙親慘死，大受刺激，突然瘋了似的發足狂奔，幾個黑衣大漢正在搶奪財物，見狀也懶得追趕，祇見那小孩子望牯嶺而走，一會兒便消失在黑夜之中。

一夜之間，「武家莊」頓成灰燼，祇剩下敗瓦殘垣，還有的，便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　＊　＊

牯嶺亡魂谷內，一條荒徑，罕有人跡的荒徑。

一個年約十歲的男孩童，滿身傷痕，暈倒地上。

他，就是虎口餘生，身負血海深仇的武維揚。

一個跛脚的老叟，滿面虬髯，五短身材，在荒徑走動。

他，就是墮下深淵，祇殘不死的無情叟。意外地，他掉在亡魂谷內，得到了失落百年的武林奇珍——通玄劍譜。

無情叟抱起武維揚，迎着旭日而行。

兩代的武林，兩代的仇恨，在月下，兩人投射在地上的影子，越來越大，直向四周蔓延開去。

＊　＊　＊

滄海桑田，一眨眼，又是十個寒暑。

亡魂谷內，一個年輕俠士，正在佇立沉思，祇見他，劍眉朗目，氣概軒昂，仿似臨風玉樹。

「維揚。」一聲呼喚，把他從沉思中喚醒了過來。

「師父！」他應聲走到一個滿面虬髯，跛脚的老叟面前。

老叟憐愛地望着那青年，朗聲笑道：「想不到我無情叟，一生做事，不分皂白，晚年却得到個好徒弟，哈哈……」

笑聲才頓，又說道：「維揚，又在想着報仇嗎？」

武維揚答道：「家仇，師恨，徒兒一刻難忘！」

無情叟一掃臉上的虬髯道：「好志氣，不愧是我無情叟的好徒弟！」

「不過！」話鋒一轉，聲音也略帶低沉，道：「從『千幻掌』化成的『千幻劍法』，你已練到爐火純青，唯是……」

無情叟沉思片刻，再道：「那天下無敵的『通玄一式』，因你內功淺薄，終未能發揮最大威力，恐難相助於你，你欲達成志願，除非另有奇緣。」

武維揚聽了，黯然不語。

＊　＊　＊

朝霞片片，晨曦初露。

青山依舊，亡魂谷內，却少了一個練劍的青年。

祇見無情叟拿着一封書信，在喃喃自語道：「我雖曾發毒誓，此生不出亡魂谷，但爲了維揚……」

一條孤影，一拐一拐地，步出亡魂谷去。

＊　＊　＊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樣的明月，同時夜涼如水，武昌城外，漢水江邊，一位青衫文士，腰掛寶劍，正在負手佇立，輕聲唸着上面的詩句，聊借滔滔江水，一洗愁懷。

突然羣鴉亂噪，夾着金鐵之音隱隱傳來。

是誰人魯莽，破壞了這夜的寧靜？青衫文士宛似趕着去制止似地，幾個箭步，便消失在蒼茫的月色之下。

在一個亂石崗上，十幾個黑影，帶着刀光，正向一個白衣少女圍攻，好像蒼蠅見了蜜糖似的，鍥而不捨。

却見那白衣少女，氣定神閒，揮動手中寶劍，祇見一條銀練，宛若飛龍，上下飛舞，白光過處，傳出幾聲慘叫，又倒下了幾個黑衣大漢。雙方突然分開，突然靜了下來，鴉雀無聲。

「賤婢，妳到底是誰？」惶恐的聲音，出自黑衣大漢口中。

「冷秋蟬！」

青衫文士聽到這個名字，覺得有點熟，似曾相識。

「就是那個挑了我們洞庭水寨，破了我們金陵分舵的冷秋蟬？」又一個黑衣大漢問道，聲音也帶惶恐。

「不錯！」一聲斬釘截鐵的答覆。

「撤！」豕突狼奔的逃竄。

「哈哈哈……」對方的窩囊相，使白衣少女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洒遍山谷。

「好！」一聲讚賞，夾着幾下掌聲。

一個青衫文士，站在一塊大石上，正在拍掌叫好！

冷秋蟬寶劍入鞘，幾個箭步，躍到青衫文士面前。

「閣下是誰？」冷秋蟬問道。

青衫文士答道：「在下武維揚。」

冷秋蟬又問道：「『中州一劍』武玄龍與你如何稱呼？」

武維揚肅容答道：「正是在下先父。」

冷秋蟬抱拳道：「原來是武少莊主，失敬，失敬。」

語音略頓，繼而問之，道：「少莊主到來，究爲何因？」

武維揚道：「在下爲報血海深仇，故浪跡江湖，尋找仇踪，剛在江邊對月排愁，忽聞殺伐之聲，故而趕來，欲查明究竟，不知姑娘剛才與誰人廝殺？」

冷秋蟬道：「陰風教！」

武維揚說道：「剛才聽那些黑衣大漢說的話，姑娘像有意和『陰風教』作對，不知是何原因？」

冷秋蟬道：「少莊主可曾聽說過逍遙子其人嗎？」

武維揚道：「一代大俠，在下聞名已久，可惜逍遙前輩，十年前慘死在廬山牯嶺。」

冷秋蟬道：「實不相瞞，逍遙子就是先師。」

片刻的沉默，武維揚偷眼打量眼前人，但見冷秋蟬花樣年華，明眸皓齒，杏眼鳳眉，寶劍斜掛，美麗中有一股英姿豪氣，眞不愧是名門高足。

一聲幽嘆，冷秋蟬又說道：「自師父仙逝後，我和師娘，遂隱歸泉林，最近，師娘亦告去世……」

聲音略頓又起，續道：「我查得前面馬家鎮，乃是『陰風教』分壇，我欲前往夜探，不期被他們發覺追了出來，就在此地展開廝殺。」

武維揚道：「令師仇人就是鐵拐魔君？」

冷秋蟬道：「祇是其一，還有一個，就是生死未卜的無情叟。」

武維揚聽了，默言不語。

此時，東方已露出了魚肚白，百鳥齊鳴，在催人上路。

武維揚道：「我與姑娘，同是與鐵拐魔君有不共戴天之仇，既然前面馬家鎮就是『陰風教』分壇所在，我們現在就到馬家鎮，把『陰風教』分壇挑了，妳道如何？」

冷秋蟬道：「好，這正合我意。」

在晨色曦明下，一個青衫文士，伴着一個白衣少女，雙雙向馬家鎮而去。

＊　＊　＊

千里鶯啼綠映紅，九村山廓酒旗風。

美麗的江南，分外明媚，青山綠水，處處春意盎然。

馬家鎮地處江南，雖然時值春天，但鎮內一片肅殺之氣，使這美麗的江南春色亦爲之黯然失色。

在鎮口的悅來茶樓——亦是馬家鎮唯一的茶樓內，一位青衫文士與一位白衣少女正在高談闊論，興高彩烈。

但說的不是抒春之詞，却是諷罵「陰風教」之詞，在此地此時，乃是大煞風景之事，故樓內的茶客們，很快便走個清光，祇有茶樓門口的一個滿面污垢，跛脚的老乞丐，不知是有勇氣不走，還是沒有力氣走不動，仍然自個待在門外。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原來茶樓走進了十幾個黑衣大漢，向青衫文士和白衣少女在上下打量。

「就是她！」其中一個黑衣大漢，指着白衣少女，好像發現了寶藏似的再次大叫道：「她就是冷秋蟬！」

「站開！」兩個剛進來的黃衣大漢在斥喝着。

「姑娘就是冷秋蟬？」一個黃衣大漢在問道。

「是又如何？」

「聞姑娘的『快劍神指』，厲害非常，我勾魂雙判兄弟倆，想向姑娘討教幾招。」

「此處地方淺窄，到下面如何？」

「好！」

「颯」十多條黑影，宛似投林飛燕，穿窗而出。

悅來茶樓前的空地上，人頭攢動。

中間站着的是青衫文士和白衣少女。

包圍着兩人的，是以兩個黃衣大漢爲首的「陰風教」殺手。

遠遠擠在一起的，是爭看熱鬧的人羣。

雙方怒目而視，氣氛緊張，斷殺一觸即發。

「且慢！」久未開言的青衫文士大聲喝道：「在下不才，願替姑娘效力。」

白衣少女含笑默許，俏立一旁。

「看彈！」一個黃衣大漢，左手一探鏢囊，手一揚，洒出滿天星雨，十多顆鐵彈，疾如流星，呼嘯着向青衫文士上下飛來。

青衫文士不慌不忙，運指如飛，幻出千萬掌影。

十多顆鐵彈，宛似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啊唷！」十多個環立的黑衣大漢，叫痛之聲此起彼落，都被鐵彈打得頭破血流。

「好身手！」圍觀的羣衆，發出如雷的喝彩聲，其中，更少不了白衣少女的銀鈴聲音。

兩個黃衣大漢臉上陣青陣白。

「你是誰？」未曾出手的黃衣大漢問道。

「武維揚，中州一劍武玄龍之後。」

又是一陣哄動，兩個黃衣大漢面上，更是陰晴不定。

稍頓，一個黃衣大漢道：「你師父是誰？」

武維揚略一猶豫，毅然豪氣地道：「千幻掌無情叟。」

此語一出，「陰風敎」的十多個殺手，包括兩個黃衣大漢在內，一時間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最驚奇的却是屹立一旁的、作壁上觀的白衣少女。

祇見她面上帶怨帶憤，欲語還休，望了青衫文士一眼，一跺足，竟凌空縱去，瞬即失去芳踪，留下了青衫文士呆立在場中。

「算她一場造化，這個小子可不能讓他逃去。」兩個黃衣大漢說罷，各從衣下掣出一枝判官筆，向武維揚撲了過來。

「你兩個就是陰風敎左右使者——勾魂雙判？」武維揚切齒憤恨道，眼中好似噴出了火似的紅。

「哈哈，小子你倒有點眼光，十年前打發武玄龍進地府的，就是我兄弟倆，今天，哈哈……」左手執判官筆，以狂笑代替未說完的話，好像眼前的人就是他囊中之物似的。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十年前，「武家莊」滅門之夜的情景，歷歷現在眼前，武維揚悲叫一聲呼道：「爹，娘，不孝孩兒維揚，今天誓要手刃仇人，以慰雙親在天之靈也！」

語聲才歇，武維揚已掣劍在手中，但見刀光一閃，幻化出萬縷金光，連聲慘叫，幾個黑衣大漢已身首相分。

看熱鬧的人羣，見雙方生死搏鬥，恐受池魚之殃，轉眼間便走個清光，剩下的，就祇有那個跛脚老叟。

「好小子，敢情是無情叟把他的千幻掌化爲劍法，傳授於你？」左判毛艮道還在查根問底的。

「千幻掌也好，千幻劍也好，總之今日，本少爺要你們償還我武家莊十年血債！」武維揚一邊說，一邊揮劍衝過來。

「哈哈，小子好狂的口氣，看招！」勾魂雙判齊聲說道。

勾魂雙判既能立足於「陰風敎」當左右使者，武功造詣自是不同凡响，今既有心置武維揚於死地，手中判官筆分兩路向武維揚遞到。

武維揚見勢之下，一招「左右遮攔」，把兩枝判官筆格開，隨即一招「猛虎出柙」，左足立地，宛似燕子穿簾，在右判毛仁道肩上劃下一道血口，兩招一氣呵成，眞是妙到巔毫。

勾魂雙判，在江湖上乃是惡名遠播的魔頭，自投入「陰風敎」後，藉着鐵拐魔君的勢力，更是橫行江湖，今天竟在一招之內，被初出道的武維揚脚踢劍刺，兩人玄壇似的臉上，不禁也微露出一些微紅。

勾魂雙判除武功高強之外，爲人更是詭計多端，當下兩人一打眼色，再度揮動判官筆，再向武維揚攻來。

三人成品字形地對立着，左判毛艮道首先發難，「白蛇吐信」，判官筆向武維揚迎面刺到。

武維揚一招「分花拂柳」，手中劍一揮，但聞「噹」的一聲，左判毛艮道的判官筆應聲飛脫。

就此時，一撮銀釘向武維揚胸前射到，武維揚忙使出鐵板橋功夫，怎料才一仰身，右判毛仁道已凌空躍起，另一撮銀釘又從上射下，武維揚趕緊雙足一蹬，一個鷂子翻身，倒縱兩丈以外，饒是如此，腿上依然中了幾口銀釘。

却原來勾魂雙判的判官筆內，暗藏機關，每當遇到強敵不能取勝時，便施暗算，兩人因一上一下，合作純熟，故武林中人喪身此毒招之下者，不知凡幾。

武維揚當下收勢立足，頓覺腿上癢疼不止，知是中了毒釘，連忙運功，自封穴道。

勾魂雙判見暗算得手，忙收好判官筆，又再攻上。

武維揚心下暗忖：勾魂雙判二人如此奸狡，如不痛下殺手，恐難遂報仇之願，主意立定，當下便拄劍而立。

勾魂雙判見狀，以爲銀釘毒性發作，正在得意之際，冷不防武維揚突然舉劍，幻出滿天金光，使出千幻劍的殺招——「千氣歸元」，祇聞連聲慘叫，勾魂雙判滿身鮮血，兄弟兩人慢慢倒地死去。

武維揚見大仇已報，當下把勾魂雙判兄弟二人首級割下，隨而跪倒塵埃，正欲告慰父母之靈，忽聞一聲暴喝，陡覺身後罡風捲至，竟不由自主向前撲去。

武維揚內功本已不甚深厚，驟然受此雷霆一擊，再不能運功自封穴道，祇覺全身癢疼難當，一陣毒氣攻心，雙眼一黑，連來人樣貌也看不清楚，便慢慢的軟倒地上。

祇聞來人嘿嘿冷笑，一個箭步縱前，往武維揚舉刀便劈……

這變化來得太突然，坐在悅來茶樓門前的跛脚老叟，一聲驚呼，正欲有所行動，一道白影已似箭飛入場中，一把摟起暈倒地上的武維揚。

接着響起一把嘈雜的聲音道：「副敎主，這賤婢就是專和我們『陰風敎』作對的冷秋蟬！」

原來暗算武維揚的，竟是以內功深厚見稱助紂爲虐的少林叛徒——了空大師。

却見冷秋蟬蓄勢以待，一聲嬌叱，左手抱起武維揚，右手駢指運勁彈出。

祇見他身披紅袈裟，手提戒刀，濃眉突目，一副兇相，他見冷秋蟬救走武維揚，一邊提刀趕上，一邊口中狂怒道：「賤婢該死。」

了空大師想不到冷秋蟬年紀輕輕，竟身懷絕技，當下急忙避過，雖未受傷，却再也不敢追趕，祇好眼巴巴望着冷秋蟬遠去，便垂頭喪氣地帶着手下走了回去。

一場血戰，留下的只是死屍，能走動的都走了，包括那坐在悅來茶樓門口的跛脚老叟。

* * *

殘鴉，荒徑，幾聲鴉音。

在罕有人跡的野林內，地上躺着昏迷不醒的武維揚，祇見他臉如黑紙，氣若遊絲，顯是身內毒性發作。

冷秋蟬站在一旁，急得團團轉，不住地搓手跺脚，雖然她鏢囊中有的是續命聖藥——九轉大還丹，偏就是附近沒有水，不知如何向武維揚施以灌救。

冷秋蟬向四面望去，杏臉紅賽晚霞，祇見她咬咬紅唇，竟然從鏢袋中取出一粒藥丸，含在口中，再望四面無人，突然伸出雪白的柔荑，俯身抱起武維揚，張開櫻桃小口，嘴對嘴地把藥送進武維揚口中。

冷秋蟬自師娘死後，孑然一身，她一來爲了打探仇踪，二來，因逍遙子先前苦心培植的武林珍品——「金羅漢菓」，五十年成熟之期將屆，她要找尋藥引毒蟾蜍，故才隻身闖蕩江湖，不期却三番二次地救了武維揚。

冷秋蟬雖然知道武維揚是仇人無情叟的徒弟，但對武維揚的不幸遭遇，又懷有同情之心，而在芳心中，對瀟洒俊逸的武維揚也實在有仰慕之意，冷秋蟬的這種複雜心情，女兒家的羞人舉動，估道神不知鬼不覺，豈料皆被躲在遠處樹後的跛脚老叟看個清清楚楚。

祇見那個滿面虬髯的老叟，輕聲自嘆道：「好個郎才女貌，眞是天生一對。」

過了盞茶時候，祇聞一聲輕喟，躺在地上的武維揚悠然啓目，慢慢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他一看清眼前情景，心中已明白了幾分，當下連忙站起，肅整衣衫，抱拳施禮道：「多謝姑娘活命之恩！」

冷秋蟬含笑望了望武維揚一眼道：「彼此同是武林中人，少莊主又何須這般客氣？」

武維揚俊臉一熱，說道：「姑娘說得是，大恩不言謝，姑娘救命之恩，在下當永誌不忘。」

冷秋蟬噗嗤笑道：「看！你又來了，多酸溜溜的。」語聲略頓，繼而關切地問道：「你的傷勢覺得怎麼樣？」

武維揚輕跳了幾下，道：「多謝姑娘關懷，已好得多了。」

冷秋蟬瞪了武維揚一眼，道：「你莫逞强，我的九轉大還丹祇能助你遏制毒性發作，你剛才受了掌傷，毒氣攻心，已傷及眞元，你如不信，可試行運功，你就明白了。」

武維揚聞言，當下盤膝打坐運功，但覺眞氣逆轉，全身乏力，不覺心頭一震，黯然垂頭不語。

冷秋蟬看在眼裡，好言安慰道：「少莊主不用憂心，我師傅遺下的『金羅漢菓』，已屆成熟蒂落之期，你且隨我到『翠蘭山莊』靜養，待我找到藥引『毒蟾蜍』，你便可以恢復功力了。」說罷，也不等武維揚點首答允，便已在前引路而行。

躲在遠處的跛脚老叟，聽到冷秋蟬這番話，獨個兒喃喃自語道：「金羅漢菓，毒蟾蜍……雅軒賽陶潛……」祇見他一邊說一邊走，竟是和武維揚背道而馳。

* * *

三面垂楊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小清河位於風景如畫的濟南城外，在河邊叢林深處，有一座小小山房，但見門外青杉綠竹，輕舞風前，依山傍水，環境和門前牌匾上「雅軒」兩字倒也十分吻合。

天剛放亮，朝霞初展，已有人踏着羊腸小徑，一拐一拐地向「雅軒」走來。

「賽陶潛」人未到聲倒先到，在這原已清靜的山莊，又是寧靜的早晨，聲音在山谷裡迴蕩，顯得特別雄壯，祇聞一個蒼老的聲音從「雅軒」傳出，在唱着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歌才唱罷，又問道：「是誰大清早擾人清夢？」

此時，一個滿臉虬髯，身材短小的跛脚老叟已來到「雅軒」門前，祇聞他大聲應道：「賽老哥，是我，無情叟。」

祇聞「依嗄」一聲，「雅軒」大門應聲而開，從門內走出一個臉泛紅光，面貌慈祥，鬚眉皆白的七旬老人。

他就是武林中人人皆敬重的、與世無爭的萬毒書生賽陶潛，因他生性恬淡，武功高絕，性情與陶淵明相似，而又好收藏天下毒物，衆人皆以萬毒書生賽陶潛稱之。

祇見賽陶潛在門前瞇着雙眼望了望，繼而奇道：「原來是無情老弟，聞說你遭遇不測，何以今日又會造訪『雅軒』？」

無情叟哈哈大笑道：「賽大哥，你無情老弟生成命硬，不會這樣容易就死去的，你看看我不是別來無恙嗎？」

眞是室雅何須大，「雅軒」內雖陳設簡陋，却是窗明几淨，對聯掛滿室內，頗有幾分書齋氣氛。

坐下後，賽陶潛道：「不知老弟來此，有何事情？」

無情叟哈哈大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今日來此，欲向賽大哥商借一件物品。」

賽陶潛奇道：「不知老弟欲借何物？」

無情叟收斂了一向的詼諧，正容道：「毒蟾蜍。」

賽陶潛沉思有頃，道：「可以，不過得依照『雅軒』的規矩。」

無情叟皺眉道：「甚麼規矩？你且說來聽聽。」

賽陶潛淡笑道：「很簡單，祇要猜中我出的燈謎。」

無情叟聽了，心中暗忖：「這可苦了，我是個老粗，他却偏偏跟我舞文弄墨，我唯有硬着頭皮應付賽老哥。」稍頓，無情叟道：「賽老哥，請你說出謎面吧！」

「你聽着，」祇見賽陶潛用手搓搓頷下白鬚，搖頭擺腦唸道：「想當初，綠色婆娑，自歸郎手，綠少黃多，受盡了風波，歷盡了折磨，不提還罷，若然提起，淚滿江湖。」

聲音略頓又起，道：「是猜一件船家工具，無情老弟，你且猜猜看，若猜中，我即將『毒蟾蜍』雙手奉上。」

無情叟聽了賽陶潛唸了一大堆詩非詩，詞非詞的話，雖是苦苦思想，絞盡腦汁，無奈胸中實無點墨，當下心中叫苦不已，一時情急之下，不禁衝口而出道：「糟！糟！」

賽陶潛聽了，雙目直瞪着無情叟，臉上一派狐疑神色，道：「哈哈，老弟眞行，外表看你是老粗一名，想不到你肚內還有點墨，竟然一猜就中，」略頓，又再說道：「不錯，謎底正是船夫用的撐船竹。」

無情叟聽了，臉上啼笑皆非，心中暗忖道：「我祇道猜不中，取不到『毒蟾蜍』，故叫糟不已，想不到我這賽老哥，年老耳聵，竟聽錯了我道竹，想不到我這個粗人，倒還有點粗人粗福份，竟胡亂地猜中了。」

當下無情叟滿懷高興，也不再多作逗留，謝過賽陶潛，拿了盛載着「毒蟾蜍」的竹籠，便要告辭。

臨行，也不知無情叟有何用意，再三叮囑賽陶潛，如有別人到來「雅軒」討取「毒蟾蜍」，祇說已送了給人，不要提起他無情叟三個字，待到賽陶潛答應了，他才踏着輕快的步伐，別過「雅軒」而去。

* * *

時近黃昏，習習薰風過處，吹拂起絲絲楊柳，在空中慢慢地飄盪，落日的餘暉，照得大地一片金黃，樹上偶然也傳來幾聲雀噪，一切都顯得懶洋洋地。

這時候，一個白衣少女亦在懶洋洋地沿着小清河走，她就是到「雅軒」去向賽陶潛討取毒蟾蜍的冷秋蟬，她因護送武維揚到翠蘭山莊養傷，再折回「雅軒」時，毒蟾蜍已給人取去，故心中愧惱之餘，還帶着幾分擔憂。

當她心中像吊桶般七上八落，脚下漫無目的地亂逛的時候，忽聽聞歌聲隨風飄送，唱道：「天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漢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冷秋蟬循歌聲信步而行，見一滿面虬髯的漁翁，正蹲在小清河邊垂釣，那漁翁怡然自得其樂，一邊垂釣，一邊胡亂哼道：「衆裡尋牠千百次，驀回頭，又見魚上釣。」

隨即提起了釣竿，果然一尾鮮魚在鈎上跳躍掙扎，那漁翁取下鈎上的鮮魚，信手丟進身旁的竹籠內，祇見竹籠內有兩隻大蟾蜍，正在搶食那尾鮮魚。

冷秋蟬走前細看，祇見竹籠內的兩隻蟾蜍黑如精炭，眼帶微紅，入目之下，冷秋蟬不禁喜而問道：「老伯，裝在竹籠內的可是毒蟾蜍？」

那漁翁瞪了冷秋蟬一眼道：「既知是『毒蟾蜍』，便應小心，不然被牠咬了一口，我雖有解藥，可沒口灌救。」

冷秋蟬被漁翁搶白一番，想起自己以口灌藥，挽救武維揚的情景，不禁粉面緋紅，暗忖道：「這漁翁倒有幾分古怪。」

冷秋蟬還在思忖間，那漁翁已經站了起來，提着那個裝有「毒蟾蜍」的竹籠，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漁翁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道：「天色將晚，待會賣了毒蟾蜍，又可作酒客了。」

冷秋蟬走在後面聽了，一個箭步縱前，攔着那漁翁去路，指着那竹籠道：「老伯此物可是要賣？」

那漁翁聽了，不斷地搖頭道：「不賣不賣！我老漁翁一向不和女人作賣買的。」

冷秋蟬在旁察言觀色，知道他是存心戲弄自己，當下又不便發作，祇好低聲下氣地再次懇求道：「老伯，我踏遍千山萬水，間關千里來到此處，完全是爲了這『毒蟾蜍』，而且，我還等着用牠來救人的，望你老行個方便，轉賣給我，你要多少錢，儘管開聲好了！」

那漁翁上下打量了一下冷秋蟬，詭秘地一笑道：「老夫素不貪錢，倘姑娘眞是誠意，除非……」

冷秋蟬見漁翁話有轉機，忙追問道：「除非甚麼……」

祇聞那漁翁哈哈大笑道：「姑娘，人生何處不相逢，如你眞想要這『毒蟾蜍』，除非妳能答應老夫，有朝一日，老夫如有求於姑娘，而所求又是正當，且姑娘亦是力所能及的，則姑娘便要報答今日相贈『毒蟾蜍』之恩。」

冷秋蟬聽了，登時呆了一呆，心中暗忖：「這老漁翁倒也有些奇怪，既要相贈，却又要我他日報恩，莫非他……」

那老漁翁見冷秋蟬一臉狐疑之色，又默然不作聲，在傍催促道：「怎麼樣，姑娘如不答允，就此作罷算了。」說完，又提起竹籠，一拐一拐地開步便走。

冷秋蟬此時，祇望能取到「毒蟾蜍」作藥引，好調配「金羅漢菓」給武維揚服用，於是她不再作考慮，忙追上那漁翁道：「老伯慢走，我答應你就是了。」

那老漁翁聽了，雙目逼視冷秋蟬，正容道：「姑娘，武林中人一諾千金，請姑娘記緊今日之言！」言罷，把竹籠交與冷秋蟬，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冷秋蟬提着竹籠，披星戴月，穿山過嶺，馬不停蹄地趕回「翠蘭山莊」去。

* * *

「翠蘭山莊」就在揚州北郊瘦西湖畔，自冷秋蟬取得「毒蟾蜍」回來作藥引，把「金羅漢菓」調配給武維揚服用後，時光似箭，金風送爽，還有一天便是中秋佳節，而中秋之夕一交子牌，便是武維揚閉關一月期滿之時。

這天，冷秋蟬一大清早便策馬進揚州，欲辦貨回「翠蘭山莊」，好歡渡中秋佳節和慶祝武維揚閉關期滿，功力大進。

冷秋蟬在馬上沿路飽賞風光，祇見桂子飄香，鶯啼柳浪，輕風趕馬蹄，不禁神情爲之暢快。

想到明天晚上，便可和武維揚共渡佳節良宵，芳心之中，更感欣慰。

繼而想到亡師逍遙子雖非死於無情叟之下，但我不殺伯仁，伯仁實因我而死，亡師之死無情叟實難辭其咎，自己一面想爲師報仇，一面却兩番救了無情叟的徒弟，現在甚至把亡師遺下的武林珍品，五十年一熟獨一無二的「金羅漢菓」也給武維揚服下，正是恩怨情仇，千絲萬縷，也不知應如何取捨，想到此處，頓覺心情煩躁，當下雙足用力一夾，馬匹便風馳電掣地向揚州飛奔而去。

* * *

揚州城內，熱鬧非常，茶樓酒肆，人們都在談說紛紛，交頭接耳談論着一件當今武林大事。

冷秋蟬稍加打聽，便盡知其中眞相。

却原來，鐵拐魔君爲炫耀聲勢，特借陰風敎茅山總壇落成爲名，廣發武林帖，邀請天下英雄，參加於中秋節之夕舉行的羣英大會。

冷秋蟬聽到那消息，心中暗忖：茅山離此，僅半日路途，自己何不藉此機會，前往參加，在天下英雄面前，一鬥鐵拐魔君，如能取勝，不但報却師仇，更可光耀師門，以慰亡師地下英魂，想到此處，便連忙辦貨，匆匆策馬趕回「翠蘭山莊」去。

中秋之日，冷秋蟬收拾妥當，留下字條給武維揚，告知一切，午間時份，便隻身往茅山而去。

* * *

華燈初上，冷秋蟬便來到了茅山地面。

祇見茅山山腰之上，華燈千盞，把方圓數里照耀得如同白日，更襯上天上皎潔明月，使人頓有不夜城之感。

却原來「陰風敎」別出心裁，沿途把茅山橫腰劈開三級，最下一層擺了數百華筵，掛上一牌匾，上書「嗟來」兩字，中間一層，插滿尖刃利刀於地上，掛上一牌匾，書有「地獄門」三個字，而最上的一層亦掛有一牌匾，上書「至尊殿」三字，每層相隔約五丈，奇的却是全沒梯級，看來要登上最高的一層，非具一流輕功不可。

一交子時，但聞禮砲三响，祇見在「至尊殿」前出現兩個人影，正是「陰風敎」正副敎主，鐵拐魔君和了空和尚。

兩人皆身穿紅袍，所不同者，便是鐵拐魔君腰纏玉帶，一副武林盟主的氣派。

兩人一出現，全場登時肅靜，祇見鐵拐魔君舉起拐敲在地上頓了三下，向下面黑厤厤一片的人羣說

道：「敝教今日總壇落成，正是當今武林盛事，特邀天下英雄到來觀禮，以資同慶！」語氣充滿倨傲。視天下英雄如無物，下面的人聽了，正胸懷怒憤之時，却見鐵拐魔君和了空大師從上面先後凌空飛下。

立定後，鐵拐魔君嘿嘿怪笑道：「至尊殿上設的乃是玉液瓊漿，珍餚美酒，專爲招待佳賓之用。」話音稍頓，又以手指指「嗟來」牌匾道：「這一層設的，我不說，想各位也心中明白，現在老夫與副教主先行登上『至尊殿』去，以盡地主之誼，恭候各位登臨。」

言罷，也不見怎麼運勁，已半空飛起十二三丈，在將到「至尊殿」之前，却見他似力不從心向中間「地獄門」的尖刃利刀直墮下去，地上各人正在心驚之餘，却見鐵拐魔君在將落到尖刀之上時，揮掌向下地一擊，登時拔高兩丈，他再用鐵拐凌空一揮，便已突地登上「至尊殿」去。

下面各人雖是對鐵拐魔君恨在心裡，但見他露出這一手「虛空取力」的絕頂輕功，心中也不禁暗暗叫好。

鐵拐魔君坐下之後，了空大師隨而運勁高飛，一躍而登上「至尊殿」。

此時，地面羣雄鼓噪紛紛，誰也不願吃此「嗟來」之食，有些性情暴燥的，也不理會自己功力是否能及，便紛紛凌空躍上，却是沒有一人能登上「至尊殿」去，祇落到「地獄門」的尖刃利刀之上，一時插滿了屍骸。

羣雄正在沮喪之際，忽聽一白衣少女哈哈笑道：「虛空取力乃雕蟲小技，何足道哉！」

笑聲才頓，祇見她人似飛燕衝天而上，輕盈而又姿態美妙，一口氣直升二十丈，才收勢如落葉乘風般地左右飄搖，慢慢落到「至尊殿」去。

羣雄睹狀，一來因這白衣少女出神入化的「虛空取力」實在太過美妙神奇，二來好借此舒却胸中一口悶氣，所以剎時之間，叫好之聲此起彼落，彩聲如雷，直震得「至尊殿」上的鐵拐魔君和了空大師面目無光，一時之間，坐在「至尊殿」上目瞪口呆，想不出天下武林還有誰人有如此超凡身手。

了空大師爲了遮羞，陰笑聲中，拿着酒杯離座說道：「姑娘眞是身手不凡，老衲願借此杯，聊表敬意。」

言罷，祇見他把滿滿的一杯酒放在左掌之上，右掌運勁把酒杯向前推出，祇見那杯酒不搖不擺，滴酒不漏地凌空向白衣少女身前遞到，但到離白衣少女身前四尺之處，卻停下不動，就像下面有物托着一樣地牢牢定在空中。

了空大師驚人的內功，不但下面羣雄稱奇，白衣少女心中也暗暗吃驚，暗下自忖道：「這禿奴的內功深厚非常，我若不以智取，恐難致勝。」祇見白衣少女妙目一轉，梨渦淺笑道：「多謝了！」語聲中，運勁於指，暗中向了空大師彈去。

了空大師見白衣少女不敢伸手接酒，心中正在洋洋自得，突覺肘腕一麻，一洩勁，那杯酒直向地下跌落。

此時，祇見白衣少女一個彎腰一個箭步竄前，左手在地上搶回酒杯，掣劍連揮，隨即挺直嬌軀，手中劍尖停在酒杯之上，一條酒道向酒杯汩汩流去，竟是恰恰滿滿的一杯。

白衣少女寶劍入鞘，舉杯一飲而盡，輕笑道：「好酒，好酒，眞不愧是玉液瓊漿。」

這變化瞬如電閃，羣雄呆了一呆，整個茅山才暴發出如雷掌聲，響遏行雲。

了空大師驚魂才定，隨即取出戒刀，厲聲道：「妳是否快劍神指冷秋蟬？」

白衣少女輕盈一笑道：「不錯，本姑娘正是逍遙子傳人冷秋蟬，今天特地要來拆毀你這醜惡的陰風教總壇。」

了空大師聽了，更不打話，提起了戒刀便向冷秋蟬攻上，了空大師內功深厚，刀光過處，但覺狂飆四起，勁力迫人，端的是不同凡響。

冷秋蟬知是不能與了空大師硬碰，遂一邊施展「移影換形」，一邊與了空大師展開遊鬥，一邊口中罵道：「禿奴，你還有甚麼看家本領，盡管施展出來，看看能否有損本姑娘一絲半毫！」

了空大師揮刀連砍，招招落空，已感懊惱，更被冷秋蟬以言語相激，更是紅筋盡現，暴跳如雷。

祇見了空大師手中戒刀一緊，把一套六合刀法使得天衣無縫，冷秋蟬被罩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兩人鬥了三十多招，冷秋蟬好像有點力乏，脚下不再是先前那麼靈活。

了空大師見狀，更是步步的進迫，使出一招「羣魔亂舞」，戒刀上下左右地向冷秋蟬攻到，忽聞一聲哎唷，祇見冷秋蟬脚下一軟，竟被了空大師迫得從「至尊殿」跌下「地獄門」去，了空大師見冷秋蟬給打了下去，遂在「至尊殿」邊緣低首下望，這時，忽見跌了下去的冷秋蟬突然一指彈出，借一指之力，又再飛身飄上「至尊殿」去。

祇聞轟的一聲巨響，一個肥大的身軀重重地跌到「地獄門」的尖刃利刀上，死去的，却原來是了空大師。

這時，羣雄更是歡欣鼓舞，掌聲如雷，無不心情暢快。

祇有坐在一傍的陰風教主鐵拐魔君面上木無表情，手拿鐵拐站起來道：「冷姑娘不愧爲逍遙子傳人，老夫願奉陪姑娘再過幾招。」

冷秋蟬正欲作答，忽聞一熟悉的聲音道：「且慢，這一仗應留給我老漁翁玩玩吧！」

話聲才罷，一個跛脚老漁翁已險險地飛身上到「至尊殿」上，說險也眞夠險，看他的身子還在崖邊搖一搖才能立定。

冷秋蟬與鐵拐魔君入目之下，不禁同時發出一聲奇異的驚「呵！」聲，隨而齊聲問道：「你……」稍頓，鐵拐魔君向那老漁翁道：「無情叟，想不到你竟然還未死去！」

冷秋蟬聽到鐵拐魔君稱那老漁翁爲無情叟，心中的驚奇更在鐵拐魔君之上。

正當冷秋蟬呆呆出神的時候，無情叟與鐵拐魔君已纏鬥在一起。

無情叟的功力已大不如前，祇能靠着巧妙的「千幻掌」來和鐵拐魔君遊鬥。

鐵拐魔君看在眼內，嘴上陰森一笑，手下突然加勁，把無情叟迫向冷秋蟬所站之處。

此時下面站着觀看的羣雄，有些已看出鐵拐魔君一箭雙鵰的毒計，不禁爲無情叟與冷秋蟬二人擔心不已，有的更在大聲呼喚，希望冷秋蟬從沉思中驚醒了過來，可是一切太遲了，祇聞「呵」的一聲嬌呼，冷秋蟬已被鐵拐魔君用拐尾點中期門大穴，呆呆地立着。

鐵拐魔君見暗算得手，馬上掄起鐵拐，運足十成勁力，向冷秋蟬迎頭擊下。

祇聞「蓬」的一聲巨響，陡聞一聲蒼老的慘叫，隨即見無情叟與冷秋蟬雙雙跌在一起。

原來無情叟見冷秋蟬勢危，竟不顧一切地用雙掌向鐵拐遞去，用身軀護住冷秋蟬，而自己却硬生生地承受了這力壓千鈞的一拐。

一擊之下，無情叟當堂奄奄一息，離死不遠，而冷秋蟬因受到無情叟的身軀保護，反而受傷不重，祇是受到猛力的震動而暫時昏了過去。

這時，祇聞羣雄連聲驚呼，有的更掩面不看，却原來，鐵拐魔君得理不饒人，又再揮動鐵拐，向無情叟與冷秋蟬二人擊下。

祇聞「錚」的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聲，鐵拐魔君頓覺虎口一麻，雙臂酸軟不已，鐵拐也幾乎被拋去。

鐵拐魔君睜起銅鈴雙目，祇見一個青衫文士凌空持劍硬接了他那勁力無儔的一拐。

鐵拐魔君驚魂甫定，連忙問道：「你……你是誰？」

祇見那俊逸青衫文士朗聲笑道：「無情叟弟子，武家莊的少莊主武維揚。」

鐵拐魔君惶恐道：「你就是中州一劍武玄龍之子？」

武維揚肅容道：「不錯，我今天來就是要你償還師仇，家恨，和武林中無數慘死者血債。」

原來武維揚閉關期滿，看見冷秋蟬留下的字條，他心中惦念着冷秋蟬安危，所以絕不停留地從「翠蘭山莊」趕到茅山來，在最危急之時，及時救下了冷秋蟬和無情叟。

鐵拐魔君與青衫文士武維揚接了一招，心中已知絕非青衫文士敵手，正想飛遁而去。

祇聞得青衫文士武維揚大喝一聲道：「鐵拐老妖，你能逃過我這一招劍法，便放你一條生路。」言罷，掣劍手中，擺了一個不丁不八的奇怪劍式，此劍式一出，場上各人皆紛紛稱奇不已。

鐵拐魔君久走江湖，竟也看不出武維揚這招劍式的來路，當下他心中暗忖：「這小子好狂的口氣，我就不信接不了他一招劍法。」

心念方了，鐵拐攻上，祇聞武維揚一聲斷喝，劍影四面八方迎向鐵拐魔君。

鐵拐魔君祇聞耳際劍風呼呼作響，連忙左右遮攔，把鐵拐舞得風雨不透，但依然覺得劍風如利刃般從四方八面，上下左右刺向自己，而且勁力越來越大。

突然一聲怪叫，祇見鐵拐魔君滿身鮮血，使人看了也不知他究竟中了多少劍，祇見他步履跟蹌地走了幾步，說道：「你那一式，叫做甚麼劍法？」

武維揚豪氣地道：「鐵拐老妖，你死在通玄一式之下，相信死得心服了吧！」

鐵拐魔君聞言，竟眞的如了空大師一樣，跌下自己佈置的「地獄門」的尖刀利刃之上。

此時，冷秋蟬已甦醒過來，她看見眼前情形，不禁伏在奄奄一息無情叟身上，熱淚奪眶而出了。

無情叟却微笑着喃喃道：「冷姑娘，妳……曾答允我一……件事……希望妳……化解我們……兩代的仇怨，更望妳和維揚……」

無情叟把冷秋蟬和武維揚的手拉在一起，睜開最後的一眼，看見眼前的一雙金童玉女，便含笑地溘然逝去。

清早，天色已微明，晨曦下祇見一個青衫文士和一位白衣少女雙雙挽手向遠方走去，慢慢消失在這充滿了血腥的凡塵俗世之中，做一對神仙伴侶去了。

（完）

上文提要： 白大夫葉桐等離開金府，金大少尙孔即回到家，便辱罵其妻何小鳳說她變心，並對其父金老爺說葉桐給他綠帽戴，無須熱情欵待。何小鳳被夫辱罵委屈不已，一怒之下離開金家，遇到鳳千千將已受責之事相告後，獨自逕往洛陽古陽洞奔去，匿身洞中思潮萬千。葉桐得鳳千千、白大夫等人相勸去追尋何小鳳，因而也找到古陽洞內，果見伊人在洞中，兩人喜出望外，暫時拋去煩惱，遊山玩水去也……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棲梧桐

幾經挫折愛更深　稟告雙親獲諒解

何小鳳像小姑娘一般，嚷道：「大哥，快下船。」葉桐轉身拉着她跑回船上。

何小鳳解開麻繩，葉桐雙槳一撐，小舟便漸漸離開，斗篷上「畢畢剝剝」地响着，豆大的雨點落在湖面上，泛起一圈圈漣漪，四周一片白茫茫，只依稀看到堤上之樹影。葉桐問道：「瑞妹，你想去遊何處，我送你去。」

何小鳳說：「蘇堤有橋孔，穿橋到外湖去。」

小舟慢慢盪到湖心，朦朧中隱見船影，說明也有同好，兩人均因此而感到高興，而未加以留意。

兩艘小舟，逐漸清楚，分左右挾住葉桐之小舟，葉桐不愧是老江湖，見狀立即提高警惕，使力發勁划槳，小舟去勢加速，但那兩艘小舟之來勢亦同樣加快，葉桐忙叮囑道：「瑞妹小心，這兩艘船來意不善。」

話音剛落，左首那艘小舟已射來不少暗器，何小鳳連忙伏身而下，葉桐則雙脚挺直平躺下去，同時收槳，那些暗器射空，葉桐忙直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又有暗器飛至，葉桐只好揮動木槳擋格。

「篤篤」連聲，木槳上已多了好些飛刀飛鏢之類的事物，何小鳳驚呼道：「大哥小心。」

葉桐叫道：「快把劍抽出來。」

由於他停了划槳，小舟便自然停了下來，兩旁之小舟已至，船上各自躍過兩條漢子來。

那兩個漢子都戴着斗笠，身穿蓑衣，一時之間看不清面目，葉桐喝問道：「來者何人，彼此有何冤仇。」

其中一個冷冷地道：「江湖廝殺，一定要有冤仇麼？」

葉桐怕何小鳳不敵，急又道：「有甚麼事便衝着我一個人來好了。」

另一個怪笑道：「沒有淫婦，豈有奸夫！好一對狗男女，生死攸關之際，竟還會逞英雄，金震宇父子知道，不被氣炸了肺，才是怪事。」

葉桐此時才知他們的目的與一般不同，一顆心登時往下沉，何小鳳則罵道：「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出口傷人，該當何罪！」她劍法雖然不錯，可惜是旱鴨子，在小舟中應戰，未戰已先寒了幾分，豈是人家之對手，形勢十分危險。

葉桐則不同了，他自小在淮河畔長大，熟知水性，不但不受影响，而且尚能充份利用在船上厮鬥之特點，他目光一瞥，見何小鳳危急，他人急智生，立即跳到另一側去，小舟登時一側，那漢子正好向何小鳳撲去，虞不及此，失却重心，一頭扎進湖內。

與葉桐惡鬥的另一個漢子亦站立不穩，上身一陣晃動，葉桐謀定而後動，寶刀過處，「唰」地一聲，一刀將其斗笠劈開兩邊，刀鋒過處，那漢子自額頂至下頷，添了一道血痕，鮮血向兩旁湧了出來。

葉桐喝道：「你們不知就裡，胡亂來殺人，實在太愚蠢了，再不識相，便不客氣了。」

不料那漢子性子十分烈，叫囂道：「姓葉的，我黃君行跟你拚了。」一把厚背刀急劈過去。

小舟狹窄，不容葉桐閃避，他舉刀一格：「噹」地一聲巨响過後，葉桐右腿猛地用力一踩，小舟應聲向右一側，那漢子上身又向側一仰，葉桐左拳斜側，正中其脅下。

這一拳用力極猛，那漢子站立不穩，一屁股坐在船舷上，葉桐一刀橫劈，喝道：「下湖去。」那漢子乖乖聽話，一仰身滾落湖中，恰好避過那致命的一刀。

何小鳳立即向葉桐奔過去，兩旁之小舟有人鼓掌道：「小刀王之名果然實至名歸，佩服佩服。」

葉桐抱拳道：「不敢當，葉某不甘清譽受污，迫得自衛，希望諸位明鑑。」

只聽左側小舟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老夫等好說話，但你傷了黃氏昆仲，恐怕再難在杭州立足，你們是清白也好，是狗男女也好，今日老夫都想領教一下小刀王之高招。」他言畢才抬起頭來。

葉桐只覺竹笠下射出兩股凌厲之目光，心頭不由一懍，問道：「尚未請教貴姓大名。」

「馮志鵬。」那老者言畢，颯地一聲，身子已落在小舟上，馮志鵬三個字入耳，葉桐暗吃一驚，因爲此人一把長劍十分凌厲，有個外號「一劍震江南」，與「中原一把劍」之金震宇齊名，但年紀却比金震宇少十餘歲。

何小鳳不知就裡，又見他背向着自己，便悄悄舉劍準備偸襲，不料馮志鵬後背似乎長了眼睛，低喝道：「坐下去，老夫不願跟女子鬥，葉桐，你快出手，否則未必有機會了。」此人語氣十分狂妄，與金震宇之禮讓謹愼，截然不同。

葉桐十分沉着，一刀橫掛在胸前，不肯貿貿然動手。

馮志鵬却不想再等，長劍一出鞘，手臂暴長，劍尖指向葉桐之喉頭，這一劍乾淨俐落，簡單實用，果然名不虛傳！

葉桐一抬刀，向長劍格去，可是馮志鵬劍法已變，刀鋒剛沾及劍鋒，他手腕一沉，已改刺其小腹，葉桐反應亦快，寶刀幾乎貼着長劍下沉。

馮志鵬喊了一聲：「小刀王，果非浪得虛名之輩，再試老夫幾劍看看。」他展開劍法之後，攻勢濤濤不絕，一招緊過一招，而且十分狠辣，不愧「一劍震江南」之譽！

馮志鵬既然長於江南，自然十分熟悉水性，雙脚緊緊釘在船上，葉桐再不能利用水性佔便宜。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過了七八十招，葉桐始終處於下風，何小鳳見愛郎不敵，不管三七二十一，揮劍自後偸襲。

葉桐急喝道：「你站在一旁，別動手。」

果然另一艘船上有人罵道：「不要臉，兩個打一個，待大爺來教訓教訓你這淫婦。」一條鐵塔似的大漢跳了過來，那小舟登時一側，何小鳳站立不穩，一屁股坐下。

那漢子甚有風度，揮手道：「起來起來，大爺不願意佔這種便宜。」何小鳳狼狽地站了起來，尚未站穩，便急不及待地進攻，惹得那漢子哈哈大笑。

葉桐見那漢子之身形及一把亮晶晶的銀斧，登時想起一個人來，龐冷瘦，這龐冷瘦在江南一帶之名頭雖不如馮志鵬，亦是响噹噹之人物，是以連忙提醒她：「小心。」

馮志鵬冷笑一聲：「你還是提防自己會被殺吧！」長劍不知怎樣一拐，忽自刀網中飛了進去，直奔葉桐之脖子，這一劍彷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葉桐忙不迭矮身讓過，劍鋒幾乎貼着頭皮，敎他後背冒出一陣冷汗。

葉桐八歲起即開始習武，十歲學刀，少年到處求訪名刀師，先後跟了十一名刀師習過刀法，可惜沒有一個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練得比任何人都殷勤，虎口經常因握刀太久而皮破血流。

自小即立下大志，有朝一日要成爲武林中有名之刀法宗師，他從師最長的是開山師父，隨他習了三年，其他的長則一年，短則半載，便將他能學到的學到手。

不過葉桐有個優點，他有鑽研之精神，到他二十五歲之後，已能將他自十一位師父那裡所學到的，揉合在一起，由於他自小在江湖上混，比武打架的機會比平常人多得多，三四年後，將十一家刀法融滙貫通，並加創了許多招式以彌補其不足，因此三十歲之後，聲名大噪。

他的招式表面看來並不精妙，也不好看，但勝在實用、簡單、直接，而且出手十分快，正因爲他經驗豐富，刀上沒法抵擋時，往往能以身形步法配合之，化險爲夷，或反敗爲勝。

馮志鵬劍法看來十分凌厲，也一直佔了上風，別人都認爲他很快便能取勝，可是局勢始終沒有改變，葉桐雖然落於下風，但步驟未亂

，陣脚反而越來越穩，不錯，他比任何人都堅韌。

馮志鵬見久久不能取勝，心頭漸急，攻勢更盛，葉桐表面上緊張，內心反而暗喜不已，因爲只要馮志鵬心急氣躁，他便有反勝之機。

那邊廂之龐冷瘦一柄銀斧，佔盡上風，何小鳳在小舟上，只有挨打之份兒，「金家少奶奶，你有福不享，眞教人莫名其妙。」

何小鳳道：「夫妻間的事，不足爲外人所道，我若訴說金尚孔之不對，對金家聲譽亦有影响，只能告訴你們一句話，我跟葉桐乃淸淸白白的。」

龐冷瘦呆了一呆，難以置信地道：「你們一路同行，豈無苟且之行爲？」

何小鳳冷笑一聲：「你道天下人都跟你們一般？」

龐冷瘦冷哼道：「大爺就不相信你們之間沒有男女之情，沒有特殊感情，會一路同行同食同宿？」

「這個我承認，那是因爲彼此談得來，彼此了解對方之性子，絕不是像你們所說的……狗男女。」

何小鳳豁了出來，索性說得明白。

龐冷瘦手上攻勢不由放緩，問道：「依你所說，金尚孔有對不住你之處，是否不可挽回？」

「是的，絕不能挽回，當日是他叫我離開金家的。」

「那大概是一時氣憤，事實上金家發了許多帖子，請武林同道找尋你，你不如跟咱們回金家吧，大爺保証在你到金家之前，無驚無險！」

「到了金家之後又如何？」何小鳳冷笑道：「你們一是外人，二又不明白箇中情況，何必將我推進火坑！」

「嗯，你說這話太過份了吧！金老爺子向來待你不薄，豈能視金家是火坑？」

「可惜我嫁的是他的兒子，你要我回去，倒不如死在西湖算了。」

龐冷瘦表面上凶狠，實際上心地善良，耳根又軟，聞言大吃一驚，忖道：「我身受金老爺子的大恩，才來管這種窩囊事，迫死了她，萬一老爺子怪罪下來，不是好心幹壞事麼？」一想至此，連忙住手，道：「你不要逃跑，我便不迫你。」

何小鳳這才能喘一口氣，轉頭望向愛郎，一顆心又懸了起來。忍不住道：「你爲何不叫你的同伴也住手？」

龐冷瘦搖搖頭。「那漢子的事，大爺才不管，不過你若再走過去，大爺便不客氣。」

此刻，葉桐與馮志鵬已鬥了近二百招，那艘船因無人把舵，已盪出十來丈，雨仍不斷地下着，風雨之中，隱隱聽到雷聲，斗篷擋不住風雨，船上的人衣褲全濕。

馮志鵬見在友儕面前，沒法取勝，尤其他在出發之前，曾誇下海口，臉上更掛不住，只得拚命進攻。

葉桐苦候之良機，終於降臨，激鬥間，只見馮志鵬一劍迴削葉桐的脖子，聲勢極猛，可是這一招，他是刺空之後，猛力迴削，力道全集中在上身及臂上，也因爲使得急，以致下盤晃了一下。

就這一晃，教葉桐找到機會，只見他霍地蹲下，却不乘機攻打對方下盤，而是伸出左腿，踩在馮志鵬踏足之木板上，待那一劍過去，他人才猛地用力站了起來，「咯嗤」一聲，馮志鵬脚下之木板自中斷裂，他驟失重心，上身向後一仰，葉桐趁此良機，寶刀過處，已將其長劍磕飛，待馮志鵬雙脚落船底，他刀鋒在他脖子上一晃即收，抱拳道：「前輩運氣不好，這一招不算，再來。」

表面上的確如此，因爲誰也看不到葉桐伸脚過去，踩斷對方之木板，但馮志鵬心知肚明，又羞又愧又恨，却又發作不得，只能順着葉桐之口氣道：「高手比武本來就不排斥運氣，不管誰幸運，反正老夫今日是輸了，日後再向閣下討教。」

言畢人已如大鵬般，飛回原來之船上，龐冷瘦忙問：「馮大俠，這事該如何處理？」

馮志鵬船已開出，聲音透風而至。「老夫敗了，尚有何顏面處理，你喜歡如何辦就如何辦！」

葉桐道：「龐兄也回船去吧，此乃金家之事，與別人無關。」

龐冷瘦上下看了他幾眼，道：「姓葉的，想不到你還眞有兩下子，我受金老爺子大恩……」

葉桐截口道：「你只管當作未曾見過咱們，不就行了。」

「這是自欺欺人的事，哼，除非你能給我一個公道。」

葉桐問道：「閣下也想跟我比武？」

「龐某有自知之明，馮志鵬尚且奈何不了你，何況龐某，我要的不是這種公道。」

葉桐想了一下，道：「咱們自行回洛陽城跟金家了斷，如何？」

龐冷瘦大喜。「如此龐某還有何話可說？葉桐，你果然是個好漢子，若非……咳咳，龐某眞想請你喝酒。」

葉桐看了何小鳳一眼，道：「喝酒麼，日後若有機會，還是由葉某請你吧！」龐冷瘦輕功不好，忙喚舟子把船撑過來，然後跳過去。

「葉桐，江湖上都說你有義氣

，夠意思，希望有朝一日，咱們能做好朋友。」

葉桐望着他那艘船慢慢盪開去，才放下心頭大石，揚聲道：「咱們早已是好朋友了。」待那船遠去，何小鳳再也忍不住，投進葉桐的懷抱，葉桐問道：「你沒受傷吧？」

何小鳳搖搖頭，低聲道：「咱們運氣眞不好，去到那裡，都碰到討厭的人。」

葉桐含笑安慰她：「你說錯了，咱們運氣實在不錯，每能化險爲夷。」

何小鳳這才露出笑容，「剛才眞的嚇壞我了，那姓馮的眞的倒霉麼？」葉桐笑而不答。何小鳳再問：「大哥，你眞的準備回洛陽？」

「不回去能徹底解決麼？原先只道可以一走了之，其實那樣也不妥當，大丈夫應該來去乾淨。」

何小鳳紅着臉仰頭問道：「你眞的要我？不怕金家對你不利？不怕閑言閑語？」

葉桐再一笑。「你應該了解我，我若害怕的，那天便不會去龍門找你。」何小鳳心頭一陣甜蜜，又趨前投在他懷內。半晌，葉桐輕輕推開她，道：「別忘記龐冷瘦的話，那黃氏昆仲十分難纏，咱們還是早點離開吧，日後再陪你重遊西湖。」言畢跑到船後搖槳。

上了岸之後，葉桐拉着何小鳳匆匆跑回客棧，取了包袱，結了賬，便悄悄出去買了兩匹馬，趁城門關閉之前出城，至半夜才歇在樹林裡。何小鳳一直偎着葉桐，對她來說，能夠跟愛郎在一起，已十分滿足，但葉桐仍十分緊張，生恐黃氏昆仲兩人追上來，少不免又要厮殺一番，他低頭見何小鳳在自己懷內睡着了，嘴角尚盈着笑意，忍不住香了她一口。

何小鳳顯然在夢中，死死地抱着葉桐，葉桐雙眼不敢稍閉，直至天亮才喚醒何小鳳。

兩人不徐不疾地走着，路上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不覺已到了嵩山地界，不約而同心情沉重起來。何小鳳想問葉桐準備如何跟金家交涉，但話至嘴邊又不忍問。

忽然葉桐長長吸了一口氣，道：「瑞妹，你還未去過少林寺吧，我帶你去看看。」何小鳳娘家就在這附近，少林寺已去過多次，但却欣然同意。

少林寺在嵩山少室山五乳峯下，自晉至今，凡千餘年，但少林寺著名不在其歷史悠久，而是他一直是武林聖地，被目爲武林泰山北斗。

傳說少林派有七十二絕技，亦云七十二種絕技之秘笈一直保存在藏經室內，但近年來，少林人材凋零，許多項絕技無人通曉，能曉三五項絕技者亦鳳毛麟角，但其在武林中之地位，始終不墜。

葉桐和何小鳳到山門，即有知客僧相迎。「施主是來進香抑或是來拜訪敝派的？」

葉桐沉吟道：「在下葉桐，忝爲武林一份子，久仰貴寺大名，專誠來瞻仰一番。」

那知客僧甚有禮貌，先謙虛一番，然後道：「兩位施主請隨小僧來……嗯，先至客房休息一下，再帶兩位到處瀏覽吧。」

葉桐道：「師傅不必客氣，咱們隨處看看，不會闖進貴寺之禁地！」知客僧引他倆至客舍，開了兩間毗連的小房，又交代了一番方離去，葉桐進房便提水桶打水給何小鳳洗澡，自己亦洗滌一番，待事畢，天色經已向晚，兩人只得到齋堂吃飯。

何小鳳在寺內跟一位男人在一起，老覺得和尚們都瞧着自己，有點坐之不安，齋堂內亦有十來個俗家弟子，看來是香客。何小鳳草草塡滿了肚子，便拉着葉桐回房去。

葉桐道：「瑞妹，你路上走累了，早點歇息吧！」不料何小鳳又不讓他走，磨了他好一陣，葉桐才告辭。

何小鳳突然問道：「大哥，你準備單刀直入，去找金震宇？」

葉桐沉吟道：「我還在琢磨，最好能約他出來外面傾談，最好你亦在場。」

何小鳳芳心怦怦亂跳，好像一頭待宰的羔羊般，黯然道：「你想好了辦法再告訴小妹。」

這一夜，兩人躺在床上都合不上眼，尤其是葉桐，何小鳳已離家，責任全在他身上，跟金家談判，許勝不許敗，否則日後還有麻煩，而且須圓滿解決，其實這種問題能有甚麼好辦法？正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能琢磨的只是套詞，但金震宇及金尚孔肯就此罷手麼？倘若金家不肯罷手，又該如何？

這問題本不好解決，事前亦不會有答案，是以葉桐一夜不眠。天剛亮，寺內便傳來沉實的鐘聲，鐘聲入其耳，頗有啓蒙及鼓勵之作用，船到橋頭自然直，葉桐精神稍振，披衣下床，洗了個臉便去敲何小鳳之門。

何小鳳何曾合過眼？一早便已下床，只是天色尚早，不好意思去敲葉桐的門而已，當下兩人又再到齋堂，因來得早，和尚們又在做功課，齋堂內倘未有人。兩人吃了早齋，先到大殿捐了香油錢，然後出寺遊玩。

何小鳳問道：「怎不先到寺內各殿看看？」

「和尚們在做早課，不好打擾人家。」葉桐老馬識途，引她至後

山，但見遠處之塔林在晨曦中十分肅穆壯觀。何小鳳忽然幽幽一嘆：「當和尚其實眞好，無憂無慮，生活雖然淸苦，勝却凡人多多。」

葉桐笑道：「那也未必，出家人雖然要求四大皆空，但眞正能做到無憂無慮者亦不多，也許他們之愁苦與咱們不一樣吧！」

何小鳳再一嘆：「假如今生不能嫁給你，小妹便去峨嵋落髮。」

葉桐心頭一懍，忙道：「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古語又有云，情之所至，金石爲開！我想世上無人能夠阻擋得了。」

何小鳳伏在葉桐懷內飲泣，嗚咽地道：「大哥，萬一老天爺不可憐咱們，今生今世你都不能忘記我，就算我不能在你身邊，也須牢牢記着我。」

葉桐激動地抱着她，道：「瑞妹，我對天發誓，今生只愛你一個！」

「大哥，你眞好……我眞想替你生個孩子。」

葉桐忍不住在她額上親了幾記。「你說得這麼動人，教我恨不得把心肝都掏出來給你。」言畢忽然回首，只見山石樹木依舊。

何小鳳問道：「大哥，甚麼事？」

「我還以爲有人……嗯，咱們到達摩洞那裡走走。」

傳說達摩當年在洞內面壁九年，因爲日積月累，石壁上竟留下其淡淡的背影，此洞被視爲少林寺禁地，洞口已封，且有少林弟子把守，因此兩人只能在外面走一走，便轉到別處去。

吃午飯時，何小鳳不想見到人，故意很遲才去。至齋堂，只餘兩三個和尚吃飽飯，在那裡閑談。這頓飯，何小鳳吃得很自在。這一晚，何小鳳不讓葉桐回房，她倚在他懷內睡，「大哥，你不知道，你不在我身邊，我睡不着。」

次日兩人眞睡至日上三竿方醒來，葉桐推窗看了幾眼，道：「今早不要吃飯了，咱們到羅漢堂那裡走走。」

至羅漢堂外，已聽到裡面一片吆喝聲，原來寺內之僧人已做了早課在練武。此時此刻在這裡練武的，都是一般弟子，練的也是一般的武技，是以兩人進內，不受阻撓，可是一進內，葉桐和何小鳳却呆住了。

他倆不是爲少林僧人之武技而震懾，而是見到杜一非和鳳千千，他倆也在觀看少林僧人練武，鳳千千對着他倆似笑非笑，何小鳳窘得想找個地洞鑽進去。

還是葉桐鎭定，上前跟他倆打招呼，杜一非招招手，示意出去外面談話。葉桐問道：「杜兄弟和鳳姑娘甚麼時候來的？」

鳳千千道：「這已是第三天了！喂，葉大哥，你去何處找到鳳姐姐的？」

葉桐大方地道：「在龍門石窟找到的。」

鳳千千道：「小妹還道你們已經遠走高飛了，怎地又來這裡？」嵩山靠近洛陽，可說是金家之勢力範圍。

「眞是一言難盡。」葉桐已料到昨晨與何小鳳在塔林之談話必爲鳳千千聽去，是以不再作隱瞞。「兩位也知葉某與小鳳心心相印，但情況又與一般人不同，我不想偷偷摸摸，因此想到洛陽跟金家說清楚。」

鳳千千睜着一對大眼睛問道：「你想直接去找金氏父子？他們肯放過鳳姐姐麼？」

何小鳳紅着臉道：「正爲此煩惱，兩位天資聰明，諒有以教我。」

杜一非在一塊山石上坐下，望着何小鳳。「何姑娘，你離開金家，令尊及令堂知道否？他們同意麼？」

何小鳳道：「我未曾回過娘家……但估計他們已知道我離開金家。」

「不錯，金家而今派人去向令尊要人。」杜一非道：「不過我認爲兩位應預先徵得何家同意，如此跟金家談判也較有利。」

葉桐再頷首，望着何小鳳。何小鳳道：「杜少俠說得有理，我怎沒想到呢！不過，屆時……」

鳳千千忙道：「姐姐有話但說無妨，咱們是自己人哩。」

何小鳳咬咬牙，紅着臉道：「咱們跟金家談判時，很想請兩位作中人，從中斡旋，也許會圓滿一點。」鳳千千未等杜一非說話便一口應允。

葉桐噓了一口氣，道：「事成之後還得重謝兩位，兩位實是咱們之大恩人。」

鳳千千又搶着道：「爲善最樂，你們不用謝了，誰都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

何小鳳忙道：「那麼咱們也祝福兩位早日……找到理想的伴侶，共偕連理。」她本想祝他倆早偕連理，猛地想起，他倆是否情侶尚未知道，不宜開腔，是以臨時改口。杜一非聽後有點尷尬，但鳳千千却一聲多謝而接受了！

鳳千千又道：「事不宜遲，吃過午飯，咱們便先去鳳姐姐家吧！」當下就此決定，葉桐和何小鳳都有放下心頭大石之感。

吃過午飯，四人便聯袂下山，幸好大家都有快馬，便揚鞭望南陽進發。人云近鄉情更怯，何小鳳情

怯却不是因爲還鄉，而是不知該如何向雙親開口，不過無論如何也比向金家的人開口好。

第三天中午，四人已到南陽城，由此去何小鳳家，只需半天路程，是以便在南陽打尖。何小鳳對南陽城一切瞭如指掌，引他們到南陽城最大的酒樓吃飯。

此刻正是吃午飯的時候，酒樓內高朋滿座，四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座頭坐下，由於連續吃了幾天素菜，路上又盡吃乾糧，是故葉桐一口氣點了六菜一湯，正吃得痛快之際，忽然屏風後傳來拍桌子的聲音，大堂內的食客們都不由自主地停下筷子來。

鳳千千道：「咱們吃飯，別管人家的閑事，」又聽屏風後面傳來吵架的聲音。鳳千千不悅地道：「這些人眞討厭，要吵架爲何不出去外面。」恰好一名店小二走過來，鳳千千忙拉住他。「小二哥，請你干涉他們一下。」

店小二爲難地抓抓皮頭，道：「小的試試……但這種事不好辦。」他尚未轉身，猛見何小鳳長身，向屏風後跑去。

她這突如其來之舉動，教葉桐三人均是一怔，葉桐怕她有失，忙亦長身追了過去，一轉過屏風，但見裡面有一張大圓桌，却只坐了七八個人，何小鳳站在一個老漢身前，一個漢子指着她罵道：「吸，她這不是現身了，姓何的，咱們早知道你把女兒藏了起來。」

原來何小鳳之父親何鐵堅及弟弟何宏都在此，却不知因何與人起爭執。又聽何小鳳道：「我剛在此經過，在此吃飯，這幾個月來，尚未回過娘家。」

那漢子冷笑道：「誰會相信一個淫婦的話。」

「住口。」葉桐再也忍不住，挺身道：「不准你出口汚人，她的話我可以証實。」

那漢子上下望了葉桐幾眼，問道：「你是甚麼人？」

「葉桐。閣下又是甚麼人？」

幾個漢子一齊大笑起來。「奸夫的話能作準麼？咱們也眞佩服你們，居然膽敢公然把臂同遊，姓葉的，今日之事也有你一份。」

葉桐也豁了出去，冷冷地道：「葉某人自出江湖以來，從未受此寃屈及恥辱，你們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們，快報上名來。」

「咱們是伏牛山三義及孟嘗劍客孟飛，你有種的便乖乖跟咱們去洛陽。」

「葉某才不管你們是三義還是三妖，洛陽我肯定要去，但絕不會與你們同行，除非你們有此本事。」

何鐵堅接口道：「對，這件事無論是曲是直，都與諸位無關，更犯不着强出頭，咱們自會去找金震宇理論。」

一位長相斯文，蓄着三綹短髯，年逾三十的漢子，霍地將劍抽了出來，道：「但今日却由不得你們了。」

葉桐亦將刀抽了出來。「葉某倒要看看你們有多凶。」

伏牛山三義之首馬百里怒道：「姓葉的你好狂。」

「他一直十分狂妄。」屏風後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接着轉出兩個人來，却是兪曉陽及公孫城，梅天星一直暗戀師妹何小鳳，何小鳳嫁與金尚孔也還罷，今被葉桐姘上，教他妬恨交集，連師妹也不放過了，兪曉陽則是好管閑事，又喜沽名釣譽，這種事更加少不了他一份。

何小鳳見到梅天星，尷尬地喚了一聲大師兄，不料梅天星却冷冷地道：「不要臉，崆峒派沒有你這種弟子。」

葉桐哈哈笑道：「梅大俠幾時已執掌了崆峒派，居然有權强逐同門出師門，依我看，不要臉的正是你。」

梅天星「刷」地一聲，將劍抽了出來，喝道：「葉桐，你有種的便與我先鬥一場。」

孟飛道：「公孫兄稍侯，小弟跟他那一架尚未開始呢！」

葉桐道：「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梅天星大怒，長劍驟然刺出。「葉桐，你好狂，先過我某家這一關再說。」葉桐刀一横，已將劍格開，梅天星要在師妹面前逞能，一出劍全是進手勢，葉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先行穩守。

何小鳳又驚又羞，又怒又氣，又急又亂，心中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散，急得她高聲喚道：「大師兄，快停手。」梅天星那裡肯聽她的話，相反受了刺激攻得更急，但奇怪的是葉桐越鬥越穩，而且開始反攻，他經驗豐富，經過一番比鬥，已看出梅天星之應變能力及臨場經驗不足。

再過了三十多招，也不見葉桐使出甚麼絕招，但却把對方之氣燄壓了下去，雙方有攻有守，孟飛道：「梅大俠累了，讓在下來試試。」他實在看不出葉桐厲害之處。

兪曉陽則道：「何兄，你是位明理的人，豈能縱容女兒做出這種事？請跟咱們一齊去洛陽，向金家作一個交代。」

「哼，你們外人又如何知道個中實情，金尚孔那小子對我夫婦尚且横蠻無禮，對我女兒如何，可想而知。」

兪曉陽道：「那是一回事，令

嫂既爲人婦，便須守婦道，做出這種天人共憤的事來，你教金老爺子如何做人。」

何小鳳怒道：「姓兪的，我尊你是前輩，但請你說話得乾淨一點，今日是金尙孔趕我出金家，並非我出墻，而且我至今尙清清白白，甚麼叫天人共憤？金尙孔勾結魔頭郝力源出賣朋友，那才教老爺子做不得人。」

「他出賣甚麼朋友？頂多出賣一個葉桐，這能怪他麼？」

「還有白大夫呢？他倆是我的救命恩人。」何小鳳怒道：「你這是甚麼話？他對我若還有點感情者，會出賣我的救命恩人！姓兪的，江湖上那裡有事，那裡便見到你……」

孟飛截口道：「誰不知兪前輩急公好義？」

何小鳳冷笑一聲：「我只知他是出名的好管閑事之徒，人家的家事，他也插手。」

兪曉陽臉色一沉，道：「你這樣說可是擺明侮辱老夫！老夫其實也是爲你好，這姓葉的有那一樣比得上金家大少爺？」

「他甚麼都比金尙孔好，我的事犯不着你替咱擔心。」

忽然屏風後面傳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不錯，是以咱站在一旁，絕不插手。」兪曉陽回頭見是鳳千千，輕哼一聲，將頭別開。「哈，原來兪前輩看不起咱們年輕人，好啊，咱們不如也比劃比劃，看年紀大的有本事，還是年輕的有本事。」

兪曉陽冷冷地道：「好男不與女鬥。」

「你只是欺善怕惡，欺弱怕强！甚麼好男不與女鬥，適才對何姐姐因何咄咄迫人？若是光棍的，應該立即應戰，否則便請您老人家回家抱乖孫去吧！」

鳳千千口齒伶俐，兪曉陽面皮再厚也受不了，「錚」地一聲，把劍拔了出來。「臭丫頭，今日不教訓教訓你，只道中原沒有能人。」

鳳千千道：「中原能人輩出，晚輩再狂妄，也不敢目空一切，我只是不服你。」

兪曉陽怒不可遏。「氣煞老夫了。」長劍霍地刺向鳳千千胸膛。

鳳千千故意將嬌軀微微一側，將胸脯對着對方之劍尖，道：「原來你是隻老淫蟲。」

兪曉陽硬生生把劍勢收住，氣得幾乎吐出血來。鳳千千手腕一沉，鞭梢倏地飛了起來，向兪曉陽脖子上纏去，兪曉陽踏前一步，長劍猛地刺出。鳳千千一側身，手臂一揮，長鞭在空中發出「畢啪」一聲響，改抽對方肩胛。兩人一來一往，鬥得十分激烈。

長鞭雖然難控制，但鳳千千之鞭梢，沒有擊中墻壁、屏風一記，兪曉陽亦暗暗佩服，更加不敢大意，他盛名所累，生恐敗在鳳千千鞭下，使來更覺束手束脚，益發顯得鳳千千攻勢猛烈。

那邊廂之葉桐與梅天星已鬥了百多招，葉桐越鬥越勇，逐漸取得上風。梅天星敗在別人手中也還罷了，敗在情敵手中，惱羞成怒，大喝一聲，長劍急刺而出。

這一劍實有孤注一擲之概，全不將自身之安危放在心上，若能兩敗俱傷，於願已足，在其設想中，葉桐不受傷也得後退，不料葉桐手腕一翻，寶刀緊纏住其長劍，幾番輕擊之下，準頭已偏，梅天星正想收劍，但葉桐刀刃倏地貼着劍鋒滑下，口中喝道：「撒劍！」

梅天星若不撒劍者，手臂便要報銷，是以乖乖丟劍，同時抽身後退，却與孟飛撞在一起，葉桐刀背輕輕在其臉上一沾，道：「你已死過一次。」

梅天星惱羞成怒，喝道：「你有種的便殺了我。」葉桐只用輕蔑之目光望着他，梅天星忍不住蹲身去撿地上之長劍。

葉桐一脚踢在其脅下，梅天星滾開數尺，剛站起來，葉桐的刀已架在其脖子上，梅天星惡狠狠地駡道：「葉桐你這奸夫，你不敢殺我便無種。」

葉桐冷冷地道：「要殺你實在太簡單了，你是不是要找死？請高聲聲明，葉某可以代勞。」

梅天星色厲內荏地道：「你殺了我，從此便別想在江湖上混，我華山派弟子絕不會放過你。」

葉桐不由大笑起來：「原來你嘴巴上說得凶，其實怕得要死，招牌硬的不是你，而是華山派，只是華山派也未必能保得住你。大不了我以後不在江湖上混。」

何小鳳急道：「大哥，瞧在小妹份上，放了他吧！」

她不開口猶可，一替梅天星求情，他臉上更加掛不住。「誰要你這淫婦求情？」

「淫婦是你駡得麼？」葉桐勃然大怒，刀微離欲切下，後背風聲急響，分明有人偷襲，他不敢怠慢，忙不迭閃開，讓過一根短槍，却原來是孟飛。

葉桐冷冷地道：「所謂俠義，只會偷襲，眞是臉皮比城墻還厚。」他刀一橫便將槍格住。

孟飛道：「對付奸夫淫婦還要講武林規矩，無異與虎謀皮。」他攻得急，但葉桐守得十分緊，間中反擊，便教孟飛之攻勢爲之一挫。

梅天星喘了幾口氣，怒從心起，又彎腰去撿地上之長劍，却不料有人比他快一步，舉劍在手，看了

幾眼，道：「這種廢鐵，也配梅大俠使用麼。」將劍平拍在桌子上，「喀察」一聲，長劍齊柄而斷。

梅天星羞怒交集，怒道：「杜一非，此事與你無關，你也來淌渾水。」

「此事本與你無關，你既能插手，我來淌渾水，又有何妨？」杜一非不徐不疾地道：「人家已饒了你一次，你還想殺他，實有失華山派掌門大弟子之風度。」

梅天星臉孔如火，輕叫一聲。「杜一非，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言畢躍窗而出，這是跑江湖的結下樑子，常用之場面話。此言一出，即表示樑子已結定了，杜一非見他是堂堂華山派掌門大弟子，竟然說出這等話，不禁搖搖頭。

那邊之兪曉陽及鳳千千亦已分出勝負，兪曉陽經驗雖然算高，奈何他浪得虛名，被鳳千千一輪急攻，難以招架，不斷後退。

鳳千千存心要他好看，長鞭在半空發出一聲怪响，倏地向其脖子纏去，兪曉陽已退至桌子旁邊，無可再退，猛聽鳳千千嬌叱一聲：「鑽進桌子下去。」

兪曉陽臉皮再厚，也不可能鑽桌子，只好擧劍一撩，不料長鞭倏地無聲無息地滑落地上，兪曉陽剛覺不妙，足踝一緊，已被纏住。鳳千千笑嘻嘻地道：「狗吃屎。」手上用力一扯，兪曉陽果然摔個狗吃屎。

杜一非道：「人家兪大俠德高望重，你豈可如此無禮，還不鬆鞭！」

鳳千千一笑鬆鞭，兪曉陽灰溜溜地自地上爬起來，連門面話沒一句及長劍都不要了，便躍窗逃去。

鳳千千回頭道：「這姓孟的剛才說不必講武林規矩，杜大哥，小妹抽他幾鞭好不好。」

杜一非道：「他背癢你正好替他效勞效勞。」

孟飛回頭一望，不見了衆人，連忙躍開，指着鳳千千道：「小妖女，你好狠，你們小心一點，這一路上可有苦頭給你吃。」

「姑奶奶如今便要請你先嘗點苦頭。」鳳千千長鞭一出，孟飛脚底早已抹油，由於葉桐已站在窗前，他只好鑽了出去，鳳千千一路追趕，直至大門外。

一出大門，即見外面圍着許多看熱鬧的人，却已不見梅天星及兪曉陽之踪影。「姑奶奶今日且饒你一遭，下次再撞在我手裡，便不客氣了。」鳳千千返回座位，葉桐與何鐵堅已經見禮完畢。

他見到鳳千千重新行禮，「今日多虧姑娘相助，老朽感激不盡。」

鳳千千忙回禮。「老伯不怪晚輩無禮就好了，咱是同情令嫂及葉大哥，方忍不住出手的。」她見小二苦着臉上來，已知其意，隨手拋了一錠銀子，道：「這是賠償你們的損失。」小二大喜，感激不盡地回頭去了。

何鐵堅又道：「諸位若不嫌棄的，請到寒舍盤桓一兩天如何？」

鳳千千道：「好啊，咱們本就想到府上造訪。」

何鐵堅一位朋友抱拳道：「何兄已有高人相助，也用不着小弟等了，今日且別，日後用得着咱們的，一紙相召，乃願赴湯蹈火。」雙方客套幾句，何鐵堅便引葉桐等回家。

衆人都有坐騎，是以黃昏前便抵達家門，何鐵堅人未至，便已呼道：「孩子他娘，快準備些好酒來，咱們有貴客上門。」

何小鳳回家，一家人又憂又喜，連帶對鳳千千及杜一非都有點冷落。幸虧他倆都不在意。何小鳳見到家人也覺不安，一個人在房內哭了好一陣。

何宏低聲道：「姐姐，你哭甚麼？爹娘都沒怪你。」

何小鳳雙手按在他肩上，問道：「宏弟，你會看不起姐姐麼？」

「怎會呢，小弟一向不喜歡……金尙孔。」何宏本想稱姐夫，話至嘴邊忙改口了。「比起金尙孔，葉大哥年紀雖然較大，但好多了，起碼不會瞧不起咱們！姐姐，小弟亦希望你能嫁給葉大哥。」

何小鳳紅着臉道：「可是姐姐心中難安……因爲我連累你們一家受了許多痳煩。」何宏又安慰了乃姐一番，湯柔娘走了進來，姐弟倆齊聲喚娘。

湯柔娘道：「宏兒，你先出去，娘有話問你姐姐！」何宏出去後，何小鳳忐忑不安地望着乃母，湯柔娘未曾說話便先嘆了一口氣，接着淚珠便湧了出來。

「娘，女兒不孝，連累您日夜擔心……」何小鳳要跪下，被乃母扯住，母女抱頭痛哭。

過了半晌，湯柔娘問道：「瑞兒，娘問你一句話，葉桐對你可是認眞的？他會否始亂終棄？」

「娘，葉大哥不是那種人，何況咱們至今尙是清清白白的，這些日子來，女兒暗中觀察，發覺他待女兒是眞情實意的。他也是個敢承擔責任的男子漢。」

湯柔娘點點頭。「你們一路同行幾個月，仍能保持清白，也眞難爲了你倆，娘也看得出葉桐那孩子，是個能託付終身的人，他若敢承擔的，也不枉妳爲他吃了許多苦頭，也不枉咱一家人擔憂受驚的。」

（未完・八）

劍底鴛鴦

情俠希夷故事／巴 人・文

可 飛・圖

乍聽鬼手已出現　追憶昔日窩囊事



上文提要：蕭丹和齊女離開北京城，行近太行山處，天已黑，前後不搭村，便在山野中燒烤過夜。漆黑中忽見一個妙齡女子若驚弓之鳥閃閃躲躲，上前盤問，原來她名叫袁原，是從家中逃出來尋找情俠希夷的，正說間，突見個形如骷髏的活死人出現眼前，兇神惡煞，蕭丹與齊女合攻之，雖被擊退，但齊女感到已用七成力尚不能傷他，而蕭丹亦在踢其鬼臂時不但未能斷其臂，自己脚尖却奇痛不已……

「不料無巧不成書，情俠和你有緣，倒來和你相會了，而且還有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煙蘿。」齊女道。

袁原坐直了身兒，再又把兩人望了一眼，滿懷希望，又不免懷疑，道：「你……眞是……」

「當然我是，」蕭丹眉兒一揚，道：「你仍不信我是情俠希夷？袁原，你放心，萬確千眞，她就是紫煙蘿。」

蕭丹轉向齊女，就轉眼兒了，說：「當眞，紫煙蘿。」

「不！」齊女却凝望着火堆上吞吐的火焰，搖了搖頭，道：「我不信他銅筋鐵骨，當你轉到他身後，在他腿彎裡踢他一脚時，你看不見，我却看得清楚，雖然他形如骷髏，不會形諸於面，却咧了咀，是的，他的咀兒咧了一下，那就是說明，他感到你那一脚的痛楚。而我看得出來，其實你小看他了，只用上了兩三分力道。」

蕭丹眨了眨眼兒，霍地跳了起來，忘了人家袁原姑娘的手，仍握在她掌中，倒嚇得袁原也被帶動了，也跳起身來，只道幽冥鬼手已去而復返，急得一跺脚兒，道：「還不……放手。」

蕭丹的眼兒在火光掩映下，更亮了，道：「不錯，你那一掌劈在他臂上，把他的臂蕩開了，可不能震退他，而他却暴退了兩步，便是鋼臂，也垂了下來，若眞是銅筋鐵骨，他倒會走了麼？不錯，不錯……」

齊女點了點頭道：「我有些明白了，我的紫煙蘿不也刀劍不能斷，這幽冥鬼手身上，有暗光流轉，玄妙在他那緊身的衣服上，是他的衣衫刀劍不能入而已，你總算明白了。不過，他身形飄忽、奇幻似幽靈，步下的功夫實是奇妙，近於神奇，不下你的大象無形，那倒是眞的，這倒引起我的好奇來，咱們一定要找出傳授他這神奇步法的人來。」

一見齊女眼珠一轉，瞟向身後，蕭丹也立生警覺，果然聽到黑暗中，有脚步在移近來，而且，那聲音雖然輕微，但分明是有人在咬着牙，哼了一聲。

蕭丹霍地一帶，同時一滑步，便和袁原姑娘移形換了位！齊女冷哼了一聲，淡淡的紫霞光影一閃，頓失踪影，隨聽齊女的聲音從暗處傳來，道：「既然來了，何必躲躲藏藏。」

迷離的夜霧頓如潮湧，只聽一聲悶哼！飛起一條人影。

袁原姑娘大叫一聲：「仇師哥，啊呀！是你！」

霍地一掙，奪出手來，那知蕭丹聽她大叫仇師哥，便鬆了手，這

麼一來，袁原便收勢不住了，用勁太猛，她的身子簡直也飛了起來，恰好那夜霧中飛出的人影，撞個正着，倒因此互相化解了去勢，只聽篷的一聲，兩人雙雙跌落塵埃。

雖然化解了去勢，但那一撞，却也撞得不輕，一時爬不起來。

蕭丹已看得明白，竟然一個清秀的少年，背上背着一把寶劍。就知是袁原的三師哥仇彬了，當眞是有情人，明知撞上幽冥鬼手，回來就是送命，仍不顧危險，冒死回來找袁原。

齊女從夜霧中走了出來，亦已聽得清楚，看得明白，才知誤會了，誤以為是幽冥鬼手去而復返，是以掌上用勁大了些，好在被袁原迎着一撞，倒洩了去勢，否則跌落下來，必然受傷不輕。

那袁原却被仇彬撞得彈了回去，蕭丹一脚滑出，搶上一步，伸脚一托一勾，袁原雖然仍跌倒地上，眼冒金星，却比仇彬跌得輕多了，首先爬了起來，奔過去把仇彬扶起身來。

那知仇彬霍地一推，袁原不防，登時一個踉蹌。如何不驚愕，說：

「仇師哥，你……你……」

「原來你……你……我不顧生死，也要回來見上你一面，那知……原來……你水性楊花……」

袁原急得要哭，道：「仇師哥，你誤會了，他只是……保護我，我逃出來，找你呀！若不是遇上他們，我已被幽冥鬼手擒回去了。」

那仇彬慘笑一聲，恨恨地瞪着蕭丹，說：「憑他？可眞是英俊又風流啊？」

袁原急得滿面脹紅，道：「他就是……情俠希夷呀！還有他，仇師哥，咱們有救了。」向仇彬身後一指，說：「他就是頂頂大名的紫煙蘿。」

齊女已走了過來，仇彬平日已自以為是風流人物了，那知夜霧中走出來的這少年，也和適才親密地握着袁原的手的少年一般英俊又瀟洒，自己和人家一比，可就鄙俗了，更是妬忌。這樣俊美的兩個少年，竟會是情俠與紫煙蘿，那會相信。

袁原惶急，更怕他出言不遜，急道：「是眞的呀！想想，你着誰的掌，那是何等功夫？幽冥鬼手就是被他打跑了的，要不然，我們……再不能相見了。」

蕭丹哼了一聲，道：「你這人，原來不知好歹，這袁原姑娘對你一往情深，你倒誤會人家，吃起醋來。」

齊女笑了，說道：「却也怪他不得，情人眼裡，如何滲得進沙兒，誰教你老不正經，又怎能怨人家把你的好意誤為輕佻儇薄了。」

隨對仇彬點了點頭，道：「袁姑娘為了顧全她爹和你，受盡了委屈，你豈可不知好歹，適才誤會是幽冥鬼手去而復返，幸好我還不想取那幽冥鬼手的性命，你雖着了我的掌，倒是袁姑娘情急之下救了你。既然無意中被我們遇上了，豈容這幽冥鬼手再濫殺無辜，你不過受了些震蕩，試試運氣調元，一會就沒事了。」

蕭丹皺眉道：「袁姑娘的爹仍在幽冥鬼手手中，不但投鼠忌器，若我猜得不錯，這幽冥鬼手竟公然與官方作對，若不是有恃無恐，身後有人，報仇罷了，豈會殺害那麼多捕快，因為必知官方絕不罷休。」

齊女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這幽冥鬼手身後之人，必已呼之欲出了，只怕這北道上，將有極大浩劫。」

蕭丹道：「我已有了主意，把這一雙有情人，送去我那無名山莊。」

「好主意，」齊女道：「薑是老的辣，無名山莊雖與世無爭，與世隔絕，若眞有大浩劫，你那爹必不會容許生靈塗炭，即使你爹不出山，鹿杖翁嫉惡如仇，必會前來。」

蕭丹嘻嘻一笑，說：「小娘子，你眞是我肚裡的蛔虫，竟被你猜着了鹿杖翁要向我爹交代，必已去無名山莊了，有他們兩人前去一說，這賊鬼老兒最是好事，不甘寂寞的，還怕他不飛了來，幽冥鬼手便是鋼臂，也會斷在那糟老兒杖下。事不宜遲！」

當下對袁原和仇彬說了。道：「這是萬全之策，只不過，若不是我引路，豈僅無人能進入無名山莊，甚至無人知有此莊，即使到了莊前，也無人能見。」

齊女好生响往，道：「但你不怕，一旦回莊，你爹再不許你出來了。」

「誰說我回莊了。」蕭丹道：「你忘啦，我有兩個背劍的小妹子，這兩個該死的丫頭，誰敎她們夥同胡大哥欺騙我，此刻必仍在邯鄲道上打轉。」

那仇彬被袁原提醒，再聽兩人一番言語，那還不信，但又都愕然，紫煙蘿分明是個少年，蕭丹這個情俠，怎會叫他作小娘子？

一見兩人迷惑模樣，齊女才醒悟過來，狠狠地瞪了蕭丹一眼，只不過抬起來的臂又放下了。

蕭丹笑着一旋身，袁原與仇彬不由一怔，怎麼面前的人，突然失了踪跡。待蕭丹出聲，才知已轉到他們身後了。只聽蕭丹道：「喂！你們瞧，她若打扮起來，可不嬌艷勝過美嬌娘？」

敢情人家不過是玩笑，但又如何不眞，火光下，即使少年，也艷麗極了。

齊女道：「這是甚麼時候，幽冥鬼手隨時會折返回來，既已作了決定，咱們就送他們一程，有他們在身邊，倒礙手礙腳，那就快走吧。」

蕭丹對兩人說了一遍，道：「當眞事不宜遲，一個幽冥鬼手，我們可不放在眼裡，只怕他身後不但有人，而且有不少人。趁天色未明，快走。」

蕭丹與齊女伴着二人，耳目並用，連夜奔邯鄲。那袁原與仇彬，患難中的情人，自然倍加恩愛，要知這蕭丹與齊女也是年輕的姑娘，都在心裡啐了不只一口，即有眼兒看，也不敢瞧，本是伴隨的，便頭也不回，當先跑了下去。慌得兩人趕緊追趕，追得上氣不接下氣。

天明時，只見晨霧中，巍然顯出一座古城。

半夜工夫，竟然已到了邯鄲。

華北平原，一望無際，秋深，葉落草枯，原野更空曠，可望出老遠，現出了城廓，可並不是就到了。

天色已明，若仍然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豈不驚世駭俗。當眞是雞鳴早看天，道上已有了行人，齊女回頭，望了袁原仇彬一眼，只見兩人已遠遠落在後面，說：「難爲他們了，且等一等。」

蕭丹頭也不回，啐了一口，說：「我沒眼看。」

「你誤會了，」齊女說：「人家不是親熱，而是互相扶持。想想，那仇彬全家被殺，袁原老父仍被幽冥鬼手劫持，全莊的人性命危在旦夕，怎會親熱得起來，再想想，你和我的脚程，教人家如何跟得上，眞難爲他們了，再說……」

「不要再說了，其實，我也心急了些，想到我那兩個死丫頭，不由我不又惱又恨……」

「又是愛。」齊女說。

停下了步來，蕭丹笑了，說道：「無名山莊，其實，那會有丫頭，爹和我可從沒當她們是丫頭，倒是她們自己，偏要以丫頭自居。」

齊女向西望了望，西方天際，晨霧氤氳，一片迷茫，好生嚮往，肅容道：「你那無名山莊，當眞是人間的天上，世間的桃源。佛說空，空的只是意念心靈，這些日來，聽你論道，我就想：無人無我，其實欺人自欺而已，眞要是無愛無憎，四大皆空，便不會有菩薩了，還求甚麼佛覺，化甚麼有情，何如道家的道德自然。」

蕭丹點了點頭，忖道：齊女得到一燈大師的慈悲，大師豈有不對她們說佛的，自和她結伴以來，蕭丹談及無名山莊，自然也說無名，齊女自然作了個比較。因道：「佛說慧根，我說，你若不是靈性過人，也不會成爲紫煙蘿了，既然有我有人，何如道德自然，作一個自然人，忽然間，我想，該不該讓那兩個丫頭見到你。」

齊女一怔，因爲蕭丹噘了嘴兒。

「甚麼該不該？」

「還有我爹，」蕭丹說：「見到了你，就不再喜歡我了。就像那鹿杖翁，本是要揪我回無名山莊的，一見到你，知道你和我作了伴兒，便放心了，可知也喜歡你極了。」

齊女把蕭丹摟在懷裡，說：「但我，也喜歡你極啦，你這張嘴兒，也甜得愛煞人……聽……誰在哭？」

是袁原與仇彬在抱頭痛哭，蕭丹跳起來，說道：「醜媳婦也要見公婆，何況，我的小娘子並不醜，我爹一見我帶個花朵兒一般的媳婦回轉無名山莊，不知有多高興，我先走一步，你帶他二人去醉黃粱等我，咱們得早早完成這樁案。」

齊女作爲旗女，打旗兒的行先，豈有不知那邯鄲古城的醉黃粱，是大酒家，知蕭丹去找她那兩個背劍小妹子，便點了點頭。

蕭丹獨自一人，那自是快上加快，大象無形，還躭心甚麼驚世駭俗，若也令道上人驚，只不過是驚訝何來一股妖風。

饒是恁地，辰初時候，也才到了醉黃粱，呂洞賓一夢黃粱的神仙故事，就出在邯鄲，那自是千古美談，酒家樓，也是未晚先投宿的客棧，邯鄲又近着無名山莊，是以，小時候起，每逢路過，醉黃粱就成了落脚之處，她那兩個背劍的小妹子，若在邯鄲道，必也在這裡等候她倦遊歸來。

且慢，而今她穿上了江南衣冠，更成了翩翩佳公子，粗着嗓門兒說話久了，即使仍脆脆的，可也變了不少，兩個死丫頭，一時之間必認不出她來，一想起那日兩個蠱惑的丫頭溜進她房中，在窗戶掛上毡毯，令她不知東方之既白，迄今仍然牙癢癢，雖然現在回想起來，樂更多於惱。

早晨，南來北往客，多已各自奔前程，那店堂之中，竟然人客不少，議論紛紛，蕭丹一怔，竟然皆在說情俠，道情俠，莫非，胡奇——啊，尋訪到了爹娘，已有了名姓，當然不再是胡奇了，難道也來到邯鄲，那可巧極，也妙極了。

那紛紛議論談說的人客，談說得色舞眉飛，蕭丹衣袂飄飄，瀟洒而來，何等俊美風流，雖然扮成個佳公子，不是美嬌娘，以往，總是令人側目的，誰不用眼睛來讚美，

今兒人家說情俠，道情俠，說得起勁，竟沒人瞧他一眼兒，嘿！眉兒一挑，幾乎忍不住，要大聲說，問他們知不知道，他就是大鬧青州的情俠。

因爲，一個人客正色舞眉飛，正在說道：「可眞巧極，都被我遇上啦，情俠大鬧青州，你們猜，我不但在青州，且還湊了一個份子，來到邯鄲，又轟動了邯鄲，納蘭婉兒，這金枝玉葉的美人兒，邯鄲的第一美人，今天也飛入了平常百姓家，和那窮書生洞房花燭，一雙有情人，終於成其眷屬。」

蕭丹在一傍坐了下來，七嘴八舌，這個一言，那個一語，何用詢問，早已聽得明白。

原來這納蘭婉兒的爹，出身正黃旗，據說祖父還是位王爺，只因曾與攝政王多爾袞勾結，多爾袞失勢後，被削了兵權，也算是皇恩浩蕩，外放到邯鄲，貶爲知府，故爾這納蘭婉兒也算得是玉葉金枝。

那旗人女子，可不是三步不出閨門，何況馬上打來的江山，這納蘭婉兒不但天生麗質，且醉心詩詞，邯鄲古城，多名勝古蹟，是以時見芳踪，偶然興起，吟哦題壁，怎不傳誦一時，簡直令邯鄲文士盡低頭，人是美人，況是玉葉金枝，更令邯鄲文士無顏色，便生愛慕，亦自慚形穢。

一日，那納蘭婉兒帶着侍女，重遊舊地，竟見她的壁上題詩傍邊，墨漬未乾，筆走龍蛇，題了一首和詩，字字珠璣，並暗示愛慕之意，情詞並茂，寂寞的芳心中，登時昇起了萬縷柔情，心知此人必在左近，即命侍女尋訪。

是眞名士自風流，好一個大膽的窮書生，不用尋訪，立即從花叢後轉了出來，長揖自認，一時四目相投，竟傍若無人，原來這書生雖然衣着寒傖，却難掩他那風流俊美。從此，密約連連，名勝花前，時見儷影雙雙，自是羨煞人，那蜚言又那會不滿邯鄲，不久，知府大人也有了耳聞。

這納蘭婉兒豈僅是他爹的掌上明珠，簡直視同拱璧，一心想把她送入皇宮，一朝得寵，豈僅回京有望，回復承繼王爵，亦指日可待，是以他那一驚，眞非同小可，從此再不許女兒出府了，侯門深似海，一雙有情人，再不得相見。

那書生因愁人更瘦，爲瘦更添愁，更被人毒打了一頓，逐出邯鄲城。

「據說，」一個人客道：「無巧不成書，被那大鬧青州的情俠希夷，遇之於途。」

「不是，」另一個道：「據說是路邊，那書生倒卧路邊，被那情俠見到了，不但替他療好了傷，而且，像對付那青州知府一樣……」

「你也錯了。」那自稱曾在青州湊一份子的人客道：「那青州知府被斷髮割鬚，這邯鄲的知府却沒有。」

「但同樣被情俠盜去了官印。」

有人呵呵笑道：「何用盜，壓根兒就是當面取去了，各位不知，取去的還有這知府貪贓枉法的罪證，這可是從衙門中傳出來的，據說：那情俠竟是文武全才，寫得一手好字，不過，也許是多情的情俠吧，竟然筆若簪花，在大堂壁上，寫了十個字。」

「寫些甚麼？怎生沒聽人說過？別是你胡謅的吧？昨日我還進過衙門，怎會不見？」

那人笑道：「洞房花燭夜，還印歸趙時。各位想一想，這邯鄲乃是春秋戰國，古時趙國的京城，自然易明，至於洞房花燭麼……」

忽然有人插言，道：「他所說眞而又眞，那十個字下，還留下那書生的聘禮，寫着那書生的名字，當然是有情人成眷屬，任誰也知道是指那納蘭婉兒和書生洞房花燭了。」

蕭丹那還再往下聽，起身就走，因爲她已知道情俠是誰了，她那兩個淘氣的丫頭，就寫得一手比她還要好的簪花小楷。

好丫頭，不但學到了家，這麼一大鬧邯鄲，自然也傳遍江湖，情俠的美談膾炙人口，傳言自也駕着輕快的羽翼，迅速傳到江南，無論她在何處，自然也會聽到，好一手簪花小楷，她豈會不知情俠是誰。

可不也像她在青州一樣，大鬧青州，胡大哥豈會不知是誰，必去和她相會。

好丫頭，一定樂壞啦，不知是巧合，必以爲消息初傳，她就找來啦，若換一個時候，她必不教兩個丫頭得意。

其實，心裡樂極，臉上笑開了的，倒是她，想想，陡然之間，出現在兩個丫頭面前，必嚇她們一大跳，不過得趕快，趕在大紅花轎送去新嫁娘，吹吹打打入洞房之前。

迎面奔來了幾個孩兒，她正想着，好不得意，正色舞眉飛，差點兒被一個孩兒撞個正着，被她一把揪住了胳膊，旋身化去了來勢。

那孩兒叫道：「放開我，鬼呀！」

還道是跑去看熱鬧，蕭丹一怔，道：「你說甚麼？」

也才發現那孩兒嚇得臉色也變了，叫道：「鬼呀！一個……活活……活死人！」

活死人，蕭丹放開了手，那孩兒一溜烟跑去了，雖然沒變臉色，却也嚇了一跳。

因爲，她立即想到幽冥鬼手，

昨晚夜霧迷離，出現在火堆前面的活死人。

必是幽冥鬼手，知道袁原逃出來，是尋訪情俠希夷，必是聽得傳聞，情俠大鬧邯鄲，故爾也追趕了來。她是巧合，兩個丫頭做夢也想不到，倒把幽冥鬼手引來了。

昨晚她已吃過了苦頭，幽冥鬼手銅皮鐵骨，刀劍不能傷，那鬼手更是厲害，陡然間能暴長尺許，非但難近其身，身法更奇幻詭絕，兩個丫頭遇上了，必遭毒手，而她，却又落了單，若是遇上了袁原和仇彬，眞難相信齊女一人，能否保護得了二人。

她早已見識過了，齊女的紫烟蘿，不就奈何不得鹿杖翁，只怕幽冥鬼手的鋼臂，就是紫烟蘿的尅星，齊女必有自知之明，故爾昨晚不敢施展，她心下也明白，故爾也才把袁原與仇彬送到這裡來，當眞是無巧不成書，幽冥鬼手倒走在前頭，先到了邯鄲！

該先去找兩個丫頭？還是去與齊女會合？正沒主意，只見打那羣孩兒奔來的方向，路人紛紛向兩旁閃開，她心頭一緊，就知是怎麼回事了。

活死人！但白天看來，雖然令人驀然一見之下，膽小的，確也可怕，那膽兒大些的，不過是人乾，皮包骨而已，這必是來了。

她心頭一緊，只因昨晚的印象猶新，昨晚，曠野的夜風遒勁，閃爍的火光乍暗還明，夜霧凄迷，幽冥鬼手眞像幽靈一樣，陡然間現出身來，可眞把她嚇了一跳。

大白天，她當然不是怕，也不會怕，但想到昨晚那一脚，非但沒踢倒人家，自己的脚倒奇痛如折，這才是她心頭一緊之故。雖然她不是眼高於頂，目中無人，但自恃大象無形，在江湖中行走，誰能與敵，便是齊女，雖然兩番逃不出紫烟蘿，但不也被她戲耍了，這番可眞遇上敵手了，後悔沒把劍帶在身邊。

這也是她急於要找到兩個丫頭之故，爲了取回劍來，也才想到把袁原和仇彬送去無名山莊。

若是她有劍在手，眞不信奈何不得幽冥鬼手。

她有一把削鐵如泥的短劍，即使斬不斷鋼臂鬼手，不信不能斷穿銅皮鐵骨。

本是閃身在人羣中，那知，幽冥鬼手尚未見出現，她正凝神注視着前面，驀覺脖子一涼。

一股涼氣直涼入她心底，分明是，有人在腦後的脖子裡吹了口涼氣，嚇得她跳了起來，又跳回到街心來，那知她落地急回頭，却不見有人，才這麼一怔，風聲颯然，又傳自身邊，慌忙滑步回身，竟與幽冥鬼手面對了面。

蕭丹竟以爲適才在脖子裡吹涼氣的，也是幽冥鬼手了，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先還以爲大象無形，便奈何不得幽冥鬼手，也可立於不敗之地，難道這鬼手去來隱現如幽冥，竟快得過她。

嚇得蕭丹大吃一驚，啊呀！回頭就跑。

街道上行人更多了，太陽已昇高了，情俠大鬧邯鄲，知府嫁女，邯鄲城的第一美人兒今日出嫁，怎不都出來瞧熱鬧，雖然跑不快了，不過可借行人掩護，在行人中穿閃，那知街上的行人驀見一個美少年狂奔而來，快得像是迎面撞來，倒紛紛閃避，這一來倒糟了，連番和閃避的人撞個正着，把人家撞得東倒西歪。

啊喲喲，怒罵、喝叱之聲不絕於耳。啊呀！輪到蕭丹大叫一聲，因爲人影一晃，和一個人撞個正着，但却沒把人家撞開、撞倒，自己倒被反彈回來。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連撞在甚麼人身上也沒看清，驀下裡一跺脚，騰身急掠，竄上街房。

那行人更發起喊來，飛人！

生怕遲一步，就會被幽冥鬼手追到，那敢回頭，這番倒是毫無阻擋了，三兩個起落，跳下一條冷清的小巷。

蕭丹有生以來，何曾這樣狼狽過，但總算把那幽冥鬼手擺脫了。慚愧，那知她剛舒了一口氣，只覺脖子裡一涼，又被人吹了口涼氣，身後分明無人，當眞是活見鬼，驚得她又跳了起來，但落地，面前又見人影一晃，嚇得她滑步急旋身。

只聽那人呸了一口，說道：「娃娃，瞧你還敢不敢目中無人。」

蕭丹滑出的脚步停住了，方知不是幽冥鬼手。明白了，在她脖子裡吹冷氣的，不是幽冥鬼手，而是陰魂不散的賊鬼老兒鹿杖翁。

她不是盼望鹿杖翁到來，要帶信兒找他來麼？但想到被這糟老兒見到了她的狼狽相，如何不又羞又怒，她就是不明白，爲何到了這糟老兒面前，神奇妙絕的大象無形，就無用武之地。

「原來是你……你這……」

「該死的賊鬼老兒，陰魂不散！」鹿杖翁笑呵呵的說。

她未說出口來的話，這糟老兒倒替她說了，雖然眞氣得她要哭，可不是淚珠兒已在眼眶裡打轉，却又噗嗤一聲，笑啦。

當眞，有甚害臊，從小到大，這糟老兒棋高一着，在這老兒面前，總是縛手縛脚，其實，蕭丹何嘗不明白，大象無形，在別人面前，那自是神奇妙絕，但這老兒對她的每一步，却瞭如指掌，是以才搶了

機先。

不料鹿杖翁面色一沉，這可是少見，幾乎記不得何時見到老兒的面容如此嚴肅過，方聽鹿杖翁哼了一聲，說：「無名山莊，無爲無爭，雖不領袖武林，你這娃娃把妳爹、把無名山莊的臉丟盡了，爲何失魂亡魄，像見了鬼，我雖不喜歡妳目中無人，却也不願見妳信心盡失。」

蕭丹的臉兒登時紅了，這也就是她在鹿杖翁面前縛手縛脚的主要原因，雖然從小到大，在這老兒手中吃過不少苦頭，其實她何嘗不明白，上一次當，討一乖；吃一次苦頭，却也多了一次歷練。其實，這老兒簡直比她爹更關心、更愛護她，不過寓教導於嬉戲。

紅了臉的蕭丹睜大了眼兒，說：「可不是見鬼啦，你……難道你沒見到？」

先前她驚嚇得跳落街心，幽冥鬼手分明和她面對了面，她驚駭，因爲以爲幽冥鬼手竟然快得過她，若知又是鹿杖翁戲弄她，她怎會駭得失魄亡魂。

「我見到……見到甚麼？」

「一個活死人呀！」

鹿杖翁呸了一口，說：「一個瘦得皮包骨頭的人罷了，妳這娃娃也算是闖過江湖，見過世面了，竟然駭得妳成這個樣兒。」

蕭丹的臉更紅了，說：「他不僅瘦得皮包骨，像個活死人，而且是銅皮鐵骨。」

「你，吃過了苦頭？」

「我踢過他一脚，從後面踢他腿彎，他竟然紋風不動，我的脚倒痛得了不得。」

鹿杖翁的眼睛睜大了，道：「說下去，他是甚麼人？」

「而且，」蕭丹說：「來去隱現如風，行動奇詭絕倫，而且，還有一隻能陡然暴長的鋼臂，人家叫他幽冥鬼手。」

「幽冥！」

鹿杖翁眞是吃了一驚，蕭丹隨把昨晚的經過說了，道：「因爲那莊子在紫荊關下，易縣之西，比較荒涼，雖然被他殺害的人多了，也許，官方這個臉丟得大了。被殺的捕快，多達十餘人，連同仇大鵬全家老幼，是以密而不宣，知道的人少了，未曾傳揚開來，而且，不過是數日之間的事。」

鹿杖翁不停地踱起步來，蕭丹忍不住，問道：「我把那仇彬連同袁原送來，也知你必已回到無名山莊了，你嫉惡如仇，知道了，必不置身事外，你見多識廣，必知這幽冥鬼手是何來歷？武林之中，竟有這樣神奇如鬼怪的功夫，簡直駭人聽聞。」

只見鹿杖翁的酒糟鼻子更紅了，蕭丹的心兒也隨之收縮起來，因爲鹿杖翁的酒糟鼻子若是紅透了，那必是激動之極。

那麼，這見多識廣的老兒，必知幽冥鬼手的來歷，而且，從不見皺過的眉頭，竟然也皺了起來。

鹿杖翁忽然一跺脚，道：「這魔頭，隱匿多年了，現重現江湖，不但江湖從此多事，無名山莊從此也再不寧靜，再不能與世與人無爭了，這是從何說起，妳……妳倒把那一雙少年男女送去無名山莊？」

蕭丹眉兒一揚，道：「我怎能見死不救？難道，你也怕了那幽冥鬼手？我若有劍在手，我也不怕哩。」

鹿杖翁嘆了口氣，道：「既然出來闖蕩江湖，妳這娃娃也太托大了，竟然劍不隨身？」

蕭丹道：「我，又不想打天下，又不以武結友，與人無爭，甚至不願人家知道我有功夫，而且，大象無形，不信……」

「妳以爲已無敵天下，不信憑你的簪花妙手，不能尅敵？」

「不！」蕭丹想到揚州衆香樓外那一十三個死人，女山湖畔那數十個山寨的嘍囉，眞不信全是死有餘辜，却皆死在鹿杖翁手下了，便不悲憫，亦感到心寒。道：「我只是不想殺人，劍乃凶器，何況我那劍削鐵如泥。」

鹿杖翁點了點頭，嘆了口氣，道：「妳眞是你爹的好女兒。」

蕭丹噗嗤一聲，道：「不眞，難道假了？」

「我是說，妳眞像妳爹，須知除惡即是行善，當年他若不是一念之仁，不把那魔頭立斃劍下，何致留下禍根。」

蕭丹吃了一驚，無名山莊再不寧靜了，就知必與這幽冥鬼手有關，只聽鹿杖翁繼續說道：「說來話長，那時妳剛出生不久，十多年前的事了，那魔頭橫行在山東道上……」

「爲何不說下去啊？」

只見鹿杖翁尷尬地一笑，不僅那酒糟鼻子紅透了，雖然側過了臉去，但蕭丹也看得出來，想笑，却又不好意思笑出來，敢情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這賊鬼老兒，竟然臉也紅了。

從小到大，這可是她第一遭兒，見到這糟老兒臉紅。

「鹿杖翁，嘿！噹噹响，嫉惡如仇的鹿杖翁大俠，豈容這魔頭橫行，那還了得。」蕭丹倒扳起臉來，小臉兒繃得緊緊的。

鹿杖翁却牛頭不對馬嘴，說道：「娃娃，却因此，我認識了你爹，而且，也因此，進入了天下之間，無人知其存在的山莊，因爲，那山莊無名。」

蕭丹猜了個十之八九，却假裝愕然，道：「你說那魔頭啊，與我爹何干？怎又說起山莊來？」

鹿杖翁的臉脹紅了，怒吼一聲，說道：「你這娃娃明知故問，必是孤拐兒癢癢，想討打啦。」

蕭丹假裝一怔，裝得還是眞像，說：「我明白？明白甚麼呀！」

暗地裡，脚尖一轉，不瞬眼兒望着那鹿杖翁，只要動一下兒，她就溜。

不過，鹿杖翁只是又大吼一聲，說：「明白我不是走，是抬進無名山莊的，妳這該死的娃娃，非要我把丟臉的事說出來不可！」

那是十多年前了，那時，鹿杖翁可不叫鹿杖翁，有名也有姓，不過十多年了，再也無人知道，也再也無人提起，他也不願告人。

因爲，那是丟臉的事，且差點連命兒也沒了。

「我已受了重傷。」鹿杖翁道：「眞個是生死須臾之間，妳爹突然出現了，廢了那魔頭一臂，救下我來，並把我抬入無名山莊，整整治療了兩個月，總算在鬼門關外，我又回到了陽間。」

鹿杖翁怒吼道：「你這該死的娃娃，妳不是不明白，不過要我把丟臉的事，自己親口說出來而已，笑啊，該死，妳這娃娃爲何不笑！」

蕭丹是眞不知道，那麼爲甚麼要笑。

鹿杖翁並非眞個老羞成怒，却是蕭丹倒尷尬起來，說：「眞的呀，我眞不知道，你不說，爹不說，我怎知道？」

「是麼？」鹿杖翁說。

他瞪大了一雙眼睛，不錯，這女娃娃，是他一天天看着她長大起來的，在他身上，不知撒過多少尿，只不過後來學精了，小人兒眉毛一紅，就知她要撒尿了，即從那時起，這女娃娃就再也瞞不過他了，任她長大了如何精靈古怪，也逃不過他的一雙眼睛。

不錯，她沒說假話，看來是眞不知道。

當眞，蕭嘯天，又怎會把他丟臉的事，告訴他的女兒。

却是這糟老兒自己倒笑了，只不過笑得尷尬，說道：「是麼，好吧，那我自己說出來。當年，我並不認識你爹，甚至不知有無名山莊，手中也沒有這根鹿杖，而是用劍的，嘿嘿！」

說着說着，老兒疏落的眉頭揚了起來，因爲好漢提起了當年勇，繼續說道：「不是誇口，一劍走天涯，打遍天下無敵手，讓我算算看，那年妳剛出生，還沒滿週歲，那麼，是十七年前的事了。聽得傳聞，山東道上，出現了一個形如鬼怪的魔頭，瘦得皮包骨，活脫是一個活死人。」

蕭丹啊了一聲，但不願打岔，趕緊把嘴閉上了。

鹿杖翁繼續說道：「傳說那魔頭來去如風，簡直像幽靈一樣，有一隻能陡然暴長的鬼手，渾身刀槍不入，專和六扇門中人作對，山東道上，被他殺死的捕快，沒一百，也有數十。」

「雖說那六扇門中，知道身在官門好修行的人，少之又少，倒多有喪盡天良的，但少了這個六扇門，宵小橫行，貧苦者必然苦上加苦，天下大亂，苦民更不聊生，傳說有幾位武林中人，爲了出頭相助，亦莫不死在那鬼手下。」

「於是，」蕭丹道：「嫉死如仇的鹿杖翁，替六扇門出頭了。」

「煩惱皆因强出頭。」鹿杖翁道：「不過，那時，這天下之間，壓根兒就沒鹿杖翁，只有大俠……好吧，娃娃，告訴妳，五百年前，我和妳爹是一家。」

「原來，你，也姓蕭。」

「自從我險死還生，我已連自己姓甚麼也忘了，那時，我學那范大夫，正泛舟五湖。」

蕭丹格的一聲笑，說：「不用說，蕭大俠那時風流又倜儻，煙波深處弔西施就眞。」

鹿杖翁直搖頭，說：「一個女娃娃，眞不明白，妳爹要教妳讀那麼多書做甚麼？」

「女子無才便是德，是不是？」蕭丹哼了一聲，說：「你忘啦，在無名山莊，孔丘眞人無骨，皆已朽矣。是了，山東道，你心目中聖人的故鄉，被那魔頭血汚了，那還了得，於是，你强出頭。」

鹿杖翁一聲浩嘆，道：「我生平未遇敵手，要尋訪那魔頭，但那魔頭來去無踪，於是，公開向他挑戰，幾乎就在當天，那魔頭就在我面前出現了，我行走在江湖之上，還眞沒人在我劍下走得上十招的，那知，我在那魔頭手下，竟連五招也走不到，那隻鬼手能陡然暴長，我如何能近得他身，何況我的劍法再精妙，又有何用，那魔頭不接招，不閃不避，甚至五招不到，我已亂了手脚，一下子被他抓住肩頭，把我扔了出去，那魔頭簡直力大無窮，被他扔出數丈，我的肩骨已碎裂了，那還是我在危急之中，用劍刺他雙目，因爲任他煉成銅皮鐵骨，絕不能那雙眼也刀槍不入，這才迫他把我扔出，否則，我那還有命。」

「後來……你不是說我爹……」

「是妳爹救了我，那時我的肩骨已碎裂，幾乎已痛得暈了過去，若跌落地上，那還有命，却被人在我落地之前，把我接住了。」

「我爹？」

「正是妳爹！」鹿杖翁道：「山東道，近着無名山莊，任他如何與世無爭，豈能坐視不管，剛巧來到，救下了我，但竟然也奈何他不得，總算大象無形，任那魔頭鬼手厲害，却也傷不得妳爹，女娃娃，哼！妳有多少點道行，竟敢目中無人，出來闖蕩江湖，那削鐵如泥的寶劍，竟不帶在身邊！」

蕭丹怔了怔，說：「說呀，說當時，怎又說起我來了。」

「妳這女娃娃想想，妳爹是何等功夫，尚且把劍帶在身邊，這才亮出劍來，才不過三五招，任那魔頭身法之奇幻如幽靈，有若風飄，但天下之間，豈有更神妙勝得過大象無形的，是以，我那時已暈過去了，雖沒眼見，但既和那魔頭對過招，是以知道，必然不出五招，立把那魔手斬斷了。」

「魔手？」蕭丹道：「斬斷的，只不過那魔頭的鋼臂假手，其實並沒傷到他了？」

鹿杖翁點了點頭，道：「你爹一念之仁，竟以爲魔手斬斷，就不能再爲惡了，竟想不到，既然斬斷的只是假手，就可重新打造，而且……且慢，妳剛才說甚麼？鋼臂假手？」

「是啊，鋼臂假手。」蕭丹說：「那假手烏黑閃光，分明是精鋼打造。」

鹿杖翁一跺脚，道：「罷了，果然被我料中了，我對妳爹說：經過你給他的教訓，不重新打造則已，否則，必採用緬鐵之精，那時，這魔頭一朝重現江湖，只怕你有削鐵如泥的短劍，亦不能斷了，這麼說，果被我料中了。」

蕭丹不由皺了一下眉兒，道：「不過，斬不斷鋼臂，却能洞穿得了他的銅皮鐵骨，我曾踢過幽冥鬼手一脚。」

遂把昨晚對敵時的經過說了一遍，道：「我雖把脚踢痛了，但那魔頭顯然亦已有了忌憚，加上後來齊女一掌劈在他的臂上，雖然無損他一分一毫，但不由那幽冥鬼手不驚嚇，因爲，他顯然已看出我們都輕敵，脚上手上，只用了幾成力道，若認眞對敵起來，我和齊女連手，必討不了好去，是以挾持着那袁原的爹走了。」

「哼！」鹿杖翁肅容道：「妳這娃娃不又輕敵了，要知妳遇到的，不過是幽冥鬼手，而不是那魔頭。」

蕭丹也點頭道：「那齊女，當眞，我還未告訴你，她已不是旗女，原來她的小名兒叫齊女，因爲她爹走江湖，在齊地生下她來，眞了不得，竟被她猜中了，幽冥鬼手身後，必有更厲害的人物，這就是我們商量後，決定把袁原和那仇彬送去無名山莊，找到我那兩個丫頭，取回短劍之故，也猜到你必已回到無名山莊了，你必知這幽冥鬼手的來歷。」

鹿杖翁不轉眼兒盯着她，道：「這麼說，妳不過天明後才到邯鄲？」

「可不是半夜之間，趕了近兩百多里路，啊呀，只顧和你說話，忘了與齊女有約了，她帶着那袁原仇彬，隨後去醉黃粱與我相會，我……還得去找那兩個胡鬧的丫頭。」

鹿杖翁啊了一聲，道：「那麼，把邯鄲鬧得地覆天翻，不是妳，眞是那情俠希夷了，妙極，我正要會他一會，他是一燈大師的傳人，倒是一個大好幫手。」

蕭丹噗嗤一聲，笑道：「那是甚麼情俠希夷，原來是我那兩個死丫頭有樣學樣，快走，我眞躭心，不用說，你以爲是我，把你給引來了。我却是巧合，却不料把那幽冥鬼手給引了來，因爲他追趕袁原，因爲知道袁原逃出來，是爲了求助於情俠，聽說情俠大鬧邯鄲，是以追到這裡來，竟會有這麼巧，我們護送袁原，也來到了這裡，快走，一旦被幽冥鬼手遇上了，齊女一人，即使她是紫煙蘿，我眞躭心……」

鹿杖翁直搔頭，蕭丹拖了他就跑，道：「你眞想見情俠希夷，那還不容易，且把眼前事辦完了，我帶你去西山，說不定，還能見到你仰慕的一燈大師，說來話長了，快去醉黃粱要緊。」

那太陽已昇高了，街道上攘往熙來，邯鄲乃是通都大邑，北往南來必經之地，商賈雲集，如何不熱鬧，加上知府嫁女，第一美人才女，下嫁有情郎，誰不想瞧熱鬧。

蕭丹倒放心了些，若是幽冥鬼手在大街上出現，不轟動，也必起騷動，因爲即使在大白天，膽小些兒的，必也被嚇壞了，就像先前那羣孩兒一樣。

奇怪，嚇壞了那羣孩兒，難道幽冥鬼手已隱匿起來？

行動如飄風，隱現的幽靈，那自是能夠。

至少，齊女一行三人，必然無阻。

到了醉黃粱，伙計這番可迎了上來，哈腰說：「老爺子，怎麼好久不來啦，這位公子……」

鹿杖翁若不好酒貪杯，也不會有酒糟鼻子了，可知是常來買醉，這糟老兒殺起人來，可不眨一下眼兒，遇到善良平民，却又順和之極，笑口常開，哈哈連天，不用說，出手也闊綽之極，店家夥計自是熟路。

（未完·二）



王妃之死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瞭解道觀組織　誘殺廠衛檔頭

上文提要：程小蝶晚上和四大名捕到皇宮去，找上那些不知名堂的黑衣人，先殺傷了幾人，再沒有人攔阻，傷的也不退，似是死士，宮廷衛士也沒有出面查問。衆人退回刑部，商議下一步工作，如何對付汪直領導的廠衛，而廠衛也擺出挑戰的架式。從錢疵子說出的秘密，水仙既是童老二的女兒，以她作釣餌，果然將喬裝廠衛的青袍人誘出來，將他們誘至白雲觀中，而水仙却不知去向……

白雲觀原名長春宮，長春眞人邱處機，受封管理天下道教時，即駐眞於此，死後，亦葬於此，觀中建有邱祖殿，以爲奉祀，此後，日漸擴展，易名白雲觀。

兩個青袍人快馬闖入觀中，果見一輛篷車，停在庭院一側。

一中年道人在打掃庭院積雪。

兩個青袍人也沒有理會那中年道士，飛身離鞍，直撲篷車，手中也同時亮出了短刀，車轅前不見了趕車的丫頭，短刀一揮，挑開了車簾，車廂中也無人跡。

事實上，兩個青袍人也早發覺了情形不對，這輛篷車，轅前無馬，也未見馳入觀中的車輪痕跡，停在這裏至少有一個時辰以上，才能被大雪掩去了輪痕馬跡。這輛車跟本就不是他們要追的車。原來的篷車呢？一輛豪華大車，又能躲到那裏去呢？前後相差不過一刻工夫，篷車絕對逃不過快馬追踪。

「是那一輛回頭的車……」左首青衣人突然想到了，車已折回。

「快去追呀！」右面青袍人急急叫道：「交不了差，不死也要脫層皮。」

回頭就要跑，却被左首青袍人一把抓住了，低聲道：「小王，來不及啦！這是一場設計精密的把戲，追上了又能如何？我們也對付不了人家。」

「不追也不成啊！小李，不是你小子見色起意，咱們至少可以抓到那個趕車的小姑娘，回去交差。」小王道：「現在可好，雞飛狗走，人車全失……」

「車在庭院，人在掃雪……」小李低聲道：「你可知道三十六計中有一計，叫作嫁禍江東？」

「你是說那個掃雪的道士？」

「對！」小李接道：「他放走了咱們追踪的人車……」小李微微一笑道：「那就只好把他抓回去交差了。」

「說得有理，不過白雲觀中的道士，也不是好惹的人，」小王道：「他們結交官府，也有大批的信衆，官民兩道，都有些勢力……」放低了聲音，接道：「聽說道觀中還有一批潛隱修行的高手，不但劍法精絕，還會符咒道術。」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小李道：「大明朝成祖永樂皇帝，聽聞白雲觀全眞教中的道士，劍術高强，要徵調他們，幫助大軍西征，被他們拒絕了，皇上震怒，大軍圍觀，引起了一場惡戰，全眞教的弟子衝出了重圍，留下來的，全都是不會武功的人。但這一戰，也讓成祖發覺了觀中道士武功非同小可，數十人突圍而去，竟然網開一面，未再殺留在觀中的道士。」

小王聽得入神，道：「以後

呢？」

「以後嘛！全眞教弟子也未向皇上尋仇，但也未返回白雲觀，長春宮易名白雲觀，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小李道：「從那時起，白雲觀的道士，只會唸經祈雨，不會舞刀弄劍了。」

「所以，這個道士，絕對不會武功。」小王接道：「現在，我們可以動手了。」

兩個人逼近了掃雪的道士。

「仙長，咱們有事相求，你大發慈悲！」小王口中說話，右手已疾快的點向他的穴道。

「客官，這是……」往後閃，避開了小王的右手，但却避不開小李，小李悶聲出手，又陰又狠，一指點中了道士的「暈穴」。

能入選廠衛的人，不但要精明幹練，也要有相當的武功基礎，這裏是權勢炙手的地方，也充滿着陰謀險惡，爭功委過，不擇手段。

「抱他上篷車，我去找馬。」小李轉身向觀外行去。

奇怪，宏大的白雲觀，住了幾百個道士，怎麼不見第二個道士出現，大白天竟會如此一個清淨法？

也許有人看到了，但他不敢出現，廠衛雖然穿的便服，但却和一般老百姓有着一股大不相同的氣勢，胡作非爲，凜凜逼人，他們只要能向上面交代，怎麼惡的事，都作得出來。

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機構，效率當然驚人，但他們要求嚴厲，法紀冷酷，不能完成交付任務，處罰極重，他們追殺別人時絕不留情，但對付自己人，也一樣冷酷非常，除非你有很硬的靠山。

太監不是正常人，由他們領導的特務系統，也就形同煉獄，血腥逼人了。

小李很快牽過自己的馬來，卸下鞍轡，上了車套，只用自己的一匹馬，却未理會小王的坐馬。

小王也已把道士放入車中，小李回過頭，目光中殺機一閃，笑道：「小王，老道士醒了沒有？」

「沒有！睡得像一頭豬！」小王道：「就算清醒了也不要緊，我已經把他的雙手細了起來。」

「對！做事要點滴不漏。」小李掀開車簾看，道士躺在車中間，兩隻手果然已被細了索繩，點點頭，笑道：「好！」袖中利刄飛出，一刀入了小王的心窩。

好狠的一刀，一擊取命。

「爲甚麼？李凡，我們是朋友啊！」小王拚盡了餘力，說完兩句話，人就斷了氣。

「朋友才可怕啊！」李凡在小王衣服上拭去刀上血跡，撥開小王右袖看，小王的刀，已出袖半尺。

李凡笑一笑，道：「小王，我只比你多了那麼一點點的聰明，少了一點點猶豫，否則，死的是我不是你了！」駕着馬車離開了白雲觀。

一條人影，由廂廊屋椽下滑落地上，身着銀狐皮襖，白羊皮的長褲子，頭上戴了一頂低壓眉際的白帽子。

這樣的一身裝束，只要一伏身，就能隱入雪中不見了。

推起低壓的帽緣，看到如畫眉目，竟然是刑部總捕頭程小蝶。

她近在一丈之內，看到了一幕廠衛自殘的經過，是那麼純熟自然，把人性中潛伏的冷酷、殘忍、自私、卑鄙，全部匯聚一處，顯露了出來，比起江湖中的奸詐，尤有過之。

這就是廠衛，程小蝶有點傷感歎息，也有些驚凜、黯然，她也警惕到這個組合的可怕，決心要以霹靂手段對付了。

廂房木門呀然而開，走出了個長髯的道長和刑部副總捕頭郭寶元。

程小蝶拉低皮帽，道：「多謝觀主支援。」

「廠衛中人，有一種奇特的惡毒習性。」白雲觀主苦笑一下，道：「他們絕對自私，爲了爭功、自保，不惜戕害同伴。貧道主持白雲觀，不得不和京畿各層人物交往，以適應生存，這方面花費了不少的心機。」

程小蝶道：「情勢逼人，無可厚非了，我現在擔心的是，那位道長身陷廠衛的黑牢之中，是否有性命之憂？」

「他有着很高明的逃生能力！用不着替他擔心。」白雲觀主道：「杜望月和全眞教淵源很深，貧道不能隱瞞，白雲觀中的弟子，十之八九不會武功，但爲了保護觀中的重要文物，留住了幾位習過武功的高手，鐵鈴子就是其中之一！」

「鐵鈴子是法名，還是綽號？」程小蝶好奇的問道：「他也算是貴觀中弟子了？」

「經過了一場大劫之後，全眞教有了一些變化，分成了幾個門戶，名序的排列，就全不相同了，」白雲觀主道：「這是全眞教中的秘密，貧道不便深談，白雲觀中有人會武功的事，鮮少人知，如若有人逼問貧道有關鐵鈴子和白雲觀的關係，貧道只能承認他是一位雲遊到此，借住本觀的道友。」

「多謝觀主賜助盛情！」程小蝶道：「我們會盡量守秘，告辭了。」轉身向外行去。

她沒走前後門戶，却繞道一側，越牆而出。

廠衛人手衆多，程小蝶擔心白雲觀的前門後戶，都已被人暗中監

視。

郭寶元緊隨程小蝶身後，四顧一眼，低聲道：「到目前爲止，只有廠衛方面的行動，還沒有別的動靜。」

「韓貴妃不惜犧牲了一條人命，移花接木的逃出宮庭，必已早有安排。」程小蝶加快脚步，在一處空曠的雪地中停了下來，接道：「我一直有一點想不明白，她爲甚麼要逃出宮廷，是被人押出宮，或是戀奸情熱……」

「總捕頭如此武斷，可有所據？」郭寶元道：「難道就沒有第三種情況麼？」

「沒有，」程小蝶道：「除了上述兩個情況之外，她根本不必離開宮廷，她受寵正隆，只要告訴皇上一聲，甚麼事都可以迎刃而解。」

郭寶元目光轉動，四下探視了一陣，忖道：她選了這樣空曠的地方，倒可放心交談，不慮有人竊聽，這位精明的姑娘，越來越週密了。心中念轉，口中接道：「四大捕頭也都有這種看法，他們肯定韓貴妃跟男人跑了，他們也斷言那人不是接近宮廷中人，所以，他們正全力追查韓貴妃的出身，一個人敢把皇帝的妃子拐跑，這個人的膽大妄爲，已到勿視生死的瘋狂境界，出入禁宮，來去自如，錦衣衛竟然未能發現，羅致了不少江湖高手的廠衛，竟然也沒有查覺，這個人的武功就非同小可了！」

「帶着韓貴妃逃出了禁宮，除了武功之外，還要有很大的勇氣才行。」

「韓貴妃的册籍，已經送到刑部，」郭寶元道：「我已轉呈到劉侍郎，膽寫了幾份留在刑部，原件由屬下帶在身上，姑娘可要看看？」

「不用拏出來。」程小蝶吁一口氣，接道：「這裏雖然可以避免被人隱伏竊聽，但却無法逃避過別人的監視！」

郭寶元低聲說道：「姑娘發覺了？他們有多少人？」

「兩個，」程小蝶道：「也許不止，不過，我們可以把他們全誘出來！」

「全誘出來？」郭寶元道：「姑娘的意思是……」

「殺！」程小蝶道：「我相信他們是廠衛中人，才敢如此明目張膽的監視別人。」

郭寶元也發覺了，那是西南方位上，兩個騎在馬上的人，手搭眼篷，正在向這邊打量。低聲道：「這是明樁，恐怕還有暗卡。」

「所以，要把他們全引出來，」程小蝶道：「你先走，小文、小雅也該把水仙運到目的地了，如若一路無阻，就在那裏等我吧。」

「要不要郭某留下來，助妳一臂之力？」

「不用，他們是廠衛，也可能是他們僱用的江湖殺手，我殺機已動，不會手下留情。」程小蝶道：「郭叔先走一步吧！」

「小蝶，」郭寶元歎息一聲，道：「不要把仇恨結得太深啊！廠衛勢力龐大，鬧到水火不容，我們未必能鬥得過他們？」

「他們志在刑部的權勢，我們就算雙手捧着讓出去，他們也未必會放過我們。」程小蝶歎息一聲，道：「逼上梁山了，只有以屠戮手段，對付他們，以殺止殺，看看能不能終止這一場枱面下的纏鬥。」

郭寶元口雖未言，但心中却已定了主意，程小蝶既然決心要和廠衛的勢力纏鬥下去，最主要的是刑部要羅致武功高强的人物參與，以增實力。

「郭叔，」程小蝶表現出了絕對的尊重，道：「蝶兒年輕，難免有錯，你和爹相處多年，是他十分信任的朋友，不要見外，公事上請多輔助，私下裏，不妨把我當一個晚輩看待。」

郭寶元心中大爲感動，道：「寶元會全力以赴，準備在刑部總捕之下，建立起一個會武堂，召聘武林高手，一面訓練捕快，增强他們的武力，一面增强實力，以備不時之需。」

「好極了，還是郭叔想得週到，不過，此擧只能在暗中進行。」程小蝶道：「需要的經費，如若刑部無法籌措，郭叔告訴我一聲，我來設法。」

「等我和劉侍郎研商一番，再向總捕頭回報。」

「我說過，私下裏叫我小蝶就行了，郭叔快走吧！他們已經等待不耐煩了，你先回刑部，」程小蝶道：「再繞到大通鏢局會面。」

郭寶元點點頭，飛身而起，兩三個飛躍，人已不見。

敢情這些時日之中，郭寶元也暗中苦練武功，身手大有進境。

兩個騎馬大漢，眼看有人走了，突然一提韁繩，馳馬趕來。

程小蝶返身一躍，消失不見。

兩匹馬追到了程小蝶等停身之處，一個青袍人亦飛躍而至，趕到現場，冷冷說道：「你們這等明目張膽的幹法，不叫監視，是警報，讓人家早些逃走。」

兩個人翻身下馬時，刀已入手，但看清楚了青袍人的身份之後，突然拜伏於地，道：「叩見三檔頭。」

檔頭，是廠衛一種階級劃分的稱謂，他們不入吏部册籍，沒有設定的官位，三檔頭，是廠衛統率人員的階稱之一。

青袍人揮揮手，道：「你們屬

於那一位旗部的轄下？」

「白虎旗下。」兩個廠衛站起了身子，垂手回答。

原來，廠衛擴充力量，分設了青龍、白虎旗部，每一旗部下有大檔頭、二檔頭和三檔頭，大檔頭和二檔頭，都是一等高手，三檔頭是直接統率廠衛的班長，每一位三檔頭手下，有十至二十位廠衛，能入選廠衛者，都具有相當的武功，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

至於青龍、白虎兩位旗長，是江湖上非常特出的人物，除了大檔頭、二檔頭的身份，三檔頭都沒有見到他們的機會。

這一股神秘、慓悍的力量，成了大明朝中最可怕的劊子手，上至王侯、公卿，下至州府官吏，聽到廠衛，無不心驚膽顫。

前任楊尚書的全力抗拒，使他們統治力量，還未能深入民間，刑部的法權，還能維持。

但領導廠衛的太監汪直，並不以此爲滿足，他要手握天下萬民的生死、廟堂上百官低頭的權勢。

「我是青龍旗下的三檔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管理白虎旗下的人？」

「是是是，屬下等候三檔頭的令諭。」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好！兩位查出了甚麼，可以據實稟告。」

兩個廠衛相互望了一眼，左首一人道：「我們發現了刑部的副總捕頭，由白雲觀中越牆而出。」

「白雲觀中道士，會和刑部勾結？」青袍人道：「兩位沒有看錯吧？」

「是否有勾結，我們不知道，但刑部的郭副總捕頭，確實從白雲觀中出來，和一個身着白裘的人在此交談。」

「你們肯定是刑部的副總捕頭？」青袍人道：「會不會認錯人了呢？」

「不會！」右首一人答道：「我們奉命監視刑部的副總捕，已有半月之久，只一眼就能肯定他的身份，絕錯不了，前日奉命，如若機會適當，就把他擒回廠中，此刻白雲觀外，不見人跡，正是下手機會，所以，準備立刻下手，却不想被他見機逃走！」

「白雲觀中的道士，會和刑部勾結，這倒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消息。」青袍人口中喃喃自語，右臂微微抖動，手中多了一把精鋼短刀。

原來，廠衛中的便衣探目，爲了行動方便，打造一批緬鐵軟刀，藏於袖中，此刀薄如蟬翼，但却十分鋒利。

兩個廠衛十分警覺，霍然退了三步，道：「三頭，太過心狠了吧！屬下等已奉告所知，三檔頭盡可以冒名領功，殺人滅口，是逼屬下拚命了。」

「我們雖屬不同的旗下，但兩位如若抗命，可也是一條死罪……」

「咱們不願束手待斃，只好死中求生了！」兩人並未逃走，而是亮出了袖中的短刀，準備放手一拚了。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兩位多心得很啊！彼此同是汪公公的屬下，豈可心懷異志，此地早有埋伏，兩位竟無所覺？」

兩個廠衛目光轉動，四下探視，青袍人却一揚右手，兩點寒星，疾飛而出。

彼此距離既近，暗器又疾如星火，一閃而至。

兩個廠衛分心旁顧，那裏能閃避得開，同時爲暗器擊中，只叫得一聲：「你好陰毒！」人就氣絕而逝。

青袍人四顧了一眼，行近兩人身側，起出暗器，在兩人衣服拭去血跡，冷冷說道：「兩位也該死得瞑目了，江湖道上，能夠逃過我天狠釘的人，屈指可數。」

「果然是心狠手辣，只可惜下手得早了一些。」

青袍人回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白裘的人，站在一丈開外的雪地上，毡帽低壓眉際，口罩掩住鼻下，能夠見到的，只是一個挺直的鼻子，和兩隻靈活的眼睛。

「你是誰？」青袍人隨着喝問之聲，打出了一隻天狠釘。

程小蝶根本沒走，就藏身在三人停身不遠處的雪堆中。

她聽到了三人的談話，也意識到東廠謀取刑部的急迫，父親的處境，已到了隨時會身受陷害的危險，不能讓父親掛冠求去，只有壓制住東廠的兇焰，使得汪公公心有所忌，是唯一保全刑部和父親的方法，看來，這個總捕頭之職，近期之內是無法辭了。

抬手接住了一枚天狠釘，兩道清澈柔媚的目光，在青袍人的臉上轉了一轉。

青袍人立刻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道：「你是女人？」

「猜得好準喲！」程小蝶道：「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小妹叫白狐楊萍。」聲音清脆，目光中流露出無限溫柔，有一股强烈誘惑的力量。

這是程小蝶新近習練的「天狐媚術」，得自一代奇人吳一諤轉贈的一部小册子上。

這是由一本書上特別摘錄下來的記述，上面只記兩種武功，其中之一，就是「天狐媚術」，記述的重

點，就是把一個女人的天賦和潛能，完全的發揮出來，使男人無法抗拒。

程小蝶初看記述，有着强烈的排拒之感，她出身名門，家敎森嚴，但多看了幾遍之後，竟然無法再排拒它的誘惑，開始修習起來，入門之後，才發覺它不是淫蕩，而是一種武功。

是一種不算正道的武功，但却十分有效，青袍人的殺機消退了，皺皺眉頭道：「白狐楊萍，沒有聽人說過呀？」

「小妹出道不久，只在江南闖出一點名氣，」程小蝶道：「但却觸犯了江南名捕杜望月的禁忌，被他追殺得無處可避，特地跑來北京，大哥呀，你貴姓啊？」

聲音中似是散發出一種磁性，引得人心頭顫動。

當然，它不是一般的聲音，而是經過習練的嬌媚之音。

「在下丁魁……」

「丁大哥呀！你要幫我一把，小妹絕不會忘了你丁大哥的好處，必有回報。」

像飛入口中的一杯蜜糖，甜得丁魁六神無主了，急急接道：「回報不用了，只要丁某能夠做到的，絕不推辭。」

「小妹想加入東廠，以逃杜望月的追殺，不知丁大哥願不願推荐小妹？」

「丁某極願效勞，杜望月也到了北京，你的行動要快，我這就帶你去見大檔頭？」

初試啼聲，竟是如此神效，程小蝶暗暗忖道：「幾聲溫言軟語，强過刀劍搏殺，丁魁似已爲我控制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長長歎息一聲，歎息得幽幽如泣，動人憐惜。

丁魁呆了一呆，道：「楊姑娘，妳哭了……」

「小妹有些怕呀！」

「怕甚麼？」

「同爲廠衛中人，本應相輔佐助，但突然就翻臉取命，全無一點徵兆，兇險可怕，尤甚江湖，這……」

丁魁回顧了兩具快被大雪掩埋的屍體一眼，笑道：「這是大秘密，不能輕易的告訴妳！」

「可是，我想知道啊！如沒有自保的辦法，小妹怎敢加入廠衛呢？」

丁魁緩步向前走，臉上帶着一抹淫邪的笑意，道：「可以告訴妳，這件事，看上去十分恐怖，但事實上，却是別有內情，在下奉告了，妳要如何酬謝我？」

程小蝶忖道：「狐媚的誘惑，果然是招至對方邪惡淫念，但這秘密太重要了，豈可不知？讓他口舌上佔點便宜吧！」

打定了主意，嬌聲說道：「小妹有積存了一些財物，願付於丁兄爲酬。」

「錢財乃身外之物，丁某豈會放在心上，我要的是妳，一夕之歡如何？」

「小妹可不是隨便和人上床的人，但丁兄如此厚愛，小妹實也不便推拒。」

答應了，丁魁樂歪了鼻子，低聲道：「這是汪公公下的秘諭，廠衛要汰弱補强，凡是武功不能登堂入室的人，就要藉機除去，由各檔頭執行，也讓他們爭功自殘！因爲一入東廠，就不能由他們生離他去，那會洩漏出很多隱密。」

「原來如此！」程小蝶點點頭，道：「這些該死的人，是早有預定呢？還是任意屠殺？」

「要保留的人，身上佩有一種暗記，未帶暗記的人，就可以任意執行了！」

「被丁兄殺的兩個人，都未佩帶暗記了？不知他們把暗記佩帶何處？能讓人一眼看到，而佩帶人又不自覺。」

丁魁道：「說來話長，這是一個很精密的設計，走！咱們找個地方，我詳詳細細的告訴妳。」

程小蝶微微一怔，道：「到那裏去啊？」

敢情她已經忘記了剛才的承諾。

「天寒地凍，該找個暖和的地方！」丁魁道：「最好的地方，就是床上，盆火、美酒，熱被窩……」

「丁兄，還沒有看過我的面貌？」程小蝶道：「就不怕小妹生得很醜？」

丁魁哈哈一笑，道：「只聽妳那嬌滴滴的聲音，再看看妳這一對水汪汪的桃花眼，已知是美女上品，叫人想入非非，我這廂已經心猿意馬，迫不及待……」

聲音突然頓住，一股鮮血，急噴而出，一把短刀刺入了丁魁的心臟中。程小蝶心中駡道：「見你媽的鬼，姑娘我還是完璧無瑕呀！」

她正面出刀，丁魁竟然未及閃避，果然是想入非非，樂極生悲了。

「妳……妳這是爲甚麼？妳不是白狐……」丁魁用盡了氣力，也無法把話說完，人就倒了下來。

程小蝶收起匕首，暗暗歎息一聲，忖道：「血腥江湖，江湖人混入了風雲險惡的宦海之中，就更加不堪了，廠衛中人作惡多端，何況你心存淫念，死得活該，也許根本沒有白狐楊萍，但我要這個人在北京活起來。」

陰謀誘殺的勾當，程小蝶還是第一次幹，心中竟有些忐忑不安。

＊　＊　＊

水仙只有十四歲，但身材高瘦，眉目風流，是一個生具妖媚的女人，一舉一動間，都流露出一種楚楚動人的誘惑。

「水仙姑娘，妳認識羊古？」程小蝶低聲道：「他和令尊很熟？」

水仙搖搖頭，却未回答。

「有點奇怪！」小雅道：「我們接她來此，相處了一天辰光，她沒有開過口，說過一句話。」

「但她的舉止很溫柔。」小文道：「一切都聽憑我們的擺佈，就是不說一句話。」

程小蝶點點頭，道：「帶她到內室休息。」

小文牽着她，水仙很溫柔的跟着小文而去。

四大捕頭早已候在門外，水仙被牽入內室，四人已魚貫而入。

這是城郊一處民宅，地方很僻靜，是一處人跡很少的地方，除了張班頭這種熟悉北京的人物之外，還眞難找得這樣一個隱蔽地方。

室中早已擺好了坐位，也擺上了熱茶，一大盆炭火，逐走了室中的寒意。

「水仙不說話，」程小蝶道：「但却很溫順。」

「是在裝蒜。」杜望月道：「她絕對不止十四歲，身段成熟，面目風流，都不像一個人事未解的小姑娘。」

「杜兄是說，她不是水仙？」程小蝶吃了一驚，道：「說吧！小妹洗耳恭聽。」

「所以，我們都躲在房子外面不進來，」杜望月道：「她是天生的尤物，任何接近她的男人都會生出了非非之想，散發出來的魅力、誘惑，絕對不是一個年輕小姑娘所能具有……」

「你是說，她……」程小蝶臉上發熱了，仍是說不出口。

「她已經不是處女了。」杜望月道：「而且，也不是一兩次的偷吃禁果，想不通是怎麼會出現這麼一個人！」

小雅心中暗道：「原來如此啊！看她的隆胸豐臀，比我還要大一號。」

「你怎能這麼肯定？」程小蝶道：「說得如數家珍。」

程姑娘咬着牙在解說男女之間的隔閡關係，她要四大捕頭能在她面前暢所欲言，查辦案子，來日正長，很難避開男女之間偷情風流的事，如果四大捕頭心有禁忌，就很難坦然的討論案情了。

爲了總捕頭這個身份，程姑娘用心良苦也。

「杜兄修習道家功夫，」于承志道：「這種事，絕對不會看錯。」

「就鐵峯閱人的經歷談，水仙姑娘絕不會只有十四歲，媚態楚楚，是一個歷經多次雲雨情的人物。」

程小蝶呆了一呆，道：「她如不是水仙，又會是誰呢？」

四大捕頭相互看，却無人開口。

郭寶元匆匆而入，接道：「我帶來了韓貴妃的册籍，諸位請過目一下！」

燃上燈火，屋中一片明亮，屋外却陰雲密佈，天色黑得甚早，這一陣大雪風，連綿了一個多月。

韓貴妃，大同府人，生於中上之家，父親是大同名醫，母强氏，爲胡女中有名美人。

這是大同府選送韓貴妃入宮的册籍原本，記載不多，但却提供了另一個可查的綫索。

「大同府外，還聚居了一批蒙古旗羣，他們生活雖已有些漢化，但却頑强的抗拒全爲漢族同化，聚居城外白登村附近，盡量不和漢人通婚，以求保持着族羣文化，」于承志歎息一聲，道：「但景物變遷，蒙古人固守一百多年後，已逐漸被漢人的文化侵入，他們易族爲姓，自稱强氏，迄今仍有一些頑固的蒙古人，仍保有着不和外族通婚的遺訓。」

「韓貴妃是蒙古的女子……」

「不錯，漢蒙混血，可能是第一代的混血，」于承志道：「所以，具有着明朗之美，才被官府選入宮中。」

「這位水仙姑娘呢？」程小蝶道：「是否和韓貴妃有關呢？」

四大捕頭全都聽得呆住了，沉吟了良久，于承志才緩緩說道：「就在下觀察所得，水仙姑娘似有點胡人血統，但如說她就是韓貴妃，就不對頭了，年齡小一些，何況水仙在童家成長有年，不是平空多出來的……」

「童老二也無法把韓貴妃弄出宮廷！」岑嘯虎道：「羊古可能是蒙古人氏，但他也沒這份能力，水仙的身世可疑，但和韓貴妃無關！」

「對！我們不能因此一原因，影响了原訂計劃。」程小蝶道：「鏢局，和人手，都已經安排好了？」

「是！」吳鐵峯道：「大通鏢局，雖非最大的鏢局，但實力很强，我以行商身份，和他們接洽，保一批古玩南下，且有家屬同行，要他們全力護鏢，他們要過了年再上路，但我要求他們立即動身，加了二成保費，他們出動總鏢頭和四位武功最好的鏢師，兩輛鏢車，和一輛雙套篷車，十名趟子手，先到汴京，保費是白銀伍仟両，價錢是貴了一些，但他們出動鏢局中大部精銳，冒着寒風大雪上路。」

（未完•五）

上文提要：地洞內丁天仁等人與文如春一夥正鬥得不亦樂乎，文如春見這總管竟與自己鬥狠，六位護法又聽令牌指揮，知內有變卦，既鬥不過便乘機逃走，丁天仁等循其跡追踪却無門可入，衆人便一處不漏地四壁摸索尋門，不久終於有一洞門打開，却見輕雲姑娘在內。輕雲獨召丁天仁隨其入秘室，拿出紫虹劍交還丁天仁，並告知她是唐門掌門之女，父女均被挾持在此……



邪辟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丁天仁救出衆人　石老哥暗中指點

王小七總是被迷失心志的人，等着就等着，並不覺得甚麼。

但宋青雯可不同了，她一顆心全在他身上，丁天仁答應跟輕雲進去，已使她很不放心，現在進去了這許多時間，沒有一點音息，連四周牆壁都找不到門戶，教她如何不急，一手持着長劍，只是在斗室之間來回走着！

這時驟覩石門開處，丁天仁押着輕雲走出，急忙迎了上去，問道：「總管，怎麼了？」

丁天仁道：「溫如春已經逃走，輕雲是他助手，她已說出囚人之處是在前面，要她走在前面給我們領路。」

宋青雯道：「總管把她交給我就好。」一面劍尖一指，喝道：「還不快走？」

輕雲走在前面，行近石門，她雙手下垂，裝作穴道受制，自然不好去開啓石門，只是口中說道：「開啓石門就在壁上，只要拉動鐵環，就會自動打開。」

丁天仁跨上一步，伸手拉動鐵環，耳中立即聽到一陣軋軋輕响，正面石壁隨着徐徐裂開一道門戶，大家魚貫走出。

輕雲道：「門戶就在對面。」

橫過甬道，走到對面牆下，輕雲又道：「右首牆下，有一覆碗形的石塊，任總管只要用右腳尖抵着，由我來答話。」

丁天仁走上一步，低頭看去，牆下果然有一個覆碗形的石塊，這就用腳尖朝前抵住。

就在此時，石壁間傳出聲音問道：「甚麼人？」

輕雲隨口道：「是我，二使者的助理。」

「是！」那人應了一聲，石牆上及時發出軋軋輕响，漸漸裂開門戶，射出燈光。

輕雲走在最前面，跨進門，一名青衣漢子躬着身道：「屬下……」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宋青雯早點出一指，制住了他穴道。

這是一幢圓形的房屋，中間是一座空曠的中庭，有假山、花圃、四周圍以朱欄，一圈共有八間房舍。

輕雲道：「被溫如春囚禁的人，都被他下了迷葯，住在右首兩間房中。」

丁天仁問道：「其餘的房間呢？」

輕雲道：「都是空的，沒有住人。」

丁天仁問道：「溫如春住在那一間？」

輕雲道：「左首第一間。」

丁天仁道：「好，我們先去救人。」

當下仍由宋青雯押着輕雲走在前面，繞到右首一間房門前面，輕雲腳下一停，回頭朝丁天仁道：「這一間裡，住的是溫九姑和她三個徒弟，她們都服過安寧丹，沒事的時候，只是靜靜的坐着，要救她們就先要解去她們

服下的安寧丹。」

丁天仁含笑道：「謝謝妳的合作。」

宋青雯早就有着懷疑，輕雲只有在被丁天仁押着走出之時，臉上有着氣惱之色，此後就再也不見她有甚麼氣憤之色，如今她居然會說出「要救她們，就先解去她們服下的『安寧丹』的話來，這就不像被丁天仁制住穴道，強迫她領路的了，想到這裡，不覺有意無意的朝丁天仁、輕雲兩人看了一眼，心中暗道：看來你們果然已有默契。」

丁天仁搶先跨上一步，推門而入，宋青雯叮囑王小七在門口，自己緊隨輕雲身後走入。

從外面看來，這裡只是一個房間，但到了裡面，却甚爲寬敞，入門是一個起居室，陳設相當不錯，左右各有一個房門。

輕雲適時道：「這裡本是招待上面派來的人住的，所以左邊是主卧室，右邊還有門人或隨行的卧房，溫九姑就住在左邊一間房中……」

她話聲未落，宋青雯在她肩頭輕輕拍了一下，說道：「我替妳解開穴道了，免得穴道受制，行動多不方便。」

其實這一掌，她只是輕輕拍了一下，並無解穴作用，但她既說已經替輕雲解開穴道，輕雲心思靈敏，馬上含笑躬身道：「多謝宋姐姐。」

宋青雯嗤的笑道：「妳這聲姐姐叫對了。」

丁天仁不知就裡，不覺朝宋青雯看去。

宋青雯朝他披披櫻唇，說道：「我眞服了總管，不知你用甚麼方法，把溫如春的助理小姐，三言兩語就拉過來了。」

丁天仁聽得俊臉不禁一熱，忙道：「青雯，妳誤會了，輕雲姑娘是奉石老哥哥之命，把辟邪玉珮交給我的，她令尊還在他們手裡留爲人質，所以不能暴露身份。」

一面就把方才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宋青雯咭的笑道：「我還以爲你們後花園私訂終身了呢！」

輕雲粉臉驟酡，不依的道：「宋姐姐，妳留些口德好不？」

宋青雯笑道：「好啦，我只是說笑話罷了，小妹子可別認眞呀！」

輕雲伸手道：「總管把辟邪玉珮交給我，你們跟我進來。」

丁天仁取出玉珮，交給輕雲。

輕雲就走在前面，推門而入，丁天仁、宋青雯緊隨她身後走入。

這間卧房，略呈長方，不但寬敞，佈置也極爲雅潔，正面一張錦榻上，趺坐着溫九姑，雙目微闔，對三人走入，不聞不問，這情形和丁天仁初次見到七位老護法一般無二，這自然是服了安寧丹之故。

輕雲悄悄走到溫九姑前面，悄聲道：「溫九姑，二使者說，要妳左手握住這塊玉珮，運功一周，妳就可以完全清醒了。」

說完，把玉珮塞入溫九姑左手掌心。

溫九姑只微微睜了下眼，又緩緩闔上，她似是接納了輕雲說的話，正在運氣行動，三人站一旁，誰都沒有開口，只是靜靜的看着她。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溫九姑突然睜開眼來，雙目精光暴射，朝三人投來，尖聲問道：「溫如春怎麼會派人送辟邪玉珮給我老婆子解除迷葯的？你們究竟是甚麼人？」

丁天仁跨前一步，拱拱手道：「溫護法說對了，在下王紹三，特地來救溫護法的，溫如春已經逃走了。」

輕雲聽丁大哥忽然自稱王紹三，心下暗暗奇怪。

溫九姑目光凝注，懷疑的道：「你是三公子？」

丁天仁道：「不錯，在下奉副總護法之命，追查川西武林同道無故失踪之事來的，在下臉上易了容，目前改扮的是西莊總管任貴，所以溫護法認不出來了。」

溫九姑一腳跨下錦榻，呷呷尖笑道：「你果然是三公子，眞該謝謝你了。」一面把手中玉珮交還給丁天仁。

丁天仁道：「溫護法不用客氣。」

溫九姑一把抓起豎放在榻邊的鳩杖，急急問道：「三公子，如春那小畜生往那裡去了？」

丁天仁道：「溫如春逃走已經很久了，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這裡來的，對面房中還有溫護法門下三位令徒需要解迷呢！」

溫九姑道：「老婆子只有紅兒一個徒弟，那有三個徒弟？哦，對了，老婆子差點忘了，那三個一定是公子的師妹，也被小畜生擒來了，我一直都沒有見過她們，這小畜生眞該死。」

丁天仁聽她口氣，已知這三人準是易雲英、金蘭和葉青青無疑，口中故意說道：「是小師妹她們，她們怎麼也來了？」

溫九姑呷呷笑道：「三公子還不知道她們是奉盟主之命，出來查一件案子的，走，咱們快去。」

輕雲道：「總管把玉珮給我，還是由我和她們說的好。」

丁天仁把玉珮交給輕雲，她搶先走在前面，溫九姑急忙跟了出去。

宋青雯悄聲問道：「你有三個小師妹嗎？」

丁天仁道：「我以後再和妳說，快走了。」

大家退出左首房間，又朝右首一道門進去。

這間房是給門人弟子住的，當然沒有左邊那間的佈置，除了對面各放兩張床鋪，就沒有甚麼擺設，其中三張床鋪上，各自閉目坐着一個青衫少年，丁天仁目光一瞥，就認出她們不

是易雲英、金蘭、葉青青，還有誰來？

輕雲輕盈的走到易雲英身邊，附着她耳朵低低的說了幾句，就把玉珮塞入她手中。過沒多久，易雲英倏地睜開眼來。

丁天仁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雲英，我是丁天仁，現在扮成任貴，是這裡的總管，但妳們跟溫九姑說，是盟主門下，那就繼續扮下去，只當不認識我，等我叫妳師妹，妳就要驚奇的叫我三師兄，哦，妳最先該和溫九姑打招呼，要叫她溫護法。」

易雲英聽出是丁大哥的聲音，心頭不禁一喜，目光掄動，緩緩落到溫九姑身上，喜道：「溫護法，是妳救我們了。」

說着迅快跨下床來。

溫九姑喜人奉承，雙腮顫動，呷呷笑道：「易姑娘，妳三師哥也來了。」

丁天仁立即走上前去，說道：「師妹，愚兄扮了任貴，妳不認識了？」

易雲英故作驚喜的道：「你是三師哥！」

丁天仁道：「妳快去把玉珮交給唐姑娘，她還要給兩位小師妹解迷呢！」

易雲英問道：「三師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丁天仁道：「妳現在不要多問，待會愚兄自會告訴妳們的。」

易雲英把玉珮交給了輕雲，輕雲依次要金蘭、葉青青二人左手握着玉珮運功，金蘭、葉青青也相繼醒過來，丁天仁也以「傳音入密」教了兩人一番話，不必細說。

現在大家業已退出右首第一間，回到中庭。

輕雲和宋青雯又朝第二間進去，一回工夫，領着桂花庵主和她六個徒弟一起走出。

宋青雯給丁天仁引見了桂花庵主。

桂花庵主連忙合十道：「貧尼師徒多蒙任總管搭救，貧尼感激不盡。」

丁天仁連說：「不敢。」

輕雲走近丁天仁身邊，朝前一指，說道：「任總管，你們從這裡過去，只要拉動壁間鐵環，屏風就會自動移開，所以你拉動鐵環之後，必須及早退下好啦！恕我不送了。」

丁天仁感激的道：「謝謝妳。」

「不用謝。」

輕雲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轉身往後退去。

溫九姑同道：「此女是甚麼人？」

丁天仁笑了笑道：「因爲我扮的是這裡總管，她只是一名管事，所以我要她領路，她不敢不從。」

溫九姑道：「但她現在已經知道你的身份了，你不該放她走的。」

丁天仁道：「不要緊，目前這西莊已全由在下控制了，所有這裡的人，自然全聽在下的了。」

溫九姑稱讚道：「三公子能幹。」

說話之時，已經走近壁前，丁天仁伸手拉動鐵環，就往後退下，果然在地底一陣輕震之後，壁間一方大石，迅即往後移開。

丁天仁道：「溫護法，請，我們可以出去了。」

大家從石屏風兩邊走出大廳。

金少泉看到丁天仁領着大家走出，喜道：「總管出來了。」

丁天仁忙以「傳音入密」朝金少泉、白少雲二人說道：「我是以王紹三身份改成任貴的，你們不可以叫我丁兄，也不可說和易雲英、金蘭、葉青青三人相識。」

當然，他也早已暗中叮囑過易雲英等三人。

白少雲問道：「任總管，沒找到溫如春嗎？」

丁天仁道：「他已經逃走了。」

金少泉一怔道：「那……院主等人怎麼辦？」

丁天仁含笑道：「金兄莫急，兄弟已經有解救之法了。」

一面把辟邪玉珮交給宋青雯，說道：「妳去給院主和六位老護法解迷，大家辛苦了一個晚上，快坐下來歇息再說。」

接着就給溫九姑、桂花庵主引介了金少泉、白少雲和崆峒七矮等人，介紹到易雲英、金蘭、葉青青三人時，只說是自己的三個小師妹。

正好這時金贊臣和六位老護法也次第清醒過來。這六位老護法竟然是大涼山封雲山，自流井金家堡堡主金長生（金少泉父）劍門山白家莊莊主白雲生（白少雲父）成都歸雲莊莊主歸耕雲、青羊觀觀主景雲子、九頂山張述古，都是金贊臣的老友，重九會的成員。

（重九會並不是甚麼武林組織，只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一年一次的叙會，這七人也都是在去年重九會前幾天無故失踪的人）。

金蘭、金少泉，上去拜見父親。白少雲如今扮的是簡子興，不便在衆人面前暴露身份，只以「傳音入密」和父親說了。然後由丁天仁向金贊臣等人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他並沒說出自己是王紹三或者是丁天仁。

金贊臣似是心有懷疑，問道：「任貴，你這辟邪玉珮是那裡來的？」

丁天仁道：「回院主，這方玉珮是青雯從輕雲身上搜出來的，據輕雲說，是溫如春交給她代爲保管的。」

金贊臣呵呵一笑道：「溫如春一身都是迷葯，辟邪玉珮專解迷毒，自然不敢放在身上了，哦，輕雲人呢？」

丁天仁道：「她自解穴道，趁我不備，悄悄逃走了。」

金蘭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丁大哥方才叮囑自己，不可在爹面前，說出他的眞正身份，如今和爹說的，也全非實話，他懷疑爹甚麼呢？」

金贊臣一手撚鬚道：「這丫頭會是

敎主派來的人？」

金蘭道：「她好像還是溫如春的助理呢！」

封雲山問道：「金兄可知溫如春師父到底是甚麼人嗎？」

金贊臣道：「此人兄弟曾見過一次，那時兄弟應該已被他下了迷葯，只是比諸位道兄較輕，心頭還有些明白，但也只有兩三成明白而已，如今回憶起來，印象極爲模糊，是未曾見過面的道裝老人，兄弟這院主和諸位道兄的老護法，也都是他委任的。」

金長生道：「任兄，咱們現在該如何呢？」

丁天仁道：「在下覺得院主和諸位道長目前雖已清醒，但要查出這位敎主是誰，有何圖謀，自要繼續裝作被迷模樣，敎中一定會派人前來，就可查個水落石出了。」

金贊臣目芒飛閃，沉笑道：「任貴，你這主意不錯，老夫等人豈能任人拿來，清醒了就不再追究。諸位道兄，溫如春逃走之後，敎主一定會另行派人前來，到時咱們只要把此人拿下，就可以逼他說出敎主住處，不把此人揪出來，咱們川西就永無寧日。」

白雲生道：「金兄說得極是，你依然當你的院主，咱們這老護法就也繼續當下去，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金贊臣領首道：「諸位道兄既然決定，咱們就一起回第三進去。」

一面朝丁天仁道：「你是這裡的總管，先把大家安頓好了，晚上到老夫那裡去，咱們還須好好計議計議。」

丁天仁躬身應「是」，當下就請孔老五手提宮燈，送金贊臣等七人回轉第三進。

丁天仁、宋青雯則領着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溫九姑、易雲英、金蘭、葉青青、桂花庵主師徒，以及崆峒六矮由地道回到地面，依次從衣橱中走出。

小香一直守在出口處，看到丁天仁，目含幽怨，說道：「總管終算回來了，你還不知道這時候已經快近午刻了，你們去了整整一晚又是半天，一點消息也沒有，眞是急死人了！」

她說得又急又快，但看到丁天仁身後還跟着許多人一起走出，除了金少泉、白少雲和王小七三人她曾見過外，溫九姑、易雲英等三位年輕公子和桂花庵主師徒，崆峒六矮她都沒有見過。

丁天仁也沒時間和她細說，只笑了笑道：「妳還不知道我們經歷了多少艱險，哦，這裡沒事吧？」

小香微微搖頭道：「沒有。」

丁天仁就吩咐小香，把溫九姑、桂花庵主師徒，以及崆峒七矮等人，安置到第二進房舍之中。易雲英等三人則住到自己這幢房舍的後進，和宋青雯、小香住在一起。金少泉三人就住在自己對面（客廳左首）的房中。一面又吩咐任富去廚房做三席酒飯送到第二進廳上去。

飯後，丁天仁又叫白少雲（他扮的是簡帳房）趕去大竹橫街客店，把紅兒、紀效祖二人搬來。

諸事停當，丁天仁回到房中，宋青雯已在等着他，說道：「易姑娘三位已經問過幾次，你回來了沒有，好像有急事要找你。」

丁天仁笑道：「我知道，她們都是急性子，只是想打破砂鍋問到底罷了。」

宋青雯道：「那現在可以請她們來了？」

丁天仁道：「妳也同時叫小香進來，我們在客室裡坐好了。」

宋青雯點點頭，又道：「有一件事，不知該不該和你說？」

丁天仁道：「我們有甚麼話不可以說的？」

宋青雯粉臉微紅，輕啐了聲，才道：「我看金贊臣眼神有異，他不像是被逼當院主的，而且對你好像也起了懷疑。」

丁天仁笑了笑道：「我也有這感覺，所以有好多事都沒告訴他。」

宋青雯道：「但金蘭姑娘是他女兒。」

丁天仁笑道：「這個我知道，所以我暗中叮囑過她。」

宋青雯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道：「她會聽你的嗎？」

丁天仁道：「妳過一回就知道了。」

宋青雯翩然退出。過沒多久，白少雲領着紅兒、紀效祖二人走入，紅兒已經聽白少雲說過，他目前扮的是西莊總管任貴，師父只知道扮任貴的是盟主座下三弟子王紹王，並不知道他眞正的身份是丁天仁，不可露了口風。

因此紅兒還是經由白少雲引見，才朝丁天仁躬身道：「小女子紅兒見過總管，方才簡帳房（白少雲）說，我師父已經來到這裡。」

丁天仁頷首道：「不錯，溫護法就住在第二進，我叫任富領姑娘前去好了。」

紅兒心裡有許多話要和丁大哥說，但當着外人，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說了句：「謝謝總管。」

就由任富領他前去第二進。

丁天仁跨出臥室，小客堂上已經等着易雲英、金蘭、葉青青，還有宋青雯、小香（宓無雙）五人。

丁天仁走近左首房門，舉手敲了二下，叫道：「金兄，白兄，你們出來。」

房門開處，金少泉、白少雲二人，一起走出。

丁天仁朝王小七道：「王兄，這間房裡，是通往地室的門戶，十分重要，由你守着，如果有人從地室上來，你就給我一併拿下，如敢硬闖，只管下重手好了。」

王小七道：「兄弟省得。」

丁天仁一手拉上了房門，回頭叫紀效祖、任富二人站在階前去，又要小翠（本來的小香）站到客堂屏後，（後面一進是宋青雯、小香住的地方）自己在中間一張椅子坐下，然後抬了手道：「大家請坐。」

易雲英道：「總管好像要宣佈甚麼重要事情嗎？」

大家各自在椅子上落坐之後，丁天仁道：「在座的人，都已知道我的身份，從神女宮出來，我扮的是王紹三，到了這裡之後，又改扮成任貴，目前對『武林聯盟』的人來說，他們知道我仍是王紹三，對西莊的人來說，我是任貴。眞正的王紹三，就是王小七，眞正的任貴，就是任富，另外還有兩人，一個是武林聯盟跟我出來的紀效祖，一個是這裡的丫鬟小香，這四人服過嶺南溫家的『迷信丹』，已可完全信賴，也和自己人一樣了。」

他口氣微頓，接着道：「現在我要跟大家引見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宋青雯姑娘，她是自稱教主的神秘教派派來監視任貴的，但宋姑娘深明大義，投到我們陣營中來了。第二位是現在的小香，她是武林聯盟主門下二弟子宓無雙，是王紹三的師姐，也給兄弟說服了，願意爲我方效力。」

易雲英、金蘭、葉青青三位姑娘涉世未深，聽說宋、宓二人眞正身份，自然極爲高興，立即拉着宋青雯、宓無雙二人的手，正待說話。

丁天仁含笑道：「我話還沒說完呢，我現在該給妳們三個介紹了。」接着就朝宋青雯、宓無雙二人指着易雲英三人說道：「溫九姑把她們三個說是盟主門下，其實不是。」

然後介紹易雲英是自己的小師妹，金蘭大家已經知道她是院主金贊臣的女兒，葉青青則是巫山神女宮的小宮主。

自己改扮王紹三，離開神女宮之後，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三人一批，易雲英等三人是另一批，分別上路，目的就是暗中支援自己來的。

現在大家都弄清楚了。

金少泉問道：「丁兄，川西失踪的武林人物，總算給我們找到了，現在該怎麼辦呢？」

丁天仁道：「問題還多着呢，譬如武林聯盟，我們到今天只知他們叫武林聯盟，連宓姑娘是盟主座下的二弟子，依然不知道盟主是誰？另外這個教主，我們只知道溫如春是他門下二弟子，別說教主是誰，連他們叫甚麼教都不知。而且溫如春這個人，如果沒有溫九姑把他揭穿身份，我們只知道他叫文如春，（教中的人都叫他文如春）也並不知道他是溫家子弟，這兩個神秘組織，有一相同之處，就是劫持各地著名武林人物，他們的野心，當然就是爲了吞食各地武林人物的地盤。

「我們在神女宮一役，救出了被武林聯盟劫持的人，在這裡又救出了被神秘教派劫持迷失神志的七位武林前輩，但今後要怎麼做，就要看醉老哥哥（醉翁歐陽休）和石老哥哥如何指示了。」

白少雲道：「石前輩已經有好久沒和我們連繫了，不知他去了那裡？」

葉青青道：「是啊，石老哥哥還說一路會保護我們的，我們被溫如春擒來，他連人影都沒見到，我想他們兩個人一定躲在那裡喝醉了。」

這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葉青青臉上一紅，說道：「我那裡說得不對了？」

丁天仁笑道：「這兩位老哥哥遊戲風塵，但大事不會糊塗的。」

剛說到這裡，突聽屏後有人尖「啊」了一聲。

屏後是由小翠守着的，這聲尖「啊」正出自少女之口！

丁天仁反應極快，「啊」聲入耳，人已一躍而起，快若旋風，一下朝屏後搶去，目光一注，只見小翠手中拿着一張紙條發楞，這就問道：「小翠，發生了甚麼事？」

小翠啊道：「回總管，剛才小婢看到有一道白光從天而降，一下落到小婢手上，好重好重，把小婢壓得幾乎站立不穩，跌坐下去，原來只是一張紙條……」

丁天仁道：「拿來給我看。」

這時，宋青雯和宓無雙也相繼掠出。

小翠應了聲「是」，就把紙條雙手呈上。

丁天仁只看了一眼，紙上一筆歪歪斜斜的字迹，一看就知是石破衣寫的，一面說道：「妳好好守在這裡，沒事了。」

宋青雯正待開口，丁天仁道：「我們回進去。」

三人回入客堂，丁天仁笑道：「你們方才還在說石老哥哥，他已有紙條來了。」

葉青青道：「方才我說的話，石老哥哥不知聽見了沒有？」

金蘭笑道：「他自然聽見了。」

葉青青道：「那多不好意思？」

丁天仁仔細看去，只見紙條上寫着：「溫如春去搬救兵，今晚可能會有強敵前來，王紹三應立即命紀效祖發出飛鴿救援，簡子興速回觀音閣，宓無雙、紀效祖可同去，在觀音閣接待武林聯盟來援之人，爾等今晚非萬不得已，不宜出手，應隨機應變，諸事小心。」

當下就把字條遞給金少泉，大家依次傳閱。

丁天仁目光環顧，問道：「大家看了有甚麼意見？」

葉青青道：「這麼大的事情，石老哥哥寫得這麼簡單，他到底要我們怎麼辦呢？」

金少泉道：「溫如春如果搬來救兵，要對付的只有兩個地方，一是第三進的院主和六位老護法；二是這裡的總管任貴。我看石前輩要丁兄向武林聯盟發出飛鴿求援，他雖沒明說，但主要的就是讓武林聯盟來援的人，去對付溫如春搬來的救兵，所以叫我們非萬不得已，不宜出手，又有隨機應變，諸事小心的說法。」

宋青雯道：「金少俠說的一點不錯，他要我們隔山看虎鬥，讓他們去打個兩敗俱傷，我們以保存實力爲宜。」

宓無雙道：「但我們也必須調配人手，以防萬一。」

白少雲道：「宓姑娘說的極是，我們都聽金兄的。」

丁天仁道：「石老哥哥要白兄和宓姑娘、紀效祖到觀音閣去，就是要紀效祖到觀音閣再發飛鴿求援，武林聯盟的人趕來了，就由宓姑娘出面接待，宓姑娘可再帶任富同去，他對西莊形勢十分熟悉，由他當嚮導，最好能在西莊幾處要道佈置人手，把溫如春搬來的救兵，在半路上加以攔襲，不讓他們進莊，是最好的，事不宜遲，你們該早些去才好。」

白少雲道：「好，宓姑娘，我們走吧！」

宓無雙雖然不願意，但也只好答應，丁天仁吩咐紀效祖、任富隨二人前去，一切都要聽簡帳房的，四人立即出發。

丁天仁又道：「我們這裡的人，就留在這裡，但也要分作兩組，我和金兄、王小七三人一組，易雲英、金蘭、葉青青和宋青雯一組，不過妳們三個江湖經驗不足，凡事要聽宋姑娘的才好。」

宋青雯聽得心頭甜甜的，可見丁大哥是如何看重自己。

金少泉道：「第三進金院主和六位老護法，和住在第二進的溫九姑、桂花庵主，丁兄最好也要去通知他們一聲。」

丁天仁點頭道：「院主本來約我晚上去一趟，我想早些過去也好。」

金蘭道：「丁大哥，我們這裡沒有外人，有一件事，不知道我該不該問？」

丁天仁笑道：「妳有甚麼事，只管問好了。」

金蘭道：「我爹是這裡的院主，任貴是這裡的總管，我總覺得心裡有些不安。」

丁天仁道：「金伯父和任貴都是服了他們的安寧丹，被迷失了心志，現在金伯父中的迷葯已經解除了，妳不用再擔心了。」

金蘭看着他微微搖頭道：「丁大哥，我們從神女宮出來，大家情同兄弟姐妹，你不用安慰我，你方才有許多事，都不讓我告訴爹，其中一定有道理。」

丁天仁道：「我們同樣也沒有告訴金兄和白兄的令尊，因爲除了金伯父和白兄的令尊之外，還有四位雖是武林前輩，但我們對他們的認識不多，萬一其中有一個是對方卧底的人，我們把事情說出來了，豈非全洩了底，所以只好暫時一個也不說了。」

金蘭道：「方才金兄說，不是要你去通知第二進和第三進的人嗎？」

丁天仁沉吟道：「這個我還在考慮，因爲照我們方才的計劃，讓武林聯盟的人，能夠把溫如春搬來的救兵，攔阻在莊外，不讓他們進入西莊，那就不用去通知他們了。」

宋青雯道：「但如果溫如春帶着人從地道進來呢，第三進和這裡，都有地道可通。」

丁天仁道：「這一點倒也不可不防，不過地室縱然另有通道，但出口不會離西莊太遠，只要在莊外四周安置伏兵，他們也就無法進入地室了。」

剛說到這裡，只聽階前有人高聲道：「屬下何祥生求見。」

何祥生是管理莊丁的管事。

丁天仁朝金少泉、易雲英等人道：「你們先去避一下，不知他來有甚麼事情。」

金少泉和易雲英等人都退入左首房中。

丁天仁抬目道：「進來。」

何祥生急步趨入，拱拱手道：「屬下見過總管。」

丁天仁問道：「何管事來見本座，有甚麼事嗎？」

何祥生道：「回總管，總管交代的人手，屬下都安排好了。」

丁天仁問道：「我交代你甚麼了？」

何祥生忽然右手握拳，朝着丁天仁面門連點了三點，說道：「就是這些人了。」

丁天仁愕然道：「你……」

何祥生朝他聳聳肩，笑道：「我是來告訴總管的，該來的人都來了。」

丁天仁驚喜的道：「你是石老哥哥！」

何祥生道：「連秦宮主都來了，你叫葉青青去找接待管事李長發就好。」

* * *

總管住處，是第二進的東首一座院落，要去第二進正屋，有一道腰門可通。現在是傍晚時光，丁天仁剛跨進腰門，就見走廊上站着兩個佩劍青衣少女，一看就知是桂花庵主門下的兩個女弟子，這就拱拱手道：「在下有事來見溫護法的。」

她們當然認得任總管，其中一個欠身還禮道：「溫師伯和家師都在裡面，總管請進。」

丁天仁跨入左廂，溫九姑和桂花庵主一起站起身來，溫九姑尖聲道：「三公子這時候來，一定有甚麼見教了。」

丁天仁道：「溫護法、庵主請坐，在下確實有事奉告。」（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小丁與莫愁離開雷氏兄妹往邙山途中，遇上霸城三城主胡百成。胡百成開心見誠地說莫愁是自己的親生女兒，了凡師太即是自己日夕思念的舊戀人寒梅，這突如其來的事實令莫愁姑娘驚詫不已，爲探明身世，三小立即奔上養心庵。一見到了凡師太，莫愁壯着膽一一盤問，雖料了凡師太矢口不認，此時突闖進胡百成，師太一怒之下令三小將胡百成推出庵外……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龍的傳人

英雄紛至許昌城　龍翔應約赴帝墳

「而且怎樣？」小丁問。

「莫姑娘正是我們的愛情結晶。」

「三城主，這個玩笑可開不得，你昏頭啦，尼姑是不會生孩子的。」

「想必寒梅一定是在生產之後才落髮爲尼，易名了凡。」

「憑空猜測可不行，一定要有眞憑實據才能使人信服。」

「母女相貌相似，如妙如肖，這就是最好的証據。」

「許是巧合吧，或者是三城主認錯了人。」

「想我胡百成與寒梅相交甚久，情深意重，絕對不會看走眼。」

龍傳人好言相勸道：「好了，三城主，請吧，就算你所言是實，老師太此刻正在氣頭上，情緒激動，也談不出個所以然來，不如先行離去，以後再慢慢設法。」

* * *

好說歹說，連哄帶騙，連推帶拉，總算把胡三城主弄走了。

了凡師太氣猶未消，臉色鐵青，兀自一言不發的也離開佛堂，步入禪房。

佛堂之內就剩下阿翔、莫愁、小丁三個人。

同時也留下了一堆堆難解的謎。

幸好，就在這個時候，養心庵來了一位有資格破解謎題的貴客。

莫愁一眼就認出是自己的義父三不先生曲子敬。

「乾爹。」

「師父。」

「老爺子。」

三小大喜過望，一齊出門相迎。

莫愁偎依在三不先生的身旁，邊走邊說道：「乾爹，想不到會在養心庵遇見你老人家，眞是太好了。」

三不先生望了莫愁一眼，大搖其頭道：「不好。」

這話太突然，阿翔大感意外，愕然道：「師父這話是甚麼意思？」

三不先生笑呵呵的道：「我老人家是說你們的臉色不好，彷佛心事重重。」

小丁豎起了大拇指，讚道：「高明，我們的心事被老爺子一語就道破了。」

三不先生道：「這裡發生了甚麼事？」

阿翔將胡百成前來養心庵的事說了一遍，最後道：「師父，了凡師太的俗家名字是否叫寒梅？」

三不先生笑而不答。

「莫師妹是否寒梅所生？」

三不先生依舊笑而不答。

「三城主是否莫師妹的爹？」

三不先生仍舊笑而不答。

小丁好不納悶，若是換了別人早就發火了，道：「老爺子是不明底細，還是不願作答？」

三不先生答得好：「此乃世事，老夫不想過問。」

不錯，一不爭名利，二不問世事，三不闖江湖，是三不先生的人生觀，也是他老人家一貫的作風，誰也拿他沒法度。

龍傳人不死心，換了一個角度，旁敲側擊道：「莫師妹在幾歲時才被師父接往三不居？」

三不先生想了想，道：「大約七八歲。」

「七八歲之前一直生活在養心庵？」

「應該是吧！」

「這樣說，莫師妹生身的娘可能就是……」

「阿翔，別亂猜，說不定是從路邊拾來的棄嬰。」

「到底是棄嬰還是……」

「師太沒有說。」

「爲何不問清楚？」

三不先生又拿出那句老話來：「此乃世事，爲師的不想過問。」

小丁好火，心裡早已罵了八百遍「老頑固」，表面上則規規矩矩道：「莫姑娘在養心庵好好的，爲何送往三不居？」

三不先生道：「這些事你們都知道呀，是爲了學藝。」

龍翔怔愕一下，道：「奇怪，老師太本身就是一位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何不自己來教？」

三不先生哈哈一笑，道：「學無止境，藝業無涯，多學一點東西總是好的，龍城主生前乃是武林翹楚，不也把你送來三不居，無非是盼你多所涉獵，更加精進而已。」

對三不先生原本寄望甚殷，希望能夠揭開莫愁的身世之謎，結果却落了空，三小失望已極。

* * *

一入佛堂，了凡師太已聞聲迎了出來，單掌一豎，打了一個問訊，道：「難得先生光臨養心庵，恕貧尼未曾遠迎，快請上坐。」

三不先生被人公認爲當今武林的第一高手，又年高德劭，了凡師太執禮甚恭，親自揖客坐於主位，自己則在下首相陪。

莫愁及時捧來了兩杯香茗，獻與三不先生與師太。

了凡激情已過，神色從容的道：「先生長住崤山，一向深居簡出，是甚麼風把曲大俠吹來養心庵？」

三不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長者，此刻居然說了一句玩笑話：「鬼風。」

了凡不明就裡，爲之錯愕不已，阿翔則懂，雀躍道：「你老人家跟先父見過面了？」

三不先生微笑道：「是啊，這是爲師的一生之中第一次跟鬼魂打交道。」

莫愁一怔，道：「噢，龍城主的靈魂也找上了乾爹？」

「不，龍兄的英靈是附在天殘老人的軀體上與我老人家相見的。」

「在那兒？」

「洛陽。」

「幾時？」

「前不久。」

「乾爹去洛陽作甚麼？」

三不先生啜了一口香茗，撫鬚笑語道：「一時心血來潮，原想去鳳城參加翔兒的婚禮，沒料到新娘子被霸城胡家搶走了，喜酒沒喝成，却在回程與天殘老人不期而遇。」

小丁吃驚道：「甚麼？鳳城的那一檔子窩囊事老爺子已經知道了？」

三不先生面不改色的道：「翔兒中毒，霸城藉機敲詐，鳳姑娘被迫改嫁的事早已轟動武林，我老人家想不知道也不行。」

「既到洛陽，爲何不去鳳城？」

「婚約已毀，去亦無趣，何必多問世事，本來就不該來。」

一想到鳳城那一幕，小丁就氣沖斗牛，大吐苦水道：「眞窩囊，說多氣人就有多氣人，分明咱們少城主是大主角，要披紅掛綠當新郎，做夢也想不到，一支淬毒白骨令使事情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被霸城的胡小狂撿了現成的便宜，眼睜睜的看着鳳姑娘嫁作他人婦，差點沒把二虎、三獅等七位大俠給活活氣死。」

三不先生不以爲然，臉無怒色，口無氣語，望了莫愁一眼，語意深長的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鳳丫頭固然出身名門，我們莫丫頭同樣秀外慧中，乃人中之鳳。」

小丁道：「人家鳳姑娘已經說過了，要莫姑娘嫁給我家少城主，不知兩位老人家意下如何？」

了凡師太不假思索，立道：「好，好！」

三不先生的答覆却模稜兩可：「一切順其自然，我老人家沒有意見。」

早已把莫愁的臉給羞紅了，粉頸低垂，一言不發。

龍傳人把話題拉了回來道：「師父能確定與你老人家相遇的鬼魂眞的是先父嗎？」

三不先生正容道：「聽聲音，應該不假。」

「也就是說，師父也相信鬼魂之說？」

「從今以後，爲師的認爲：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

「眞奇怪，人死之後爲何還能在陽間活動？」

「人鬼殊途，幽冥之事我老人家也一竅不通。」

莫愁道：「聽乾爹的口氣，此來養心庵似是受龍城主之託？」

三不先生頷首道：「愁兒一猜就中。」

阿翔神色一緊，道：「先父有事？」

「託交一樣東西給你。」

「甚麼東西？」

「翔兒一看便知。」

話完站起身來，行至門口，向外張望一下，然後緊閉門扉，還下了鎖，神情也變得肅穆鄭重起來，從腰間解下一個錦緞包袱來。

包中有匣。

匣中有劍。

是一把小劍，長僅五寸，通體金黃，金光閃閃的似是純金打造而成。

說是劍其實也並不完全像劍，劍身厚薄不一，劍刃有如鋸齒，說是一把金鑰匙應該更貼切。

登時，大家皆精神亢奮，雙目齊張，一瞬不瞬的將目光投注在小劍之上。

龍傳人驚呼道：「是金劍？武林三寶之首？」

三不先生道：「沒錯，正是金劍、寒蟾、老牛皮中的三寶之首。」

「我爹欲託師父轉交龍翔？」

「龍城主就是這個意思。」

「金劍一直放在先父身上？」

「龍兄已亡，鬼魂怎麼可能保管陽世之物？」

「那金劍究竟從何而來？」

「據龍兄說是從一處秘密所在取來的。」

「就藏在原處豈不更安全，何必……」

「龍城主此舉自有深意。」

「可否請師父說得更清楚一些？」

三不先生叫阿翔將金劍小心收起，然後才不疾不徐的道：「金劍似劍非劍，龍城主懷疑是一處寶藏的鑰匙，爲恐瑰寶蒙塵，故而交你四處尋訪，倘若能有所獲，對報仇雪恨，重振龍城聲威的千秋大業定然大有助益。」

龍翔躬身道：「先父遺命，傳人自當全力以赴，但不知兩位老人家對寶藏之事可有一些蛛絲馬跡？」

三不先生道：「多少年來武林中只知有金劍、寒蟾、老牛皮三寶，其中金劍在龍城，寒蟾在霸城，老牛皮則至今下落不明，從未聽說還有別的寶藏。」

莫愁道：「關於骷髏門，爹可曾知曉？」

三不先生道：「江湖上從未聽聞有此門派。」

「白骨令主呢？」

「亦從未聞有這一號人物。」

「孩兒曾親眼目睹雌雄雙使施展白骨爪，想必與白骨魔尊定有相當淵源。」

「這一點應無疑點。」

「對天殘老人，乾爹又知道多少？」

「幾乎一無所知。」

「論功力，講身手，這位前輩絕非池中之物，怎會在武林中默默無聞，眞是怪事。」

三不先生哈哈一笑，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咱們不知道的奇人奇事多得很，不必大驚小怪。」

阿翔道：「那天，先父是否追到了雌雄雙使？」

三不先生道：「龍兄曾提及此事，被他們利用夜色逃之夭夭。」

久未開言的了凡師太頓足道：「可惜啊，錯過了一次爲龍城復仇的機會。」

小丁道：「沒有關係，下一次機會馬上就到。」

「還有機會？」

「對呀，白骨令主已下了戰書。」

「怎麼說？」

「時間六月三，地點在許昌，獻帝埋骨處，與君一夕談。」

「白骨令主會去嗎？」

「戰書是他下的，不來就是黃牛，金字招牌非砸不可，休想再揚名立萬。」

了凡師太屈指計算一下，面露急色道：「哎呀，六月初三，轉眼就到，是該動身的時候了。」

龍傳人道：「我們打算今天就去。」

了凡目注三不先生道：「曲大俠也會去吧，有先生臂助，定可穩操勝券。」

不料風塵俠隱曲子敬却給大家澆了一盆冷水：「對不起，老夫不爭名利，不問世事，也不闖江湖，這事須由他們自己應付，我老人家愛莫能助。」

簡直冷漠得近乎無情，非但不肯拔刀相助，甚至起身告辭。

了凡驚愕道：「曲大俠要走了？」

「走了。」

「吃過齋飯再走嘛。」

「不了，不了，多吃一頓飯少說也會誤我二十里的行程。」

邊說邊走，程字落地，已步出養心庵，隨風而去。

了凡心裡當然不痛快，嘀咕道：「江山易移，本性難改，眞是一個古板、固執、冷漠，甚至冷酷的老頭兒。」

阿翔、莫愁、小丁反而習慣了他這種獨特的性格，並未放在心上，在養心庵吃了一頓午飯，便兼程南下。

* * *

許昌。

論規模比不上開封。

論歷史也不及洛陽。

但在我國的歷史上亦爲都城之一。

東漢末葉，曹操曾迎漢獻帝劉協遷都於此。

昔日三國爭霸，曹阿瞞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往事雖俱已遠去，許昌依然屹立不搖，繁榮益甚。

尤其是近幾日，常有武林人物成羣結隊的湧入許昌。

據說鳳城的人到了。

霸城的人到了。

天殘老人到了。

斷腸夫人到了。

骷髏門的人到了。

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狼

、七猴、八燕到了。

當然，阿翔、莫愁、小丁也到了。

有的是來赴約。

有的是來助拳。

有的是來觀戰。

有的是來爭權奪利。

還有一些則企圖不明。

一時，途爲之塞，各茶樓、酒肆、飯莊、客棧，處處都可以看到携刀帶劍的武林人物，大有山雨欲來、戰雲密佈之勢。

三小住在五福樓，這時正在前面的飯莊裡共進晚餐。

展目望去，五福樓的食客多半都是江湖人，尤其是右邊的幾桌，儘管三三兩兩，分坐各處，從衣裝打扮、神情眼色上觀察，似是一夥人。

小丁注目良久後忽然小聲道：「眞他媽的邪門，這麼多武林人物竟沒有一個是咱們熟悉的。」

阿翔壓低了聲音道：「這不是好現象，如果咱家的判斷不錯，這些傢伙很可能是骷髏門的人。」

小丁訝異道：「不對吧，骷髏門的人應該穿骷髏裝才對。」

莫愁道：「小丁，別鑽牛角尖，白骨令主又不是白痴，大庭廣衆之前怎會叫門徒穿骷髏裝，自然是以另一種面貌出現。」

言語間，三人的警覺性更加提高了一些，全神貫注，暗中觀察。

細心觀察，很快便有驚人的發現，覺得其中一名背對着三小的人似是他們的頭頭，因爲大家的目光常常往他那邊打量。

更令他們驚異的是，此人的背影十分熟悉，像極了一個人。

龍傳人道：「阿狗，熟悉吧？」

小丁頷首道：「是很熟悉。」

莫愁亦道：「好像在那裡見過。」

阿翔使了一個眼色，以手沾酒，在桌面上寫起來。

龍翔寫的是：林清風。

莫愁寫的是：林清風。

小丁同樣是：林清風。

三小看法一致，行動一致，暗中提足了功力，默不吭聲攏過去。

行至切近時，龍傳人輕拍了那人的肩背一下，道：「林總管，久違了。」

那人正低頭吃飯，聞言猛一轉身，嚇得三小倒抽了一口寒氣：「好醜啊！」

「好難看！」

「比痲六還要痲！」

三小的想法沒錯，是比痲六還痲。

痲六是有六顆大痲子，這位仁兄却有八顆，而且更大更深，大痲子裡面還有小痲子，就像月球表面那樣。

再配以一雙三角眼、一個酒糟鼻子、一張血盆大口，以及一對煽風耳，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醜人偏偏多作怪，大口一張，陰陽怪氣的道：「三位找人？」

阿翔尷尬的笑笑，道：「是啊，是啊。」

「是大爺我嗎？」

「我們認錯人了。」

「究竟要找誰？」

「龍城的總管林清風。」

十個痲子九個怪，痲兄眞會往自己臉上貼金，指着自個兒的鼻尖嘻笑道：「姓林的也有俺這麼『英俊』？」

小丁差點沒笑掉了大門牙，反唇相譏道：「林清風比閣下要『醜』得多。」

痲子似頗得意，沾沾自喜道：「嗯，這還像句人話，天下是沒有幾個比俺更『美』的美男子。」

「朋友怎麼稱呼？」

「痲八。」

「痲八？」

「不錯，痲八，大爺的名字就掛在臉上。」

「是痲六的兄弟？」

「跟他八竿子也打不着。」

「一定是武林人物吧！何門？何派？」

痲八三角眼一瞪，吼聲如雷：「大爺並非武林人物，只是一個屠夫。」

面前果然放着一把屠刀，拾起屠刀，大踏步的揚長而去。

弄得三小很糗很窘，訕訕然的退回原處。

還被與痲八同桌的一位食客罵了一句：「哼，神經病！」

* * *

今天的五福樓，彷彿是在上演醜人大會串，走了一個醜八怪，又來了一個八怪醜。

嚴格的說，此刻踏入五福樓的這位老兄並非很醜，而是很黑。

一張臉黑如鍋底，一雙手黑如木炭。

又穿着一身黑衣，簡直變成一個黑人，比非洲的黑人還要黑。

是來吃飯的，小二說已客滿，叫他自行找位子。

黑人聳一下肩膀，大步而入，一眼看中了屠夫痲八留下的空位，趨前道：「這裡有人嗎？」

與痲八同桌的食客睜眼說起瞎話來：「有。」

黑人楞一下，道：「那位痲兄不是已經走了嗎？」

那食客的態度好强硬：「老子與人相約，馬上就到。」

黑人無奈，只好悻然離去，另找別桌。

也許是他太黑的緣故吧，別人皆敬鬼神而遠之，以致處處碰壁，一位難求。

好不容易，找了半天才在一個角落裡找到一個空位。

不是同桌的人大肚包容，而是那位青衣大漢多喝了幾杯黃湯，正在打

磕睡。

黑人雖黑，手面倒很闊綽，獨自一人居然叫了六菜一湯，外加一罎子上好的女兒紅。

不久，女兒紅的酒香把青衣大漢薰醒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見菜就吃，見酒就喝，陪着黑人大吃大喝起來。

一個人吃還不打緊，鄰桌的武林人物也攏過來湊熱鬧，猛吃猛喝，猛打秋風，何消片刻工夫，酒菜便告一掃而光。

青衣大漢醉言醉語道：「怎麼這麼快就吃光了，小兒科。」

另一人大聲吆喝道：「有誠意就再叫呀。」

又一人的話也不客氣：「再叫一大桌酒菜才夠意思。」

「好，來山珍。」

「好，來海味。」

「來天上飛的。」

「來地上跑的。」

「好酒好菜只管上。」

「這位黑面俠請客。」

怪事年年有，就數今天多，黑面俠還眞痛快，一點也不小兒科，當下二話不說，命小二送上來一大桌佳餚珍饈，以及三大罎上好美酒。

這一來，想白吃白喝的這一羣武林人物可樂了，眉飛色舞，精神大振。

有的說：「吃啊，不吃白不吃。」

有的說：「喝啊，不喝白不喝。」

更有人說：「反正有人請客，不必咱們付帳。」

也有人說：「黑大俠快請上坐，今天不醉不散。」

孰料，黑大俠沒再吃一口菜，沒再喝一口酒。

反而直挺挺的站了起來，準備離去。

青衣大漢看得一呆，道：「怎麼？黑大俠不吃了？」

黑面俠簡短有力的道：「吃飽啦！」

「不喝了？」

「喝足啦。」

「要走了？」

「要走啦。」

「這怎麼好意思，要你請客。」

「不錯，是本俠請客，不過……」

「不過怎樣？」

「你們付帳。」

帳字出口，異事陡生，只見黑影一旋，大家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繫在腰間的錢包俱皆到了黑面俠的手中。

用的是何身法？

如何出手取物？

大家皆茫無所知，只能用兩句話來形容：出神入化，匪夷所思。

抑有進者，就在大夥驚惶不備間，黑面俠已會過帳，丟下多餘的銀錢離開五福樓。

偷鷄不成蝕把米，使這羣武林人物大為難堪，不甘心受此屈辱，有人登高一呼，齊聲響應，馬上咬着黑面俠的尾巴追下去。

小丁也想追：「少城主，咱們也追下去吧？」

龍傳人道：「此刻養精蓄銳最重要，不必。」

「二少爺不是說這羣王八蛋可能是骷髏門的人嗎？」

「只是猜測，尚無定論。」

「假如確是白骨令主的手下呢？」

「也無此必要。」

「這是為何？」

「明天就是六月初三，自會碰面，何必急在一起。」

阿狗驚「哦」一聲，敲打着自己的腦袋，自己罵自己：「我好笨啊！」

莫愁笑盈盈的道：「你本來就不怎麼聰明。」

「我們現在該幹甚麼？」

「回房去睡覺。」

* * *

對，回房去睡覺，養足了精神明天才有力氣跟白骨令主決一死戰。

他們就住在五福樓後面的一個小跨院內，獨門獨院，甚是清靜幽雅。

然而，覺却睡不成。

因為屋裡已有人候着。

還是一位嬌客，乃鳳城之女，霸城之媳，胡小狂的新婚妻子鳳凰是也。

阿翔既驚且喜，劈面就說：「咦，鳳妹妹，你怎麼會在這兒？」

鳳凰笑臉相迎道：「在等你們。」

「你怎知我們在此？」

「龍哥哥的目標很大，一入許昌小妹便得到消息。」

「就鳳妹一個人？」

「不，我爹他們也來了。」

小丁是個促狹鬼，嬉皮笑臉的道：「鳳姑娘現在的身份不同，不知是娘家的爹還是婆家的爹？」

鳳凰錯愕一下，道：「我是跟公公他們來的，不過，家父他們亦已抵達許昌。」

莫愁疑雲滿面的道：「一下子有這麼多武林人物湧入許昌，究竟為了何事？」

鳳凰顯得很謹慎，關好了房門，坐回原處後始道：「鳳城的人是想來助翔哥一臂之力。」

小丁質疑道：「我看未見得，有一個人就不可能幫我們的忙。」

「誰呀？」

「令兄鳳飛。」

「家兄沒有來，僅家父與數名高手到此。」

阿翔道：「霸城胡家的人目的何在？大概八成是站在骷髏門那一邊吧？」

這話把鳳凰問住了，事實上她自己也摸不透霸城的眞正意向所在，只能含混其詞的道：「應該不會才是。」

「難道會為龍城跨刀？」

「這個可能性也不大。」

「既然兩邊都不幫，霸城胡家的人來此作甚麼？」

鳳凰壓低了聲音，神秘兮兮的道：「從我公公他們的談話中猜測，似是為尋寶而來。」

莫愁一揚柳眉兒，道：「尋寶？尋甚麼寶？」

「老牛皮，以及數不清的金銀財寶。」

「藏在何處？」

「傳說就在許昌。」

「許昌這麼大，在那裡呀？」

「衆說紛紜，誰也無法確知。」

小丁道：「我說嘛，怎會有這麼多武林人物跑到許昌來，原來是想發橫財。」

龍傳人憂心忡忡的道：「這一來，事情就更麻煩了，與白骨令主之會又添變數，說不定會掀起滔天巨浪，把整個武林都捲進去。」

鳳凰正容道：「事情的確很麻煩，江湖上盛傳骷髏門的人已傾巢而出，小妹認為會無好會，乾脆爽約算了。」

阿翔却不答應，朗聲道：「龍家的後代，頭可斷，血可流，即使明知凶多吉少，也絕不退縮。」

相交多年，對龍翔的性格知之甚深，鳳凰知道凡是他決定了的事，天王老子也改不了，只好退而求其次的道：「那就應該多找幾個幫手，天殘老人是否在此？」

「聽說來了，沒看見。」

「龍城主的英靈可曾來到？」

「老殘廢不在，先父根本來不了。」

「三不先生一定會來吧？」

一提到三不先生，小丁就有氣，冷言冷語的道：「別提了，人家三不先生不爭名利，不問世事，不闖江湖，才不管我們的死活呢。」

鳳凰喟歎一聲，道：「人各有志，這事勉强不得，無論如何，家父會跟翔哥站在一邊，另外，龍城主的七位拜把兄弟也絕不會袖手旁觀。」

龍傳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笑意道：「這倒不假，七位叔父比我們到得還早，已經見過幾次面了。」

「七位大叔現在何處？」

「別家客棧。」

「何不住在一起？」

「為了避人耳目。」

「漢獻帝的墳墓你們去過沒有？」

莫愁代答道：「已經去過了。」

鳳凰欣慰道：「對，應該去，先勘察一下地形地勢，免得中了白骨令主的埋伏。」

小丁道：「大小姐，你現在是霸城胡家的媳婦，胡小狂會答應你跑來私會我家二少爺？」

鳳凰花容微變道：「胡小狂的醋勁可大着呢，我是偸溜出來的，若是被他發現，又會無理取鬧，借題發揮。」

阿翔想了想，沉聲道：「俗話說得好，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如果沒有別的事的話，還是速返為妙，以免姓胡的小子瞎疑猜。」

鳳凰望了莫愁一眼，對龍翔道：「謝謝龍哥的關心，事情一完，小妹馬上走。」

「鳳妹還有事？」

「小妹此來，主要的目的是想送兩位一份禮物。」

「甚麼禮物？」

「兩位一看便知。」

言畢，從懷中取出一隻錦盒來，盒內有一雙龍鳳翠戒，正是鳳凰的母親託斷腸夫人送給她的結婚禮物。

現在，她要將這一對翠戒送給阿翔與莫愁。

雖然鳳凰並未說出翠戒的來歷，但二人一看便知絕非凡品，自然不肯接受，怎奈鳳凰心堅如鐵，非送不可，最後也只好勉為其難的收下來。

* * *

心事已了，道了一聲：「珍重，再見。」鳳凰隨即開門離去。

不，門是打開了，人未離去，反而倒退回來。

因為出路被人堵住，門神也似的站着兩個骷髏人。

一男一女，俱係舊識。

男的是男白骨使者。

女的是女白骨使者。

雌雄雙使是甚麼時候來到門外的，屋內四人絲毫也沒有感覺到，不由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好似被人刺了一刀，或是屁股着了火，霍地一躍而起。

龍傳人眼一瞪，語冷如冰的道：「洛陽一別，許久未見，兩位使者還好吧？」

男使者嘿嘿一笑，道：「托福，托福，馬馬虎虎。」

女白骨使者則話中有刺：「起碼不會『丟人』。」

所謂「丟人」，自然是指龍翔娶妻不成，反而便宜了胡小狂的那樁窩囊事而言。

小丁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引為奇恥大辱，聞言勃然大怒道：「媽的，少說風涼話，這件事你們是罪魁禍首。」

男白骨使者冷笑道：「此話怎講？」

小丁怒道：「少裝蒜，假使不是我家少城主遭了你們的暗算，就用不到寒蟾來解毒，以後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女白骨使者眉尖一挑，嬌笑道：「這麼說來，我們變成了胡小狂的大媒人，沒有本使者穿針引線，姓胡的不可能將鳳城的大小姐弄到手，抱上床。」

莫愁冷哼一聲，道：「哼，事情可能不會如此單純。」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快活幫的幫址在姑蘇寒山寺附近的山頭上，其主人是個美艷照人的汪玉人，她身邊擁有十二位金釵作助手，山頭的東、西兩邊的瓦屋內各住着汪玉人的得力殺手方中天與席人鳳。方中天熱愛十二金釵中的阿紅，阿紅熱情如火，因此他喜歡在西山看日出；席人鳳喜愛十二金釵中的阿月，便閒來站在東山盼月出，然而不論美女或英雄，他們均忠心於自己的主人——汪玉人。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相聚一夕接使命　假扮漁郎渡太湖

方中天張口，阿紅把酒傾進去，她又斟酒了。

方中天仍然只張口。

方中天的臉上肌肉在抽動着，那表示他的心中正充滿了矛盾。

當然，如果說方中天是痛苦也不爲過。

當方中天連喝三杯酒之後，阿紅也喝了一杯。

「說吧，又是甚麼任務？」

阿紅道：「中天，你知道了？」

方中天道：「已經多次了，每一次妳敬我酒，我便有任務了，是不是？」

他看着阿紅喝第二杯酒，又道：「阿紅，如果妳只單純的來，而沒有向我敬酒，那就是一種慰勞，妳說我猜的對不對？」

阿紅的第三杯酒也喝下肚了。

她輕妙的放下酒杯，先爲方中天挾了一口菜，這才微微一笑，道：「甚麼事情，久了，便也熟悉了，是的，你就要有任務了。」

笑笑，略帶幾分凄涼的樣子，方中天道：「告訴我，甚麼任務？」

阿紅不開口，忽然撲進方中天的懷中，她滿面艷紅，口鼻帶聲：「啊，中天，中天，你難道忘了春宵一刻值千金這句話了嗎？」

方中天道：「對我而言，春宵一刻萬金難買啊！」

阿紅道：「我們更不該把時辰浪費在口舌上了。」

方中天木然的道：「是的，只有妳在臨去的時候才會對我傳達幫主的命令，此刻我不該問妳的。」

阿紅道：「不錯，當你知道任務以後，我們這一夜就無法快樂了。」

方中天淡淡的笑了。

他站起來，雙手摟抱着阿紅，緩緩的往床前走去。

阿紅的臉色十分紅，雖然是夜裡，雖然天也有些冷，但方中天仍然感覺到懷中阿紅周身的灼熱。

她出氣有聲，雙目斜視，那光景就是飢渴的樣子。

她的雙手在抓，漫無目標的亂抓，彷彿她已等得不及的樣子。

女人啊，這時候她還會等甚麼？

方中天知道阿紅等着他的表現了。

他早盼晚盼的阿紅正在他的有力臂彎下。

他心中熱愛的女人對他表現出的是情與慾的交織，這也正是他獨睡大床時候常常幻現的景象。

於是，方中天爲阿紅脫衣裳了。

阿紅很會回應，她的動作就如同火辣辣的太陽，扭動着、低呼着，甚至張口去咬。

她也抓扯方中天的身子，而且

十分粗野。

方中天愉快了。

他最是喜歡這樣的女子，粗獷得宛似一頭母貓。

公貓如果不懼母貓的抓咬，那就只有和身而上了，此刻方中天就和身壓在阿紅的身上。

於是，阿紅低呼小叫了。

＊　＊　＊

天下有許多這樣的女人，當她們慾念升起來的時候，是很嚇人的。

當然，天下也有喜歡這種女人的男人，方中天就是，他與阿紅果然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

當然，這也是快活幫主汪玉人的大力撮合。

當初，汪玉人爲了替方中天物色這樣的女人，她還眞費了不少力氣。

就在她的十二金釵中，汪玉人找到了阿紅，從此，汪玉人也抓緊了方中天的心，她要方中天往東，方中天絕不會往西。

方中天有了阿紅，他滿足極了，只不過阿紅對汪玉人是忠心的。

快活幫十二金釵都對汪玉人忠心不二。

當五更一半附近傳來野鴨聲的時候，阿紅便把頭髻又挽好了。

她也看到方中天的雙目中佈滿了紅絲，她明白方中天這一夜很累，她也累。

她穿着衣服，卻把方中天按在床上了。

方中天未起來，他欣賞着阿紅的動作。

他愛阿紅經已至發狂，一夜溫存，這時他滿足極了，於是他很聽話的看着阿紅。

阿紅整理好了，她看起來仍然火辣辣的美。

方中天很迷阿紅的淺笑，當他面對東方觀看着初升的旭日時候，彷彿就看到了阿紅的笑靨。

於是，阿紅又在桌上斟了一杯酒，很輕妙的坐在床沿上，低頭對方中天笑笑。

阿紅張口呷了一口酒，然後把口中的酒吻上方中天……

阿紅把酒度入方中天口中，直到一杯酒度完。

方中天滿足的笑了，他撐起上身，道：「阿紅，妳可以說了，我已經滿意了。」

阿紅雙目一亮，她再一次送上個香吻，這才低聲的道：「中天，這個任務非比尋常。」

方中天卻淡淡的道：「如果尋常就不會找上我了，如果尋常，我也不屑於出刀了。」

阿紅吃吃一笑，道：「你的自信很令我安心，中天，我對你的風度十分陶醉喲！」

方中天道：「我在聽妳帶來的指令了。」

阿紅道：「好，我告訴你。」

方中天立刻跳下床，他整理着衣褲，然後十分莊重的站在桌前。

一時間全變了。

方中天變了，他變得冷酷與嚴肅。

阿紅也變了，變得彷彿她不是阿紅，她變成汪玉人了。

她面色冷冷的道：「三十天之內殺白長江。」

方中天咬着牙，宛似在咬嚼阿紅口中的幾個字似的，道：「殺白長江……」

阿紅轉身而去，她走得全無牽掛似的便頭也不回。

方中天未相送，他怔怔的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的嘴巴閉得緊緊的，雙目平視着遠方。

是的，當他突然聽到殺白長江命令的時候，內心就如同被人塞了一塊石頭。

方中天楞然的坐在椅子上。

汪玉人爲甚麼要殺白長江？

太湖龍幫的龍頭老大呀，姓白的根紮得穩，他在太湖的勢力是任何人不敢忽視的。

龍幫在太湖有三大龍堂，九小龍堂，各龍堂堂主不論陸上水下的武功均是比武選出來的，個個身手了得。

這一切對方中天而言，他早就知道了。

方中天住的地方距離太湖不遠，太湖中龍幫的一切事情，他早就知道了。

只不過西山坡上住着一位大殺手的事，太湖龍幫卻無人知道。

他們的地盤上住着一個不起眼的人，是不會引起他們注意的。

方中天在此已住數年了。

＊　＊　＊

過午了，日正當中。

小瓦屋內，「無影殺手」方中天卻仍然怔怔的坐在那張椅子上。

他不吃不喝，木然的看着門外面。

他已經坐在那裡快四個多時辰了，這時候他心中想的再也不是阿紅，而是白長江。

白長江的影子充滿了方中天的心中抹之不去，白長江，方臉大耳，灰鬢尺長，一對大眼睛好像快逼出眼眶來，他那根根虬結的青筋佈滿了手背，六尺高的壯碩身子，可以潛入湖中在湖底行走五里遠，尤其那一把尖尖的三尺長怪刀，水面水下出刀如神。

方中天不擔心白長江的刀，他從不去多想對方的武功，他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任務。

他更明白幫主汪玉人的指派，如果他不行，汪玉人也就不會派他

出馬。

汪玉人才是老謀深算的人物。方中天直到日落西山天快黑了,他才挺身而起,他餓了,也累了。

他早就該吃飽了大睡一覺的。

* * *

借問太湖人,太湖出甚麼?回答的只有一個字:「蝦」。

在從前,太湖蝦大都銷往太湖四週幾個大市鎮,像是無錫、吳興、宜興、蘇州、吳江等地,如今却有一半運往上海,因爲上海開埠了,便洋人也出現了。

現在,從黃浦江馳來一條小舟,小舟上人不多,年輕人與老太婆一共只有兩個人。

年輕人不操櫓,老太婆扭腰擺臀站在船尾把櫓搖得吱吱响,小船直往太湖中心蕩去。

年輕人在整網,這網洞眼小,專爲網蝦的。

船在穿過幾艘雙桅大船之後,搖櫓的老太婆甩了一下灰髮,冷然的開口了。

「小方,你的事我本不多言……」

「所以妳最好別多說。」

「小方,可是我關心你呀!」

「別太關心我,因爲我自己都不關心我自己!」

老太婆搖頭一嘆,道:「小方,你也不想想,多危險呀,又不是在陸地上,你……」

年輕人面無表情的道:「妳怕了?」

老太婆嗤之以鼻的道:「怕?怕甚麼?老娘今年五十整,半百一過這下土身已入了半,我他娘的怕甚麼?便眞完蛋也不算夭壽……」

年輕人仍然在整網,聞言淡淡的道:「那就別再說些空話了。」

老太婆道:「空話?我說小方,我擔心的是你呀!」

年輕人道:「我說過,別爲我擔心!」

老太婆道:「怎麼能不爲你操心?我江大姐可是看着你長大的,我能不爲你操心?」

年輕人微微一笑,道:「我已經長大了。」

江大姐道:「你的心也大了,連你在幹甚麼也都不告訴我,你拿江大姐當外人了!」

年輕人道:「我把大姐當最親的人!」

江大姐叱道:「狗屁,有事你才找我!」

年輕人道:「所以妳才是我最親的人呀!」

江大姐一聲嘆,道:「小方,我知道你的刀法好,我也知道你夠水準,但你的水中功夫就差遠了。」

年輕人道:「江大姐,我們相識多久了?」

江大姐道:「你八歲的時候老大姐就認識你了。」

年輕人道:「二十一年了。」

他嘆口氣,又道:「江大姐,我曾經在十幾歲的時候想過……想……」

江大姐道:「想過甚麼?那時候你大姐我也正是風光的時候吧!」

年輕人道:「不錯,那時候你在江口有棧房,下人也有二十多,當時我十二歲吧!」

江大姐道:「你在我身邊打雜。」

年輕人道:「那時候我心中常想着,妳若是我娘那該有多好!」

江大姐忽然一怔,但旋即又道:「不,你若當我兒子,就不會跟那人去了,你學了一身本事,我都不是你的對手,你要跟我,必然把你埋沒了。」

年輕人道:「江大姐,過去的別再多說了。」

江大姐道:「小方,你從江口把我找來,只說要殺白長江,你又不告訴我爲甚麼,我還是糊里糊塗的跟你來了。我說小方,若說殺別人我不擔甚麼心,但白長江不是好對付的人,他的活動在水上,姓白的只一出動,大船之外尚有兩條快船護維安全,別說是殺他了,便是想接近他也很難。」

年輕人道:「所以我想到大姐,我一共想了兩天半。」

江大姐道:「你拖我下水了?」

年輕人笑笑,道:「我們倆一齊下水!」

江大姐道:「小沒良心的。」

她把櫓搖得更起勁了。

她把垂下的灰髮又一甩,道:「大塊吃肉不想我,手端破碗上我門,你個小方呀,我眞拿你沒辦法。」

年輕人吃吃笑了。

他把一堆細眼網往船頭推去,回身拍拍手,道:「江大姐,咱們已來到太湖,妳可得替我出主意。」

他走近江大姐,笑笑又道:「我知道江大姐的點子比我的刀還靈光。」

江大姐道:「你是找我爲你出點子的?」

年輕人道:「不錯!」

江大姐忽然低聲問:「那麼告訴我,你爲甚麼要殺白長江?」

年輕人低頭了,他不回答,一副無奈的直視着水面。

江大姐立刻又問:「那麼,你總可以告訴我,以你的孤傲,你爲何人操刀?」

年輕人又把目光稍抬,他仍然

不開口。

江大姐搖搖頭,道:「唉,小方,你的這種表現,令大姐的心好痛!」

年輕人道:「我說過,別爲我擔心!」

江大姐道:「見你這樣,我能不爲你擔心?你必然受制於人了,小方,你知道大姐多麼想你快樂呀!」

這時候紅日自水面上來了。

這時候湖面上忽然霞光萬道,美極了的景色。

年輕人忽然雙目一亮,他遙望着那一輪紅日,笑了。

彷彿他突然變了一個人,一個自苦悶中脫出來的人似的,倒令搖櫓的江大姐楞了一下。

江大姐也遙望向東方,東方只有太陽光。

江大姐低向年輕人,道:「你怎麼變得快樂了?是給大姐看的?」

年輕人不說話了。

他輕輕的坐在船邊上。

他的臉上好風光,目不轉睛的看着東方,彷彿東方有甚麼奇景出現了。

江大姐就茫茫然的看向東方,那刺目的旭日令她把一雙老眼瞇成一條縫。

「你……在看甚麼?」

年輕人不回答,因爲……

因爲他的心中正想着一個人——阿紅。

這年輕人不是別人,「無影殺手」方中天是也。

是的,方中天來了。

他來執行任務的,他的任務便是狙殺白長江。

此刻,他又看到了旭日,便也想到了他最愛的阿紅,江大姐的話他當然未聽到,因爲他已專心在看着美艷的光彩,也想着阿紅那種令人迷死的動作。

江大姐再看東方,湖面上連隻小船也沒有,她搖搖頭立刻大叫了。

「喂,小方,中邪了?」

方中天當然沒中邪,他却也被江大姐的一聲吼叫而醒過來了。

「大姐,妳說甚麼?」

「你是不是中邪了?」

「中邪?哈……」

「我問你話你裝啞呀!」

「妳問我甚麼?」

「你看甚麼?」

方中天哈哈笑起來了。

江大姐道:「笑甚麼?你茫然的看甚麼呀?」

方中天道:「江大姐,我看日出呀!」

「日出有甚麼好看的?」

方中天指着霞光萬道,道:「江大姐,妳看,那光和熱多美呀,還有那令人眼花撩亂的光芒,醉人極了。」

江大姐吃的一笑,道:「殺手變成詩人了,你莫非也修文呀!」

方中天却不理會江大姐的話,他仍然遙望着太陽,道:「眞迷人,美呀!」

江大姐道:「天天都有,甚麼迷人的。」

「妳不懂。」

「你又懂甚麼?」

「江大姐,如果日光之中有一位仙女,妳就覺得它美極了。」

江大姐叱道:「小方,你神經病了?」

方中天道:「我比誰都清醒!」

江大姐道:「日光之中有女人,這個女人一身火?」

方中天撫掌大笑,道:「對,對,對,那姑娘必然一身火,美呀!」

江大姐道:「不美。」

一怔,方中天道:「爲甚麼?」

江大姐道:「妳想也知道,太陽之中有女人,這女人還敢擁抱呀!」

方中天又笑了。

他笑指東方,道:「火辣辣的美,那才是赤裸的,我愛那種美!」

江大姐哼了一聲,道:「難怪小萍萍你不愛她,是的,她太文靜了,你如果不逗弄她,她永遠文靜。」

方中天一笑,道:「別提小萍,江大姐,我如今過的日子愜意呀!」

江大姐道:「如何愜意?」

方中天又搖頭了,他是不會把阿紅之事說出來的。

* * *

船在移動,湖面上發出「嘰喳」聲,江大姐的動作慢下來了,她見方中天躺在矮艙篷內之後,她就不用力了。

這時候從西北方來了幾艘雙桅快船,江大姐只一看便笑了。

「小方,起來吧。」

「甚麼事?」

「撒網呀,休忘了咱們是幹甚麼的。」

方中天撐起身子抬頭看,他哈哈笑了,道:「好,撒網吧!」

他跳出矮艙,托起那堆魚網,匆匆的站在船頭上。

只見他甩動雙臂用力閃晃着。

「嗬……」

繩網甩出去了,那江大姐立刻把櫓往側撥,這是要漁網不被船糾纏住。

捉魚的人都知道這一手,江大姐當然也知道。

就在方中天用力收網的時候,

七條雙桅快船駛過來了，這些船上堆了不少貨，只一看就知道是往上海運的。

前面的快船沒有貨。

船上的桅頂懸掛着一條黑龍小旗，那是太湖龍幫的標幟旗，只要有龍幫的船，貨在太湖就平安，那也看得盜船乾瞪眼……誰敢插手打劫？

方中天收網，他也看到那旗幟了，只不過他的嘴角撩起一絲冷笑。

江大姐這頭一網只有幾條小魚與十幾隻蝦，他對江大姐乾乾一笑。

「不夠瞧。」

江大姐笑笑，道：「湊和着吃粥也夠了，咱們這是醉翁之意不在此呀！」

方中天在整網了，遠處傳來一聲吼：「讓路！」

這吼聲還眞大，只見第一艘船的船頭上，有個青衣大漢揮動着手中刀掄個不休。

江大姐趕忙再搖櫓，她往一邊閃避着。

其實，龍幫只有一條船，後面的六條是貨船，太湖水面他們保鏢送貨，這幾年附近的州縣都知道。

貨船湖面行，任何大小船隻都得閃一邊。

方中天不撒網了，江大姐拚命在搖櫓，他無法往水中下網。

方中天看那些快船飛一般的自附近駛過，他的臉皮却也繃得緊了。

* * *

小船不動了，江大姐把吃的端在船頭上，她與方中天二人對坐着。

「好的沒有，吃飽肚皮還不缺。」

方中天笑笑，道：「江大姐，妳知道我不怕吃苦的。」

「你小時候挨過餓！」

方中天道：「是妳把我收留在身邊的！」

笑笑，江大姐道：「有良心，沒忘記！」

方中天吃着米飯一聲笑，道：「我回報，但妳却一再的加以拒絕。」

江大姐道：「只要你有能力回報就令大姐我高興，大姐又不缺甚麼，唉……」

方中天放下碗，道：「江大姐，妳嘆氣？」

江大姐道：「如果你能成個家，過太平日子，江大姐便笑了。」

方中天道：「刀口上舐血的人，有甚麼資格成家了？我這條命與刀已結合了！」

江大姐道：「所以我嘆氣，小弟，憑你的修爲，你便是討上三妻四妾也有呀！」

方中天低頭了。

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吶，他當然想有個家，可是，他能嗎？

江大姐太關心他了。

赧然一聲乾笑，方中天猛吸一口氣，道：「江大姐，咱們快到湖心了吧？」

江大姐四下看看，這煙波浩渺的太湖水上甚麼也看不見，便那七艘快船過午也不見了。

「咱們快到湖心了。」

「龍幫總堂口不是在洞庭山嗎？」

「在洞庭山半坡上，七層大院遠遠就能看見。」

方中天道：「三大龍堂也在嗎？」

江大姐道：「分散在洞庭山三面，至於九小龍堂，那是在太湖四週的岸上了。」

方中天道：「白長江眞會佈置，也十分嚴密。」

江大姐道：「你却要冒險刺殺白長江。」

方中天雙眉一揚，道：「白長江非死不可！」

* * *

方中天又撒網了，這就叫幹甚麼吆喝甚麼，既然打魚，那就像打魚的郎。

如今方中天不但幹打魚郎，他的一身裝扮也是個土裡土氣的打魚漢。

只不過他與江大姐二人的運氣還不錯，天黑的時候，他們已網了二十多斤魚蝦。

他們不是來抓魚蝦的，他們是刺殺白長江的，却弄了一堆魚蝦在小舟上。

這就叫無心插柳柳成蔭，江大姐做晚飯，她盡挑大個兒的爲方中天煮在小鍋裡。

就在二人正吃着飯的時候，附近突然出現一條快船，江大姐已對方中天使眼色了。

方中天當然也發現來船了，那船往他們小舟駛來了。

來船還有半里遠，船上大漢已吼叫了。

那叫聲似打雷，附近水上的野鴨也飛上天。

「停船！停船……」

江大姐不搖船了，她省省力氣坐下來了。

方中天低聲的道：「江大姐，妳看他們是幹甚麼的？」

江大姐道：「强盜，也許是水上惡棍，要不然他們就是龍幫的人……」

方中天剛要說甚麼，那快船已到了小舟邊，只聽得「轟」的一聲，小舟幾乎被撞翻，却被方中天暗中以千斤墜穩住了。

從快船上跳下兩個大漢，兩個大漢的手上舉着刀。

「娘的皮，你們幹甚麼的？」

江大姐笑臉迎上，她指指一個木桶笑道：「窮苦人家沒賺頭，小魚小蝦塡肚子呀！」

另一大漢站在方中天面前，手中刀盡在方中天的面前左掄右晃的道：「湖那面的人呀？」

「東面的……」

「出來幾天了？」

「今天一大早。」

「弄到多少呀！」

方中天手指木桶，道：「全部在裡面。」

大漢低頭桶中看，伸手在桶中撈，小蝦一個也不要，魚兒盡拿大的挑。

他挑一條便往快船上拋，他一共拋了十多條，條條都有一斤多那麼重。

江大姐不開口。

江大姐也示意方中天別發火。

方中天淡淡的站在一邊，雙手下垂，一付土裡土氣的樣子，他甚至還傻呼呼的一笑。

另一個大漢奔矮艙，剛伸出頭，他便嘿嘿的笑了。

「喲！這個罐裡是甚麼，香味溢出來了。」

這時候從船尾送來的風，一股香味飄入大漢的鼻孔裡，被他聞出來了。

「嘩」的一聲將罐掀開了，那大漢笑了。

「嗬，醬肘子牛盤腸、醬牛肉鹵鷄腿，我他娘的許久未吃過這些了。」

搶魚的大漢也過來了。

這大漢只一看，他連罐子搬，只見他雙手托起罐子往快船上大聲叫：「老劉，接好了！」

「轟……」罐子拋在快船上，被一個矮漢接個正着。

江大姐過來了，她對那大漢搖手，道：「喂，不能全拿去呀，留些我們還要下飯吶。」

那大漢一瞪眼，伸出巨臂猛一推，喝叱一聲道：「老太婆，去你娘的。」

江大姐本來是往湖中倒的，但她却猛一扭，扭倒向方中天的懷中了。

江大姐暗中捏緊方中天的右腕，她暗中運力，阻住方中天出刀。

她知道這幾個人絕非方中天的對手，她也相信方中天不出三招，這些人全都會死，但她仍然不鬆手。

兩個大漢便在這時候跳回快船上了。

便在這時候，快船上的船艙中走出個半百年紀的紅面漢子，這人手拄鐵杖，先是看看小舟上的江大姐與方中天，便放低聲音，道：「你們這小舟只有黃浦江才有，怎麼也遠來太湖呀？」

這話倒令江大姐吃一驚，她急忙抬頭，道：「老爺子，如今黃浦江中貨船多，打漁不但不方便，魚兒也少許多，沒辦法，這才來太湖碰運氣啊。」

老者撫髯，道：「我問妳們，可會見過雙桅快船嗎？」

江大姐道：「有，有……」

老者面有喜道色，道：「何時碰見的？」

江大姐道：「午前不久。」

老者急問道：「船往甚麼方向？」

江大姐遙指東方，道：「往東去了。」

老者搖搖頭，道：「那就不是了。」

他回身對那姓劉的矮漢，道：「還有幾天才是姓白的生日？」

姓劉的還搬動手指頭算時間，他一共算了三遍，才對那老者，道：「七天，七天就是十月十五日。」

老者嘿嘿冷笑，道：「不用急，咱們一定等得到。」

他揮揮手，又道：「把他們放走吧！」

老者低頭又往艙內去了。

有個大漢把竹篙的鈎子猛一收，順勢一脚踢在小舟上，他口中還吼叫：「滾……」

刹時間小舟已與快船分開了，再看西天，太陽又落在湖西下面了。

* * *

江大姐的櫓搖得快，匆忙的往湖北方駛去。

方中天站在小舟上觀看着遠方，他冷然的道：「江大姐，妳爲何攔我出刀？」

「很簡單，不能打草驚蛇！」

「他們好像不是好人。」

「他們當然不是好人，只不過我可以斷言，他們也不是太湖龍幫的人。」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聽出甚麼來了？」

江大姐一笑，道：「當然聽出來了，小方，我猜想，那老者說姓白的要過生日的人，必是白長江。」

方中天道：「白長江的生日是十月十五？」

笑笑，江大姐道：「小方，原來你也聽出來了。」

方中天道：「我們應該加以証實。」

江大姐道：「小方，在這蒼茫的湖面上，我們如何去加以証實？」

方中天道：「江大姐，咱們放船洞庭山附近小市鎮，妳看如

何?」

江大姐道:「你不打算在湖面上找機會?」

方中天道:「我不放過任何殺白長江的機會,江大姐,我還有二十幾天呢!」

江大姐道:「唉,小方,你受制於人呀!」

方中天道:「我是甘願的。」

江大姐道:「一個受制於人的,這個人活得一定不愉快。」

哈哈一笑,方中天道:「江大姐,妳錯了,我活得比任何人都快樂,我滿足呀,哈……」

他想到了阿紅,阿紅的那股子野性,也確實像個火辣辣的太陽。

方中天只一想到阿紅,他幾乎想大叫。

江大姐當然也發覺了,但她永遠也不會知道方中天會因為一個女人而出刀。

就如同江大姐也不知道快活幫一樣,她以為方中天必定有問題,甚麼問題,她一時間也不知道。

* * *

小船往北駛,江大姐沒有鹵味下飯,只得煮了一些蝦與小魚湊和了。

方中天乾澀澀的只吃了半碗飯就不吃了。

「江大姐,以妳看,剛才那條船是幹甚麼的?」

「不知道。」

方中天道:「怎麼,連妳也不知道?」

江大姐道:「從船的模樣看,應是大江過來的快船。」

方中天道:「大姐的意思是說,那條船由長江取道無錫而來的了?」

江大姐道:「我以為是這樣。」

方中天道:「難道是白長江的甚麼仇人來了?」

江大姐道:「那不正是你所希望的?」

方中天道:「白長江已是我的了,何人膽敢同我搶?」

江大姐道:「小方,且到岸上打聽之後,大姐我為你出個主意。」

方中天吃吃笑道:「江大姐,我找妳出馬,真的找對人了。」

江大姐道:「也只有你才搬得動我,小方,你知道我一直把你當成……當成……」

方中天道:「當成妳的兒子一樣看待,是嗎?」

江大姐還真的激動。

「小方,這話是你說的,也是你心裡話嗎?」

小方輕輕的在點頭了。

靠近洞庭山附近有個小市集,集的南邊大道旁那棵柳樹幹上釘了一塊木牌子,有人用紅漆寫上三個十分蒼勁的大字「厲家集」。

方中天不看大牌子,雙目直視那條小街,這時候快正午了,厲家集仍有不少人在那條小街上活動。

江大姐低聲對方中天道:「小方,咱們去找一家飯館吃頓好的。」

方中天道:「找一家最好也最大的菜館,我要請大姐好生吃一頓。」

江大姐道:「小方,你怎麼不看看我們兩人這身打扮,能上大菜館嗎?」

方中天不由低頭看,一身窮人打扮就是這模樣,他不由得笑了。

是的,江大姐是個苦哈哈的搖船孃,方中天又是打漁郎,那年頭能不餓肚子就已經不錯了。

方中天道:「還是江大姐仔細,咱們找個小飯舖吧!」

江大姐往小街上走,迎面有個大漢從小酒館內跌跌撞撞的衝到小街上,這大漢的手上還抓了一個酒袋,看來已經喝了九分醉。

真是寃家路窄,這人一頭撞上方中天的懷裏來了。

方中天正欲閃身讓,而且他已讓了一半,却突然的不讓了,因為方中天看清這個非別人,乃是昨日在太湖上搶他們魚與鹵味的那個大漢。

方中天仍然往前奔,但他的足尖在下面使壞點子了。

他把足尖稍稍在大漢的足上鈎過,只見大漢的身子一個平飛,「轟」的一聲整個人已衝在角邊的石階上。

於是,大漢的頭破了,酒洒了,單掌撐地未站穩,「噗通」一聲又跌下去了。

立刻,就有幾個行人圍上來,那大漢戟指方中天大吼又罵:「操你娘,走路不長眼睛呀!」

他這一開罵,立刻引起幾聲笑,江大姐拉住方中天便走,一邊說道:「這個人喝醉了,咱們快走。」

猛古丁一聲冷哼,只見個粗壯矮漢攔住方中天與江大姐去路。

「走?把人摔傷了就想一走了之?」

江大姐忙上前,道:「喂,他自己摔傷的,別把痲煩往咱們身上推呀?」

那矮漢一瞪眼,忽然哈哈笑了。

「好哇,這不是昨日湖面上碰見的嗎?」

方中天道:「你們還搶去咱們的魚與鹵菜。」

矮漢忿怒的道:「放屁,你把爺們當水賊呀。」

江大姐忙陪笑,道:「爺,你去照顧自己人吧,他不是我們把他弄倒的。」

便在這時候,那受傷的人吃力的站起來了。

他往方中天這面走,走得搖搖晃晃,只差沒有「哎呀」叫。

「娘的,你以為老子喝醉了?你出腳勾老子的腳,操那娘的,你不敢承認?」

矮漢一聲怪笑,道:「好哇,我也看到你出腳勾他,你暗中使壞呀!」

方中天看看江大姐,道:「怎麼辦?」

江大姐道:「快道歉呀,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勾到他。」

方中天正欲道歉——他答應要聽江大姐的話。

只不過突然又過來兩個人,兩個人撥開圍着的人走到江大姐面前。

是的,昨日船上的老者與另外一個中年人來了。

那老者沉聲問:「怎麼一回事?」

矮漢又對老者,道:「于爺,這小子對大力哥使壞,他們就是咱們昨日湖面上遇到的那小舟上男女兩個人。」

姓于的老眼一瞪,冷冷道:「嗯,果然是他們,怎麼的,幾條小魚一點鹵菜,心不甘呀!」

江大姐迎笑道:「老爺子,我們不敢呀,怎麼會呢?誤會呀!」

老者冷冷看了江大姐一眼,他突然對方中天出手。

真快,也夠狠,姓于的右手食中二指直戳方中天雙目,那指風「絲絲」,已快沾上方中天眼皮了。

方中天未反擊,江大姐却飛疾出手,她左掌上托,右手拉方中天,口中尖叫:「別動手呀!」

姓于的指風差半寸未點方中天,方中天已被江大姐拖出三尺外。

姓于的微微一怔,忽然一聲笑,他對江大姐道:「真有妳的,老婆子,咱們湖邊見了。」

姓于的話說完,立刻對矮漢道:「老劉,咱們回湖邊,別在這兒出醜。」

四個人說着,便惡狠狠的往湖邊奔去。

江大姐楞住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找地方吃飯吧!」

江大姐道:「吃飯,當然要吃飯,可是咱們……」

方中天已往附近的小飯館走去,看熱鬧的人這才漸漸的散去了。

* * *

方中天低頭吃米飯,小菜兩樣外加一碗蛋花湯。

江大姐吃了一碗便不吃了,她在皺眉頭。

就在這時候,這家飯館的老闆娘過來了。

老闆娘拉過板櫈坐下來,她看看江大姐一笑,道:「老大姐,妳們是外地來的吧?」

江大姐點點頭,道:「原在黃浦江打漁的,這兩年黃浦江魚都不見了,這才來到太湖邊。」

老闆娘道:「剛才那批人你們認識?」

江大姐道:「唉,別提了,昨日搶去我們的魚,我們帶的鹵菜也搶走,今日也算寃家路窄……」

她突然話題一轉,又道:「我們也想去龍幫拜碼頭,又聽說龍幫當家的快過……生日……」

老闆娘一聲笑,道:「白老爺子的壽筵還有半個月,到時候這附近也沾點喜氣,你們……」

江大姐道:「我們想在太湖混生活,不知白老當家的平日喜歡甚麼,總也要找來孝敬他老人家吧。」

老闆娘搖搖頭,道:「你們能夠出甚麼好東西?到時候壽堂上叩個頭也就夠了。」

江大姐對老闆娘直稱謝。這頓飯真便宜,一共才三個制錢。

* * *

方中天很愉快,從方中天的面上微笑便知道他此刻甚為高興!

江大姐知道方中天為甚麼高興,因為方中天已經知道太湖龍幫的龍頭老大白長江就要過大壽了。

這是接近白長江的絕佳機會,也可能是唯一的機會。

方中天不擔心剛才姓于的話,姓于的要在湖邊會一會江大姐,這件事甚至江大姐也不放在心上。

只不過江大姐却在盤算着,因為怕一旦暴露真實身份,只怕會引起太湖龍幫人的注意。

這兒乃龍幫天下,甚麼風吹草動也逃不過龍幫人的耳目,這是她不願意的事情!

「小方,咱們好像躲不過一場武鬥了!」

「是嗎?」

「剛才幾個人已去湖岸等咱們了。」

「江大姐的意思如何?」

「我的意思?我們……唉,那老傢伙已瞧出我的動作了,我拉你的動作。」

方中天淡淡的道:「又怎樣?」

江大姐道:「萬一幹起來,怕咱們的身份被龍幫的人認出來,那對你的任務大不利呀?」

方中天道:「江大姐,咱們迎上去,如果他們要打,那就找個清靜無人地方幹。」

江大姐道:「甚麼地方才清靜?」

方中天遙指太湖,道:「湖面上最清靜!」

江大姐道:「豈不正中他們下

懷？」

方中天道：「怎麼說？」

江大姐道：「我看他們都是水上活動的人物，咱們去湖上，豈不捨長就短？」

方中天淡淡一笑，道：「江大姐，太湖龍幫的勢力不就在水面上嗎？」

江大姐把滿頭灰髮一攏，笑呵呵的道：「小方，你說的對，如果怕在水上動刀，這趟任務你就完蛋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置之死地而後生，咱們就把動刀的地方移往湖面去！」

兩個人這一商定，反而輕鬆的往湖邊走去！

* * *

在湖邊的堤岸上，一排柳樹正隨風飄動着，一條快船就停在柳樹下，眞絕，遠處停的小舟，那正是江大姐的小舟，也被拉在快船的船尾！

這時候正有個大漢站在岸上虎視眈眈直視着走回來的方中天與江大姐二人。

這大漢舉着雙手互擊，刹時間由快船艙中走出三個人，正是那老者與姓劉的等人。

江大姐走到柳樹下，她指着小舟，道：「喂，怎麼把我的小船也拖到你們這裡了？」

姓于的跳下岸，他冷冷的看看的江大姐，道：「老太婆，妳少裝蒜了，說，那條道上的？」

江大姐道：「甚麼道上呀，咱們不靠幫也不立派，只不過打漁過日子。」

姓于的嘿嘿冷笑道：「老太婆，于大爺不是瞎眼人，妳還是實話實說吧！」

江大姐冷冷道：「如果我無話可說呢？」

姓于的沉聲道：「由不得妳不說。」

他把手一揮，對另外三人，道：「圍上！」

江大姐立刻搖手，道：「怎麼，你們就在這兒殺人？」

姓于的冷冷道：「死還要揀地方？」

江大姐指指湖面，道：「各位，眞想打架，我奉陪，只不過這兒不太妥。」

姓于的嘿嘿笑，道：「怎麼說？」

江大姐道：「此處離這厲家集太近了，各位不怕把太湖龍幫的人引來嗎？」

姓于的道：「湖面上你們敢去？」

江大姐道：「有何不敢？」

姓于的哈哈笑了。

只聽他一聲吩咐，道：「老劉，聽見了嗎？人家選在湖面上動手了。」

矮壯的中年漢嘿嘿一笑，道：「于爺，湖面動手最好不過，咱們上船！」

四個人刹時躍上船，那個被方中天摔得鼻青臉腫的成大力，一刀斬斷繫在一邊小舟上的繩子，他咬牙怒視方中天，道：「王八蛋，你要來呀！」

方中天淡淡的道：「當然！」

江大姐眼看着姓于的四人揚帆駛行湖中，她對方中天道：「小方，咱們如何殺法？」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坐在舟子上別出手，妳看我打發他們！」

江大姐道：「小方，我總以爲雙方沒仇沒怨的，何必一定叫他們死！」

方中天道：「江大姐變了！」

江大姐道：「我變了？」

方中天道：「變得心腸軟了，想當年妳不是這樣子！」

江大姐道：「若在當年，他們搶咱們鹵菜的時候我已出刀了。」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年歲大了，便也失去那股子火爆脾氣了。」

方中天道：「其實，若非爲了我們任務，他們四個早就沉入湖底了。」

小舟移動了。

江大姐搖櫓跟上去，她對方中天又道：「小方，適可而止吧！」

方中天不說話了。

方中天似乎變了，變得十分陰沉，也變得有幾分冷酷，他的雙目直視着天空，天空中的陽光洒下來却又失去應有的那份熱情，湖面上微風徐徐，却也令冷酷的方中天更顯得痲木。

是的，殺手在出刀之前總是像他那模樣。

江大姐就明白那正是方中天在培養殺人的情緒了，因爲她也曾以殺人爲生過一段日子。

* * *

小舟追上快船了。

小舟本來追不上揚帆的快船的，但快船在距離岸邊五里處落下帆，江大姐便搖着小舟追上去。

「嘩……」

快船的鐵錨抛入湖中了，水花四濺中，快船上的四個人已站在船上等着殺人了。

小舟就在快船五丈處不動了。

江大姐很會搖櫓，那小船好像定位似的不動了。

快船上，姓于的老者開口了。

「娘的，還不靠過來？」

江大姐道：「朋友，關山萬里一條路，江湖行走一句話，照子不亮會栽觔斗的。」

（未完・二）

上文提要：蒙面人指示魏薇用傳染唐瘡病或用荒腔走板編一套事實誣陷高手達到目的後，才邀人入伙，按次序輪到上官實，威逼恫嚇使他屈服。離開上官莊院逼到小余等人，這回被小余的「炁功」嚇走，燕、梁却被秦純純點了穴道，據說要和小余交個朋友，小余只好答應。姜雪紅對小藍不忘情，再和紅豆合謀探小藍，小藍不知是計，反認紅豆是自己老婆，姜失歡跳崖，司徒聖拚命跳崖相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詐賭扒竊大收穫　捐出巨款作賑災

鄧勤也知道這局面未必討好，以九人對付這三個人，另外兩個一級二品的對付燕翎和梁七。

九人之中六人是一級一品的，二人是一級二、三品的。

他們知道不全力以赴，人多也沒有用。但六個一級一品的對付三人仍然不討好，加上另外三個也差不多。

尤其姜雪紅死了孩子，心情悽苦，出手絕不留情。

未出五十招，對方三個一級二、三品的已受了傷。

於是六個一級一品的壓力更沉重了。

梁七大聲道：「鄧大俠，聽說你還有半截，勉強還能派上用場，可要小心那一點點啊！」

鄧勤恨極，似乎別人還不知道他被閹了一半的事。

內心一光火，鄧勤的招術就更亂了。

不久，六個一級一品的高手，多多少少都受了點傷。

這結局是可以想像的。

突然，自小山丘之後馳來兩騎，馬上的人都在四旬左右，一個奇瘦，一個微胖。燕、梁二人立刻看出，這二人正是「青苗幫」的一些具有特殊技藝的人物。

瘦的叫單智，肥的叫苗元。

單智是玩蛇專家，苗元是苗族人，吹箭天下無兩。

苗元身上掛了很多吹箭管，大約在五十根以上。

那些管中都裝了毒箭，拏起來就吹，不必現裝。

單智道：「各位請先退下，把他們交給我們二人。」

鄧勤等人退下去。這工夫小余對燕翎及梁七低聲道：「你們二位先退到一邊去，由我們三人來應付。」

這工夫姜雪紅道：「瘦的叫單智，肥的叫苗元。」

司徒聖道：「單智身上至少有一百條毒蛇，苗元身上有五十根以上的吹箭筒，而且箭上淬毒。」

小余道：「對，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這工夫苗元對單智低聲道：「單兄，你先上還是我？」

單智道：「苗兄，這三人非同小可。」

「我也知道。」

「咱們二人分則力量變弱，合則無人能敵。」

「不錯。」

單智道：「如我們同時出手，而我的蛇在前面，可能會被苗兄的吹箭所傷，變成自己打自己了。」

「不錯。」苗元道：「我的吹箭先出手，單兄的毒蛇再上，這樣就算他們武功再高強也招架不住了。」

「是的，苗兄，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小余道：「二位，他們可能是箭先蛇後。」

司徒聖道：「對，八成如此，大家小心。」

這工夫苗元突然開始吹箭，而且吹得快而準，有的一管中一兩支，有的一管中五七支，而且換管極快。

箭射出之後，單智的蛇立刻出手。

馴蛇高手能使蛇射出後，認穴咬人而不亂咬。

因爲咬在不重要的部位，就算是毒蛇，一時半刻也死不了。

箭和蛇都不是普通的。射法不同，攻擊人的方式也不同。

尤其是蛇跟着吹箭前進，往往閃過了箭而避不過蛇。像燕翎和梁七正是如此，二人都中了毒箭和蛇咬。

小余看看司徒聖和姜雪紅二人，由於姜雪紅怕蛇，自然影响他們的防守，已有點手忙脚亂了。

小余一看不妙，要是他們二人也倒下，他一人是絕對應付不了衆多的毒箭和毒蛇的。於是他發出了一聲牛吽，也向二人施出了一招「白骨居士」教的劍法中的一招。

牛吽一出，一些一級二、三品的人物急忙掩耳。

就連單智和苗元也不例外。

須知單、苗二人不過是以特殊技藝進入「青苗幫」的。

他們的武功底子高不過一個一級二品的人物。

所以這一聲「玄牛一炁功」震散了他們的勇氣和信心。

兩人被小余這一招砸出一丈以外。

毒箭和蛇都被震落地上。

本來毒蛇襲人不中或已中之後，都會回到主人身上，但此刻毒蛇已被震得半昏，在地上蠕蠕翻動。

他們以前未見過「玄牛一炁功」，却聽人說過。

如今親身經驗過，知道幹下去只有吃虧，沾不到便宜。

像烏合之衆，迅即離開了現場。

小余走到燕翎和梁七身邊，看了一下，二人各中一箭，也各被毒蛇咬了一下。姜雪紅道：「余大俠剛才應該攔住單智向他要解藥。」

小余道：「他們的解藥也未必可信，可以把他們體內的毒運功逼出來。」

他挾起了兩小。

司徒聖道：「余小弟剛才施展的可是失傳多年的『玄牛一炁功』？」

「是的，司徒大俠。」

「絕世奇學，果然名不虛傳。」

「火候還不夠，也只能發揮六成威力。」

姜雪紅道：「六成威力已如此驚人，要是九成十成又會如何？余少俠，來，我幫你抱着燕姑娘。」

「多謝，我一個人還挾得動。」

「少俠去何處療毒？」

「我想去找名醫羅雅堂。」

「噢！這就是了！」姜雪紅道：「能找到他，一切都不成問題了。他住在附近七八里外。」

「是的。」

司徒聖道：「那麼我們就不遠送了。」

「謝謝兩位。」

姜雪紅道：「應該說『謝謝』的是我們。少俠不要我們兩人幫忙了嗎？」

「不必了！兩位請便。」

小余全力奔掠，半個時辰不到，到達羅雅堂家中。

但是，十分不幸，羅雅堂不在家。

甚至他的小徒弟也帶了出去。

一個僕人說可能一兩天內不能回來，又沒說去了何處。

小余大吃一驚，沒有羅雅堂靈藥，光靠他運功逼毒是很難達到理想境界的，他急得團團轉。

既然羅雅堂兩天回不來，他只有自己逼毒，全力以赴了。

他把兩人抱入屋內，交代僕人如何應對來求醫的人，閉上門先爲燕翎逼毒，一個時辰之後，略有起色。

只不過略有起色之下，如不能繼續好轉，毒還會加重。

他知道，箭、蛇之毒同時入體，逼毒是不成的。

就在這時，秦純純又出現了。

她自窗外探進頭來道：「余大哥，歡不歡迎？」

余懷芝道：「都快急死人了！妳最好別擾亂。」

「余大哥，我在你心目中形象似乎不佳！」

「不必用『似乎』兩字，根本就不佳。」

「喲……原來余大哥把我當作壞女孩了。」

「也不是壞女孩，反正妳太開放了些。」

「大哥是說不開放的女人一定就是好人？」

「當然也不盡然，哎呀！我現在頭可大了！」

「余大哥，你不必焦急。他們死不了！」

「怎麼？妳會醫術？」

「我才不會哩！」

「妳不會醫術，怎麼說死不了？」

「我會相術，這兩人春秋正盛，不會夭壽！」

「去去去！」小余道：「難怪燕翎討厭妳！」

「余大哥，她討厭我是因爲怕我搶她的。」

「妳走吧！我要救人，也要好好想想該怎麼辦。」

秦純純道：「余大哥，我雖然不會醫術，却會看處方，因爲我娘也是一位不出名的大國手哩！」

小余道：「妳只會看處方，那有甚

麼用？」

「怎麼說沒有用呢？有些偏方都記在『偏方摘要』的簿子上，羅雅堂正是如此，找到那簿子就成了。」

「對對，找到簿子就成了。」

「余大哥，找到簿子，你也不成。」

「爲甚麼？」

「字寫得太草，而且兩種毒用藥不同，如果一個人中了兩種不同的毒，不能把治兩種毒的藥同服。」

「這……的確如此！」

「所以呀！找到簿子還要靠我。」

小余道：「靠妳就靠妳吧！妳眞懂嗎？」

「這一點還懂！」

「那就快找簿子吧！」

「慢着！余大哥，救你，我沒有任何條件，救燕翎那潑女人，我有條件，條件談攏才能救人。」

「妳……妳太沒有同情心了吧？」

「誰說的！如果我沒有同情心，讓她死掉就算了，又何必跑來設法救人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一切都是爲了你。」

「妳有甚麼條件？」

「余大哥，你抱我一下。」

余懷芝道：「秦純純，我抱妳一下，妳就吃了虧。」

「我不以爲吃虧就成了。」

「不答應妳就不救人？」

「不，不答應我只救一個，那就是梁七。」

余懷芝冷冷一笑，道：「我要聲明，抱妳一下，我們還是一面之識，我們之間沒有任何情感。」

「當然，當然！不過抱過之後也許有了！」

小余哼了一聲，上前去把她抱起。

抱燕翎常有的事。

抱其他女人却是第一次，如果這女人不停地蠕動，那感受就不一樣。

秦純純正是如此。

是不是她很有被抱的經驗，知道男人的感受。

反正抱着她就像抱着一條蠕動的大蛇一樣。

小余正要放下，忽然有人拍手道：「看到了，看到了！」

一個醜女一邊拍手一邊叫嚷着。

小余放下秦純純道：「看到了又如何？」

醜女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抱過的人可不能不要啊！」

小余冷笑道：「我和秦純純剛剛說得很清楚。」

秦純純道：「我剛才是說過，只不過沒有想到會被別人看到，既然看到了，要是不嫁給你，那怎麼成？」

小余道：「這是騙局，如果有人想用這手法騙人，我更不吃這一套。」

醜女道：「都說這人是甚麼豪俠，我看他蠔蝦！」

小余道：「秦姑娘，現在救人吧？」

秦純純帶他去找羅雅堂的偏方簿子，好久才找到。

經秦純純配方抓藥，連外敷帶內服，總算治好。

醜女道：「燕翎，我們小姐又救了妳一命！」

燕翎道：「將來我會報答她的。」

醜女道：「何必將來，眼前妳就可以報答。」

燕翎道：「怎麼報答？」

「把余大俠讓給我們小姐。」

燕翎道：「可以，不過妳要問問余大哥他答不答應。」

醜女道：「他已經答應了。」

燕翎一愣，道：「哥，你眞的……」

「我怎麼會答應，不過是爲了救你們，我抱了秦純純一下，因爲我不抱她就不幫忙。爲了救人，一切從權。」

「哥，她會醫術？」

「她說她娘是大國手，大概耳濡目染學了些，要不是她提議找『偏方摘要』那簿子，而且又經她把兩個方子配合使用，也許你們兩人眞會危險。」

燕翎以爲，余大哥不該抱她。

她以爲余大哥不過是藉機以親芳澤。

當然，她以爲余大哥對她已經不愛了。

她忘了沒有解藥兩人必死，救遲了也會有死的危機。

人在情緒極不穩定時就會衝動。

尤其小余當衆承認，她以爲小余不給她面子。

設若小余不當場承認，等事情過了之後，再告訴她，她可能也會抱怨他瞞她太久，太不夠意思了。

燕翎以前是獨佔，也從未有其他少女不自量力。

儘管她知道以前小余和江靜是夫妻。

儘管她也知道小余以前和魏薇是膩友，但她以爲已成過去，並不妒忌，這一次可不一樣了。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秦純純年輕貌美。

燕翎一言不發，穿窗而出。

小余要追，醜女一擋道：「余大俠，她要走就讓她走吧！大概是她有自知之明，不如我們小姐……」

小余撩出一掌把醜女震退兩步，穿窗而出。

但這一會工夫，已不見了燕翎。

他不以爲燕翎的脚程有那麼快，相信她伏在附近。

小余也伏下來，他要擺脫秦純純。

這工夫梁七也追到出來。小余示意噤聲。

梁七低聲道：「余大俠，燕翎呢？」

「我沒看到，但必然隱在附近，待追的人走遠之後她再向相反方向而去。我們首先要擺脫這兩個女人！」

「余大俠眞的不喜歡秦純純？」

「怎麼？你以爲不是這樣的？」

「秦純純也很美，也可以說不在燕翎之下。」

「你以爲不在燕翎之下我就一定會喜歡？」

「余大俠，燕翎可不會想得這麼透徹。」

「那是她不瞭解我。」

「余大俠，你怎麼會遇上她？」

小余說了一切。梁七道：「顯然這女人一直在我們左右覬覦。」

「大概是的。」

「余大俠，她們主僕兩人向西邊去了。我們走。」

「先不要急，這兩人很詐。」

「怎麼說？」

「也許她們知道我們隱在附近，却故意離去。」

「她們還要回來？」

「也許……」

果然，不久主僕兩人又回來搜巡了一會才又向西南而去。

梁七道：「余大俠，你眞厲害！」

「先別談我，燕翎呢？」

「是啊！她是不是還在附近？」

余懷芝道：「很難說。」兩人站在屋頂高處看了一會，又上了樹巔，却一直未看到燕翎的影子。

梁七道：「也許她已經走了。」

小余點點頭道：「八成。」

「我們往哪個方向去追？」

「跟着秦純純主僕走。」

「燕翎去了那個方向？」

「我也不知道，但最躭心她去了秦純純那個方向。」

「余大俠是說一旦燕翎遇上秦純純。她會對燕翎不利的？」

「希望並不會如此，但希望畢竟是希望。」

兩人立刻向西南疾追。

梁七道：「燕翎接不下她們主僕兩人？」

「只怕連秦純純一個她也接不下來。」

「秦純純到底甚麼來歷？」

「我也不知道，我很躭心她和『青苗幫』有關連。」

「果眞如此，她會救我們？」

「這很難說，有時幫忙不過是欲擒故縱。」

兩人剛離開，「青苗幫」的人就到了羅家。

他們猜想，中毒的人會來找羅雅堂。

好在「青苗幫」的人也不敢得罪名醫。僕人對「青苗幫」的人說，余懷芝帶了一男一女來求醫，却因大夫不在家，又匆匆把人帶走了，不知去了何處。

「青苗幫」的人估計他們不會走出太遠。

因爲一個人挾了兩個人奔行，二十里就會累個半死。

* * *

「青苗幫」聲勢大振，因爲他們又添了不少的老手。

如「開碑手」匡家駒、「大力神」林伯達、「屠龍手」上官實、「白馬劍客」呂玉山、「金鞭客」李孟秋以及「插翅狻猊」上官昱等等。

這些，無一不是獨霸一方的人物。

當然，還有其他三山五嶽的人物。

由於銀票大部份已存入了票號，少部份在燕翎身上，小余和小梁身上只有二十來兩銀子。

小余道：「小梁，咱們又要進賭場了！」

「對，弄幾文也好開銷，花個痛快！」

「小梁，不僅是爲我們自己享受，而是黃河水災，難民數十萬逃離故鄉，咱們要盡點力。」

「余大俠，這要看你的。」

「可是我們沒有賭本。」

小梁低聲說了幾句話，小余一愣，道：「你！」

「怎麼？余大俠不信？」

「以前未聽燕翎說過。」

小梁苦笑一下，道：「由於這一行一直被稱之爲下五門，所以我不想告訴你，燕翎也沒有說。」

「你是何時學的？莫非和『神偸』蓋文有關係？」

「沒有。余大俠，武林中的剪綹名家不是『神偸』一人。」

「對，人外有人。一定還有高手。」

「家師叔就是此行翹楚，但他說過，以此術救難濟貧，就可以昂首挺胸，不必低着頭走路。」

「對，小梁，令師叔是位高人。」

「所以我一直不敢炫露。但仍被人識破。」

「誰？」

「『青苗幫』的一級一品人物黃天保，他發現之後報告了幫主，於是要我參加『籌款小組』。」

「是不是外出剪綹扒竊？」

「不是扒竊，而是到錢莊、票號去作案。當然，偶爾也向身懷巨款之人下手。」

「那好，我保證不會說出去，而且這也是爲了救人賑災。」

「只要有余大俠這句話，我就敢一顯身手。」

這是一家規模不太大的德盛賭場。

這兒有七八桌麻將，五六桌牌九，其他如骰子、紅黑寶等，也各佔四五桌，甚至還有梭哈。

這是一門剛自西洋傳來不久的賭具。

雖然傳來不久，國人很快就着了

迷。

兩人一進賭場就分了手。

也可以說兩人不是同時進門的，這會使人以爲他們不是一伙的。

小余到處走走看看，覺得其中有一桌梭哈賭得很大。

任何一家的枱面上都有二三萬兩銀票。

這工夫梁七一搖三晃地進入這桌梭哈的屋中。

兩人一交眼色，在交臂而過時，小余接過小梁塞入他手中的一卷銀票，心道：「這小子果然有一套。」

這一桌只有四人賭，加上小余是五個人。

由小余開始，賭了兩次，都由第一家的胖子收枱面。

其實也不是甚麼大牌，最大的也不過是三條。

然後，小梁也參加了。

六個人賭，由小七開始，賭到末了(除非大家都一窩蜂地跟下來才會不夠，通常五六家賭，到了第五張牌，跟下來的就不過兩三家了，)應該夠分配。

萬一不夠，可以洗牌。

又賭了兩把，仍是第一家那個胖子贏。

小余和小梁心照不宣。

但第三把開始，小余收枱面了。

由於他是賭了五六次才第一次收枱面，其他各家都沒有太注意他。

於是第四把猛砸。

其餘幾家以爲他賭得衝，年輕人沉不住氣。也一齊跟下來。

這一把他以一個小順子收枱面。

由於幾家都跟了，竟有十餘萬的進賬。

第一家那胖子還是有點不信邪。

他洗了牌，小余切牌，這次胖子發牌，小余就是第一家「出門」了。他是一張小七(明牌)。

小余的下面是小梁，他的明牌是十。

然後第三家是Q，第四是K，第五是八。

胖子發牌，最後當然是他，他的明牌是九。

第四家的K說話，他出了五千兩。

小梁跟了，倒打一萬兩，變成一萬五千兩。

第五家小八打烊扣了牌，其餘全跟了。

胖子又發了第三張牌。

小余是一張A。

小梁是一張J。

第三家是九。

第四家是八。

胖子自己是一張十。

小余講話，只出了五千兩。其餘的都跟了。連胖子也默默地跟了，使人以爲他在作順子。

第四張小余又是一張七。

小梁是九。

第三家是八。

第四家是Q。

胖子是一張J。

現在當然由七一對說話了。他出了五萬兩。

第四家又打了烊，其餘都跟了。只有四家賭。

又發了第五張牌。

小余又是一張七，小梁是八。

第三家是A。

胖子是一張Q。

由牌面來看，胖子是九十JQ，兩頭順的局面。

小余是七A七七。三條。

這當然有「富爾豪士」及四條的可能性。

因爲小余除了他的三張明牌外，別家都沒有。

至少枱上明牌未出現過。

小梁是十J九八，也是兩頭順。

第三家是Q九八A，這一家最不具有偷機的本錢，因爲它既沒有順子，也沒有明對。

充其量只有一對A或一對Q而已。

在這局面下他已沒有資格競爭了。

小余的三條七講話，當然是梭了。

於是小梁打烊，第三家也扣了牌。

如今只剩下小余和胖子了。

胖子未加思索，推出了枱面所有。

枱子中央的銀票堆成小山。旁觀者嘆爲觀止。

胖子似乎不信小余會有四條七。

當然，他不信小余是「富爾豪士」。

那麼胖子自己呢？如果不是順子，就是偷機。而現在，枱面已無錢了，也就沒有甚麼可偷的了。

可以說，二人都應該知道對方的底牌，至少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兒。他們爲甚麼要跟？

「梭哈」這玩藝，和別的賭一樣，鬼點子很多。

通常是兩個人合作，一正一副，副的即爲助手。

在賭的進行中，主與副手互相「叫片子」。

要牌暗語爲「叫片子」。

要牌有所謂七字眞言。如：有、跟、要、賣、進、來、輸。

這七字眞言代表：AKQJ10 8 9。

如果上家出一千兩，助手說：「有了」。這暗示發牌郎中給他一張A，如果說「跟」，是要一張K。

當然，不一定是郎中發牌，也許是助手。

也許是郎中或助手身上藏有牌。

以此類推。

叫牌也有術語：「要、簽、倒、卡、切。」

這是郎中指揮助手卡牌的張數。郎中在洗牌時把各人的牌作好，再由助手畫龍點睛。

作牌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在收牌時就要將各人的牌作好。

往往爲凱子作頭兩張大牌如AK。莊家是小八。但小八可成三條、四條，AK後面都是小牌了。

指揮助手，郎中的手放開表示「梭了」。

握拳收回是「不要」。其他如咳嗽、醒鼻及擦眼等都有名堂。

結果掀牌之下，胖子是大順，小余是四條。

胖子不信，立刻點牌，却也未點出名堂來。

小余收起銀票要走。胖子道：「老弟，別急！」

「怎麼？老兄還有興趣？」

「當然，這才幾個錢。」

「的確，不知兄台還有多少枱面？」

胖子哂然道：「在下的枱面可大可小，問題是老弟能不能配合？」

小余道：「最大有多大？」

「一百萬兩算不算大？」

「還湊合。」

「老弟能拏出一百萬兩？」

「能，但馬上拏出來却不方便！」

「老弟，身上有多少？」

「約四十萬兩左右。」

「好！咱們就賭一百萬兩，准你欠帳。最後老弟如果贏了，我的一百萬是你的，如果輸了，在下立刻跟老弟去取。」

「就這麼辦！」

胖子道：「咱們賭牌九。」

「就照兄的意思……」

取來牌九，二人都看過，沒有作記號。

由小梁建議，丟制錢(即中央有孔的錢)決定誰作莊。

結果是小余作莊。

把錢往桌上一扣，用手捂住，如果猜對了，小梁就不必作假，要是小余猜錯了，他一抬手，制錢就翻了身哩。

砌好了牌，小余打出了骰子，七對門。

分了牌，小余擄開一看，不由心頭一震。

剛才作的牌，而且骰子打的點數也對，爲甚麼不是那一副牌？

小余相信，這胖子不是易與之輩。

要不，他絕對不敢如此大方，准他欠賭本，以一百萬爲輸贏。

小余和小梁交換了一個眼色。

小梁是個老江湖，正是所謂少年子弟江湖老。

他已明白了小余的心意。

小余的嘴唇嗡動了一會。

各家的牌都配好了之後，小余道：「尊駕似乎穩贏，一看尊駕的表情也就明白了……」

他突然伸手，把胖子的牌抓起往桌上一翻。

幾乎在此同時，或者稍早一瞬，這桌上的巨燭一搖而滅。

這屋中還有兩桌牌九，別的桌上巨燭並未滅。

儘管如此，這一桌上的光線很暗。尤其事出突然，巨燭一搖而滅，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因而，對小余翻牌的動作就不能太注意。

小余嚷嚷道：「誰？是誰搗蛋吹熄了燈？」

當然沒有人承認。

這工夫小梁大叫道：「是天地不配……」

胖子是天地不配，所謂天地不配是天地配上了大點子。

其餘幾家只有一家是「蛾」一對。

小余前面七點，後面是天七九。穩贏。

小余把一大堆銀票收過來時，一柄匕首「奪」地一聲戳在小余的指縫中，乖乖！這太險了。

這匕首往左往右偏五分之一寸都會戳中手指。

小余面色一變，吶吶道：「老兄這是幹甚麼？」

「你弄鬼！」

「甚麼？我弄鬼？這可是天地良心！各位朋友，你們也都在一邊看得清清楚楚，在下弄假了嗎？」

衆人怕匕首，都不出聲。

事實上他們不免懷疑，怎麼那麼巧，在小余翻對手的牌時巨燭忽然熄滅？但也想不出道理來。

「朋友們，你們一定要說句公道話。」

衆人都不出聲，他們犯不着得罪人。

小余大聲道：「巨燭在這位仁兄身邊，距在下最遠。」

的確如此，總不會是胖子自己吹熄的吧？

只不過要是小余吹的燈，實在不大可能，別人也會發現。

小余又在收銀票。胖子大喝一聲，揚手之下，「奪……」又是五柄匕首，都戳在小余的手邊。

胖子不由一楞，他的匕首百發百中，爲何一柄也未中？

而且每一柄都戳在指縫中或手旁。

小梁道：「這位大俠的飛刀眞厲害，每一刀都差點中了。」

胖子臉一沉，道：「說不定你們二人是同伙！」

小梁道：「我說的是眞話，當然我也希望這位大俠能給我吃紅，要吃紅當然不能說人家的壞話。」

胖子道：「小子，把銀票留下，你們走吧！」

小余道：「你是說我剛才贏了是白贏？」

「甚麼贏了？你弄鬼！」

「我弄鬼？好，你說，我弄甚麼鬼？」

「在熄燈時你換了我的牌！」

「不是我吹熄的燈，我如何換牌？老兄表演給在下看看。讓在場各位欣賞一下你的換牌絕技！」

小余收回銀票，胖子一把又奪了回去。

小余道：「各位看看，還有這麼不講理的人。」

小梁道：「是啊！各位請站出來說句公道話。」

眾人還是不敢出聲。

胖子把桌子一掀，就向小余抓來，小余大聲嚷嚷道：「怎麼？要殺人哪，這算甚麼……」

只不過胖子連抓了七八下，却未抓到小余。

小余道：「這樣成不成？一百萬二一添作五，平分，反正我吃點虧也就算了。這樣可以了吧？」

胖子連抓六七下而未抓到人家的衣襟，就知道邪門，能拏回一半就不錯了，道：「好吧！就這麼辦。」

小余退回五十萬兩，也付出了頭錢，出了賭場。

小梁大聲道：「我說這位大哥，我幫你說了不少好話，你總要給在下吃點紅吧！」

小余頭也不回，小梁嚷嚷道：「大哥，反正這些銀子都是贏來的，何必那麼吝嗇呢？」

胖子在查點銀票，果然退回了五十萬兩。

他把銀票往袋內一放，突然面色大變。

賭坊主人道：「甚麼回事？」

「×他娘！我口袋中還有一百萬兩忽然不見了。」

眾人一片嘩然。

賭坊主人道：「也就是說老兄的袋內本有二百萬兩？」

「對對！這是一筆公款，是丟不得的。」

賭場主人道：「老兄的賭技不差，但江湖經驗却很欠缺，你看不出剛才那兩個年輕人是一伙的？」

「在下也看出一點了。」

「人家不但賭技一流，只怕武功也是一流的。」

「怎麼見得？」

「你剛才抓了人家六、七次，摸到人家的衣襟沒有？」

「這……」

「他固然表現得手忙脚亂，那不過是裝佯而已。」

胖子冷哼了一聲，立刻衝了出去。

此刻小余和小梁已在十里之外。

小梁道：「余大俠在『百步吹燈』之下同時換牌，手法乾淨俐落，在下佩服。那麼多的人竟無人發現。」

小余道：「關鍵就在巨燭一搖而滅。」

「是不是換牌比巨燭熄滅稍慢一瞬？」

「對，只有那樣，才能先把注意力吸到巨燭上去。」

「高明，余大俠認不認識那個人？」

「認識，他是一位都司（相當於現在的中校軍官）。」

小梁道：「這麼說，弄他的錢不算過份了！」

「當然，而且此人携巨款南下，正是用於對付武林中人的經費，他們把白道中人都當作反抗勢力。」

小梁道：「現在我們身上有一百六十多萬兩。」

小余道：「賑災捐出一百五十萬兩……」

二人把巨款捐出，覺得十分輕鬆愉快。

只不過稍後在山坳中，却又遇上了那位都司和另外五個壯漢，小余一看，知道必是此人召來的高手。

六人迎面一字排開，那都司道：「先把巨款拏出來，再收拾你們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

小余道：「這位仁兄要賴皮嗎？輸了不算數？」

都司道：「你們兩個是賊！」

小梁道：「你才是賊哩！你挪用公款，進出賭坊，把公款輸光却又血口噴人，老小子，你犯了多項大罪。」

小梁說的也是實話，此人犯了數條大罪。

認眞的話，此人有殺頭的可能。

此人大喝一聲道：「五位，上……」

這五個人任何一個都比那個都司高明。

其中有二人還是用槍的名家。

這二人分明是兄弟，所謂「一寸長一寸强」，一點不錯。由於槍纓旋轉，所以槍的路子十分詭譎。

小梁很吃緊，只有一個人對付他。

小余以一對五，未佔到便宜也沒有吃虧。

七八十招以後，他感到壓力越來越重。

尤其是兩個使槍的，越戰越勇。

小余忽然想到了兩個人，「長白雙槍」卓天佐和卓天佑兄弟，據說他們的雙槍聯手，沒有敗過。

今天他們二人還加上另外三人，雖說另外三人差些，畢竟是以五對一，不免心有不甘，兄弟二人全力搏殺。

小余已非昔比，但不用「白骨居士」的劍法却無法取勝。

（未完・十八）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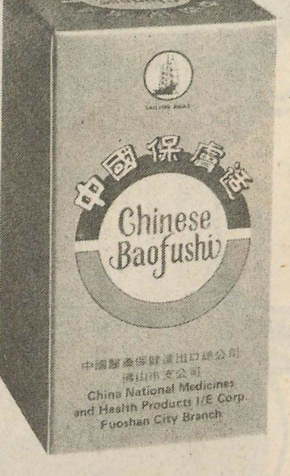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